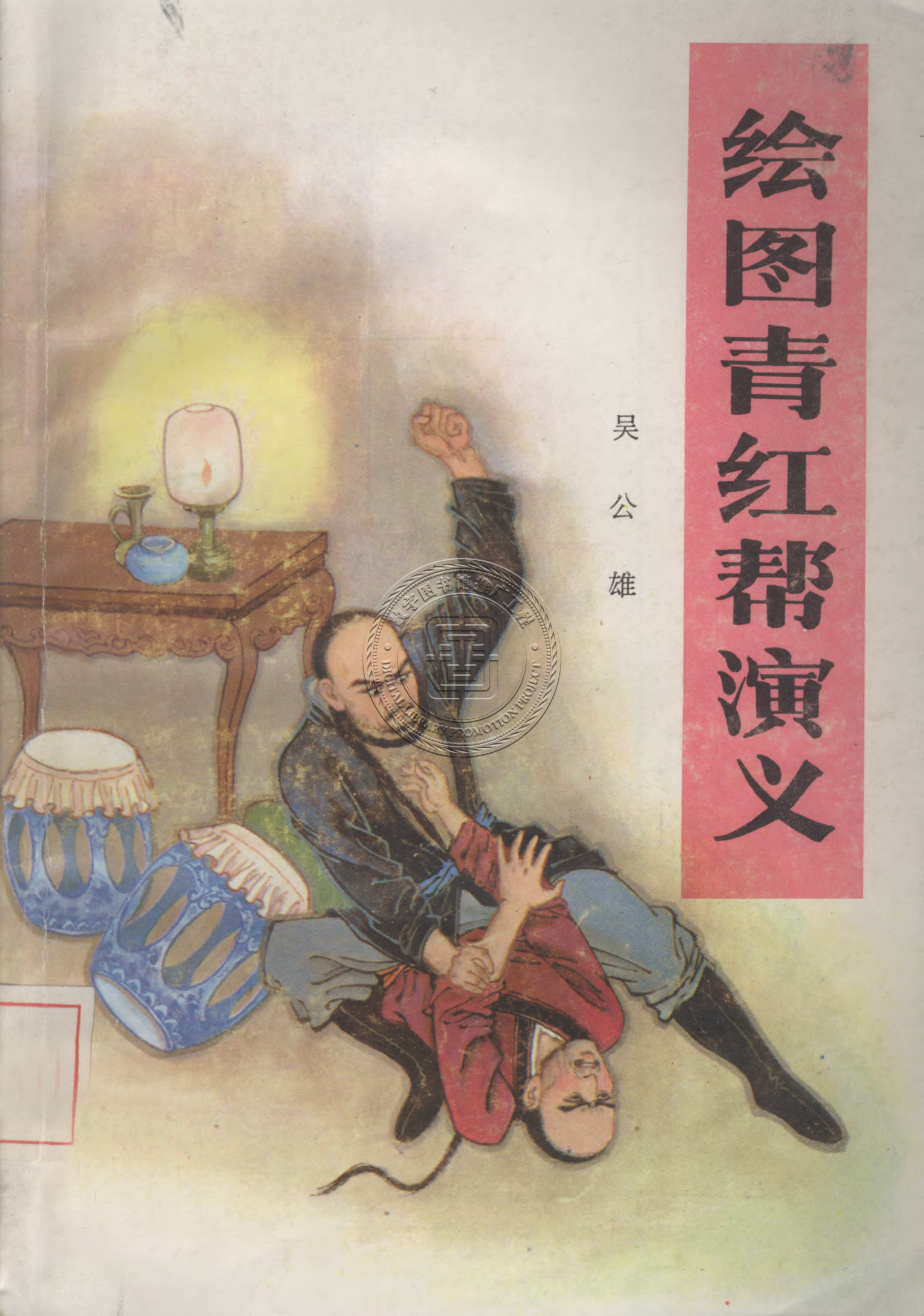

绘图青红帮演义
吴公雄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绘图青红帮演义

吴　公　雄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娄熙元

封面设计：李文侠



出版说明

青红帮为青帮与红（洪）帮的合称，是我国近代史上一股能量很大的特殊社会势力。究其渊源，上溯可至战国时代的“侠”，下寻可至明末清初的各种秘密反清组织。其立帮宗旨，或为反清复明，或为替天行道，其实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唯以《三国演义》之桃园结义为楷模，以《水浒》之梁山聚义为榜样。其人物流品亦是鱼龙混杂，上层多为绿林好汉及落魄书生，下层多为市井细民及江湖无赖。其帮规严峻，仪注繁冗，等级森严，刑罚残忍，纵则以龙头专制实行统御，横则以兄弟义气维系人心。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统治日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青红帮得以乘机发展，以至在数十年间造成山头林立、派系纷繁的局面，其势力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渗透于三教九流之中，虽署府弁役、军队官兵，亦往往投帮入伙，视帮规甚于国法军纪。是故，青红帮之炽盛，实为国力衰微、社会动乱之征兆。其中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为了一己的私利，往往置帮规于脑后，争权夺势，箕豆相煎，甚至卖身投靠官府，为虎作伥，而逞霸一方、鱼肉乡里者又比比皆是，故颇为社会所诟病，被目为地痞流氓之渊薮。亦有不少烈义之士，怀抱狭隘的民族观念，联络帮徒，

积蓄力量，意欲掀翻清廷，建立汉人政权。适逢辛亥革命，帮会群起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对于肇造民国实有裨助。然而青红帮毕竟是封建性的组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不能允许它们有存在的余地。但作为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社会现象，自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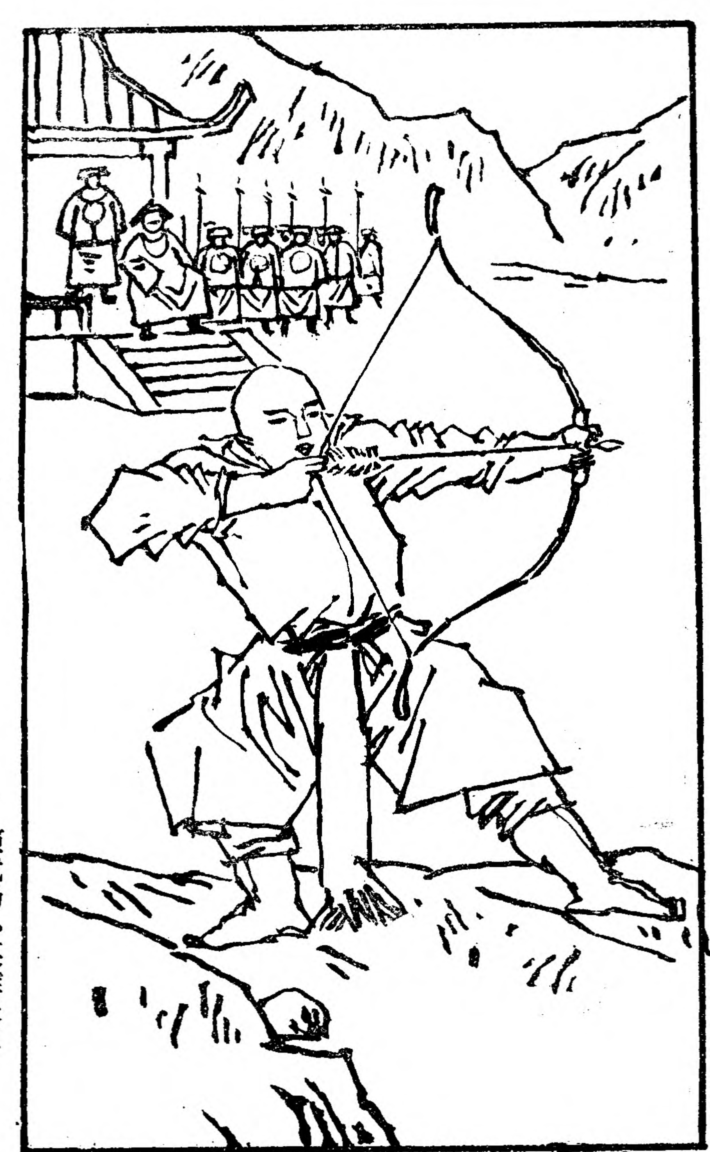
《绘图青红帮演义》的作者吴公雄，江苏常熟人。他以演义的形式，叙述青红帮的产生、发展与分化过程，至清末为止。书中介绍其立帮法规、入帮仪式、组织系统、联络暗号、江湖黑话、带子招牌及茶碗阵势等甚为详尽，可以从中窥见旧中国黑社会面貌之一斑。是故，此书既可作小说看，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作史料读。但因此书作于民国初年，作者不可能用唯物史观对青红帮作出恰当的评价，且书中对太平天国持反对态度，对满族及其他少数兄弟民族亦抱有偏见，特予指出，相信读者自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之。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3月

《绘图青红帮演义》目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演武场小英雄失仪



集贤镇老将军杀虎

第 一 回

演武场小英雄失仪
集贤镇老将军杀虎

话说明朝末年，李自成作乱，崇祯帝自杀。吴三桂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占了去，冲冠一怒，借得清兵入关。虽然杀败李闯，报了冤仇，却把天下江山平白地送给了爱新觉罗氏。（笔大如椽。）

清朝自从世祖定鼎北京，打平天下，直到高宗时代，已经百年。那时五谷丰登，人民安乐，所以乾隆皇帝几次巡游江南，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笔大如椽。）

且慢，那时果真天下太平？这部演义又说些什么？自古道：患生于所微，祸生于所忽。乾隆帝自负聪明睿智，政必亲裁，谁知早已伏下祸根，至今二三百年，仍是没有扑灭，百姓受累不浅。（洋洋大文，史家笔法。）这个祸根究竟是什么？诸君不要心慌，待我慢慢道来。

却说乾隆十二年秋间，淮安府教场上打扫得干净，中间演武厅前竖起两面黄龙大纛旗，秋风猎猎的吹着，气势甚是雄壮。五百军健分立教场两边，一个个宝刀出鞘，刀光似白

雪一般，耀得人眼花缭乱。不多一会，武主考黄定忠率领一班恶狠狠的教师，都到演武厅前坐定，各属县武生前来考试的，约有三四千人，跻跻跄跄，拥在教场里头。一声炮响，把教场门关了起来。那时人声寂静，只待主考点名发令。

隔了好一会，只听得演武厅上发令道："山阳县武生赵文炳演试武艺。"那时武生班中走出一个瘦小后生来，立在教场中间，先试千斤石。那块青石足有台面来大，那武生蹲身下去，不慌不忙扶到胸前，又慢慢的放了下去。众人看了，暗暗叹服，主考更是欢喜。(闲笔又是伏笔。)那武生又取十二粒子宝雕弓，站好步口，拽开弓弦，觑得靶子较切，连发三箭。不偏不倚，都射着红点子上。这一来，众人都喝采，主考一发得意。(闲笔又是伏笔。)那武生演罢，退入班中。

演武厅上又发令："山阳武生翁麟瑞演试武艺。"一声令下，教场中奔出一个伟少年来。那人生得燕颔虎额，熊背狼腰，年方一十七岁。因为他生性憨直，武艺高强，惯打不平，山阳一县泼皮都怕惧他，唤他叫做镇山阳翁麟瑞，(写得异样出色。)着实是个少年英雄。(补一句妙。)那天到了教场里面，看看几块千斤石，都不及方才赵文炳演过的大，他本来好胜，便也取这最大的千斤石扶到手里，觉得不甚重。双手一托，托将起来，那块石头已托在他头顶之上。自肚里思量道："这却作怪！什么一块很大的石头，约摸只有一二百斤重。且不要管他，待我再来试他一试。"想着便把那石向着空中只一丢，约有二丈多高。落下时，双手向前一接，恰巧跌在手里。又是一丢，丢在原处。众人看得呆了，都想从来考武，却没有见过这等有气力的武生。(写众人妙。)又看他面又不

红，气又不喘，更加叹服。（写众人妙。）那时主考黄定忠看了吃惊不小。（何故吃惊？）

翁麟瑞丢了石头，走到考官面前禀道："非是学生力大，其实这块石头只有二三百斤，莫非有弊？请老师作主。"（并不说明，妙绝。）主考听了大怒道："考试大典，谁敢作弊？（是。）快退下去，再演弓箭。"翁麟瑞只得退下，又去架上取了一面十八粒宝雕弓，隔开靶子一百步远近立定了，搭起弓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孩，尽平生之力扣得满满的，正待射出去，只听得拨剌一声，把那弓背折断了。翁麟瑞丢在地下，口里说道："这面弓却恁地不中用，如何一拉就折了？"此时众人看见，尽皆吃惊。（众人吃惊。）主考拍案大怒，（主考大怒。）道："小子如此无礼，在教场演武，全没些儿礼节。快与我逐出教场，不准考试！"（何也？）旁边众武师齐声劝道："这武生折了弓背，虽然有失仪礼，其实有气力，这数千武生中只恐无人及得他。主考选拔人才，请另眼相看，勿拘小节。"主考冷笑（冷笑。）一声道："他果然有气力，可把三十粒铁胎弓拿来，叫他试一试。他若拉得来时，便提拔他。"说着，便叫左右到武库里去，抬出那面铁胎弓来，（弓须人抬，其重可知。）放在教场中。

众人此时都要看翁麟瑞显武艺。翁麟瑞取弓在手，看弓背上镌着"常遇春"三个金字，不觉吃了一惊。自忖道："往常多听得师父说，常遇春一张弓与宋朝岳飞的相仿，足有三百斤。臂膊里没有一二千斤气力时，如何拉得开？刁恶的主考取出这张弓来，不是特地来为难我？（从翁麟瑞一边表出弓之来历，妙，妙！）他人不敢拉，我却偏要试一试。"（妙，妙！）

那时弓弦没有扣好，翁麟瑞想要扣上去，却哪里扣得上！原来施用弓箭，也有个道理：大凡扣得上弓弦时，便可以用得这张弓。那张常遇春用过的铁胎弓，藏在武库里，几百年来没有人扣得上，所以无人敢用。（百忙中注这一笔，文心细甚。）翁麟瑞看看扣不上，发起狠来，没命的把那张弓折转来，居然被他扣上去。那时众人不知就里，并不称奇。（看他写来，段段不忘众人，文笔细腻之极。）主考心中明白，看见了如何不吃惊？那时翁麟瑞扣上了铁胎弓，心中好不欢喜，摆好步口，取弓在手，拔了一枝箭搭上弓弦，要想拽开弓射将去。只是气力用尽了，哪里拽得开？（拽不开妙，越显得翁麟瑞神勇，文章之变化如此。）当下主考黄定忠见他拽不开弓，心中暗喜，（奸贼。）却装作满面怒容，拍案骂道："这小子全没本事，弓也拽不开，却来这里逞能，有失考场仪节。"喝令左右把他驱逐出场。（奸贼可恶！）此时众武师不敢劝阻，由他将翁麟瑞逐了出去。众人见了，尽皆叹惜，都说这般好武艺，何人及得，却因失仪被逐。可惜，可惜！这一场考试完毕，那瘦小后生赵文炳却是第一名武秀才。不在话下。

再说翁麟瑞出了教场，心中纳闷。自念师父教我十八般武艺，件件来得，只望我功成名就，将来同国家出力。（不愧少年英雄。）如今白手回来，何颜再见师父？叵奈黄定忠这厮，有心要算计我，指我失仪，逐我出场。这冤仇不报，如何出得我心头之忿，也不算好男儿。（英雄有此一念，天下从此多事矣。）又想我父母早已没了，师父又没儿子，从小教养我，认我做义子。我若不回去时，又累得他心慌。（好翁麟瑞，顺便补出身世，妙笔。）

正在委决不下之时，对面撞来一人，将翁麟瑞一把胸脯扭住，说道："考场没有散，你到哪里去？"（来得骇疾。）翁麟瑞抬头看时，认得是师叔归槽马林锦。当下林锦放了手，问道："你何以此时出场？"翁麟瑞叹口气，道："叔父，一言难尽。"便将如何丢开石头，如何折损弓背，主考如何为难的事，一一说了。林锦听罢，不作一声，但说到："你师父在家，恐你在教场中失仪，特叫我来指导你。只因迟了半天，不曾和你见面。既然如此，快回去见了师父，再作理会。"翁麟瑞只得跟他回到师父家里，拜见师父，将前事备细说了一遍。师父笑道："这事何足为奇，世间屈没人才，也不是你一个。（好师父。）你再用心习练三年，终有出头之日。"

原来他师父姓张名岳，练得一身好武艺，再兼天生神勇，万夫莫敌。雍正初年，投年羹尧部下，充个步卒，随他平定青海，积功升了千总。因为年老乏嗣，还家休养，教授拳棒为生，年已五十余岁。其人生得身驱肥硕，须眉伟然，因此人称老将军张岳。（写得好。）手下有徒弟三五百人，只爱翁麟瑞天性真实，体格强健，把平生本事尽教授他，认为义子。这一天翁麟瑞被逐回来，张岳并不见怪，林锦也自告别回去。

隔了三天，武榜揭晓，张岳得知赵文炳第一名中选，叹口气道："国家考选武士，那些考官直当做儿戏一般。这场考试，别人考了第一名倒也罢了，只这赵文炳是沿壁鼠李仁的徒弟，人又生得瘦弱，至多有一二百斤气力，只因他是赵协统的儿子，考官就抬举他，这样如何平得人心？"（万物不平则鸣，匪道横行皆因官长平不得人心之故，而此书之所为作

也。)翁麟瑞听他师父之言，说道："恁地看来，前天那块台面来大的石头果然有弊。考官有了这种心思，如何选得出真才实学？我一世也不再去考。"(好翁麟瑞。)

说到这里，只见外面奔进一个人来，口中嚷道："反了，反了！"张岳、翁麟瑞抬头一看，认得是林锦，慌忙问道："什么反了？请坐了再说。"林锦只管说道：("只管说"妙，可知其急。)"新任孙知县委泥身金刚李得充了捕快，那人倚仗知县势力，无恶不作。有个把兄弟叫做爬山虎何义，往常在海州一带做贩盐私商，知道我在集贤镇开设官盐局，生意发达，约了三五十个枭匪到我局里，把局员赶散，公然把这盐局占去。镇上虽有兵勇驻扎，却早已有李得吩咐，不敢预闻。我到县里去告发时，半路上被他们截住，不许进城。我想这孙知县做事糊涂，就去告发，也不能得直。张老将军，请你替我想个法子，救我一救。"翁麟瑞听罢，叫起来道："清平世界，如何容得这样人？他们有官长包庇，眼见不能和他讲理。师父，我们去捉住那厮，再作商量。"张岳道："不得造次。这李得我也相识，待我去和他说话，却再理会。"(张岳有计较。)说着立起身来，对翁麟瑞道："你伏侍林师叔沽几斤酒来，在家只顾吃，我自去会李得。"说罢拔步便走。

赶到城中县衙里，寻着了李得，招到酒店里坐定。酒保盛上酒菜来。张岳开言道："李大哥，今日小弟到此有事奉托。"李得道："将军有何事见委，但说不妨，小弟理当尽力。"张岳便将爬山虎何义强占盐局的事说了一遍，且道："闻得这位何义是大哥的至交，因此特来相烦。请大哥去劝他让还了盐局，免得大家朋友分上不好看。"李得听罢，呆了半晌。答

道："将军，别事见委，小弟无有办不到，这却有些为难了。"张岳道："解铃还是系铃人，老兄何必推托？"（其言可畏。）李得道："将军不知其详，容小弟奉告。当初何义从海州来时，说起要占据林锦所开的盐局。我却不知林锦是怎样人，因为何义是我至交，就允他帮忙。现在已经到县备案许何义营业，这件事如何翻覆得来？并且何义这人，生来不怕事，我去劝他，必不肯听。"张岳道："如此说时，我与你同去走一遭如何？"李得道："将军肯同去最好，可知小弟不是说谎。"说着吃了几杯酒，还了酒钱，同了张岳奔集贤镇来。

其时秋末冬初，天晚得快。集贤镇离开城子有十里足路。（点出时节，有草蛇灰线之妙。）走到盐局门首，已是初更时分。但见灯烛辉煌，正在大宴宾客。远望正厅上放着五六席酒，李得走到厅前，高叫道："何义兄弟，如何不请我吃酒？"那主席上坐的何义看是李得，慌忙立起来迎接。李得道："还有老将军张岳在此，要和兄弟说话。"何义道："什么老将军，我却不认得。"（何义有死之道。）李得道："便是山阳县有名的老将军张岳。"何义道："姑且请来吃一杯酒。"（何义傲慢，有死之道。）李得便出厅来，招呼张岳进内。相见已毕，张岳便就客席上坐了。打量何义时，有五尺余身材，四十多年纪，生得颧高额广，两目凶光暴露。（面相凶恶，不得善终。）

三人入席，酒过数巡。张岳忍不住，目视李得，叫他说话。李得便开言道："何义兄弟，今日老将军约我到此，非为别事，只因这开盐局的林锦是老将军的师弟，特来和你熟商，把盐局让还了他。我自有位置给你。"何义闻言，大怒道："李大哥，你却也来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恁地好说话。

什么老将军小将军，我都不认得！”张岳忍住气道：“老兄息怒，听我一言。走遍天下，总有一个道理。林锦的盐局被你占了，如何肯甘心？你既然得手了，叫你让出来，你也不情愿，(说得圆转。)我却有个计较。你若让了盐局，我和李得担保，叫林锦让你在此镇上再开一所。分别营业，各不相犯。恁地时，大家好看。”(好张岳，总算仁至义尽。)

何义一闻此言，怒气冲天，圆睁双眼，喝道：“你是怎样狗才，到这里来欺负我。须知我在海州一带，纵横数百里，谁不知我叫做爬山虎何义？我要怎的时，谁敢道个不字？(久仰。久仰。)你要我让出盐局，我也可以，只问我三千兄弟肯也不肯！”(何义该死。)张岳道：“你休得逞强，毕竟不肯让出，也好商量，何必把三千兄弟来压倒我？我虽老朽，千军万马中也曾杀得进，杀得出，却不曾见如此不讲情理的汉子。”(并非大言。)何义听了，一发大怒，狂叫道：“谁替我把这老头子撵出去？”

说犹未了，只见五六桌酒席上的宾客，恶狠狠地围了上来。(来得声势。)有几个磨拳擦掌，欲待出手殴打。这时，张岳再也忍耐不得，(其实忍耐不得。)须髯倒竖，怒发冲冠，霹雳也似大吼一声，霍地立起身来，双手一挥，早跌倒了十来个。(老当益壮。)何义更不多言，一脚踢翻了桌子，直扑张岳。张岳趁势一闪，待他扑到怀里，就他背节骨上只一拳，打倒在地。翻转身躯，骑在何义背上，提起拳头，对着后脑壳上扑的一拳。只听得似敲碎瓦钵儿一般声音，脑浆迸裂，血流满地而死。(死得好。)

张岳见打杀了人，并不慌张。跳起来道：“谁敢上前，以

爬山虎为例。”(张岳勇甚，几疑其为少年。)众人远远地（远远地。)望着，哪里敢上前。这时李得惊得呆了，也不敢来说话。(真是泥身金钢，大而无当。)张岳见无人敢来，走出厅来，高叫道:“一身做事一身当，我自去出首。”说着，放步狂奔。众人何敢追赶，一转眼不见了。(去如游龙。)

却说张岳一径奔到家里，已交三鼓。不见了林锦、翁麟瑞二人，问守门的，但说喝罢了酒，出外散步去了。张岳等了好一会，(好一会。)才见林锦、翁麟瑞二人缓缓归来，(好自在。)急问那事办得怎样了，张岳道:“那厮不肯让，还出言不逊，被我一拳打死了。我就要去自首，特来嘱咐你们几件事。”言犹未了，翁麟瑞大叫道:“师父，这个如何使得？如今县官糊涂，若去自首，必然受苦。为了这件事吃官司，(句。)不值得。”(句。)林锦也道:“师兄万不可去自首，暂时避一避，兄弟自有去处可以安身。”

张岳尚未回答，只听得军号乱鸣，有如追杀敌人一般。只见守门的奔进来，道:“不好了，有三五百官兵奔杀将来。”张岳走到门口一望，但见火把齐明，相去不过一二百步。正要回转身时，只见翁麟瑞已经轻装缚裤，帕首短靴，手执双刀，冲出大门，迎敌官兵。张岳顿足道:“如此却弄坏了！一不做，二不休，杀一阵也好！”当下便与林锦各执武器，呐喊一声，杀出大门，与官兵接战。这一来有分教杀一条血路，结几个英雄。正是:

一旦英雄归草莽，百年湖海闹风雷。欲知翁麟瑞等迎敌官军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呜呼！人非生而愿为匪类也，必有驱之、逼之，不得已而趋之于匪之一途也。翁麟瑞自己表白道：功名成就，将来替国家出力。呜呼！此岂甘心为盗者之言哉？盖其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一口肮脏不平之气，无处倾吐。而又事变之来，激之、逼之，于是乎啸聚于湖海，称雄于绿林矣。是果谁之咎耶？

张岳是个拳师，林锦是个商人，安分守己，饱食暖衣，既无有为匪之道，又无为匪之心，反被匪类欺凌，官厅昏聩，呼吁无门，铤而走险。呜呼！是又谁之咎耶？

一部大书，所有人物，无非桀骜狡猾之徒，所有事节，无非巧取豪夺之类。第一回却是如此写法，盖著者深谅之、深惜之也。有保育黎庶之责者，其亦引为深戒哉。



西天王独霸清和县



东方亮称雄白水村

第二回

西天王独霸清和县
东方亮称雄白水村

话说当时翁麟瑞手执双刀，直冲官兵，勇气勃发，锐不可当。刀光起处，人头落地。(绝妙好词。)接着张岳、林锦赶到，一发将官兵杀得尸横遍地，血膏原野。那些见机的官兵，见不是头，纷纷弃了火把刀杖，四散奔逃，才得保了性命。

张岳见官兵已逃，便止住翁麟瑞道："这事本与他们无干，我们不得已，把他们杀了几十个。已经逃走的，不必追赶，回家却作计较。"当下三人回到家中。(奏凯而还。)看看翁麟瑞身上都是血迹，(可见其杀人之多。)林锦便道："现在事体弄得大了，想知县必定申详上宪，统领大兵前来剿捕。我有一个至交好友，姓宋名杰，自命西天王。为人勇迈绝伦，广有谋略，现在清和县居住，教授拳棒。市井泼皮都拜他为师父，所以羽党众多，开场聚赌。知县奈他不得，反而结识了他，叫他去驾驭那些泼皮，才能保得地方安宁。(呜呼！知县不能治地方

之事，反而赖一教师治之，谁谓乾隆时代天下太平哉？）其人因之独霸清和一县，与小弟总角之交，若去投奔他，必然收留。”张岳道：“事已至此，除了这着，没有别法，姑去走一遭。”便与翁麟瑞换了衣服，收拾物件，给几两银子与守门的，叫他自去做生理。（细。）林锦本没家眷，即便率着张岳、翁麟瑞，共三个人，连夜投奔清和县来。

原来山阳、清和两县相连，到宋杰家里，不过三四十里。走到东方发白，晓日初出，已至宋杰门首。林锦举手敲门，里面老奴才出来开了，便问：“林大官人，如何来得恁早？”请进三人，客堂坐下。奴才道：“此刻家老爷尚没起身，待奴才去请他起身，众位少坐。”说着，关上大门，便进内室，唤起宋杰。

宋杰知道林锦来了，慌忙起身出来，径到客堂。叙礼既毕，问了张岳、翁麟瑞二人姓名。宋杰便道：“久闻二位英雄大名。一个是老辈中健者，一个是青年中俊杰，今日得见，实为幸甚！”张岳看看宋杰生得短小精悍，约在三十岁左右，谅他可以做些事业出来。当下四人坐定，林锦便将盐局如何被夺，张岳、翁麟瑞如何义愤杀人的事，说了一遍。宋杰大喜道：（闻杀人大喜，其人可知。）“天下有这样不平的事，如何忍耐的住？张将军、翁阿哥做事爽快，可敬可敬，但是事情弄大，官厅怎便干休，定必发动通缉公文，命各州县缉捕。众位现在打算到那里去？依小弟愚见，众位出门，遍地皆是荆棘，不如便在舍间暂避几时，谅官厅不敢前来搜捕。待等案情淡了，再与众位出做一番事业，如何？”林锦等欠身答道：“我等到此，正要请大哥收留。既蒙大哥允诺，感激不尽，将来自

当图报。”宋杰谦逊一番，心中自然快活。便有奴才取出热水四盆，各人盥洗已毕，又大家吃了点心。从此张岳等三人住在宋杰家中，宋杰每天用好酒好食相待，不在话下。

时光迅速，忽已过了半月有余。翁麟瑞天性好动，住得很不耐烦。（又要生出事来。）一天，只见一个公人模样的走进门来，见了宋杰，跪了一跪。（宋杰有势。）说道：“有事奉禀，乞退左右。”宋杰道：“但说不妨。”那公人道：“听说老爷有个朋友，叫做林锦。唆使张岳、翁麟瑞二人，打死何义，拒敌官兵。现在，山阳知县行文本县，委托加意访拿。昨天有人到县告密，说起林锦等三人现住老爷家里。知县相公听了这话，大为震怒，便差壮健快役三四十人，要到老爷这里来搜人。因此特来知照。”宋杰听了笑道：“哪里有这件事，让他们来搜便了，若然搜不出时，我却与他讲话。你自回去。”那公人便告辞而出。（写宋杰颇有应变之才。）

宋杰便去见林锦等三人，告知此事。翁麟瑞道：“既然如此，我们自投别处去，不可连累大哥。”（是翁麟瑞话。）张岳也道：“恁地时，我们自己投案。”（是张岳话。）宋杰道：“二位休如此说，谅我宋杰家中，他们做公的，如何敢来搜人？只是风声传布开去，很不稳便。不是小弟不留众位，只是众位都是有为之人，常在这里，如何有出头之日？小弟有个结义兄弟，现在徐州，聚集八九十个死党专贩私盐，沿海一带，极有势力，常常拒敌官兵，因此立足得住。人家因他惯会游泳，能识水性，称他叫做海白虾王四。我当写一封信，请三位带去见他。他爱好交接豪杰，见了三位，必然欢喜。（宋杰又介绍一个好汉出来。）徐州离此不过六站路途，约有三四百

里，数日可到。我当护送三位出了县界，然后回来。”三人听说，甚为欣慰。

次日，宋杰写了一封信，交与林锦。备了盛筵，与三人饯别。席间，自然各谈平生志愿，个个眉飞色舞。酒罢，时已昏夜，月上东山，张岳道：“我们趁着月色，正好出城。”宋杰道：“将军说得是。”便取出白银百两，送与三人作为盘费。（极写宋杰好客。）送出北门，洒泪而别。宋杰自回家中，不在话下。（一小结束。）

当夜张岳、林锦、翁麟瑞三人出了北门，趁了月色，悄悄地一路行来。行了三十余里，看看月色西沉，天将明亮。走过刘皮集，前面便是一带森林。张岳道：“你们仔细。徐州道难于山东道，这里强人出没，不要着他的道儿。”翁麟瑞道：“师父不要担心，他们一个来杀一个，二个来杀一双。”

言犹未了，只听得马蹄声响，那森林里冲出三四匹马来，骑着三个壮士。（来得突兀。）张岳等抬头一看，月光之下，不甚清晰。但见一色武装打扮，身穿密门纽对襟小袄，辫子盘在头顶，每人手执一柄长枪，骤马过来。张岳知是盗匪一流，急忙知照翁、林两人暂时躲在林子里，不要多事。翁麟瑞只做没有听见，（妙。）蹲身地下，待三盗马到，麟瑞掣出利刃大吼一声，砍断了两只马腿。马上那盗，一跳至地，丢了手中长枪，拔出短刀，与翁麟瑞决斗。后面两骑直趋过来，却被张岳、林锦二人接住。月光之下，刀枪并举，酿成一团杀气。斗了十余回合，三盗力怯，料敌不住。下马的那盗忽然大呼道：“输了，输了！”（如闻其声。）说着，拔步便走，麟瑞随后便赶。那盗只望林子里一闪，便不见了。麟瑞恐有变

故，不敢追迫，正想来助林锦厮杀，只见马上两盗早已滚鞍下马，伏在地下请罪。原来已被张岳杀败，情愿投降。（省笔。）

只听得张岳问道："你们三个人，决不是安分之辈。"那一盗道："不瞒大汉，某等兄弟三个，一母所生，自小爱好拳棒。后来父母死了，没有衣食之所，空有了一身武艺，也没处摆布。（英雄无用武之地，读之一哭。）不得已，兄弟三个商量，在此做这犯法的勾当，这几匹马也是劫夺得来。这里群盗如毛，只我身体最大，人家都称我叫做丧门神潘阿仁。二弟生得面貌丑陋，人家都叫他青面獠牙潘阿义。三弟生得身躯肥大，有些憨气，人家叫他老牯牛潘阿礼。（都是好名字。）我们阿仁、阿义、阿礼兄弟三人，在此一载有余，专门劫夺贪官污吏。若是贫困商旅，不敢相犯。如今既被好汉杀败，听凭发落，虽死不怨。"翁麟瑞听罢，便对张岳道："他们只劫贪官污吏，原来也是好人，师父不可杀他。"张岳点头称是，扶起二人。林子里的那人见没事了，也走出来，望着翁麟瑞等便拜。当下六个好汉就月光之下，一片空地上坐下。

潘阿仁等闻知张岳等姓名，十分大喜，愿拜张岳为师，跟随左右。张岳不肯答应，经不起潘阿仁等苦苦恳求，只得应允了。当下受了潘氏三兄弟拜了三拜。说起要去投奔徐州海白虾王四的事，老牯牛潘阿礼大声道："师父师兄快不要去。听得那人气量狭小，此去必不见容。不如就在此处做这道路罢。"张岳道："你如何知道他气量狭小？"阿礼道："他每年贩私盐总要几万包，兄弟们没有盐用，向他借些，他总不肯。我以此知道他小气之辈，瞧不起他。"（说得憨直。）张岳道："这是传闻之词，何能作据？我有西天王宋杰亲笔信函在此，若去

投奔他，必然厚待。”阿礼道：“什么海白虾！有何本领，值得师父去投奔他。你们去，我不去。”（憨直可爱。）阿仁、阿义都大喝道：“三弟不得狂言！你若不随师父去，我们杀了你却去。”阿礼笑道：“我去，我去。”（憨直可爱。）六人立起身，弃了马匹，一同行走。

转过了林子，就是一带茅屋，内中有一所破旧不堪的。阿仁指着道：“这便是草舍。肚中觉得饥饿，家中有煮熟的白米饭，众位进内，吃了几碗再说。”说着，引了众人到草屋里坐定，阿义去盛出六碗饭。阿礼道：“你这人好不知趣，瓦缸里还有半缸高粱酒，如何不将出来喝？难道还要带到海白虾那边去不成？”（倒是阿礼知趣。）阿义道：“酒是有着，只没有菜。”阿礼道：“那只老母鸡，留它做甚，一发煨来吃。”说着，便自去捉了母鸡，把来杀了洗了，放到灶里去煨熟，将出来吃。翁麟瑞吃了，称赞道：“果然香味扑鼻，好吃！”阿礼道：“这个煨鸡，是我拿手酒菜。师父师兄果然要吃时，待我再去取几只来。”阿仁责备他道：“你又要去偷鸡了，好不长进。”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众人吃罢了饭，时已四更。张岳催促动身，恐怕日间行路，易惹人疑。大家立起身来，不顾什么，一同赶路。

六人放步前行，过了五六里路，却是一个高丘，四顾无人，并无村舍，一面靠着高原，一面临着大湖。看看天将破晓，东方发白，景色好不凄凉。正走之间，忽见前面来了一个大汉，右手持白刃，光彩烨烨，左手持着人头一颗，血水淋漓，直奔过来。见了潘氏兄弟，打了一跪，说道：“兄长久违。”说罢，立起身来，一径去了。张岳等却呆了一呆，知道潘氏兄弟在这地方颇有势力，也不便多问。（省笔。）

行不到三五里路，忽听得（忽见、忽听，行文甚是活泼。）枪声大震。又行不过五六十步，忽见临河一带聚着一二百人，各执白刃，正在那里厮杀。内分黑白两队。中间立着公正人，手执红旗。（其势甚壮。）两方血搏肉搏，杀得落花流水。杀死的，由那公正人去丢在河里，随波逐流而去。张岳、林锦看了，叹口气道："人说徐州道难于山东道，真不诬也。看此情形，实在可怜。"（是张岳、林锦的说话。）翁麟瑞道："他们如此行为，必有不得已事。用武力解决，倒也爽快。（是翁麟瑞的说话。）我们何不去看他一看？"张岳正待阻止，只见潘阿义说道："师父、师兄，若要去看时，小可便当引领前去。一发收了他们，到海白虾王四那边去也好。"（我也赞成。）众人大喜，便随着潘阿义趋到河边。阿义大喝一声道："众兄弟快快停战，青面獠牙来也！"那时，一二百人闻了此言，果然大家住手，举刀为礼。当下潘阿义道："你们倒打得起劲，现在我来做公正人，看看你们武艺如何。"说罢，大家拍手欢呼。（不怕死，真好男儿！）只张岳阻止道："我看这许多兄弟都有胆量，放他们自相决斗，不是自己折了锐气？不如替他们说和了，一同去寻着海白虾，好做大事。"潘氏兄弟闻言个个赞成，便将此意告知大众。那一二百个小喽啰也极快活。只内中有个喽啰挺身而出道："万万不可。我等兄弟皆受东方亮陈园大王节制，如今不得大王命令，如何可以便到徐州去？（说得有理。）况且海白虾王四忌贤害能，不是大人物。（又在喽啰口中说出之为人。）我们若去投奔他，不是自寻死路么？"众人听了此言，面面相觑。只见潘阿礼大怒道："现在我们要去见王四，志愿已决，谁敢道个不是，须吃

我一刀！”(阿礼始而不肯去，今又偏要去，终究是个爽快人，非常人所能及。)众人闻言，不敢做声，弄得那些小喽啰一无摆布。潘阿礼正待发作，只听得高原上一声锣响，奔出二三百人马来，直趋河边，要杀阿礼。正是：

百万英雄齐鼓掌，算来都是一家人。欲知潘阿礼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第二回文字承上文而言之也。一部大书决不能草草起笔，亦不可直犯本题，故作者用尽全力作此盘马挽弓之势，以留后文之地步耳。

党会初起，盖在两汉间。然非素有造意者，赤眉、铜马，迫饥寒相走集。及黄巾、五斗米教，其情异矣。唐、宋间多名为社，值胡元猾夏，民心思宋，故结为党会，以为种族复仇。王道凌夷，政失其绪，亦有屯聚以抗官兵者，此党会之所以日盛一日也。

考青红帮之原始，亦不外乎此。书中潘阿仁曰：“空有一身武艺，亦没处摆布，不得已做此杀人劫物勾当。”噫嘻！世间抱负非常而没处摆布者，倘仅有潘阿仁等三人，亦仅不过于徐州道上杀人劫物而已。若盈天下人抱负非常者，皆不得一吐气，而又不甘郁郁死，结党横行，以图一逞，亦当然之事也。

以一强盗结合之会社，居然能纠集数百万人，使皆心悦诚服，其才必有大过人者。此作者落笔之初，所以不得不迟回审慎也。



感怀旧事樽前放歌



缔结新交月下比剑

第 三 回

感怀旧事樽前放歌
缔结新交月下比剑

话说老牯牛潘阿礼，因见有个小喽啰不肯去投海白虾王四，正要发作，只见高原上奔下二三百人，要杀阿礼。阿礼不顾利害，迎敌来人，（勇不可及。）却被阿仁一把拖住。（“拖”字妙极，可见阿礼奋不顾身。）那二三百人中，为头的一个好汉生得黑矮肥胖，相貌不俗。身穿蓝色紧身小袄，月白色湖绉短裤，足登快靴，手执利刃。左边随着一人，高举大纛，那纛上绣着四字道：“东方亮陈。”（有声有势。）众喽啰一见，丢了枪械，伏地高呼千岁。（有声有势。）潘氏兄弟知道，东方亮陈园独霸白水村，人称陈大王，便也上前行礼。那东方亮陈园原只与潘阿义一人认得，握手并肩而行，问起何以到此。阿义便将详细情形告知，又引着张岳等众人见了。（省笔。）

陈园一见大喜，便道：“小弟多听得兄弟们说起老将军张岳、镇山阳翁麟瑞，武艺十分了得。缘何要去投奔王四小子？

(陈园也不以王四为然。)想王四匹夫之勇，不能容物，他的绰号叫做海白虾。此地一带溪流却叫白水村，他若要来此地比试武艺，我只消叫几个小喽啰去，便可将他丢到河里，真个做海白虾去。”(趣语。)张岳见他说得激烈，又见众人都说王四不是，便也不敢多言，但说道：“据此看来，王四这人难与交游，我们进退两难，如何是好?”陈园道：“久知将军神勇，又兼翁麟瑞、林锦扶助。还有潘氏三雄，也是世间无敌。何不就到小寨去暂住几时?得有机会，再图大举。小寨依山傍水，藏在密林之内，周围三里有余，形势非常稳固，地名白水村。村后一带白水溪，有六七里水面直通运河，官商往来船只非常繁多。小弟手下也有深识水性的兄弟们三五百人，专派到运河里去做些事情。众位若肯留在小寨，陆路也可抵敌官兵，将来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汉高祖亭长出身，朱太祖做过和尚，一样可以成得大事。我们同心戮力，那怕终究做强盗勾当不成?”(陈园坚留众人，其志不小。)张岳道：“陈大王言之极是。我等众人本无一定去处，若肯收留，自当竭力帮助大王，共成伟业。”(此非张岳本意。)翁麟瑞、林锦、潘氏兄弟听得张岳应允，各无异言。

陈园一见众位好汉情愿帮助，十分欢喜。(是欢喜。)当下率领众人和几百小喽啰，直到树林里去，曲曲折折行了一里多路，忽见一片广场，足有二三十亩大小，三面搭着草屋，中间一所高大房屋，门前竖着一面大旗，绣着“东方亮陈园大王”七个金字。(威武之至。)陈园到得寨前，一声令下，小喽啰各自散去。只邀张岳等到得寨里大厅上坐下，吩咐安排酒食。不一会，自有专管饮食的喽啰杀牛宰马，取将出来。

陈园便请入座，张岳坐第一位，林锦坐第二位，翁麟瑞坐第三位，潘阿仁坐第四位，潘阿义坐第五位，潘阿礼坐第六位，陈园自己坐了主位，一共七个好汉。（总结一句何等有力。）

陈园看看众人，都是雄赳赳气昂昂，满心欢喜。（是欢喜。）斟过了一巡酒，笑说道："当时托塔天王晁盖在东溪村七星聚会，有阮氏三雄，这里有潘氏三杰。那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赤发鬼刘唐，便似这里的老将军张岳、归槽马林锦、镇山阳翁麟瑞。"（拟得似是而非，却以晁天王自命，其乐可知。）说罢，哈哈大笑，劝众人满饮一杯。只翁麟瑞听他口发狂言，心中好生不服，说道："如此说来，不是大王自比晁天王么？"（一语打入心坎。）张岳恐怕翁麟瑞呐出什么话来，闹些意气，便插嘴道："大王勇悍绝伦，爱才如命，真是晁天王。我等才疏学浅，如何比得上吴用、公孙胜？"（此是张岳世故语，亦非本意也。）陈园听了，益发大喜，谦逊了几句，大家谈论些枪棒。陈园听得翁麟瑞武艺高强，却因失仪被黜，叹息一回，说道："好男子随便何处都有作为，这些黑暗官场本来容不得我们。"（是愤世语，是真心语，陈园抱负不凡。）

正在说得起劲，忽见十几个喽啰缚着一个人进来。禀道："兄弟们在树林里四面巡防，只见这个撮鸟在那里探头探脑，不是奸细，定是来看脚路，所以将他捉住。只那撮鸟口口声声要见大王。"（从小喽啰说出，另起波澜。）陈园等看那人生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年约三十上下，端的好相貌。（好相貌。）又看他身穿玄色马褂，青灰色杜布长衫，却是文人模样。（是文人模样。）陈园问道："兀那人，你好大胆！敢到这里

来？”那人道：“这里真个是龙潭虎穴我也敢来。”张岳听他出言不俗，（好张岳。）便叫释了他缚再说。陈园果然命小喽啰将那人的缚释了。张岳便问道：“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从何而来？”那人不慌不忙的说道：“我乃浙江杭州人氏，姓钱名保，绰号锦毛狮。自幼曾读诗书，后也学得一些拳棒，现自白鹤洞而来。”（说得清清楚楚。）张岳听罢大惊道：“你当真是从白鹤洞而来？”（问得作怪，惊得作怪。）钱保道：“哪个骗你，有诗为证。”说罢，便朗然吟道：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钱保吟罢，张岳急忙立起来，携了钱保之手，一同入座。说道：“原来是一家人，适间无知，多多得罪！”钱保也不谦谢，便在上首坐了。

陈园等众人见张岳厚待那人，大家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张岳便对众人道：“列位听者，想我当年，随着大将军年羹尧平定边疆，一班出力健儿未曾得着一官半职，退伍归田，结合一个天地会，几次起事，不能得利。后来，头目陈近南知道时机未至，劝众兄弟暂时解散，隐遁江湖，广结党徒，口传暗号。陈近南在白鹤洞研究道教，所以天地会众兄弟相聚，若问何处来，必定说自从白鹤洞来，这便是暗号。当陈近南与众人分别之时，又做了一首诗，便是方才钱保所吟的，以为众兄弟会合之证。（说出暗号，说出凭证。）我自别了陈近南，自知年老力衰，不能成得大事，到了山阳教授

拳棒。虽然翁麟瑞可以传我武艺，只没有把这事告诉他。今日得与钱保相会，实为意外幸事。”(张岳一席话抵得一篇天地会源流考。)

众人听罢，才知就里。个个欢喜，重整杯盘，大家奉敬钱保一杯。钱保道：“某有一言，奉告众位。某自天地会分散之后，隐居杭州西湖，看看年华老大，一事无成。(不胜髀肉之感。)听得杭州有个蒋葵卿，在山东济南做了一任知府，五六年间积下造孽钱不少，金银珠宝充满官囊。现在卸任回乡，要从此间经过。自恨才力有限，这注大财不能独取。闻得此间陈园大王兵精粮足，可以一用，特来告知此事。不想被小喽啰拿来，却认识了众位好汉，荣幸之至。”(被拿之故补叙。)

陈园大喜道：“钱大哥专诚到此，报告这注大财。小寨本来有五七百兄弟，又兼老将军张岳等都是龙虎之将，厮杀起来，谁人敌得？大哥且请痛饮，待他到来，自去劫夺。”(说得容易，如探囊取物。)钱保道：“不然，大王与众位好汉神勇，谁人不知。只是蒋葵卿那厮十分乖觉，恐怕路上有失，特雇五个镖师一路护卫。小弟已探得仔细，那五个镖师一个叫白额虎杨琪，一个叫笑面虎赵游，一个叫呼风虎李重，一个叫大尾虎李远，一个叫慈悲虎孙扑。这五个镖师结为兄弟，是虬筋虎骨的英雄，有万夫不当之本事，人家称为五虎将，不敢正眼看他。我们若用强力去劫夺，就是夺得，也自折伤人马。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探听得仔细，计算得深远。)翁麟瑞拍手道：“钱大哥说得有理，用兵第一用智。”(六字抵得一部兵法。)钱保看看翁麟瑞生得堂堂一表，相貌非凡，不觉暗暗叹赏。(暗伏一笔。)翁麟瑞又

道:“只是钱大哥有何良策，可以取得这注大财?”那时张岳、陈园等也急欲问计。钱保喝了一杯酒，对众人道:“若要取这大财，只消如此如此，还可使这五虎将一同入伙，不是人财两得之计么?”众人听罢，莫不眉飞色舞。(妙在不即说明如何计策。)陈园依计而行，叫进一班小喽啰来，如何如何，吩咐一番，命令速去预备。(此处仍不说明。)小喽啰领令而去。

那时天色将晚，大厅上点起两支巨烛。一面叫小喽啰端整七间卧室，一面再叫酒来，饮至半夜方散。那时月华如水，照入中庭。钱保触动诗兴，漫声吟道:

竹影横帘，花阴碎地，独生蕉窗夜悄。几处箫声，送冰轮晶皎。向银界拜启，何年望朔平判，何日盈亏方了?毕竟何时，永圆明昏晓?　　闻谁家、黛懒修，蛾懒扫。桐花下软语，低声祷。愿一夜清辉，照秋帆归早。得团圞、对月人偕老，金钱卦，解释相思恼。谁知道、素女高寒，也忧心慅慅。(右调《拜星月漫》)

钱保吟罢，笑了一回，又吟道:

驹隙匆匆走。大都来、花开花谢，不堪回首。宝剑沉沦红粉暗，日月年年如旧。莫道是、无心出岫。狐鼠凭陵百十载，把江山锦绣落苍狗。天下责，匹夫負。　　男儿具副好身手。最难堪、庸福当年，没名后世。明末三儒严种族，剩有千秋俎豆。须记取、秀才消受。杀敌报仇分内事，红花亭血溅胡腰绶。痛祖国，尽杯酒。(右调《金

缕曲》)

陈园等一班好汉不解诗词，只见那钱保击桌而歌，但觉好听，待他歌罢，拍手称赞。钱保笑道："这些吟风弄月之词，原是酸秀才一肚皮腐气。也值得众位称赞?(我不解今日之腐儒，会做得几句歪诗，便自以为名士，自以为才子，不如钱保远矣。)今夜秋高气爽，月明如水。何不大家到广场里去，较量些枪棒。"翁麟瑞道："大哥之言正合我意，不知此间有甚精良的武器。"(教场比武之后又将月下比武，却是好看。)陈园道："有，有，有。"(连呼三字，乐之至也。)便去开了右边厢房，指着架上的刀枪剑戟，对众人道："列位要用什么，只管自取。"于是钱保取了一柄青钢剑，张岳取了一柄偃月刀，翁麟瑞取了两柄双龙刀，林锦取一杆短棒，潘阿仁、潘阿义、潘阿礼各取了一枝梨花枪，陈园自取了一柄精钢短腰刀。一个个奔到广场。

陈园一声呼啸，两边草房里走出二三百个小喽啰，月光之下，四面立定。先是潘氏三雄趋到广场中心，举起梨花枪，使了一阵。(省。)林锦提了短棒，舞动起来，潘氏三雄退回。只见林锦那杆短棒上下左右，盘旋不定，果然纯熟。舞罢，退立一旁。翁麟瑞拔出双龙刀，大吼一声，已到广场中心。但见两道白光只在身上绕着，寒风阵阵，冷气逼人。舞了一个双狮伏虎势，霍地收住，退回原处。(写得好看。)陈园、张岳看得技痒，一个舞动偃月刀，一个使着精钢短腰刀，三把刀上下齐举，逼出一团杀气。两旁看的人呐喊起来，都道："舞得好也!"过了半个时辰，两人才收刀而回。(从两旁看的

人称赞，又是一样写法。）钱保仗着青钢剑，缓步踱至场中，轻轻舞动。初则左右开合，后乃上下盘旋，舞了一回，那剑光如同电光一般，闪闪烁烁，见渐渐的只一团白气，全不见些儿人影。众人看着，拍手欢呼，惊得树林里的宿鸟都惊着飞起来，在天空中聒噪。这时众人看得呆了，霎时间那团白光忽然不见了，正相惊讶，只见钱保自大厅上缓步而出。原来他舞得起劲时候，跃入大厅，收了剑，整了衣，重复出来。众人此时，没一个不钦敬钱保的本事。（极力写钱保，为后文地步。）大家较量武艺已罢，小喽啰各归本房。其时已经四更左右，陈园送了众人入房，各各安睡。

一宵易过，又是明朝。自此八筹好汉在白水村里，演试武艺，操练喽啰，不觉过了六七日。（省笔。）小喽啰进来报称：大王吩咐的事，现在都已办妥，听候指挥。钱保听得，便对众人道："既然如此，我当去探听蒋葵卿那厮何日到来，好去下手。"众人称是。钱保仍穿了玄色马褂，青布长衫，（细。）离了草寨，望北方大道而行。

隔了三日，钱保回来报告，说蒋葵卿雇了五虎将，押着一百二十只皮箱，其中一半是衣服珍玩，一半是黄金珠宝，用五十只马骡负着，二百个军汉保护。探得详详细细，明天午刻一定在此经过。众人听了大喜，置酒相待。

次日天明，钱保代陈园发令，命小喽啰如此如此，一起一起出发。待到午牌时分，钱保率领陈园、张岳等在树林里张望，只见数十辆马驴车子已远远而来。正是：

安排伏虎擒龙计，劫夺贪官污吏财。毕竟钱保用何计策劫夺蒋葵卿知府财物，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陈园留住众人，其志不小。看他置酒高会，谈论七星聚会一段事节，直以晁天王自命。如此等人可惜幼无教育，长为大盗，若然有些学识，定能做得大事。

钱保、翁麟瑞是书中主脑人物。看他见面之后，大家暗暗佩服，文笔细腻之至。钱保酒后放歌，第一阕《拜星月漫》，情词悱恻；第二阕《金缕曲》，激昂慷慨。有此等才华，而终至于埋没绿林中，惜哉。虽然，钱保自谓吟风弄月之词，本非素志，则我又不敢为钱保惜矣。

林锦要投宋杰，果然得见。宋杰介绍林锦等去见王四，半路里却发生出许多事来。文奇事奇，腐儒见之，定当咋舌。

第一回教场比武，此处又有月下比武，只三回中比武两次。文章故意相犯，却又绝不相同，作者何等才气！

施耐庵作《水浒》，有"东溪村七星聚义"。书中陈园自比七星聚会。《水浒》有吴用智取生辰纲，书中钱保也是计劫蒋葵卿。故意与《水浒》雷同，却绝不相似，文章之奇，无过于此。



锦毛狮计取黄金车



绣花豹义结绿林客

第四回

锦毛狮计取黄金车
绣花豹义结绿林客

话说陈园、张岳等在树林里张望，见数十辆马驴车子远远而来。前面有五虎将，后有众军汉，那五虎将之前又有十数辆商贩车子，只顾赶路，行到树林面前。那大路上却有砂石堆满，阻住去路，只有一条小径，弯弯曲曲，直通树林里面。这十数辆车子一半停下歇息，一半只顾望树林里行去，安然无事。(经过盗窟，安得无事？可知是计。)五虎将赶到，见大路阻住，不能通行。一齐住了脚，问那歇息的商贩车夫道：“请问客官，这条大路几时却被砂石塞满？”(问得是。)那车夫淡然答道：“大约塞满了一两个月，现在只有一条小路好走，经过这个树林便是大道。”(说得写意。)五虎将中有一个说道：“听得此处常有强人出没，这平坦大道如何会被沙石填塞，莫非强人用计，引我们到树林里去，却来劫夺。须要仔细，不要落他圈套。”(其人精细。)那商贩车夫笑道：“你这人

枉做了镖师，凭地胆小。我们贩卖米粮，一个月也走过四五遭，却没有遇着强人。你不见刚才五六辆车子已转过树林里去了么？你若不信，待我们先行，做你们的开路先锋队。”说着六七个车夫果然推了车辆，依着小路，望树林里去了。（把五虎将引到龙潭虎穴去了。）

那时五虎将一则见大路阻塞，不能通行，二则见十几辆车子转过林子，并无危险，便也放大了胆，直奔林里来了。（险之至！）行不到五七十步，忽听得一声锣响，两旁大树背后伸出十几个挠钩，把五虎将一个个生擒活捉去了。又是一声锣响，钱保、翁麟瑞、张岳、陈园、林锦、潘氏兄弟各执武器，率领三百小喽啰，冲出林子。将几十辆车子的衣服、珍玩、黄金、珠宝，一齐收下。又把二百个军汉团团围住，逼令投降。此时那些军汉见他们声势雄壮，料敌不过，只得一齐投降。蒋葵卿见此情形，只与家眷伏在车子里发抖。钱保命将蒋葵卿同家眷一起缚了，押着车辆军汉回寨。（钱保能。）原来砂石塞住大道，故意辟条小路，和十几辆客商车儿引道，都是钱保的计策。

众头领得胜，到大厅上，众头领坐下，先叫小喽啰押解五虎将过来。（钱保能。）五虎将押到阶下，钱保急忙下厅，亲解绳索，请五人上坐。五虎将道：“既然就逮，何故厚待？”钱保道：“兄弟久仰五位大名，江湖上称为五虎将，有心要拜识尊颜，今日特地请来，何敢怠慢？”（辞令妙品，钱保妙绝。）说罢，请五位坐定，酒食相待。（钱保妙绝。）又道：“五位镖师学得一身武艺，保护那些富商大贾原是不差。然而一班贪官污吏，奸滑商人，搜括民脂民膏，只图一人富贵。我们劫夺他

的财帛，杀害他的生命，也不为过。(钱保妙人。)那蒋葵卿做了几年知府，贪财纳贿，黑地昏天。五位深知大义，如何替他保护?”(责备一句，妙绝。)笑面虎赵游答道:“吾等五人结为兄弟，专司保镖，不知其他。若有人来雇用我们，我们便当尽力保护，别的事一概不管，各守本分。他人的有义无义，何敢去顾问?”(直把钱保所言完全驳倒。)钱保道:“大哥之言差矣。大丈夫顶天立地，第一要立个志愿。若然万事不管，只替人家出力，与奴才马牛何异?这不是太没志气了么?”(直是痛骂一顿，钱保妙绝，恶绝。)这一席话说得笑面虎默默无言。钱保又笑着说道:“五位大哥不要见怪，这里陈园大王爱才若渴，一心要想叫小弟来请五位入伙，实缘不得其便。今日相遇，何肯错过。便请坐一把交椅，平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岂不大妙!”(钱保说五虎入伙。)陈园也接着说道:“五位听禀:兄弟自幼学得武艺，苦无出头之日，一心结识天下英雄，要做些大事业来。现因时机未到，权在此间落草，五位若肯屈留小寨，共成大事，实为荣幸。但是我们虽然做这绿林豪客的勾当，却也明白大义，保护安分客商、清慎官吏，专劫不义之财，专杀无耻之辈。所以四方豪杰闻得我们如此，都来归附，三五年间已有一千余人马。若蒙五位不弃，就请入座。”(陈园说五虎入伙，又是一样。)那时五虎将见众好汉义气深重，苦苦相留，只得投降。(此时却也要顾义气了。一笑。)钱保、陈园一班头领心中大喜，邀请五位入座，重定席次。陈园第一位，张岳第二位，钱保第三位，林锦第四位，翁麟瑞第五位，潘氏弟兄第六、第七、第八位，五虎将中杨琪第九位，赵游第十位，李重第十一位，李远第十二

位，孙扑第十三位，一共十三个头领，(又是一结，精神饱满。)团团坐定，共饮庆贺酒筵。

陈园命把金银车辆取来，检点价值，约有十万两上下。陈园把来分为二十份，十三个头领各取一份，其余七份分派了小喽啰。又吩咐将蒋葵卿一家眷属只管软禁，不要伤害性命。(与我无故，不必仇杀。)把二百个投降军汉命令编入喽啰队伍，一概有赏。(好。)众军汉自然欢喜。布置已毕，开怀畅饮。

翁麟瑞道："现在寨里兵多将勇，粮足器精，果然发达。但是据我看来，只恐喽啰忒多了反为不美。"潘阿礼大声道："翁大哥说什么话，今天得胜回寨，共饮庆贺酒筵，何以出言不祥？一定要罚你三杯。"(浅见之人何知深远。)只钱保忙问翁麟瑞道："大哥此言，必有高见，愿闻其详。"(惟英雄识英雄。)翁麟瑞道："某闻名将用兵，宜守兵法。我们大寨筑在树林里头，若只有四五十人出没其间，自然稳当。现在兵多粮足，假使被敌人得知，一把火烧将起来，却到那里去躲避？我们虽然杀得出，只一班小喽啰和许多粮草，不是要尽葬在火窟里面么？"这几句话说得众人如梦方觉，大家有些栗栗危惧起来。钱保拊掌而起道："小弟愚昧，今被翁大哥一语提醒，才知此间危险。"(写钱保，兼写翁麟瑞。)张岳也道："麟瑞虑得极是。当年我从年大将军出征，蛮苗依林结寨，被年大将军放一把火，烧得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此间形势与蛮苗的山寨相仿，不可不防。"(是张岳口吻，别人不能说。张岳不弱。)陈园也道："昔者刘备依山傍水，连营七百里，也被陆逊火烧，大败而回。兄弟也曾看过《三国志》，如何计不到

此？惭愧，惭愧！”（是陈园口吻，陈园不弱。）两边潘氏兄弟一班头领，听得恁样议论，一个个焦躁起来，道：“恁地时，如何是好？我们快投到别处去罢，寻着了一个安稳的去处，却再说话。”（众人无用，可发一笑。）

张岳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众位不必心焦，兄弟有一计在此。陈大王本有六十只战船，装成商船模样，派到运河里去袭劫水路。现在只派三十只出去，留三十只停泊白水溪，伏在寨后。若然陆路有警，可敌则敌，不可敌时，便到船里暂避，那就不至于全军覆没了。”（果然稳当。）众人听罢，都道老将军的计策甚是稳善，请陈大王急速发令，收回战船，在山寨后停泊。陈园果然便叫水路小喽啰进来，发下号令，召回战船三十只。小喽啰领命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大厅上众头领开怀畅饮，引吭欢呼。钱保忽然立起，说道：“众位暂请坐定，某有一言：现在召回船只以防不测，计策果然安稳。只是退步之计终非长久之道，若然陆路草寨果被官兵烧了，退在战船里头，却再到何处去安身？兄弟有个好友，家居安庆，富有财产，慷慨好施，结纳四方豪杰，姓潘名安，为人广有谋略，素来有小子房的声名。并且相貌清秀，举止翩翩，人家替他起个绰号叫做绣花豹。如今我想去访问访问，任便问他有什稳善的地方可以容得我们。他不但朋友众多，见闻广阔，并能熟知天文地理，世间若有形势所在，象宋公明的梁山泊一般，他无有不知，无有不晓，我去问他，必然见告。（从钱保口中说出潘安之为人，可见他们原是一气。）兄弟想与翁麟瑞同去走一遭，明日便行。迟则一月，早则半月，便当回寨报命。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翁麟瑞便道：“小弟愿随

大哥去。"陈园也道："大哥肯与山寨出力，再好没有。明天便当设筵饯别。"众头领也各欢喜，又饮了一回，方始散席。

次日钱保、翁麟瑞结束停当，饮了陈园的饯别酒。陈园已命水路喽啰预备船只，专送二人。钱保、翁麟瑞别了众人，下得船来。张岳在岸上吩咐麟瑞道："你一路须要当心，不要暴躁，惹出事来，连累了钱大哥。"（此段却不可少。）麟瑞在船中嗷然答应。那只船早已解缆，荡将去了。众头领看看船已驶得远了，才各回寨不提。

却说钱、翁二人在船中谈谈说说，甚是投机，两人各各佩服，订为刎颈之交。舟行一帆风顺，不消三五日已到安庆南门城外停泊。钱、翁二人上岸，打发船上喽啰只管驾舟自回，不许耽搁，一面携了包裹，进得安庆城门。行到一条僻静小路上，只管匆匆的向前走着，忽然钱保背后跟上五七个人，一个举起手来，对着钱保的肩膀上只一拍，大喝道："白水村大盗何敢到此？"（吓煞！）钱保急回首看时，不是别人，那拍他肩膀的就是小子房潘安。（喜极！）翁麟瑞不知就里，惊得呆了。后来只见那人握了钱保的手，钱保道："我正想来寻你，谁知便在此处相遇，再巧也没有了。"便回首对翁麟瑞道："这位便是小子房潘安。"又对潘安道："这也是一个同志，有名唤做镇山阳翁麟瑞。"众人大喜。

潘安邀请钱、翁二人到了家里，在花厅中坐定。潘安看见翁麟瑞相貌堂堂，心中已自佩服。吩咐家人端整酒食，为二人接风。谈论一番，更是如鱼得水，相见恨晚。（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麟瑞问潘安道："吾等在白水村做的勾当十分秘密，兄长何以得知？方才钱大哥被你一拍，把我惊得呆

了。”（是要问。）潘安笑道：“实不相瞒，那蒋葵卿去任还家经过白水村的事节，原是我先得知。当时只知白水村中有东方亮陈园，我便嘱托钱保兄长去走一遭，取这非义之财，也不为过。（潘安、钱保果然是一家人。）谁知得识足下，三生有幸。”麟瑞至此恍然大悟。潘安又道：“方才街上我本没有看见钱兄长，只我几个学徒看见了，指点我，所以来戏弄戏弄。多多得罪。”钱、翁都道：“兄长说哪里话来。”

酒过数巡，潘安见翁麟瑞性情亢爽，志气不凡，（又赞一句，可见三人之志同道合也。）有心要结纳他。开言道：“想小弟行年四十，一事无成，（感慨语。）只爱结交当世俊杰。现在至交好友何止二三千人，（并非夸口。）只求一个出类拔萃，象钱、翁两兄长的，实在难得。如蒙不弃，愿仿刘、关、张桃园结义故事，不必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潘安笼络人才，果是妙人。）钱保便道：“兄长若肯提挈，我等求之不得。”（钱保答应。）翁麟瑞也见潘安谈吐纵横，才气不可一世，早已佩服，（已入彀中。）及闻此言，便即应允。（翁麟瑞答应。）潘安大喜，便叫家人预备香烛纸马，供在花厅之上，中设刘备、关羽、张飞三尊神位。（郑重之至。）潘安最长，年四十岁，当为长兄。钱保次之，年三十六岁。翁麟瑞最小，只有一十七岁。（年岁相差如许，而潘安只爱翁麟瑞之才，不以年幼而忽之，结为兄弟。潘安笼络人才，可爱可爱。）当下三人对着刘、关、张神位，一齐跪下，宣誓道：

维乾隆十二年十月某日，安庆潘安、杭州钱保、山

阳翁麟瑞，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宣誓于刘、关、张三公之前曰：窃维建功立业，豪杰之作为。济困扶艰，英雄之本色。某等抱斯宏旨，百折不渝，患难相共，虽死不怨。若背此盟，惟神殛之。（落落数言，义气如山。）

宣誓既毕，各向神祇拜了三拜，立起身来，再整杯盘。从此兄弟称呼，开诚相见。饮至半夜，潘安亲送钱、翁二人到东厢房安寝，然后回至内室。（极力写潘安之待人颇似宋江。）

却说钱、翁二人既到厢房之内，如何睡得着！翁麟瑞道："我等到此，蒙潘大哥如此厚待，结为兄弟。但是既然结为兄弟，患难相共，我们现在做了强盗，难道也叫大哥去做强盗不成？"（问得是。）钱保道："大哥家资饶富，如何肯去做强盗。"（说得淡然，其意何居？）麟瑞道："我也如此想，只是大哥不做强盗，我们也不能回去，恁地时，我如何对得起师父张岳和陈大王一班头领？"（确是进退两难。）钱保道："三弟不必过虑。你不知大哥绰号唤做小子房么？他那满腹机谋，明天与他计议，自有妙法。"（处之淡然，其意何居？）麟瑞也不多问，闭着眼睛沉沉睡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红日上窗。自有仆人上来服侍盥洗。早餐既罢，潘安已来访问，谈了些刀枪拳棒。潘安道："二位贤弟才能出众，正好立功当世，名垂竹帛。（谁知终不如愿，幸赖小说家作此《青红帮演义》以传之，亦奇事也。）若是做绿林豪客的勾当，埋没真才，未免可惜。"（来了。）

翁麟瑞正在踌躕，只见仆人奔进来道："外面有个秃驴，坚请要见主人。驱之不去，直闯进来，现在已到中堂。请主人发落。"潘安道："僧人来见，必有缘故。且与二弟一同出去，问个仔细。"说罢，一手携了钱保，一手携了翁麟瑞，直到中堂。只见那个僧人形状龙钟，相貌古怪。见了三人出来，起身合十为礼道："三位相公，恭喜恭喜。大富大贵的机会到了，今日不出，更待何时？"（奇绝，怪绝。）三人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因这一番，直教：

芦穿膝盖违常理，红雪齐腰亦大奇。毕竟这个僧人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潘安、钱保、翁麟瑞三人为青帮主脑，至此回才将三人一齐叙出。看他们未曾结拜兄弟以前，已是惺惺相惜，字里行间呼之欲出。作者于此，盖煞费苦心矣！再看他写潘安，有潘安的身分；写钱保，有钱保的身分；写翁麟瑞，有翁麟瑞的身分。绝无一些紊乱，文字之精细如此。再拿潘、钱、翁三人来比较《水浒传》中的人物，潘安象宋江，钱保象吴用，翁麟瑞象武松，却也有些不同之处。文字之妙即在虽有些相象，而不必尽相象。

白水村中兵多粮足，闹热极矣，却只是衬托。

写陈园措置一切井井有条，也是有作有为的人物。

结义誓词只寥寥几句，已将三人胸襟和盘托出。窃怪今之兰谱，滥调四六、堆砌满幅者，为俗不可耐也。

钱、翁之访潘安，初意欲叩之以形势稳固之盗窟在何处也。及既相见，不能复出诸口。事势之变迁耶？文章之变化耶？二者盖兼之矣。



唤风雨妖僧显神通



发雷霆老将斥鬼话

第五回

唤风雨妖僧显神通
发雷霆老将斥鬼话

话说那个相貌古怪的僧人见了潘安等，没头没脑的合十道喜。潘安见他来得作怪，请他上首坐了，自己与二弟坐在下面，动问道："敢问高僧法号，挂锡何处宝寺？枉蒙下顾，有何指点？"那僧人哈哈大笑道："贫僧以天地为庐，日月为盖，不住洞府，不守名山，云游天下，到处安身。僧人罗祖便是。"（果何僧耶？）潘安听罢，连忙跪下，道："久闻高僧神通广大，佛法无边，千请录为弟子，指点迷途。"（潘安如此，真耶？伪耶？）罗祖急忙扶起潘安道："贫僧有甚道行，敢来收录弟子。只贫僧昨夜在长江边上仰观天象，见三星聚于一处，因知安庆城中必有贵人相聚。今日进得城来，行过贵府，见有霞光三道旋绕屋顶，故此直闯进来，有言奉告。"（其言怪诞，使人疑惑。）潘安、钱保大喜，一同跪下，愿拜罗祖为师。罗祖那里肯答应，扶起二人。潘安邀请到书房中坐下，

潘安发言，兄弟三人同拜罗祖为师，务求指点。翁麟瑞只得同潘、钱二兄拜了罗祖。(翁麟瑞有不信罗祖之意，虽未明言，已活现纸上。)

潘安叫家人端整素斋，款待祖师。罗祖道："贫僧酒也喝得，肉也吃得。好酒好肉只管拿来。"（原来是个酒肉和尚。）潘安便叫盛筵相待。罗祖并不谦谢，狼吞虎咽吃了一顿。翁麟瑞道："敢问祖师：方才祖师说过，我们大富大贵的机会到了。究竟什么机会，乞道其详。"（不是请教，直是诘问。）罗祖此时才停了箸，答道："现在皇上张挂黄榜，征求天下奇才，运输粮米。尔等快去揭下黄榜，代皇家出力，不是大富大贵的机会么?"翁麟瑞道："运输粮米如何能做大官，富贵何来?"（又是诘问。）祖师道："尔等不知。皇上因运河里面时有大盗出没，每年被抢粮米不可计算。所以悬挂黄榜，招募异人，能够肃清运河大盗，便有重赏。尔等与白水村强盗多有关系，(何以知之?)若去揭了黄榜，招安白水村头领，其余小盗何足畏惧?"三人听罢，呆了半晌。罗祖笑道："尔等做的事情贫僧全已知晓，贫僧善能察言辨色，能知过去未来。(一发狂言。)尔等听我言语，去揭黄榜，必然富贵双全。若然不听，再隔三年，大难临头，死无葬身之地。"（富贵以诱之，危词以吓之。祖师口若悬河。)三人深信其言，愿揭黄榜，替皇家出力。(已入彀中。)

罗祖道："尔等既然拜我为师，一切行为须要听我吩咐。"潘安、钱保都道："谨遵祖师命令，不敢违拗。"罗祖道："既然如此，自明天起，尔等三人另备一间秘密书房，从我在书房里修练功夫。不满一月，不能走出房门一步。那时我自去

揭了黄榜，保荐尔等。”（诡秘之至，非妖僧而何？）潘安道：“这个容易，弟子本有一间秘密书房，外人不能窥见，除却两个心腹之外，他人全皆不知。”（潘安早已预备了。笔墨冷峭。）罗祖道：“如此最好。只尔等明天便当随我进内静养，饮食叫心腹送来，不满期限，休想出门。”三人各无异言，饭罢席散。

那时天上起了一阵乌云，罗祖道：“我要唤着风雨，到天上去玩玩了。”说着，果然听得一阵风声，接着那雨就落下来了。众人都奇怪不止，再回头来看，罗祖却已经不见了。潘安等遍寻不得，翁麟瑞道：“那僧进门时候全是一副妖气，我就有些疑心，果然被他骗了一顿酒食走了。（表翁麟瑞。）只是我们在白水村的事情，他如何知道，这却作怪！”（是作怪。）潘安道：“三弟休得胡说。我想此僧道行必定高妙，否则如何得知过去未来的事呢？”（表潘安。笔墨冷峭。）

言犹未毕，只见罗祖已自屏门后转了出来，手持黄榜哈哈大笑，道：“黄榜已被我去揭来，尔等富贵即在目前，只自明天起修炼功夫便好了。”潘安道：“祖师去揭黄榜，如何从屏后出来？”罗祖道：“尔等此时如何得知，这个叫做土遁之术，数百里路转眼即到。尔等随我学习三年，也有这等道术。”（其言妖甚，足以惑人。）说罢，回转头来，看看翁麟瑞说道：“你不是说我妖僧么？”（奇甚！）麟瑞此时也信罗祖利害，听了此言，汗流浃背，跪在地下伏罪。罗祖大笑道：“小子无知，姑且恕你一遭，后来再若乱道，严责不贷。”麟瑞叩谢起立，从此死心塌地悉听罗祖摆布了。（麟瑞可惜。）

话休繁絮，到了次日，潘安、钱保、翁麟瑞随着罗祖进

了秘密书房，静听祖师教练。祖师口讲指划，说了一会。（略。）怀中取出一部书来。唤做《定国天书》，（书奇，名绝。）却是罗祖手写之本。罗祖道："我在峨嵋山修道时候，夜得一梦。到一处洞府，洞外仙草奇葩，异香扑鼻。知是玉都，不敢进内。徘徊一会，只见两个道童出来，引我进了洞府，到一间书房里，两个道童便不见了。那书房玉轴典签奇书满架，我便抽下一部书来，唤做《定国天书》，不觉欢喜。（僧人要看《定国天书》亦属大奇。）自首至尾看了一遍，刚才把书放好，忽然惊醒，才知是梦。（僧人做定国之梦，可笑。）只所看天书中的字句，一字未曾忘记，急忙跳起禅床，剔明灯光，将天书中一节一段默写出来。足足写了两日两夜，才得完毕。只我是个僧人，看破一切，那些安邦定国的事业不愿预问。但想仙童引道，使我得了这部天书，必然叫我传授世人，治平天下。（说得堂皇。）若然秘而不宣，必遭天人怒责，所以云游四海，寻访真才，以便传我天书，了此宏愿。（原来如此。）谁知走来走去，没有遇见可教之才。尔等天资不弱，将来大有作为，总要悉心研究，勉为大器。"

三人听了，正襟危坐，不敢做声。罗祖便将天书讲解，那潘安、钱保本来识得文字，看了天书，早已知道。（如此看来，所谓天书者亦仅矣。）翁麟瑞虽然识得几个字，只不能懂得书中大义，自然静心听讲。从此以后，三人果然在这秘密书房里，将定国天书简练揣摩。满了一月，读得熟了。（读得熟了，看他何用。）罗祖道："现在你们可以出去运粮了。"（读了天书，只是运粮。奇绝，怪绝。）便与潘安等出了秘密书房，叫潘安去造了一百只运粮船，到安庆衙门里包运。（如是

容易，必然早有预备。笔墨冷峭。）官厅准其所请。

罗祖对潘安等三人道："现在尔等三人包运粮漕，中途出了事故，身家性命难保。须翻阅天书，便能知晓。"翁麟瑞道："弟子愚昧，不能运用天书，还请祖师指导。"（只是翁麟瑞一个人说。）罗祖道："现在运河里强不过的匪盗，便是白水村的水路喽啰。你们去说得他动，那数千里运河便可风平浪静，永无盗匪之警了。"麟瑞道："白水村众头领义气深重，如何说得他动？"（麟瑞之言如此。）罗祖大笑，招三人近身，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说，哪怕他们不动心？尔等依计而行，定能成功。（什么计策？）我就在这里等候，耳听好消息。快去快回，不可有误！"（什么计策？）当下潘安等三人奉了罗祖之命，请罗祖留在潘宅，三人雇了一只快船，直驶到白水村来。

却说白水村中张岳、陈园一班头领，因钱、翁二人出寨将近二月，（从此处点出时候。）已是十二月底，不见回来，甚为焦灼。早已派出水陆喽罗，四面探听。（反写。）忽报钱、翁二头领已到寨前，后面随着一个美貌男子。陈园等料是潘安。急忙出寨迎接，（郑重之至。）邀进大寨。钱保介绍潘安与头领见了，大家欢喜。陈园开言问道："钱翁二公去了将近两月，想是潘大哥厚意慰留。不知江、浙两省可有什么好去处，似宋公明的梁山泊一般？"（是陈园主意，语细。）钱保道："说来话长，停停再讲。"陈园便命取出筵席，与众头领为三人洗尘。

酒至数巡，众头领请问别后情形，钱保停箸整襟说道："我与翁大哥到得安庆，与义士潘安相遇，（实。）蒙他十分厚

待。(实。)忽然遇着一个僧人，说起黄山罗祖大师，道行甚高，善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当时蛮苗作乱，皇上屡次出师，无法扑灭。(虚。)张挂黄榜，(虚。)招收奇才异能之士，平定蛮疆。(虚。)罗祖揭榜而去，亲至边地，护持佛法，设台礼忏。不废一矢，不折一兵，仗着不生不灭大慈大悲的意旨，劝退苗人，边疆从此平定。(虚。)皇上得知其事，龙颜大喜，意欲立召回京，加锡法号。只罗祖并无半点尘心，不愿受封，仍旧回到黄山，修养长生不老之术。(皆虚。)我与潘、翁二哥听得十分羡慕，(一派虚言，翁麟瑞如何不发作？盖以为罗祖收伏其心矣。)结伴前往黄山，(虚。)求见罗祖，愿拜为师。(半虚，半实。)罗祖不肯应允，我等苦苦恳求。罗祖不耐，走到山下，一道大水阻住。罗祖就在河边折下一根芦苇，放在水中，变为一舟，渡河而去。(荒诞不经。)我等看见罗祖果有飞渡大水的本领，立志要拜他为师。恰巧河里流下一只船来，即便跳身上船，一直追随，直追到杭州武陵门外，一个山头旁边。(荒诞不经。)罗祖弃舟登山，山上有一个小洞，只有三四寸大小，罗祖象龙蛇一般钻入洞中。(荒诞不经。)我等也是赶到山上，只因洞口狭小，如何得进，只得跪在洞口诚心恳拜。”(荒诞不经，读之欲笑。)钱保说到这里，众头领听得发呆，落开了口，合不拢来。说道：“这罗祖定是仙人现形，后来怎样？”(表一句众头领。妙。)钱保续言道：“我等跪在洞口，经过三日三夜，寒来没有穿，饥来没有食。(荒诞不经，读之欲笑。)等到第四日的朝晨，东方日出，忽然洞里钻出一个仙童，(仙童从洞里钻出，奇绝妙绝。)对我三人说道：‘尔等皆为求道而来，今奉罗祖法谕，尔等须要到红雪齐腰，芦穿膝盖，才

能与罗祖有师弟之分。’（荒诞不经，读之欲笑。）我等闻言，暗想芦苇如何能穿膝盖？天上如何飞下红雪？这定是罗祖不肯收录，所以说此决绝的话。（看他偏是说得曲折详尽。）无可奈何，只得哀恳仙童入告罗祖，俯鉴热忱，准予收录。（偏是说得委婉。）仙童答应一声，径自入洞去了。（荒诞之至。）又过了一日一夜，洞中消息沉沉，仙童杳然不出。那时正是腊月初旬，天气严冷，（偏有余暇点缀气候。）我等三人衣服都是单薄，伏在这阴森萧瑟小洞之口，已是抵挡不住。又加一阵西北风，飞飞扬扬的下了一夜大雪，（偏是写得细腻。）那时我等早已不知人事。幸亏次日早上，雪止风和，晴光大放，才渐渐苏醒转来。只见身旁积雪红红白白，颜色非常鲜艳。（荒诞之至。）我等大为诧异，感谢皇天，红雪齐腰的预言果然验了。大家看看头面，都有血痕。原来天气冷极了，小鸟无处觅食，飞来啄破我等头皮，（荒诞不经，谁知之，又谁见之？）我等耳根左右都有了冻疮，所以被小鸟一啄就破，流出血来。（偏要自圆其说。）后来红日升天，气候转暖，觉得膝盖上有些痛楚，拔起来一看，只山上本有芦根。已经钻入肌肤，痛不堪言。（荒诞之至。）我等更是抚掌大喜道：‘芦根穿膝的预言又验了，罗祖大师真神仙也。’正在喜跃之时，只见罗祖早已立面洞口，（荒诞之至。）指着我等说道：‘尔等诚心求道，甚为可嘉。来，来，来，随我进来。’说着，将手一指，那个小洞忽然变为大道。（荒诞之至。）我等便随罗祖进得洞中，在石条上坐下，蒙罗祖赐了一顿素斋，顿觉温饱。吃罢，罗祖便教我们学道。（荒诞之至。）过了七日，我们读熟了一部《定国天书》。（渐渐入港。）罗祖道：“现在你们熟了此书，便可出洞。安邦定国的

事业，即在尔等身上。'我等不肯出洞，罗祖衣袖一挥，我等一个昏迷。及至醒来，谁知已在安庆潘宅。大家惊讶不置，恰巧张贴黄榜，招收奇士，我等便去揭榜应募。现在我等已经得了官衔，特来奉请众位头领，去邪归正，结为一个大帮，共享富贵。"众头领听了，个个欢喜。只老将军张岳大怒道："这一篇鬼话全是钱保摇惑众人，推出斩讫报来！"正是：

休道妖言无稽考，能使英雄入网罗。毕竟张岳要杀钱保，钱保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罗祖初至潘宅，潘安欲拜为师父，其为串通可知。串通以后，便可实行他的愚民政策。书中虽然一句未曾说明，然而匣剑帷灯，自有痕迹可寻。此文笔之所以妙也。

罗祖之得天书，与宋江之得天书，都是利用社会迷信根性，有意借助鬼神，借以号召徒众，其作用正同。

今日青帮中人，问其始祖，莫不曰罗祖，曰翁、钱、潘三堂。问其始祖得道之由，则众口一词，与本书所叙毫无二致，一若信而有徵者。作者明知其为虚妄，然以相传如此，不便删削。而字里行间，使明眼人观之，一望而知为青帮发起人之愚民政策也。文字至此，神乎技矣。

白水村中十余头领只有张岳一人揭破钱保之奸，此老毕竟不弱，为后文伏线。洋洋万言，至此始及结帮。



感旧德古寺供神灵



开香堂陈园收徒弟

第六回

感旧德古寺供神灵
开香堂陈园收徒弟

话说张岳要斩钱保，陈园等连忙阻住，问道："将军何为要斩钱保？"张岳道："钱保自到山寨，虽然劫得金银车，立了一次功绩，只他心地如何，我们没有知道。现在他来说动我们什么弃邪归正，什么富贵功名。莫非受了官厅之托，前来诱捕我们，不可不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翁麟瑞道："师父息怒，容弟子告禀。方才钱哥说的句句是真，并无半点虚言。这两个月时候，我与钱哥寸步不离，如何会受官厅嘱托，自害同志。师父千请放心，不必过虑。（与不可不防句呼应。）并且我们揭了黄榜，去见安庆府，已蒙准允，转禀皇上。"陈园道："揭了榜文，做什么事呢？"翁麟瑞道："原来皇家悬挂榜文，征求天下奇人侠士，专司运粮。因为从前运粮船只，常常被人抢劫之故。我们去承办了这一件事，不但可以发财，并且可图功名。比较埋伏在绿林里面做这杀人劫货的事情，

不是好得多么？”（翁麟瑞也如此说，其已与钱、潘合为一气，可想而知。）众头领听到这里，面有喜色，只张岳默默无语。（也叫无可如何。）隔了一会儿，问钱保道：“你忘了红花亭的事迹么？当初你到这里，说起自白鹤洞来，我当你是个同志，所以十分敬重。清朝粮漕我们去劫夺，还来不及，如何肯去替他运输。你今只图富贵，违背旧盟，不顾大义，究竟是何道理？”（问得有理。）钱保冷笑一声道：（冷笑。）“鸿鹄之志，岂燕雀所能知哉？（冒一句。）将军据守绿林，称雄一地，大义固应如此，谁敢道个不字。但是一无发展，也奈何清朝不得，究有什么实益？（是钱保口才。）何如借了运粮为名，往来南北，集合四方豪杰之士，结为一个大帮。名为替皇家出力，实在为吾党复仇。等到羽翼已成，一飞冲天，清朝粮米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不消调兵遣将，已足把满清鞑子活活的饿死。（议论大势，果然不差。钱保真属人才，不可以其帮首而忽之。）将军明达，请三思之。”张岳听罢，连忙起身道歉，说道：“适间不知大哥有此苦心，多多冒犯，幸乞恕罪。”（已被钱保折服。）钱保道：“既蒙将军原谅，便请劝告同志，一同投降清朝，待有机会再作计较。”陈园等众人都道：“这里众兄弟们只等将军答应，现在将军已经答应了，我们并无半点意思，情愿听从三位指挥。”（表众人一句，不特省笔，且以见当时众心之佥同也。）潘安、钱保、翁麟瑞大喜。

散席以后，潘安道：“现在皇上虽然钦准我们三人运粮，但是尚没有毫丝成绩。倘然便带众位兄弟出去，约有一千余人，地方官员一定要吃惊。假使他们疑心起来，大事就弄糟了。据我之意，我们三人先去运粮。将来你们逐渐加入，便

可免得被他们看出破绽了。(是细心。)众人听罢，都说不差。大家又闲谈了一会，各自归寝。

次日，潘、钱、翁三人在陈园部下，借了五十个水路喽罗，别过众头领，径回安庆。见了罗祖，说前事。罗祖道："现在大事已成，你们好好去干便了。我欢喜清静，只在这秘密书房里修练道行。如有为难之处，可以回来问我。"(罗祖究有何能?)潘安应允，便将罗祖锁在秘密房里，只叫二个心腹服侍，不在话下。

却说潘、钱、翁三人带领五十喽罗，作为粮船水手，运粮直到京师。果然匪盗绝迹，波浪不兴。原来陈园等众头领一路派人保护，运河中有些道泽[盗贼]看见这粮船上挂着陈大王旗号，谁敢动手?(补笔。)

三人运粮回来，又到白水村，与陈园等相会，谢过了派人保护的盛意。潘安道："我们运粮到京，皇上召入龙廷，问我们有何本事，能够运粮到京，不被强盗劫掠。"我们答道："我师罗祖神通广大，佛法无边，(一派鬼话。)教授我们法术，使大盗不敢近身，所以一路安静。这也是主上的洪福。"皇上大喜，封了我们官衔，(什么官衔？一派胡言。)钦准我们三人各招徒弟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合带运粮船一千九百九十只零半。(奇极，怪极。半只不知如何说起，但相传如此也。)我们既然得了上谕，便即退朝，带领空船回来，便欲订定帮规，广招徒弟。"陈园道："恁地时，陈某愿拜三位为师。"(陈园何也。)三人大喜。潘安道："如此甚好。我们三人各为一帮，陈园既是我三人的开山徒弟，也许另立一帮。共分四帮，合而为一，总名江淮四帮。(定立帮名。)将来各招徒弟，推广势力，

把江湖上著名豪杰一气集合拢来，好做大事。”众人听了，甚是欢喜。当下潘、钱、翁三人拟定三堂、六部、二十四字辈，布告大众：

三堂：翁佑堂　钱保堂　潘安堂

六部：引见部　传道部　掌布部　用印部　司礼部
　　　监察部

二十四字辈：圆明心理　大通觉悟
　　　　　　普门开放　万象依归
　　　　　　罗祖真传　佛法玄妙

三人将三堂、六部拟定，钱保对着众人解说道：“什么叫做三？就是我与潘、翁三人。若拜潘安为师，就用潘安堂票布，作为入帮之证；若拜翁麟瑞为师，就用翁佑堂票布，作为入帮之证；拜我为师，则用钱保堂票布，也作为入帮之证。那六部职司也有分别：引见部专司接待帮外之人，要想入帮，可以引进来相见；传道部是劝导人家入帮；掌布部专管票布；用印部专司打印；司礼部执掌一切入帮典礼；监察部查究同帮兄弟有无不法的事情。那二十四字辈，好似人家的家谱，一代有一代的字辈。譬如第一代是圆字辈，第二代是明字辈，不许稍有错误。”（若大规模，如许经济。）

钱保说罢，陈园便在大厅之上点起高大红烛，中间放了三把交椅，请潘、钱、翁三人坐了，叩了三个头。这陈园便是青帮第一个开山徒弟。（大书，特书，以正其罪也。）那时众人吃了三天开山酒，热闹异常。还有丧门神潘阿仁、青面獠

牙潘阿义、老牯牛潘阿礼，拜了翁麟瑞为师。(是应拜翁麟瑞。)那五虎将白额虎杨琪、笑面虎赵游、呼风虎李重、大尾虎李远、慈悲虎孙扑，拜了钱保为师。(是应拜钱保。)只张岳、林锦二人，不肯拜谁人为师。(是年长者，是不肯拜。)潘安有心要联络他，请为军师。(运粮也，何用军师。)张岳、林锦推却不过，只得应允了。

又隔了三、五日，陈园对潘、钱、翁三师说道："弟子手下有水陆喽罗一千余人，愿拜弟子为师。弟子也想招收徒弟，请师父允准。"(陈园之志不在小，为后文伏笔。)潘、钱、翁一口答应。潘安道："现在招收徒弟共有一千余人，这个典礼非常重大，应该郑重其事，作为定例，将来随便什么字辈招收徒弟，都要照着这个定例去行。"钱、翁都道："这话说得极是，便请你订定一个规例。"潘安应诺，替陈园选了一个黄道吉日。(黄道吉日。)那白水村左近本有一所古寺，不知供的什么菩萨。潘安不管好歹，把这菩萨作为罗祖神像。(罗祖未死而有像，其致死之道乎?)神像之前放了三把交椅，只有潘、钱、翁三人可坐，陈园的坐位又在三人之下。(按定坐位。)布置已定，吉期已届。那罗祖神像之前点起包头香五枝，(此香两头包封，故名"包头香"，不知何意。)潘、钱、翁三人之前也各点起香烛。(此之谓活受香烟。)只见潘氏兄弟和五虎将等也各进得庙门，站立两旁。潘安吩咐林锦做引见师，引进五个小喽罗，先向罗祖神像叩了三个头，又向潘、钱、翁三人前各叩三个头，然后向陈园叩三个头，又向站立两旁的潘氏兄弟等也一一叩过了头。叩头既罢，引见师林锦指挥各徒弟，一律向里直立。便有司香的人将炉中所烧的包头香五枝，划

开封纸，分给五人用手执定，潘安又请老将军张岳做司礼，张岳便即赞礼，喝一声跪，那五个新徒弟急忙跪伏在庙檐下，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执着烟香，不敢稍有声息。（诚心之至，好看之至。）跪了一回，又有执事的人手捧一盆出来，盆中放着清水，自左而右，叫各徒弟各呷一口，一一漱口，这个叫做净口。（注一句。）净口既毕，陈园忽的立了起来，对五个徒弟说道："你们今天入帮，还是有人教你，还是有人逼你，还是自己情愿？"（说得响亮。）那五个徒弟齐声应道："实是自己情愿。"陈园道："叫你们得知，入帮并没好处，还有《十大帮规》，不可违犯。"说时，传道师张岳便朗声诵出《十大帮规》道：

一、不欺师灭祖　　二、不搅乱帮规
三、不藐视前人　　四、不江湖乱道
五、不扒灰放笼　　六、不引水带线
七、不奸盗邪淫　　八、须有福同享
九、须有难同当　　十、须仁义礼智信

张岳读罢，便又退立一旁。陈园又对众徒道："这十大帮规你们可能遵守？"众徒道："誓必遵守。"陈园道："入帮之后，若有违犯帮规，定当家法处置，不轻饶恕。"（什么家法，可发一笑。）众徒又齐声应道："是！是！是！"说罢，传道师张岳取出五个折子，分给五徒。那折中载着十大帮规、二十四字辈，并许多帮中隐语，叫众徒读熟。又将票布分给了。众徒又向罗祖神像，潘、钱、翁三人，各叩了三个头。又向陈园三叩首，称呼老头子，才各立起。这时众徒已跪得两腿麻

木，困倦不堪了。（何物帮规，如此严厉。）那票布的式样如下：

信守
　敬拜
陈园老师门下　　　　　　自心情愿
　曾祖（父母）名
　　祖（父母）名
　　　父母名

　　　　　　明字辈门生某谨具
　　　　　　　引见师某
　　　　　　　传道师某

原来潘、钱、翁三人所收的徒弟陈园等，作为圆字辈，是第一代。陈园等再收徒弟，作为明字辈，是第二代。以后一代传一代，共为二十四代。称师父为“老头子”，称师伯、师叔为“前人”，徒弟又叫“徒背”，来入帮的叫做“空子”。这是他们一起隐语，姑且按下慢表。

却说那日陈园将所有小喽罗认为徒背，共有一千二百余人。分为五人一次受礼，规则极严。自晨至午，只招了五十人。午饭后再开香堂，又招了一百余人。这香堂直开了五日，才得了结。从此白水村中一班英雄好汉，都入了帮。（总结一句。）就是张岳、林锦不愿入帮，却做帮首潘安的军师，与入帮一般。（又补一句。）那时潘安、钱保、翁麟瑞见大事已成，便

叫陈园将所有船只改为粮船。众头领、众喽罗一齐登船，离了白水村，到安庆去承运粮米。（此时青帮成立了，一部分总结有力。）

那运粮船只，连陈园所有，共有五百艘，往来南北。一路招收身壮力强的男儿入帮，留在船中，帮助运粮。（帮务兴旺。）从此这江、淮四帮的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运河里面盗匪看见了粮船的影儿，也觉害怕，谁还敢来劫夺？

岁月不居，光阴迅速，已是过了半载。那一天正是七月初旬，天气炎热，潘安所坐一艘粮船、停泊在安庆地方长江口岸，其余的船，都往别处去了。潘安坐在船中，觉得闷气，要想登岸去散步，解解暑气。吩咐徒弟看好了船，独自一个，带了一包银子走上岸来。（闲闲而来。）走到三五百步，只见一个大汉背负赤身男尸一具，大踏步而来。潘安一看，大吃一惊，急忙上前拦阻，大喝道："青天白日之下，谁敢杀人？"（看他又生出事来，文家善用此法，下笔无穷时矣。）正是：

才到运河招俊杰，又来江上访雄豪。欲知潘安拦阻那个大汉，那汉如何对付，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张岳欲杀钱保，一片血性虽老不衰，却被钱保三言两语，便折服了。语曰：君子可欺以其方。信哉。

三个帮首，翁麟瑞以武艺胜，钱保以文词及口才胜，潘安以智谋胜。写三个人，有三个人的神情，极不相混，能使阅者一览而知。

潘安将罗祖锁在秘密书房里面，忒煞怪。作不知罗祖此时亦能运其佛法，以跳出此关否？足见罗祖一派装神作怪的行为，都是潘安指使，潘盖利用罗祖以蛊惑人心也。书中虽未言明，而意在言外，明眼人自能辨之。

潘、钱、翁三人拟定三堂、六部、二十四字辈，顷刻而就，谅必出诸所谓《定国天书》中，否则决无此等神速也。

张岳、林锦不愿入帮，潘安乃请之为军师，笼络人才之手段可恨，亦复可爱。

潘安定订开香堂规例十分严厉，谅亦早已预备于《定国天书》中者。

江淮四帮既已成立，作一大结束，俗手将无下笔处。忽然从潘安那边生出事来，所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也。



翠姑娘房中媚客



黑老爷夜半追人

第七回

翠姑娘房中媚客
黑老爷夜半追人

话说潘安上岸，见了一个大汉背负尸首，上前拦阻。那大汉不慌不忙，丢了尸首，向潘安作揖道："兄长不是有名的潘安潘义士么？"（何也？）潘安见他认识，便也还礼道："小可便叫潘安，壮士何以认得？"那大汉笑道："兄长如何忘了？想兄长府上，我也到过一次。我便叫做铁和尚徐正。"潘安道："原来就是徐大哥。如何做这勾当？"徐正道："说来话长，请到舍间，坐地再讲。"说着又扶起尸首来，奔到长江边头，把尸首向长江里一掷，扑通一声，那水面漾出几个圆纹，那尸首便随着波浪去了。徐正掷了尸首回来，拉了潘安，只管向前行去。约走六七百步，到一个草屋里，请潘安上首坐了，纳头便拜。潘安连忙扶他起来，徐正又唤道："伙计快出来见潘义士。"只见屋后走出两个彪形大汉。徐正指着潘安对二人道："这便是我和你们素常说起的安庆潘义士。"那二人听了，便

即跪下叩头，潘安也即扶了他们起来。徐正道："这两个一个叫做千里马施骏，一个叫做高头马施骝，都有一些武艺。现在从我权居此地，在陆路上打劫不义之财，在水路上贩运私盐，颇能得手。"（原来如此。）徐州有个海白虾王四，手下现有四五百人，专贩私盐。安庆有许多好汉也与他勾通，他便结了一个安庆道友会，叫我做了这会的头脑，与徐州方面暗通消息。现已三五个月，道友会同志逐渐发达。久闻义士在安庆地方交结四方豪杰，几次来请求指教，只没有会面。"（此时潘安正在运粮，所以不能会面。补叙得精细。）潘安笑道："我们出门半载，不想海白虾竟有这等发展。（羡之至也。）只你方才背负那个尸首究是甚人？死得好惨。"徐正道："不瞒义士，我的相貌象个和尚，有时扮了头陀模样，到城里去募化。其实便在那些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人家门前，看些路脚，好去行劫。前几天到城南大街倪盛德堂药铺去募化，只这药铺里有个店友，非特不肯给钱，反而打我一记巴掌。我恐怕发作起来，弄出大祸，只得忍受了。今天他却出得城来，在这里走过，撞着了我，这不是自来送死？"（说得起紧。）潘安听罢，笑了一笑，便将结帮运粮的事告诉了他。徐正大喜，愿拜为师，一同前去运粮，潘安应允。当下徐正、施骏、施骝都拜了潘安做老头子。（又收了三个高足。）

徐正道："去此一里多路，有个小小酒店，就是海白虾王四派人所开，请师父前去喝一杯酒。"潘安也不推辞，随着三人到酒店里来。三人请潘安上首坐了，一杯二杯的喝起来。潘安此时胸怀开展，不觉连饮了三五十杯，有些醉了。便问徐正道："这里可有什么娼妓？叫一个来玩玩也好。"（丑。）徐正道：

“师父你要多少娼妓，这里有名的叫做烟花巷，如何没有娼妓。”说着，便叫酒保道：“阿二，你快去叫翠姑娘，来伴这位潘老爷喝酒。”那酒保阿二应声去了。不多一回，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手拿一枝胡琴，娘娘婷婷的走了进来，向徐正做了一个眼色。（丑态如画。）徐正指着潘安，对那妓女道：“这位潘老爷叫你来侍酒，你须要小心服侍。”（丑。）那妓女笑了一笑，便就潘安身旁坐了。（丑。）潘安这时狂荡起来，挤着眼睛对妓女说道：“你生得恁好，（丑。）是个美人。（丑。）你叫什么名字？（丑。）你今年几岁了？”（丑。说话夹夹杂杂，丑态如画。）那妓女掩着口，笑道：（丑。）“奴叫做翠姑娘。老爷不嫌奴丑陋时，千万照顾些个。”（丑。）说着又向徐正笑了一笑。（丑态如画。）潘安执着翠姑娘的手，道：“翠姑娘你把头侧过来，我和你说话。”（丑态如画。）

正在这当儿，忽见一个后生气急败坏的奔进酒店，看见了徐正，喘着说道：“不好了！方才杀死药店伙友的事发作了。官厅现派两个捕头，前来拿人。”（急煞人事。）徐正道：“一共来了几个人？”那后生道：“一共二个人。”徐正道：“只来二个人，我可不怕他。”便对施骏、施骝道：“我与你们走去看来，说得开时便罢，若说不开，把这两个捕头一发杀了。”又叫潘安只管饮酒，说去去就来。说着，便与施骏、施骝奔出酒店去了。（勇悍迅速可爱。）

潘安本想与他们一同去，一因酒醉，二见翠姑娘美貌不忍离开，只管在店中饮酒。这时天色将晚，一阵乌鹊在树头聒噪。潘安自言自语道：“乌鹊叫，祸殃到。不是好兆。”（是谣非谣，出于何兴？）翠姑娘笑道：“老爷福人，化凶为吉。”

（丑。）又道：“奴家离此不远，何不到奴房中坐地，胜是这龌龊的酒店。”潘安大喜，便立起身来，随着翠姑娘出门。翠姑娘又吩咐酒保道：“若是徐爷来寻时，总说潘老爷在奴家里，也叫他便来。”说着，便提了胡琴，与潘安出了店门，一同到了院子里面，就东首一个房间里坐定了。只见一个鸨妇模样的走进来，对着翠姑娘低低的说道：“苗老爷来了，现在西房间，你也须去应酬他才好。”翠姑娘娇嗔道：“什么苗老爷、稻老爷，简直是个强盗种，谁高兴去应酬他！”鸨妇撅着嘴便出去了。（鸨妇妓女，如话如画。）翠姑娘对潘安道：“潘老爷，待我唱只小曲给你听，可好？”潘安含糊应道：“很好。”翠姑娘便拉着胡琴，口里唱道：

奴家裤儿呀，有呀有仔七条缝。条条缝里嵌私情呀，奴的俏冤家……

唱到这里，潘安正自好笑。只听得西房间发出大声道：“不要脸的贱娼婆！却唱得好。”潘安吃一惊，抬起头来，只见门帘起处，已奔进一个满面髭须、丑陋不堪的汉子来。正待询问，那汉子不由分说，伸出一个又粗又大的拳头，对着潘安面上打将来。（来势甚疾。）潘安见不是头，把身躯一闪，躲过了他一拳。那汉子还不罢休，看准潘安后脑，又是一拳打来。潘安自量敌他不过，只得避出房门，拔步便走。

这时天已昏黑，不辨方向，东南西北乱跑。那汉便也向后追赶，不肯放松。潘安一路逃走，自己思量道：“这厮简直要来寻事，却是苦也。”走了半里路远近，迎面一座树林，潘

安暗想："待我走过这座树林，那厮便追不着我了。"一边想，一边走进得树林，但觉乌黑黑，一些不能得见。此时酒已惊醒了，走了一会，猛抬头，只见前面一盏灯光，闪闪烁烁。（一线光明。）潘安喜道："好了，好了。若到那里借宿一宵，明天再作理会。"于是看着灯光，一直行来，出了树林，便是大道。行不到一二百步，一个庄院已在目前，那盏灯光就在那庄院里照出来。（如画。）

潘安更不踌躇，径进庄门，见草堂之上，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正在那里舞刀。（如画，何人耶？）潘安站在一边，等他舞罢，上前施礼，道："壮士请了。"那汉子提着刀走下堂来，喝问道："兀那汉子，怎敢到此！"（开口便横。）潘安道："小可便是城里商人，只因出城游玩走错了路，不得回家，愿求壮士留宿一宵，明日重重相谢。"那汉子道："看你这人倒也生得眉清目秀，如何不识理道？你要借宿也须付过宿费。"（第一要钱。）潘安道："壮士若要宿费，小可便有。"说着，便在腰包里取出一包银子来。（银子出色。）那汉看了，估量约有四五十两，（银子出色。）便道："你有了银子便可在这里借宿，请上堂来。"潘安道："还有一事恳求壮士。"那汉道："你这厮却也作怪，既然允你留宿了，如何再有别事。"（只是强横。）潘安道："背后有人追赶，要与小可为难。请壮士行个方便，将庄门关了起来，自有话说。"那汉冷笑道："看你急丧着脸，好似老鼠遇着猫儿，恁地胆小。老爷本来要关庄门，便依了你。"（既然本来要关，又说便依了你，其语不伦。）说着，便去把庄门关了，返身转来，拉了潘安同到厅上，把刀放在墙边，叫潘安坐了。说道："我要喝酒，你可能伴我喝三杯？"潘安道："壮士

赐酒，情愿奉陪。”

那汉便自到屋后取出一大壶酒、两碟菜来，放在桌上，和潘安对面坐了，筛了酒，只顾自喝。(如见其人。)潘安道：“难得壮士今日救了小可一命，明日回城，便当重重相谢。”那汉冷笑道：“我如何救得人性命，你不要胡说。”(对答得不伦。)潘安道：“当真壮士已救了小可一命。方才壮士若然不肯留时，小可再出庄门，必然被那厮所害。”那汉停了杯，问道：“如何我不留你，你要被那厮所害？那厮究是甚人？你且说来。”潘安道：“小可在烟花巷多喝了几斤酒，一时高兴起来，不应该叫一个妓女过来玩耍，更不应该乘着酒兴随那妓女到院子里去。”(悔之晚矣。)那汉听到这里，又冷笑道：(又冷笑。妙。)“看你这人爱玩妇女，也不是个好货！(骂得是。)只以后如何，你再讲来。”潘安道：“只那妓女唤做翠姑娘，他院子里本有一个客人，等在西房间，看见我和翠姑娘进了东房间，他便赶进来打我。那客生得髭须满面，丑陋不堪，什么叫做苗老爷。小可谅敌他不过，只得走了。叵奈那厮只顾追赶，丝毫不肯放松，直赶到前面树林边头，小可走进林子，才不见他赶来。壮士若不容留小可，出去遇着了他，必然遭他毒手。”(言之犹有余怖。)那汉听罢，跳起来道：“你这人果然该死，直到太岁头上去动土。(其言作怪。)那苗老爷不是别人，正做我的把兄弟，叫做黑野猫苗刚的便是。人家称他叫苗老爷，江湖上称他叫黑老爷，谁个不知？哈哈，你今番惹下这场大祸，决难逃得性命。”(骇极。)潘安闻说，知道苗老爷是他一家人，吓得发抖，连忙跪下求救道：“壮士千万救我一救，决不敢忘。”那汉冷笑一声，只不睬他。(冷笑妙，不睬他妙)。

潘安跪在地下，那里敢起来。那汉道："你跪着也没中用，只管起来，我有话说。"潘安便即立起身来，那汉却筛了一杯酒，叫潘安喝，潘安只得喝了。(只得喝，妙。其喝酒也，苦矣。)那汉又坐下连喝了几口，不觉有些醉意。解下外衣，把筷子击着酒杯唱道：

我是天生七尺身，烟花巷口逞精神。飞来一只丰肥鸟，今日开刀真好辰。

潘安听了，知道那汉不是好人，满身发抖起来。

那汉道："你不要发抖，老爷请你吃三件东西，就不抖了。"(什么东西?)潘安道："什么三件东西?"那汉道："第一件是毒药酒，吃了七窍流血而死。(骇极。)第二件是扑刀，一刀两段，死得爽快。(骇极。)第三件是麻绳吊在梁柱上，不消一刻功夫，也便死了。"(骇极。)潘安听得，一发惊得魂不附体。跪下哀求道："壮士救我一命。将来必当重报。"那汉又是冷笑道：(又是冷笑。)"你这厮好不识抬举，我好好的请你吃三件东西，你却不吃，却待老爷自己动手。"(明明杀人，而美其名曰抬举，可发一笑。)潘安叩头恳求道："壮士饶恕了我这条狗命，(狗命至贱，死亦何妨?)后日保你做个大官。"(丑话。)那汉大喝道："老汉最恨的是做官，你偏要罗唣！你须知道老爷不要做官，只要银钱。"潘安道："恁地时，小可身边现有白银五十两，一发奉敬壮士。明日却再去拿几百两来，只求壮士饶我一条狗命。"(其情急，其言哀。)那汉道："老爷银钱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吓杀人语。)你快快就死，谁与你多说

闲话！（急杀人语。）今日今时，是你见阎王的好时辰，再待一会儿，老爷真个要自己动手。”（迫杀人语。）说着，倏的立起身来，向墙角边提了那口朴刀在手，圆睁两眼，对着潘安道：“那三件东西随你要吃那一件。”（你要吃三字妙绝，又谁人肯吃耶？）潘安此时满身发抖，抖着说道：“壮士不肯相饶，小可赤手空拳，迫于无奈，只得讨根麻绳悬梁自尽。”说罢，泪如雨下。（可怜之至。）那汉道：“你既要死，快一些，好一些，不要惹老爷性发，一刀两段。”潘安扒起身来，（扒字甚妙，可见吓极急极危极之状态也。）讨了一根麻绳，挂到梁上，打了一个结，把头颈放到绳圈里，两手放开，双足离地。（此何时耶？）

只听得庄门上乒乒乒有人打了三记门，那汉便去开门，一涌走进三个人来。那汉见了，大喜道：“你们来得正好。今天兄弟得着一只肥猪，可供二三个月粮草。”那三个道：“恁地最好，兄弟们来和你道喜。”说着便把庄门关上，引着三人到草堂上来。正是：

致死躬身陷虎井，烟花毕竟误男儿。欲知打门的究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潘安上岸招收了徐正等三个徒弟，其喜可知。及至酒店，开怀痛饮，亦人情之常。乃一醉以后，便要叫个娼妓，露出本相，阅者可知其为何如人矣。吾不解帮规中有不许奸盗邪淫一条，要他何用？然则帮规之所以为帮规，亦可想而知矣。

海白虾王四，宋杰所欲命张岳等去投奔者也，卒因多人劝阻，张岳事不果行。复于此回书中吐露于徐正之口，

王四果属何人，吾亟欲一见之。

安庆道友会亦属青帮一大部分，故此回书中先提及之也。

写翠姑娘丑态，纤毫毕露。写潘安醉态，无微不至。种种神情画也画不出，作者偏能写得比画也好看。一副笔墨，能夺天工。

潘安投奔庄院，那汉一味冷笑，一副冷酷面目活现在纸上，不特潘安见之要哀跪乞命，我读至此，亦毛发为悚。

自潘安与那汉会面，两人不曾问过姓名，只是各有各的心肠。盖当时潘安惊极之余不及问，那汉只想银钱，也不恤问也。却做出一段有声有色的文字，妙妙妙。



英雄末路身变肥冢·



仙佛下场病倒秃驴

第八回

英雄末路身变肥豕
仙佛下场病倒秃驴

话说那汉引着三个人到了草堂，三人抬头一看，见一人悬在梁柱之上，吃了一吓。那汉道："你们不要害怕，这个便是个肥猪，他身边有白银五十两。"（银子出色。）那三个人中有一个道："什么肥猪，待我看来。"说着走近潘安面前，一看叫声："苦也，这不是潘义士么？"（空谷足音，闻之大喜。）那汉道："什么潘义士，莫不是安庆城中的潘安？现在他去运粮了，如何会到这里？"那人急道："他今天回来，方才和我吃酒。"一边说一边解下绳索。那汉便也去将潘安抱住，放在地下。这时，潘安已吊得半死，不能说话，张着两只眼睛，只顾流泪。那汉便去热了一碗姜汤出来，灌在潘安口内。

隔了半个时辰，潘安便能开言，对着那人道："徐正，莫非与你梦中相会么？"那人见他能够言语了，大喜，急忙扶他起来，放在一只靠背椅内。那汉对着潘安纳头便拜，说："有

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若不是徐大哥前来，几乎丧了义士性命。”（何前倨而后恭也。）原来打门的三个便是徐正、施骏、施骝三人。（注一句。）潘安便对那汉道：“壮士不必如此，快请起来，有话好讲。”那汉便即立了起来。潘安也叫徐正等坐了，问道：“你们三人如何会到这里？今日若无你们到来，我命休矣。”又指着那汉道：“这壮士姓甚名谁？如何这等威武？你们何以认得？”徐正道：“师父且喝一杯酒，压一压惊，容慢慢告禀。”说着，将酒筛了给潘安喝，便道：“师父有所不知，这人便叫金钱豹朱通，也是道友会中一个好汉，只在长江面上贩卖私盐，他这庄院便是屯积私盐之处，只他与他的把兄弟捉鼠老猫苗刚住着。谁知他今天忽然下此毒手，要害师父。”那朱通听到这里，便又跪下，道：“小人一时不知轻重，万望义士恕罪。”潘安笑道：“壮士快起。过去的事，小可决不计较。”（潘安度量如此，权术如此，可怕可怕。）朱通谢了，立了起来。徐正又道：“刚才到舍间两个捕头也是我的同志，他却得知了我杀了药店伙友，叫我暂避几时，免得闹出乱子，我便打发他只顾回去。（省略。）又因师父尚在酒店里喝酒，便与施骏、施骝前来找寻。只酒保说道：“师父已与翠姑娘同到院子里去了。”（补笔。）我们赶到院子里，只见翠姑娘正和鸨妇两个在那里吵闹。（补出院子里情形。）我们问明根由，所以赶到此地，顺便也叫朱通出来，分头来寻师父。（补笔甚细。）不想却于此间相遇，师父受惊不浅，这都是我们疏忽的不是。若与师父一同回家时，也决不会闹这话儿来。”潘安笑道：“说那里话来，这都为我贪杯爱色，走到院子里去，所以撞下这场祸殃。（所谓乌鹊叫，祸殃到。言之验矣。）干你们甚事？你们今来救我，

我感激还来不及，如何反说这样话来。只壮士不知是我，一见银子，起意谋害，（回顾银子，笔力矫健。）也是英雄好汉的勾当，不能怪他。”（潘安权术如此。）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朱通见潘安有说有笑，没有受伤，才放了心。便请潘安、徐正、施骏、施骝四人坐了，又去热了一壶酒、四碟菜，陪着喝酒。谈谈说说，无非拳棒武艺。徐正说起结帮的事，朱通大喜，也拜潘安为师。（又收一个徒弟。）那时已经三更过后，朱通道：“时已不早，你们权在此处过了一宵如何？”潘安笑道：“不敢再留，恐你要起宿费起来，又要吃苦。”说得众人皆笑。（回顾上文，笔力矫健。）潘安又道：“今日我自上岸散步，谁知遇着了你们都是好汉子，将来定有些作为，终不成埋没在此一世。我这次回到安庆要想到家里去看看眷属，明天便要进城，耽搁六七天，再出城来，同你们去运粮，立了功绩，图个出身。不知你们意下如何？”（潘安只以富贵动人。）徐正等大喜道：“师父若肯带挈我们，求之不得。只望师父早一日带我们去，更快活了。”当下朱通就在草堂之上，摊出草铺，五人权宿一宵。

刚及天明，潘安等起身洗过了面，吃过早饭。潘安正欲告辞，只听得有人扣打庄门，朱通便去开。进一个人来，潘安抬头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髭须满面的捉鼠老猫苗刚，倒吃一惊。苗刚见了潘安，呆了一呆，徐正连忙对苗刚道：“老猫，安庆城里的潘义士你如何不认识？昨日冒犯了他，今日见了，如何不来赔礼？”朱通也道：“猫兄，这位眉清目秀的正是潘义士。如何还不下跪？”那苗刚向潘安面上看了一看，（如画。）连忙跪下，道：“义士恕罪。”（只四字，妙极。

可知其胸中忐忑，说不出话来也。）潘安连忙扶他起来，说道："壮士何必如此？你昨日不来赶我，我也不能与朱通相会。此中谅有缘分，不必疑虑。"（潘安能笼络人才，其才可爱。）朱通对苗刚道："义士现在结了一个江、淮四帮，招收徒弟一二千人。我与徐正、施骏、施骝都已拜了义士为师。许带我们去运粮，立下功劳，可以做大官。你却如何？"苗刚道："我也要拜义士为师，不知义士肯也不肯。"潘安道："你若诚心，我也情愿收你为徒。"苗刚大喜，跪下道："我的师父，老猫今年三十五岁，才拜着师父也。"（其言可喜，宛如李逵口吻。）说着拜了三拜，站立起来，侧着头想了一会，对潘安道："我虽拜了师父，只不愿随师父去运粮。那水面上的事情，我却一些不懂，若误了事定要怪我，我不去。"（偏要说谎。）朱通道："阿也，你贩着私盐，在长江里安安稳稳的来去，都没有失事，如何不能去运粮，却不是当面说谎？"（当面说穿。）苗刚道："不是说谎，我其实不愿去。（偏要说不是说谎，却又说不愿去，情急可见。）徐正道："你不愿去，并非不能去，为什么不愿去？"苗刚一时对答不出，迟疑了一会道："去也可以，只我要带着翠姑娘一同去。"众人听了，拍手大笑。苗刚不耐道："有什么好笑，我只是如此想。"潘安道："这一件事却依不得你。但今日便不前去运粮，那时你去不去都好。只这烟花女子，最会迷惑人家志气，男子着了他的道儿，便算不得好汉。（说的是。）我昨天酒醉了，走入妓院，几乎丧了性命，如今懊悔也来不及。（说的是。）你若有志气，须要撇开女色一道，只图上进，弃邪归正，博得一官半职，然后娶了三妻四妾，享福不迟。如今迷惑在烟花队里，几时却有扬眉

吐气之日?”(说得极是，又说得极响亮，没有一些酸腐气。潘安之口才乎?作者之笔力乎?)苗刚听了，不作一声。(不知他胸中却作何状。)潘安便对众人道：“时已不早，太阳渐渐的升起来，天热难走。趁此时有些凉气，便当还船，进城里去。”朱通、徐正等都道：“我们送师父上船。”说着潘安先行，后面随着施骏、施骝、徐正、朱通、苗刚五个徒弟，走过树林、(句。)酒店，(句。)又一路程已到江边。那江边船上的水手，见潘安行近船来，都欢呼道：“老头子回来了!”(如闻其声。)潘安登舟，徐正等自告别了回去，不在话下。

却说潘安坐到舱里，想起昨日一夜的事情，又惊又喜，叫水手开船，早到家中。那水手禀道：“老头子昨天登岸去了，至晚没有回来。我们心焦，四面去寻，只寻不着。今早又是六个兄弟去寻访了，尚没回来，不能开船。”(补出船中情形，细。)潘安笑道：“我昨天遇着朋友，在村店里喝醉了酒，以致不能回来，却累了你们四面去找寻。”说到这里，那出去寻访潘安的六人也回来了，水手便退出了舱，解缆开船。那江口离安庆城不远，不消二个时辰，已到东门外停泊。

潘安带了两个徒弟起岸，一径还家。家眷见潘安回来，自然快活。潘安又去开了秘密书房，与罗祖相见。那时罗祖闭在室中，少得活动，容貌甚形消瘦。见了潘安说道：“现在你的志愿总算做到了，我已年老，谅来不久人世。我死之后，请你替我造一个庙宇，吩咐后辈徒背经过我庙，都要进来叩头，让我享受千百年香烟，也不枉我替你计画一番的苦心。(潘安的事业是罗祖替他计画，什么《定国天书》之类，阅者可忆想其真伪矣。)潘安道：“你的身体结实，如何会得生病。

万一不讳，一定建造庙宇，报答大恩。”（由是观之，罗祖真是潘安之军师也。）说罢，又谈了些别的话。潘安走出书房，自去办理家务不提。

隔了三日，两个服侍罗祖的心腹来报道：罗祖昨天起寒热大作，病势甚重。潘安听了，便到书房里来观看，果然病得十分憔悴。潘安问他请甚医生，罗祖道："吾病甚深，庸医不能诊治，除非半边须秦吉才能医得吾病。只去此五百余里，地近山东省界，在黄家庄悬壶施诊。谁能去请，就是请来，恐怕我已死了。”（佛法玄妙，何以怕死。）潘安道："你病甚重，我当亲自去请秦吉医生。好在此地到黄家庄都是旱路，我可骑了快马，三日便到，来回不过七八日，你可放心。”罗祖道："恁地最好。”潘安便即离了书房，到马槽里去拣了三匹好马。自已骑了一匹，命两个徒弟各骑一匹，带了包裹银两，揽辔出城，加上一鞭，那三匹马便泼剌剌的向西北大道驰去。

于路晓行夜宿，不满三日已到黄家庄下马。潘安叫两个徒弟将马系在庄外大柳树下，拭了拭额汗，（天热。）叫徒弟代他背了包裹，进得庄来，访问半边须秦吉医生诊寓。（这一大段文字写来如画。）原来那秦吉医生真有青囊秘术，药到病除。南北各省都知他医道精通，称他神医。秦吉有一次坐了轿子到乡间诊视病人，停轿之时见一少女在河边浣纱。秦吉吩咐轿夫从背后去搦少女之腰，轿夫果然前去搦腰。那少女一惊，出了一身冷汗，回转身来，要与轿夫论理。那少女的父母也吵闹出来，斥责轿夫调戏妇女。秦吉连忙上前，说道："这是我所指使，并非轿夫之过。你女患有痘症，不能

发出，性命堪虞。我叫轿夫去惊他一惊，便能使那痘随着冷汗发出来，可保无恙。这便做叫惊痘。”那些人认得是名医秦吉，深信其言，便不言语了，挽了少女回家。夜间寒热大作，果然出了一身痘症，病愈以后，来谢秦吉，从此秦吉神医之名，远近皆知。（叙一故事，奇笔。）更有一次，秦吉坐在医寓，忽有鹤发童颜的老者进来，求医秦吉按脉。秦吉跃然立起来道："六脉皆阳，非凡人也。”那老者哈哈大笑，把手在秦吉的须下一摸，说道："孺子真个可教。”说罢，便不见了。秦吉取镜自照，只见被那老者摸过的半边胡须，本来白的，已尽变了黑色。知道遇着仙人，以此人都叫他半边须秦吉。（又叙一段故事，奇笔。）

话说潘安率领两个徒弟访问秦吉医寓，自有庄客出来指点。拜见了秦吉，取出白银三十两，请求同到安庆医治罗祖。秦吉不肯，答道："吾已年老，经不起如许长途，还望另请别人。”潘安苦苦恳求，并替他借了轿车，秦吉只得上道。潘安叫两个徒弟伴陪秦吉，自己取了包裹，单骑先行。

书中不提秦吉，且说潘安纵马加鞭，行了四五十里，天已向晚，觅得一个寓客，下马进寓休息，那马自有店伙牵去喂食。潘安吃过酒饭，洗面沐浴既罢，坐在天井里乘凉。（是七月初旬天气。）忽闻一阵狂风起处，半空中飞下一柄雪白解腕尖刀，刀上缚着一书。潘安大吃一惊，急忙拾来观看。正是：

秋夜月明方倦坐，半天忽又坠奇书。欲知书中写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潘安悬梁，急杀人事，偏写得细。及至徐正见了，解救下来，读之快极。须知有前此之吓极，始有此时之快极。朱通未尝不知潘安也，及闻其名，纳头便拜，令人可爱。

潘安到底是个权术人，看他才得了性命，便用权术笼络朱通。其才可爱，亦复可恨，与《水浒传》中宋江相似。

书中补叙妓院中情形，及粮船中情形，皆见作者细心处。

苗刚是个粗鲁汉子，写来活现纸上。他“向潘安面上看了一看”然后下拜，及“侧着头想了一会”两段，极写粗鲁人的细心模样，读之欲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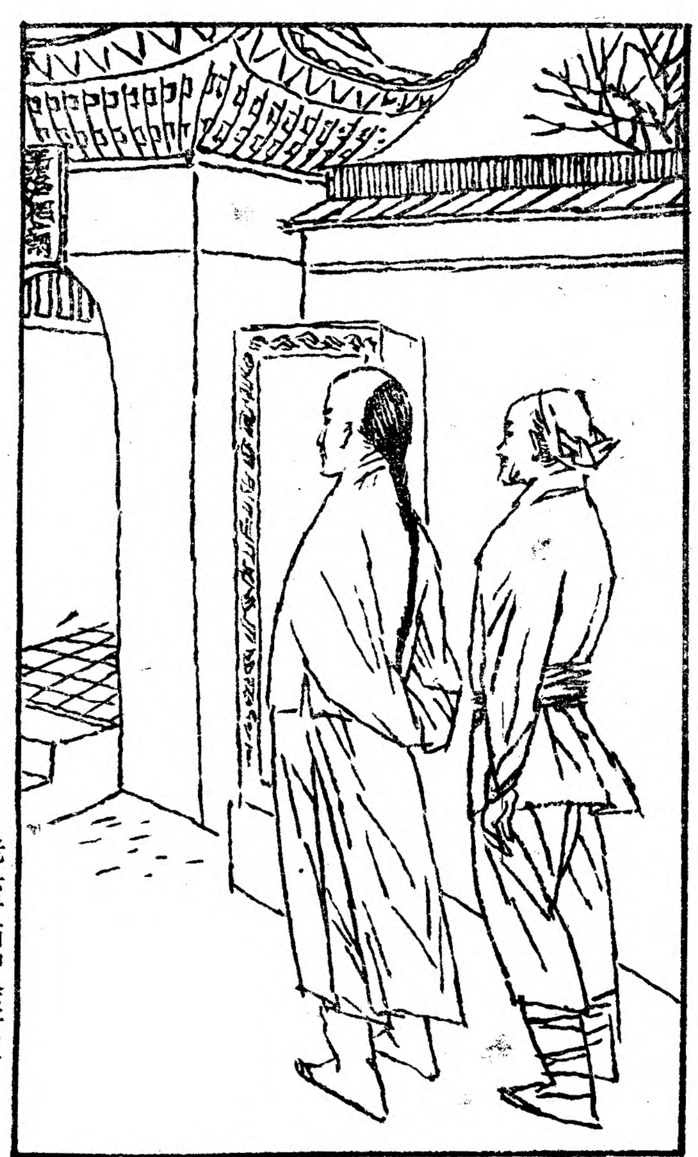
偏是粗鲁汉子跳不出女色关头，哀哉！情波万丈，汩没了无数虬筋虎骨英雄。潘安劝导苗刚一番话，说得响亮，合好汉对英雄的口吻，故能使苗刚无言可答。若只是一派头巾腐气话，彼等将嗤之以鼻。

罗祖闭在书房里，少得活动，容貌便觉消瘦，岂僧人不耐静坐耶？此是作者笔墨冷隽处。

一篇大文，突然插入半边须两段小文，如天外飞来之峰，奇光灿烂，惊人眼目。



瘦书生月下读奇书



老头子庙中会好汉

第九回

瘦书生月下读奇书
老头子庙中会好汉

话说潘安独坐庭中，天半忽然坠下一柄尖刀、一封书信，潘安连忙拾来观看。那信上写着道：

嘉祥老哥足下：窃闻丈夫出处，应知大义。黑将军依附亲贵，恃势弄权，卫祥不忍见其倒行逆施，残害贤良。爰结同志，与之抗对。近日谢天杰不明大势，投效逆党，以为功名富贵即在目前。讵黑将军诛降戮服，卒置谢天杰于惨死。查天杰与卫祥以干戈周旋者数载，卫祥所排斥者，仅以天杰为卫祥之明敌，并非视为卫祥之暗仇，一向磊落贻书，尤有陆抗、羊叔子推心之雅。夫以卫祥之大敌，犹能容忍，迨今讵天杰助黑未几，即受极刑，大哥明达，似应可稍醒迷梦，即当披坚执锐，合力诛奸。乃道路传言大哥竟将俯首受降，继谢天杰之步

武，天下不智不义之事，孰过于斯！中夜思维，难安缄默，驰书警告，幸裁夺焉。卫祥顿首。

潘安读罢那信，莫名其故，顿足道："怪哉！"语犹未毕，只见东首一个客室里面，走出一个瘦瘦的白面书生，身穿夏布衫裤，跣着足步到庭中，向潘安施礼道："客官何事呼怪？"潘安便将飞刀坠书的事告诉了他，又将书信给他观看。那书生接来一看，不觉变色。(这又奇了。)此时虽在月光之下，被潘安看得亲切，心中甚是疑心。正待要问，只见那书生已将书信看罢，问潘安道："不敢动问客官高姓大名。"潘安道："小可姓潘，名安，安庆人氏。"那书生连忙作揖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闻得足下结帮运粮，十分发达。何以到此？"潘安又将请医生的事告诉了他，还问那人姓名。那人道："此地不便相告，请到那房里一谈。"说罢，拾了尖刀，拿了书信，拉了潘安到客房里坐下，关上房门。那人对着潘安便拜，潘安连忙扶起，道："足下何故如此？"那人道："只小可姓马，名唤嘉祥。这封书信便是侠客周卫祥寄给与我。书中所说的黑将军便是江南巡抚，我应了黑将军之招，参赞机要。卫祥特写此书，阻我前去，却为贵手所得，乞守秘密。"潘安道："自当遵命。"嘉祥道："闻得贵帮发达，徒弟极众。小人愿拜为师，请求指点。"说罢又拜。潘安大喜，便收了马嘉祥为徒。(又是一个徒背，潘安逐渐扩张。)嘉祥立起身来，将尖刀信书收藏好了，下首坐了。

潘安问道："你现在接了此信，黑将军那边去也不去？"嘉祥道："黑将军的为人我也晓得仔细，此次应他之招，并非助

纣为虐，实要相机行事。(说明心事。)我与周卫祥、胡海祥三人结为兄弟，交结死士，欲图大事。(顺口带出胡海祥。)卫祥疑我投效黑将军，有心违背盟约，所以有此一书。”(说明缘由。)潘安道：“卫祥既然误会，你何不与他当面说明？”嘉祥道：“我本也如此想，只他负气不肯与我相见。我要寄信与他，他又浪迹天涯，没有一定寓处。”说到这里，忽的房门呀然自闭，一人岸然入内，笑着说道：“你们的话，我都已听得明白了。”嘉祥看见那人，喜道：“原来就是卫祥！”(来得迅速，读之色喜。)卫祥更不答应，向着潘安便拜说道：“小子周卫祥拜见潘义士。”潘安连忙扶起他来，问道：“足下何以认得小可？”卫祥道：“方才义士在庭中，小子只当是嘉祥，所以投下一信，后来知道误投了，我便伏在树顶观看详细，等到你们进房关门，我便伏在房门口张望，所以你们的动静、言语都已觑得清楚。”(侠客侦察人家行动往往如此。)又对嘉祥道：“大哥，你的心思我也明白。我本来不知详细，错怪了你，幸乞恕罪。”嘉祥道：“你一腔热血，投书阻我，足见心直口快，乃是英雄豪杰的本色，我决不见怪。”

潘安见他们两人义气深重，深为爱慕。(潘安爱才，到处要网罗英雄，是他好处。)卫祥向潘安道：“义士结合的江淮四帮，究竟什么意思？若然专替皇家运粮，简直做了鞑子的奴才，反而与同志为难，与我们替明朝复仇的本旨大相反背。不知义士有何别的主见，愿闻其详。”(卫祥不知，是要问。)嘉祥代答道：“兄弟有所不知，这江淮四帮名为清朝运粮，实在阴结同志。等到势力浩大了，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大事就容易成功了。不强似散处四方，一盘散沙，无能为力么。”卫

祥听了恍然大悟，说道："恁地时，与我们的主见相同。我们兄弟三人都拜了潘义士为师，愿受指挥。三弟现在安商客寓，离此不远，待我去招他过来，一发拜了义士。"说着返身出房，一跃登屋。不一回，便与一个短小精悍的勇士进来了。（何其迅也。）

原来马嘉祥、周卫祥、胡海祥三人结为兄弟，嘉祥足智多谋，略知武艺，卫祥、海祥都有飞檐走壁的本事。那天卫祥引进的勇士便是胡海祥，当下卫祥、海祥也都拜了潘安为师。（又是两个徒背。）谈谈说说不觉东方已白。潘安便欲动身，嘉祥道："师父一夜未眠，如何可以赶路？"潘安道："身体顽健，三四夜不睡也不打紧。罗祖病危在床，不可不早早去服侍。（徒弟待师如此，潘安自做模范。恶极。）嘉祥等三人不敢挽留，送出店寓。潘安道："如有要事招请你们，却寄信到何处？"嘉祥道："只我明天便要去见黑将军，师父如有信件，便可寄到那边。卫海两弟处，我可转去不误。"潘安点头，取了包裹，（细。）店伙牵出那匹马来，（细。）房饭等费早由嘉祥代为算清。（细。）

潘安别了三个徒弟，跨上马，加鞭疾驰。于路无话，又宿一宵，第三日午刻，已到家中。（细。）那两个徒弟和半边须秦吉医士，犹尚未到。（可知其匹马单骑之迅疾。）潘安一径走到书房看视罗祖，只罗祖喘息仅存，已难药救。潘安叫声师父，说道："半边须秦吉已允前来，早则今晚，迟则明朝，定可到舍。"罗祖见了潘安，要想开言，早已开不出口，（佛法无边。）做了几个势子，两目仰视，双足直挺，从此一命呜呼了。（佛法玄妙，早升天界。）潘安见罗祖死了，不禁悲从中

来，落了几点英雄之泪，（英雄之泪最难落，若是褦襶子定当号啕大哭矣。不知潘安之泪为罗祖悲乎，抑自悲乎？手创大业者，其结果亦是如此，哀哉！）便命家人将罗祖尸体，舁到大厅之上，以师礼收殓。等到半边须到来，潘安便又给了银两，仍叫两徒送回黄家庄，不在话下。

却说潘安居丧，想起罗祖病中之言，要建庙宇，立刻便想实行。一则遵从遗言，报答师恩；二则立了一个规模，使后辈徒背看了，引起一片崇敬之心，世世代代，无有穷尽。又想，杭州拱宸桥是运河终止之点，并且众徒背都知我和钱、翁三人在拱宸桥南山中，从拜罗祖得道，何不就在山中建造高大庙宇，中塑罗祖神像，等到庙宇落成，招集四方徒背前来礼拜。那时我的名氏更在钱、翁二弟之上了。（潘安心思原来如此。）

潘安想定主意，备了银子五千两，叫徒背挑着，别了家人。又率领二十个徒背仍到东门外停泊的原船中，吩咐一径开到杭州拱宸桥才可停船。水手答应，启碇开行。

路中风平浪静，毫无事故，不消半月，已到杭州，在拱宸桥左近泊下。潘安率领十个徒弟登岸，赁了一所客寓，打发船上徒背到各粮船去报告罗祖之丧，并函招徐正、施骏、施骝、朱通、苗刚、马嘉祥、周卫祥、胡海祥两帮徒背到杭州来聚会。（看他布置井井有条，确有经济。）那只原船中的徒背领命去了。（去了。）

潘安在客寓中休息一日。次日，率领几个徒背到拱宸桥南山塊，觅得一块地皮，起造罗祖庙宇。纠工集材，大兴土木，建的三层大宇：第一层是他第一个徒弟陈园的长生位，

上书“陈园王爷之神位”七个金字；(第一层。)第二层是潘安、钱保、翁麟瑞三人之长生位；(第二层。)第三层才是罗祖的金身神像。(第三层。)那三层庙宇，说不尽的画栋雕梁，朱檐蔽日。直建造了半载有余，才得成功。(伟大筑建。)

话说这时，运粮船只得了潘安之信，齐集在拱宸桥畔。徐正、朱通等一帮，马嘉祥等一帮，也陆续到了。(省笔。)钱保、翁麟瑞因为罗祖死了，悲叹不止。(何物罗祖，有此魔力。)那时徐正、马嘉祥等也已各招了一二千徒弟，随着也到杭州。当时杭州城内城外骤多了万人左右，热闹拥挤，自不必说。(杭州何幸，有此盛事。)等到庙宇落成。潘安自看一带红色高墙，巍然峙立山侧，十分得意，便又立了一个石碑，说明建造庙宇的缘故。所以，后来的人都叫这座庙宇做潘安庙。帮中人经过此地，都要进去礼拜，这是后话不提。

却说庙宇已成，潘安择定吉日，吩咐一班徒背齐集南山。到了那日，新旧徒背共有一万三千余人，挤挤挨挨，潘安、钱保、翁麟瑞三人坐在庙门之口，(当时情形可以想见。)潘安发言道：“我们旧有的兄弟，是为江淮四帮，我所新招的徒弟徐正、施骏、施骝、朱通、苗刚，本是安庆道友会，是为新五六帮；(又是一帮。)还有马嘉祥、周卫祥、胡海祥同许多兄弟，是为嘉海卫帮，(又是一帮，看他信口说来，便成帮名。贼贼！)共计三帮。(旧只一帮，新加二帮，此二帮皆为潘安新收徒背，所以见其势力之浩大也。贼贼！)我想将这三帮结合起来，(本来结合。)成一总帮，定名青帮。不知众兄弟以为如何？”那时，这万余徒背齐声欢呼：“愿听潘老头子吩咐！”(谁敢道个不字？)于是潘安重开香堂，发给票布，整整的闹

了一个多月。杭州的官员差弁因为他们都是运粮的船户，有功于国，不敢出来问讯。又见他们十大帮规，明明说“不许奸盗邪淫”，应该“仁义礼智信”等话头，说得冠冕堂皇，反也去投入帮中。所以青帮势力越弄越大。潘安又是最会笼络人才，无论上中下三等，他都亲身去交结。不出数年，他的徒背分布十八行省，比钱保、翁麟瑞多过数十倍，徒子徒孙大多是潘安堂票布。当时潘、钱、翁虽然同为帮中首领，只有潘安的势力占得最大。这是后来的话，书中不提。

却说罗祖庙宇落成，潘安重开香堂既罢，将要分散。(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潘安发出命令吩咐：“现在兄弟众多，不能多去运粮，尽可各归本业。(运粮者仍去运粮，做盗贼者仍做盗贼，贩私盐者仍去贩私盐，官吏仍为官吏，差勇仍为差勇。潘安只此一念之差，于是天下后世咸受帮匪之毒矣。)将来相聚，只要各打暗号，暗号相合，便当认为自家人。每到一处地方，同参兄弟应该尽地主之谊，招待三天。(义气。)徒背穷乏，老头子理应救济。老头子末路，徒背也须供养。(义气。)凡是同帮兄弟有事，全该竭力帮助。若然故作不知，袖手旁观，老头子可以将他用家法处置，或者逐出帮外，戳三刀，穿做六个洞。”(如此严厉。)说罢叫人扛出纸摺数十担，每个兄弟各取一摺，摺中载的都是帮中隐语规例，不许泄漏，倘有不从，被同帮查出，也要家法从事。(如此严厉。)这个摺子他们便叫“海底”。懂了海底，便随到什么地方，可以拜会同帮，大占便宜。(有如许效用。)帮中徒背得了摺子，个个欢喜。

潘安又道：“将来你们散到各处地方，尽可开香堂收徒

背。依着二十四字辈，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每开一次香堂，至少要满徒背百人，又须禀请自己前人，(即老头子。)允许才行。那开香堂的规模一定依着成例，不许稍为简略。至要，至要。”(如此郑重。)众徒背听命，各自散去。钱保、翁麟瑞、张岳、林锦、陈园、潘阿仁、潘阿义、潘阿礼、杨琪、赵游、李重、李远、孙扑等一班人，仍去运粮；(是一气，是江淮四帮。)徐正、施骏、施骝、朱通、苗刚等一班人，仍去做贩私盐的强盗勾当；(是一气，是所谓新五六帮。)马嘉祥仍去帮助黑将军，(是官员。)周卫祥、胡海祥仍是流浪江湖；(是侠客，这三个是一气，是所谓嘉海卫帮。)潘安退居安庆家中，总理四方帮务。从此帮人日多一日，帮势日盛一日。(总结。)

书中不叙别人，单说东方亮陈园本是胸怀大志的人，(挽到陈园身上，笔力千钧。)见得帮务发达，徒背众多，便率领他所管辖的一百二十只粮船驶出运河，到湖南地界，背反清朝，欲图大事。正是：

毛羽未丰思奋翮，一飞未必竟冲天。欲知陈园成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上回写潘安招收徐正等为徒背，与此回招收马嘉祥等为徒背，事实不同，笔墨又不同。

卫祥一笑，突然而来，亦文章之善变者，笔墨淋漓之极。

写嘉祥、卫祥二人，各有不同之处，文笔细极。潘安临行时一段，笔墨尤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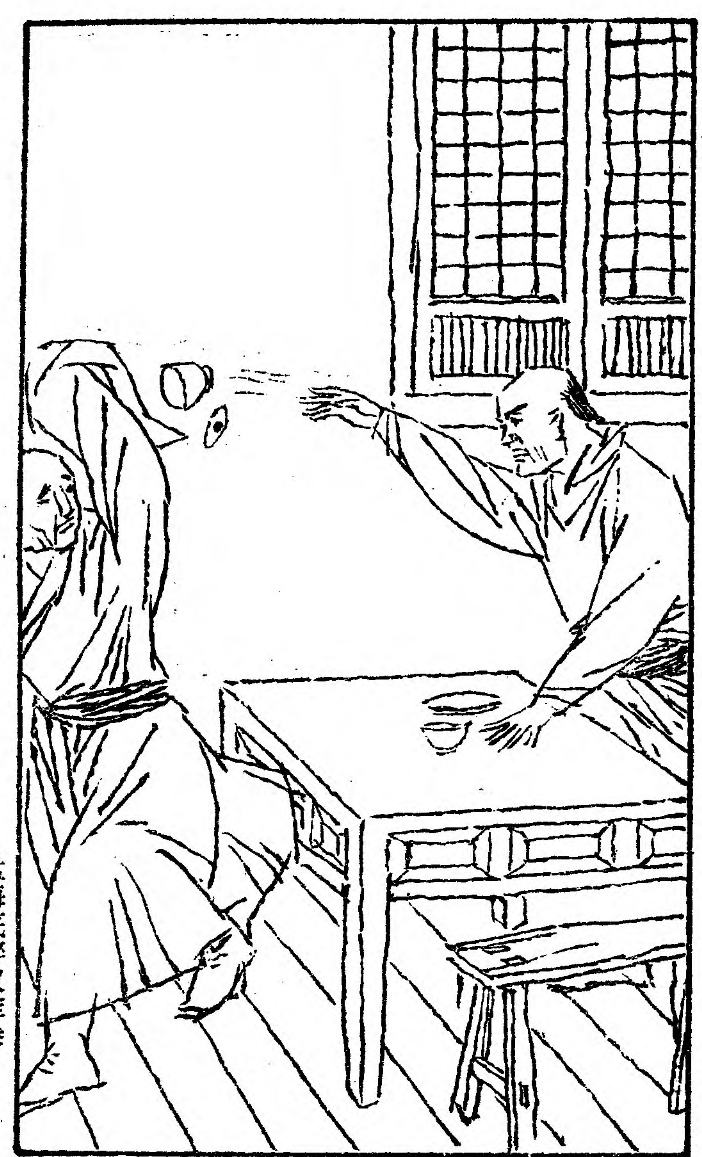
罗祖有病，潘安为之延医，及其死也，殓之以礼。有德报德，是为潘安可取处。若夫种种神怪之论，皆罗祖之愚民政策。否则，罗祖果然神通广大，佛法无边，何惧死哉？

潘安遵罗祖遗言建造庙宇，以报师恩。作者偏替他想一则如何如何，二则如何如何，于是潘安之用心乃大白于天下，文笔之严酷如此。新五六帮，嘉、海、卫帮，皆潘安随口道出，并无此帮，然一经说出，潘安之声望大增。盖潘安以一人兼领三帮，而钱保、翁麟瑞只是合领一帮也，其间势力大相悬殊矣。噫，潘安之计亦恶矣哉！

本书至此，青帮始得完全成立。而全帮权力则已集于潘安一身，是故青帮之组织，谓为潘安一人之能力可也。



上山头好友反脸



盘海底醉汉挥拳

第十回

上山头好友反脸
盘海底醉汉挥拳

话说陈园胸怀大志，率领所部一百二十只粮船到湖南起事。他的意思以为振臂一呼，同帮兄弟必然相应，将来成功完全是他一人之力，论功行赏，自然大家要让还他一着。(算计未当不是。)所以他便在湖南醴陵地方率众起事，自称大元帅。(太觉冒昧。)地方文武官员派兵进剿，只陈园手下共有三四千徒背，个个善战，官兵敌不过他，吃了几次败仗。(写陈园能兵。)官兵大惧，陈请上峰速派救兵。不消半月，各处调来兵马足有一万，把醴陵围住。那陈园只是放心，以为同帮兄弟都有这个志愿，派人四处说动，叫他们同时起事。谁知各处帮魁大都坐观成败，杳无回音，(这又何故?)陈园这才心慌起来。其时，醴陵被围多日，看看粮草将尽，大势已去。陈园便召众徒背商议，道："湖南地方现在同帮不少，我到此地起事，谅他们一定起来附和。况且我们结帮的宗旨本来是

要剪灭鞑子，恢复明朝，所以我敢到此举事。更希望运河一带也即应响，使得鞑子应接不暇，手足无措，然后大事可成，深仇可报。(计算得未当不是。)谁知同帮兄弟袖手旁观，裹足不前。这也是天命如此，无可挽回。(无可如何，只得付之天命，一叹！)现在孤城难守，不如杀出一条血路，各自逃生，将来时机到时，再图聚会。好在我们都有海底，相见之时用隐语说话，他们官兵如何懂得？啊呀，话虽如此，不知再与你们相见之时当在何年何月咧！"说罢泪洒襟袖。众徒背个个痛哭，都道："今日虽败，不得不暂时分离，但是我们志气不磨，待有机缘必定再投老头子，听候指挥。"(义气深重。)陈园拔出腰刀，率领三千徒背杀出城门，自投各处散了。(可惜，可惜！)

话说官兵见走了陈园，冲进城门，将百姓杀了几千，呈报官长，说是血战数昼夜，敌势不支，打开城门，克复醴陵。将杀死的百姓作为叛民，拿去请赏。(官长往往如此。)

却说陈园逃出醴陵，随身只余六七个人，乔装乞丐模样到了安庆，上得山头，来见潘安，请求收录。那潘安忽然反转面皮，将陈园大骂一顿，说他不安本分，扰乱帮规。又道："本来要将你解赴衙门，姑念以前是好友，现在已与钱保、翁麟瑞二人商定不认你为徒背，逐出帮外。随便你去做什么事，我们不管。"(潘安如此，是何居心？)陈园被逐，只得退出安庆，仍要想回到白水村，去做他打家劫舍的勾当。

原来陈园到湖南去起事，没有与潘安说明，(这也冒昧。)潘安恐怕他成功了，自己要失败，生了嫉妒的心肠，(潘安可杀！)通知钱保、翁麟瑞各处徒背，说陈园冒昧起事，时机未

到，并且他居心不正，要想自做皇帝，我们不可造次附从，反而误了将来计划。各处徒背听了潘安的话，所以不敢应响陈园，陈园便处于孤立之地了。(原来如此。潘安可杀!)等到陈园失败，潘安便把他逐出青帮，实在恐怕陈园借了青帮，再图起事，于己不利。(潘安设心如此，可杀!)只潘安因念陈园是最初入帮之人，知照各处徒背，以后每逢开香堂仍旧要供陈园主爷之位，顺点一炷香，带磕三个头，以表后人敬意。此是后事，书中表过不提。

再说陈园自被潘安驱逐帮外，要回白水村，行至徐州地界，忽然遇着了海白虾王四。(此人至此方出，文笔奇幻。)那时王四专贩私盐，手下也有千人。两人相见了，王四甚是企慕陈园，劝他一同入伙贩盐。只陈园本来瞧不起王四，(照应前文。)为因一时无处安身，就是回到白水村，恐怕没有前次的威风，只得将就答应了。(陈园身分如此，写来不苟。)王四便要拜陈园为老头子，陈园道："如今我已被潘安逐出青帮，如何可收徒背?"王四笑道："此言差矣。天下结帮的人，难道只有潘安等一班人?你也结一个帮，也叫青帮，一切帮规海底也与青帮相同，他们倒可以来阻止你?他们的结为青帮，难道当真是皇帝特许的?(说得无理之理，王四倒也爽快。)将来你手下徒背多了，势力厚了，一样也可以起事，谁人敢来管你!"(王四爽快。)陈园被他这一番话说得如梦方醒，不禁拍手笑道："大哥之言极有见地，只我仍旧算是青帮，便当招收徒背，大开香堂。"(陈园之雄心又勃勃矣。)王四大喜，便率了手下兄弟都拜了陈园为师。从此徒背日多一日，什么贩卖私盐、偷漏关税、强抢暗劫、拐骗欺诈，都是他们的勾当。陈

园雄心不死，专门授教他们枪棒，预备卷土重来，不在话下。

却一日，（一日。）王四独自走到马嘶镇上。那镇地临江口，青帮中人往来甚多。王四走进一爿茶店，坐定泡茶，只见对面一个座头上坐着一个黑面汉子，也泡着一碗茶，把碗盖戳在茶碗的侧面。王四自肚里寻思道："这分明是青帮中人所挂出的招牌。（按此系帮规，若在酒店，则将食箸横于酒杯之外。）他究是那一字辈，待我去问问他的海底也好。"（波澜忽起。）原来青帮规则非常奥妙，他们就叫"海底"。初入帮的时候，传道师将这海底详细讲解，教徒背一一记牢，以便将来与他处同帮相遇，可以互相问答。所以见人有见人的帮规，饮食有饮食的帮规，谈话有谈话的帮规。一举一动，都有帮规。（何物青帮，如许规则。）譬如帮徒要到他处去开生意。（江湖上一切九流三教谓之生意。）若无熟人合伙，可到茶馆或酒店里面挂起招牌。那时本地的帮徒自当前来盘问海底，招待一切。这也是他们的规例如此。（一段叙述帮规，详细。）

话说王四见这黑面大汉挂出青帮的招牌，上前盘问海底，道："请问老大，（青帮尊人之称。除已知其为前人辈外，概呼老大。）你在门槛没有？"（门槛，即在帮之谓也。）那汉子听得，连忙起立离座，正襟躬身答道：（起立离座，亦帮规之一。）"不敢。（句。）沾祖爷的灵光。"（即在帮之谓。）王四道："贵前人是那一位？"（前人即师父。）汉子道："不敢。（句。）在家子不敢言父，在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姓翁，（句。）名上麟，（句。）下瑞。"（句。徒弟说师父名讳，须分三起说出。亦彼辈

规则，所以表尊敬也。）王四道："贵帮是那一帮？"汉子道："敝帮是江淮四帮。"王四再要盘问，那汉子却也还问，王四也一一答道。那汉子心里自想："你是陈园的徒背，比我小下一辈。依照帮规，闻得我是前人班子，（即与他师父同辈之意。）应该向我行礼。如何只是盘问海底，太没道理。"想着便有心要算计王四。问道："敢问老大，贵帮多少船？"王四道："一千九百九十只。"汉子道："贵帮船有什么旗号？"王四道："进京百脚旗，出京杏黄旗，初一、十五龙凤旗，船首四方大纛旗，船尾八面威风旗。"汉子道："船上有多少板？"王四道："板有七十二，谨按地煞也。钉有三十六，谨按天罡也。"汉子道："有钉无眼，是什么板？"王四道："是跳板。"汉子道："有眼无钉，是什么板？"王四道："是纤板。"汉子道："天上有多少星？"王四道："三万六千星。"汉子道："身有几条筋？"王四道："剥皮去肤寻。"汉子道："一刀几个洞？"王四道："一刀两个洞。"汉子道："你有几颗心？借来下酒吞。"王四被他问到这里，怒目答道："拳头上来领。"那汉子更不打话，只一拳打正王四的面骨。但觉一阵头晕，眼花缭乱，再也不能抵敌，一交跌倒在地。（王四没中用。）汉子要上前捉住王四殴打，那茶肆中人多，一齐上前劝住，道："老大息怒，有话好讲。"汉子便住了手，但叫陈园出来说话。那茶肆中许多人大半在帮，知道汉子是前人班子，不敢违背。（尊卑之序分得甚严。）只得去请到陈园，与此汉子赔话，又叫王四向汉子叩头伏礼，才得了结。（何物青帮，具此严法。）原来上述汉子与王四问答的话，海底中也都载着，凡是同帮中人有意寻衅，便用这种话说问答，便好动手。（注得明白。）

话说王四自从吃了这次亏，以后再也不敢盘问人家海底。（惊弓之鸟。）又一日，（又一日。）王四载着一船私盐到镇江，脱售以后，在鹤林居茶店内泡一碗茶，挂起招牌。（他也要挂招牌了。）尚没有人前来动问，却见一个醉汉踉踉跄跄的走进茶店，看见王四挂着招牌，东倒西歪的走上前来，问道："兀那厮，难道也在门槛？"（开口便想寻事。）王四立起答道："不敢。（句。）沾祖爷的灵光。"那醉汉道："敢问老大，贵帮有多少船？"王四听得，知道这是寻事的口气，恐怕吃亏，不敢依着海底对答。（惊弓之鸟。）那海底中也有一段情愿退让的话头，（何物海底，如此完备。）王四便依着退让的话，答道："不敢。（句。）兄弟初到贵处，一切全靠诸老大包容，兄弟或有脱节之处，（得罪谓之'脱节'。）请老大诉知敝家师。朝廷有法，江湖有礼。光棍不作亏心事，天下藏不了十尺身。该责便责，该打便打，你我都是自家人。请老大息怒，直可以截，短可以接。兄弟初来漫到，全仗老大海涵。"（一派都是海底中语。）说着，便呼堂倌泡一碗镶红茶来。

不一会茶来了，王四双手奉敬那醉汉，道："兄弟先买一碗茶，奉敬老大。待兄弟去请敝前人来，下老哥的气。"说时，便将镶红茶递过去打招呼。（下礼谓之打招呼，以上情形皆帮规。）只那醉汉只做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拿起那碗镶红茶来，对着王四劈头劈脸的打过去，那碗热茶倾得王四一身淋漓尽致。（王四又吃亏了。）这一来不打紧，却引动了合茶店的帮徒，共有二三十个，蜂拥上前，将两个中的一个扭住便打，（不知是否王四？）打得那人哀求饶命。正是：

江湖亦有江湖礼，不许渠魁一味蛮。欲知被打者是谁，且

听下回书中分解。

铁樵山人曰：陈园志大心雄，不肯落人之后，纠众起事，虽然鲁莽，却是勇敢。

潘安心狡手猾，不肯让人先着。陈园起事，不但自己不去援助，却又教同帮不去援助，虽然狡猾，却自折了一臂。

官兵将良民请赏，古今同慨。读书至此，为之一哭。

王四这人见于数万言以前，张岳等要去投奔他，被陈园劝阻，今陈园反与王四合伙。所谓白云苍狗，世事沧桑，时势变迁，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为之一喟！文章亦变幻之极。

王四劝陈园招收徒背一段话，甚为爽快，亦所谓有饭大家吃之意也。

王四第一次与黑面大汉盘问海底，被殴一拳。第二次又被醉汉盘问海底，当面吃亏。抑何不幸乃尔！而阅者则大快矣，非快王四之被殴，而得快睹帮规海底之大略也。然则王四固有造于吾侪阅者，而吾侪眼福洵不浅也。



刳心肝奸人遭橫死



割首级侠客报深仇

第十一回

刳心肝奸人遭横死
割首级侠客报深仇

话说王四被那醉汉将热茶倾得一身，霎时间合茶店二三十帮徒蜂拥上前，将两个中的一个打得哀求饶命。那一个是谁？原来就是醉汉。列位看官，须知他们帮徒很重义气，很讲情理，这天眼见那个醉汉对于王四无理取闹，甚是不平。大家起来打这醉汉，(此前数十年之帮徒也，吾恐今之帮徒无此义气者矣。)可怜把这醉汉打得死去活来。(打得好。)王四在旁看了有些不忍，却去劝开了众人。(反是王四去劝开，妙极。)那醉汉负伤，爬起身来逃出店门，一直望东去了。(了却醉汉。)

王四见醉汉去了，也不多问，向众人道谢道："列位老大义气如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是难得，小弟感激之至。"众帮徒谦逊了，替王四回了茶资，(是帮规。)各自散去了。(省笔。若不散去，便觉讨厌了。)

却说王四贩盐完毕，回到徐州见了陈园，说知醉汉的事，笑了一回。忽然有个心字辈帮徒前来求见陈园。陈园看那帮徒，衣衫虽然褴褛，面貌倒也清楚，一见陈园便叩了三个头。陈园便道："你拜谁老头子？为什么弄得这样潦倒？"那帮徒道："小人李顺，南昌人氏，拜王文治为老头子。(当时帮势蔓延各处，从李顺口中带出南昌。)本为经商，上月来到贵地，误入赌场，把资本都输掉了，回不得家乡。闻得太师父多财多义，招收后辈，小人特来请求，恳太师父收留，情愿随身服侍。"(闲闲而来。)陈园道："你是南昌人氏，来到此间，家中父母难道不要惦记？我今借你盘川，早早回去，不要流落在外。"(陈园好。)那李顺听了，连忙跪下，道："谢谢太师父，小人不敢收受赏赐，只求太师父收留在此，情愿小心服侍。实因小人父母双亡，家无他人，回到南昌依然没有安身之处。望太师父大施恩德，收留则个。"(其词哀恳动人者，其心多伪。)陈园听他说得恳切，果然答应道："你既无处安身，这里也不多你一个，便留在我处，听候使唤便了。"李顺见陈园已允收留，叩头谢恩，从此服侍陈园，十分谨慎。陈园爱他伶俐，便也很宠爱他，不在话下。

二三月后，正是秋凉天气。陈园患了腹疾，请医生诊视，开了药方。李顺去兑了药，煎好汤拿来给陈园吃。(亲侍汤药，李顺之服侍陈园可谓至矣、尽矣。孰知设心之毒耶?)陈园吃过了药，上床安睡。李顺替他盖了被，下了帐，(此之谓送终。)只管出门去了。(大事已毕，自然去了。)

话说陈园自从睡后，只是不醒，(作长眠人了。)王四甚是疑惑，觅李顺不着，便去揭帐观看，不觉吓退了数步，失声

呼道："不好了，不好了，老头子被人毒杀了。"那时门外十几个徒背听见王四惊呼，急忙走了进来，看见陈园果然七窍流血死了，所盖的一条棉被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死状可惨，一代草莽英雄如此下场，可惜！)都嚷道："这定是药中有毒，快去寻着医生说话。"王四道："李顺不在，甚是可疑，这种毒药定是李顺下的，他见老头子死了便逃走了，兄弟快去把他捉来拷问。"那众徒背叫应一声，各自分头去寻觅李顺。(比衙门快捕还要得力。)王四唤几个徒背，将陈园尸身洗干净了，买棺成殓。

隔了二三个时辰，天色将晚，只见二个徒背已将李顺捉到。说道："这厮已逃至屈家集地方，被我们追着。"王四一见李顺，愤恨交集。(王四好。)喝令徒背将李顺捆倒，先打一百皮鞭，然后说话。(王四好。)那李顺要想分辩，已被众人按在地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打得好。)几次晕得死去。王四都命用纸煤熏醒，才问他道："谁人叫你毒死陈老头子？从实供出，若有半点虚饰、(句。)捏造，便要将你心肝取出来，祭供陈老头子。若然实说了，捉到正凶，免你一死。"(王四好爽快。)那李顺一则受打不过，二则恐怕要刳心肝，只得从实供道："小人的老头子王文治与安庆的潘安主爷至相要好，潘主爷因为这里陈老头子招收徒背，势力日大，与他有碍，叫王老头子想法除掉陈老头子。王老头子便叫我来行事，许我事成之后，带我去见潘主爷，有三千两白银赏赐。小人不知高低，坏偏了心，所以前来下手。"(所供如此，潘安该死。)王四道："你所供的是否实在？"李顺道："句句是真，若有半句虚言，死在万刀之下。"王四大怒道："你吃打不过，便供出实情来，真是个腌臢货，不是好汉。我若用了

你，你也会将我的事告诉别人，恁地时，却饶你不得。”（供也要杀，不供也要杀，王四好爽快。）喝令取下首级，刳出心肝，王四把去放在陈园灵前，率领全班徒背一同祭奠，大痛一场。（忠肝义胆，好王四，好徒背。）王四当场发言道：“陈老头子的死于非命，都是潘安的阴谋，谁能去刺死潘安，报得此仇，不论辈分大小，我们就推他做头领。”（忠肝义胆，王四真好。）众徒背齐声道：“我们不要做头领，只要杀潘安，报大仇。”（忠肝义胆，真好徒背。）王四大喜，又向陈园灵位拜了四拜。大家便各散去，纷纷来到安庆城中，谋刺潘安，替陈园报仇，不在话下。

却说潘安自从结帮运粮以后，只他最有家资，安居家中，遥领粮船，专一招收徒背，意旨实难测度。（潘安奸雄。）他恐陈园利害，碍他的手脚，叫王文治剪除陈园，自是实情。（补笔。）

忽一日，王文治前来相见，报道：“传说陈园已被徒背李顺用药毒毙，李顺逃至屈家集地方却被海白虾王四派人追着，以后的事不知如何，特来奉告。”（有详有略，叙事妙品。）潘安听说陈园已死，哈哈大笑，也不再问李顺的事，（奸雄可杀。每见古今英雄除一大敌，便心满意足，而不虑无数大敌即在其后。噫嘻！此奸雄之所以为奸雄也。）置酒款待文治，畅饮甚乐。

是夜潘安独卧房中，鼾声大作。（杀了陈园，便可高枕无忧耶！）那屋顶上忽然划开一洞，一人悬身下坠，悄悄的走至潘安床边，揭起床帐只一刀，割下潘安头来。（何等爽快！）提着头，仍旧攀登屋顶，倏忽不见了。（写陈园之死详，写潘安

之死略，错落有致，记事妙品。）原来刺死潘安的那人，正是王四的徒背袁兴发。（大书特书，以志其忠勇也。）这天兴发取了潘安首级，把来放在包裹之内，星夜动身。不一日，到了徐州，投见王四。王四大喜，将首级悬在陈园灵前，重行祭奠，哀哭一番。（忠肝义胆，王四真好。）王四要请袁兴发做头领，只兴发那里肯答应，众人也都说道："替陈主爷报仇雪恨，是我们徒子徒孙应有之事，只此间头领除却王老头子以外，谁也不能担当，仍请王老头子坐第一位罢。"王四见众意如此，仍旧自做头领，重赏兴发。（好王四。）从此王四一帮专门做贩私盐的道路，并无别的志愿。（陈园一死之故。）

那潘安被害之后，其子潘仲达年方十四岁，聪明俊秀，爱好交结贤豪。（颇有父风。）众帮徒便即拥护仲达，继承父志。仲达见其父死得甚惨，报请官厅检验，缉捕凶手，一面报告钱保、翁麟瑞等，查访真凶，代父报仇。其时正是乾隆二十一年，青帮成立不满十年。那山东、直隶、山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各省帮徒，约有六七十万，大都靠着同帮兄弟众多，或是混迹江湖，无恶不作，或是盘踞乡里，欺凌懦弱。其中种种黑暗事情，做书的若然一一替他记录起来，虽百万言，亦难详尽。（总写青帮大略。）

光阴如驶，一去不还。（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尽在此八字中。）匆匆过了四十余年，乾隆让位，嘉庆登基。就这四十余年中间，张岳死了，林锦也死了，翁麟瑞落水身亡，钱保急病身故。那潘氏三雄、五虎将，以及新五六帮的一班好汉，嘉、海、卫帮一班侠客，先后告辞人间，一个不留。（噫嘻乎，悲哉！一代英雄，尽归黄土。）只大家手下徒背多

者十余万，少亦三四千，徒子徒孙，越传越广。(如野草之滋漫。)书中琐事不记。

却说道光末年，洪、杨起事，运河被他截断，粮船不能往来。那时海运已通，朝廷就议将运河粮船裁撤，以省糜费。谁知这一来，把那五六万粮户的生计都断绝了。(大书特书。)看官须知，这发起青帮的潘安、钱保、翁麟瑞等，本是借了运粮结帮为名，欲图大事。(照应前文。)等到这班领袖陆续死了，那些后辈徒背凡是运粮的，都有皇粮，丰衣足食，把他们老头子结帮的本旨都忘怀了。(补述青帮之内容。)又过了四五十年，那班徒子徒孙更只知清朝恩德，谁也想不到国家大计。(青帮变更宗旨。)现今忽听得粮从海运，裁撤粮船，好似青天里起个霹雳。从此以后，没有粮俸受用，只得来到安庆，见了潘仲达，请想一个稳善的方法。其时仲达年已将老，家中拥了五六十万资财，所以这班徒背都托仲达想法。仲达道:“现在粮户共有八万，一齐裁撤下来，自然衣食为难。只我的家资也极有限，若然把来分给众兄弟，每人所得甚少，济不得什么事。据我之意，这七八万人团结起来，另做一件稳善的事情。(什么稳善的事情?)现在众兄弟还没有到齐，等到各头脑齐齐到了，我自有计较。”那众徒背只得暂时散去。

隔了十余日，那七八万粮帮中的头脑，也有六十余个，陆续到齐了。潘仲达请他们都到后堂计议，说道:“现在青帮徒背不下六七十万，只你们专司运粮，领有饷糈，一旦被裁，就要恐慌起来。岂不想他们不运粮的徒背，如何也会有吃有穿，不见得什么窘迫?”(反诘一句，甚恶。)众人道:“他们都是做这贩卖私盐、偷漏关税的道路，这是有犯皇章，我

们不能去做。(不肯做。)内中有几个道："朝廷把粮船裁撤，断绝我们生路，我们也顾不得什么皇章。况且同帮兄弟做这道路的很多，不怕官兵捉拿。就是拿了去，我们同帮中也有做官的、当兵的，不至于吃亏。"(此帮势之所以日益浩大也。)仲达道："这话说得很对。你们七八万人在江湖上做事，消息灵通，还怕失事？就是失了事，我也认识不少官员，只管去三言两语，怕不把失事的释放出来？"(仲达只叫帮徒如此，不如乃父多矣。)众人听了仲达之言，胆子都壮起来，要去连络新五六帮、嘉海卫帮，一气做贩卖私盐的道路。

正说得起劲，忽然一个头脑起来说道："我有一个主见，不必去贩私盐，率领这七八万徒背，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众人看那人时，原来是带领七十二粮船头脑，绰号叫做独角龙的林钧，都道："林大哥有何主见，请即示知。"林钧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正是：

豪杰不甘埋没死，青帮别出一支军。欲知林钧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此回为青帮宗旨大变化处，亦为红帮成立之关键。叙事略述互见，记事妙品。

青帮之领袖曰潘安、曰钱保、曰翁麟瑞之三人者，断定潘安为奸雄，钱保类似潘安，而尚有书生气，翁麟瑞则为一血气少年。余若张岳、林锦、潘氏三雄、五虎将、徐正、马嘉祥等，有可取者，有不可取者，因非书中主要人物，故不备论。

潘安之谋害陈园，其奸雄手段也。而王四、袁兴发

之为陈园复仇，则忠肝义胆拂拂纸上，读之令人起敬。因念世之好为奸谋以贼人者，其结果亦必为人所害，正与潘安之事相同，殊可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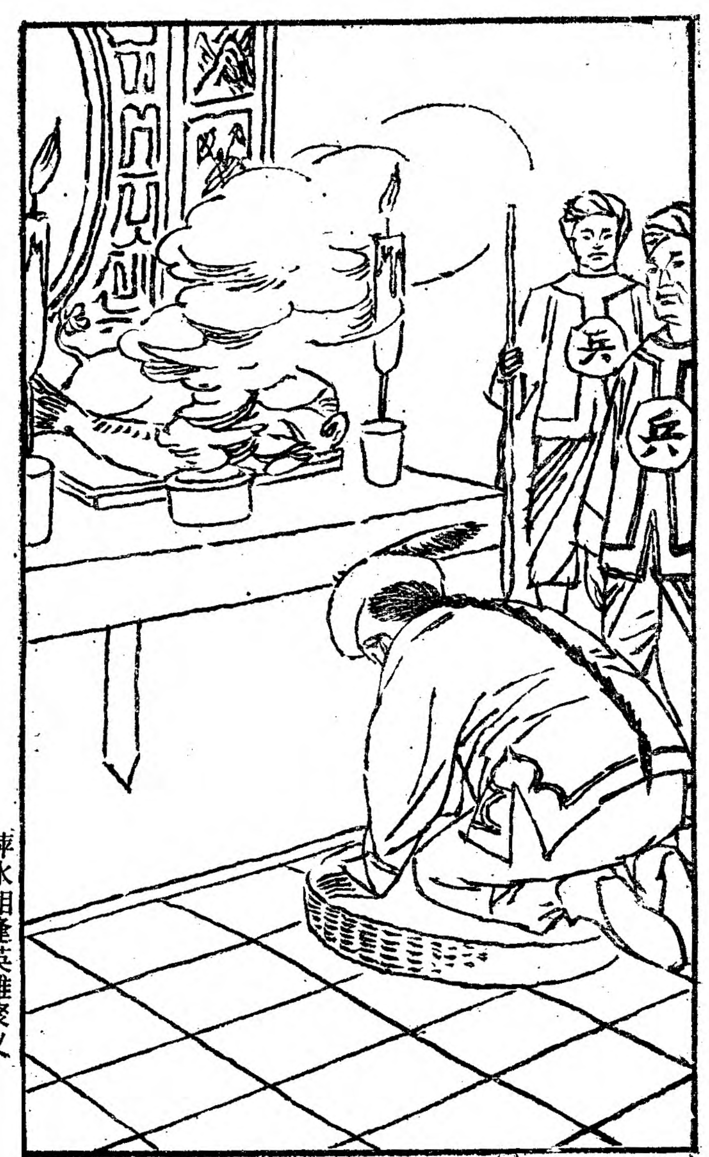
王四只知贩私盐，别无大志，而其行为，尤多俚俗。乃观其为陈园复仇一事，但觉其可敬、可亲、可近而绝不觉其可俚、可鄙也。于以知人之良否，须观其心迹如何，临大义如何，处患难如何。若王四者，真上上人物也，俚俗何害？

众头领陆续归天，徒背改变宗旨，及裁撤粮船一段，总括四五十年事迹，所谓年华如水，一泻不还，文笔亦有一泻千里之致。

潘仲达只图保全家资，叫众徒背去贩私盐，可谓毫无志气，不谓潘安一虎乃生此犬子。



天花乱坠学究说谎



萍水相逢英雄聚义

第十二回

天花乱坠学究说谎
萍水相逢英雄聚义

话说一班粮帮头领听了仲达之言，要去贩私盐，林钧却另有主见，说道："如今洪、杨作乱，天下纷纷，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怎地情愿去投身草莽，做强盗的勾当？依我愚见，曾国藩现在湖南练兵，几次杀败洪军，我们率领这七八万兄弟前去投军，曾帅必定收容。将来立了大功，博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为人一世。"（林钧之志如此，虽属正大，然不知满汉之分，不如潘安等远矣。）众人听了林钧之言，默默无语。半晌，一个说道："林大哥的说话虽然有理，但是战阵冲锋，性命难保。况且当了兵卒，一切行为都要听将帅之命，如有不从，要受军法。我们兄弟都是闲散惯的，一旦投身行伍，如何过得日子？据我看来，不如仍旧罢了。"（一个不肯去。）众人也附着说道："这话说得很对，古语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堂堂好男子，却情愿去当兵么？"（众

人也不肯去。说得硬只要去做强盗，偏说是堂堂好男子。可笑。）林钧见众人都不肯去，便也不再说话。（对于无可理喻者，有何理说？）等到席散，各头领自去率了徒背，纷纷落草去了。书中按下不提。（了却一边。）

却说林钧别了众人，自己率了他所管带的七十二只粮船上的徒背，来到湘乡求曾国藩，备说粮船被裁，兄弟无处容身，愿投军前效忠的话。（林钧毅然求见国藩，见识高人一等。）国藩大喜，检点林钧带来的人，共有二千五百余员。便命林钧做了统领，编入行伍，一面教练阵法，随着大军出征。那时正在用人之际，国藩见林钧所部虽然不解用兵之道，却都勇悍异常，因之颇为信任，连打了好几次仗，倒也得力。（略笔。）

那时英王陈玉成正在庐州一带耀武扬威，曾国藩分兵三路前去攻打，派林钧担任左路。谁知英王利害，林钧敌他不过，屡战屡败。那中右两路虽然打了几次胜仗，只因左路吃紧，照顾不及，也被英王杀败而回。（三路之败皆林钧之罪也。）将详细战情报告曾帅，曾帅大怒，要将林钧依照军法斩首示众。（曾帅之威。）

其时林钧犹未返营，有人得知消息，前来密告，且道：“将军若然回营，曾帅正在大怒之下，必依军法将汝斩首。”林钧闻言大惊，暗想战败之将本来难见大帅。（是。）但是英王凶猛，我实敌他不过，况且现在部下死伤大半，再去攻打，定然死得一个不留，太不值得。恁地时，如何是好？倒不如且去做了强盗罢。（不为名将即为巨盗，林钧可儿。）

林钧想定主意，暂不说明，传命兵士安下营寨，不许前进。

到了夜间，召集十七个心腹偏将，告知其事，说道："我们打了败仗回营，曾帅将以军法从事。我们都有作为，如何随便肯死？不如出去暂避几时，再作计较。"那十七人个个称是。林钧又道："如今残部尚有一千余人，一齐逃走，必然要被追获，不如只我们十八个人向后营出奔，暂觅一个安身之地。他们兵卒回营，曾帅必然仍旧收留，决不受罪。"众人道："此话甚是，只今夜便走。"

当下那十八人结束好了，带了武器，开了后营门，没有惊动守门兵士。但见一轮明月高悬中天，（其色凄然，其声肃然。）却不辨东南西北，（失林之鸟。）只依着大道而行。十八人似快马一般，匆匆的走着，约走了两个更次，远远的看见灯光隐约，知道前有村庄。林钧道："走得倦了，到庄里去休息一回也好。"于是众人便依着灯光而来，进了村庄，便见一所古庙。（先见灯光，次进村庄，后得古庙。有层次。）林等便进庙中，就在拜垫上坐了休息。

隔不多时，忽然听得一群男妇老幼呼噪之声直趋庙门而来，口中都嚷着道："一群强人一定伏在古庙里了。"当这时候天下纷乱，那些村民时常被强盗劫掠，如今半夜三更听见了许多脚步声响，疑是一群强盗来了，所以召集合村男女前来抵拒。（补叙村民情状。）

却说林钧等坐在庙中，听见众人呼噪而来，预备迎敌，各执白刃冲出庙门。（其势可危。）那一班村民见是十几个官兵，却都呆了。又见各有利刃，恐怕被害，吓的跪在地下，叩求饶命。（胆小如此，何以能敌大盗，村民愚蠢可笑。）内中有个村民似学究的模样，略为乖觉。跪着说道："将军勿杀我

等。方才看见神龙下降，火光烛天，知道必有贵人到来，所以特来迎接。”（学究信口胡说。）林钧闻言，诧异道：“你们怎样得知我等是贵人。”那学究道：“我等正要安睡，忽听得天空中一声大震，连忙出门观看。但见天上大龙一条，直飞下来，红光烛照，如同白昼。那条大龙飞到这所庙中，便不见了。我等惊异，前来找寻。原来众位将军到了，以此知道将军等都是贵人。”（村学究胡说乱道往往如此，而红帮根源竟起如此，不亦异乎。）林等闻言，莫不大喜，便问：“这里是什么去处？”那村民道：“这里叫做洪家村。”林钧对众人道：“我们自战地到此约有一百里以外，何以只走了两个更次？此中莫非真有神灵救护之事？”（林钧权术。）众人称叹不止。那些村民便也散去了。

林等回庙，细看庙址，实在破坏不堪。廊下破匾一方，字痕隐约可辨，写着“洪钧庙”三个金字。林钧看了匾文，叹道：“这所古庙原来是洪钧老祖之遗迹，方才那些异象必是洪钧显应。众兄弟应该重冠军衣，各向神座敬谨行礼。”（林钧权术令人爱煞。）那十八筹好汉果然齐齐向神前叩头。既毕，林钧道：“众兄弟听着，我们吃了败仗，失城陷地，挫尽威风，莫怪大帅要依军法处斩。幸而我们十八人上赖洪钧老祖显灵，得能逃到此地，但是终非久远之计。众兄弟有何善法，大家商议商议，明天好作计较。”（闲闲而来。）内中一人说道：“我们现在变为逃兵，各地官员全可把我们拿去请赏。不如解除武装脱去军衣，反兵为商，自谋生计。若然守在这里，那些村民都已知道，传播开去，被当地官员得知，定有不测之祸。”（一个主张。）内中又一个说道：“这话虽然不差，但

是我们没有本钱，如何好去谋生？据我看来，我们现在身骑虎背，进退两难。倒不如团结起来，啸聚山林，劫富济贫，也是英雄本色。将来得有机缘，仍可建功立业，终不致埋没了一世。不知众兄弟意下如何？”言犹未了，只见众人都拍手称赞道：“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一定如此。”（大多数人的主张。）林钧道：“这个主张也见得是，只做事须要做彻，不可有首无尾。大家仿梁山泊故事，同伸大义。便在这个庙中设誓为信，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林钧有见识，有权衡，令人爱煞。）众人齐声应道：“既然情愿聚义，应该这般办法。”

当下众人谈了一回，等到天明，便在附近村店买了香烛、纸帛、三牲、水果许多祭品，供在庙堂之上，焚香设誓，推举林钧为首，连同部下共计一十八筹好汉，结为异姓兄弟，永不背盟。（好盛事。）团拜已毕，便将祭品大吃一顿。然后改换服装，扮为客商模样，（细笔。）混进城门，暗地探听城内富户。到了夜间动手劫掠，一连劫了三四夜，却没有被官兵捉破。这也是他们合该成事，共劫得八九千赃银，带着暗暗出城。到李家堡地方觅得一片空地，四方多是高山，并无居民。林钧等众好汉便在这高山之中，分散赃银，搭盖草棚，买了许多好酒好食，大家开怀大嚼。

林钧道：“这座荒山形势非常险恶，四面都是高岗，左右两个峰头更是可怕，只恐猿猴也不能上去。我们据守此山，只消一二百人，将前后两面把守好了，并你千军万马，也不怕他杀得进来。恐怕宋公明的梁山泊，也不过如此险峻。哈哈！这却不是天助我们的么？”（林钧得意。）众好汉见得这山果然凶恶，也都欢喜。（众人得意。）从此以来，他们便在山

中操练武艺。那山便成了大盗的窟宅，红帮的发祥之地。(横插二句，如天外飞来。)但是这山一无出息，没有半株树、一丛草，只怪石嶙峋，人迹少有。他们守此荒山觉得寂寞，除却操练武艺以外，惟有下山行劫。好在他们武艺高强，每一次下山总得着几个月粮草。

书中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匆匆过了半年，一日探听得大队客商在山下经过，众好汉都要去抢。林钧道："安分客商赚此蝇头微利，众弟兄休要去抢。若是贪官污吏的非分之财，取之不伤义气。(表明宗旨。)众好汉道："哥哥有所不知，他们那些客商载的都是金银珠宝，不象真正商人。想是假扮客商，在此间经过，我们尽管去抢。抢得来，问明了果真是客商，再放还他们不迟。"林钧道："这话也说得是。"当下众好汉携带刀仗，齐到山下埋伏。

不一会，果然十几个客商押着两担物件，一路而来。走到山坡脚下，众好汉呐一声喊，一齐杀出。那十几个客商却也各有凶器，拔出来抵敌战了一会，几个客商都被他们生擒活捉去了。(好威武。)林钧叫来问明底细，才知那班客商果然都是强盗假扮，在附近县城劫了一阵，预备回寨。林钧道："憁地时，都是一家人。"叫将两担东西都还了他们，莫伤了江湖上的义气。(林钧有权术。)那众强盗一则见林钧义气深重，众兄弟武艺高强，一则见山险岗峻，可以安身，都情愿投降。林钧大喜，也与他们兄弟相称。(林钧有权术。)自这一来，林钧的名氏渐渐的传扬开来，四方大盗听得羡慕，一起一起的前来入伙。(兴盛起来。)那荒山之中，竟聚了三千余个杀人放火，不怕死的好汉。(果真是好汉。一笑。)

一日，林钧大会众兄弟，说道："这座凶恶的山岗，我想起个名字，似梁山泊一般，人家听见了，不是更有威风吗？"言犹未了，一人说道："兄弟有个好名字，可以称得此山。"林钧看那人却是新入伙的陶骏，便道："陶大哥有什么好名字，便请说出来。"陶骏便不慌不忙替这荒山取个新鲜的名儿。正是：

龙游大海气愈盛，虎踞深山势更凶。欲知陶骏说出什么名儿，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本书自此回起，写红帮原始矣。红帮之鼻祖为林钧，其人盖粮帮也。其他粮户因粮户被裁，甘为盗匪。林钧独能统观大势，投效曾军，亦识时务之俊杰也。及其劝众人不听，毅然自率其所部而去，是为有决心。

比及战败，将罹军法，壮志未酬，不甘就死，率众出亡，别图大事，其才亦足惊人。虽然，今之胆小怕死之徒，亦往往借此说以欺人，可慨也。

然林钧到底不能成得大事，以强盗终身。

村民出来，见了官兵就吓得跪下，情景写来如画，村学究怕死，造出一大篇鬼话，谁知这篇鬼话，林钧就把来笼络人心，红帮之创立，遂由于此。鬼话之效力大矣哉。

林钧自得荒山，快乐一番，便有作为根本之意。而此荒山者，竟天造地设为被强人啸聚之地，亦大奇也。

本回事迹只用林钧一人主脑，省用闲笔，亦省用阅者脑力也。



立帮规秀才造反



上军报统带冒功

第十三回

立帮规秀才造反
上军报统带冒功

话说陶骏要替荒山起个名儿，林钧催他快说。原来这陶骏本是个不第秀才，颇能识个字，因事犯法逃出来，遇着强盗牵引入伙。他自做了强盗，满心欢喜，说道："这秀才没有趣味，倒不如做强盗的开怀。"（秀才与强盗并行，千古奇文。）那天他便对众人道："兄弟闲来登上高岗，看着形势。（强盗写意。）见这山四面高岗围住，左右两个高岗，更是雄壮，有如二龙取珠一般，不如就将此山叫做双龙山。"（好名目。）林钧等听了，大喜道："双龙山的名字取得甚好，这座山的形势果然象双龙盘旋一般。"当时既将山名议定，林钧又对新入伙的兄弟讲起逃入洪钧老祖古庙，神龙下降、火光照天一段异兆。一般新兄弟听了，都惊异道："林大哥上应天星，所以神灵护助，将来定可做了皇帝。"（林大哥做了皇帝，你们都是将军。）林钧道："你们休如此想，我只想将来我们众兄弟个

个能够发达，才不负了洪钧老祖显灵救护的恩德。现在虽然做了绿林好汉，将来仍旧要去做一番事业，应该立一帮会，制定规章，才能够统率兄弟。若然毫无限制，何能长久？”众兄弟都道：“大哥言之有理。兄弟们愿推大哥为大王，总理全山。”（推林钧为大王。）林钧又道：“我们饮水思源，旧部一十八人性命实是洪钧老祖所赐，现在立帮，便当将洪字为名。”众兄弟又皆称是。林钧便将全山兄弟立一总帮，叫做洪帮。林钧做了大王，其余都是兄弟相称。（立为洪帮。）却不象青帮规则，有师父徒弟的分别，总算一律平等。（青红帮之大别也。）林钧既然立了帮名，又想起青帮有《十大帮规》，也与陶骏商议妥善，订定洪帮《十大规则》、《四条誓约》，布告众兄弟道：

《帮规》十则列后：

一、不准泄漏帮务

二、不准同帮相残

三、不准私自开差（就是抢劫）

四、不准违犯帮规

五、不准引见匪人

六、不准戏同帮妇女

七、不准扒灰倒灶

八、不准吞没水头（赃财叫水头）

九、不准违抗调遣

十、进帮不准出帮

《誓约》四条列后：

一、严守秘密

二、谨守帮规

三、患难相共

四、与帮同休

林钧既将帮规誓约布告了众兄弟，又与陶骏议定职司。分为五等：

老大，一位，专司一切军机要务。

老二，二位，专司一切粮饷财源。

老三，四位，分掌出马开差应行应止事宜（出马开差就是杀人越货）。

老四，六位，督察全山勤惰以及票布符号哨线防务事宜。

老五，一位，专司全帮功过赏罚。

林钧又定立五色旗帜：老大拿黄色旗，老二拿蓝色旗，老三拿白色旗，老四拿黑色旗，老五拿红色旗。这五色旗分得明白，以后出发，只要将旗举起，全山的兄弟远远地看见，就可明白了那一位来了。（看他编制得颇有方法。）老大一职是全山主脑，林钧自己任了。其余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叫众兄弟公推。于是大家便推徐亮、钱琨二人做老二，赵文、徐备、陆和、张春四人做老三，倪福、蔡双、沈忠、平信、王起、杨成六人做老四，陶骏做老五。那老五一职除却老大之外，最为尊贵，虽然一样兄弟相称，然而他有

生死赏罚之权。众兄弟都怕惧他，唤他叫做“当家”。（何物红帮，赏罚严明乃尔。）当下林陶二人立了帮规誓约，分定五等职司。林钧又叫陶骏制定票布，以为证据。陶骏便即立出票布，叫老四分发众弟兄收执。

那票布长约四寸，阔约二寸，用黄布做成。“双龙山”三字的边旁绘着五爪龙两条，中间盖着印信。众兄弟收执好了，不准遗失，也不准给帮外的人观看，因为内外口号都写在这票布之上。譬如甲问乙道：“安。”（句。）乙应该答道：“邦。”（句。）问道：“定。”（句。）应答道：“国。”（句。）若然票布被帮外人看见，那内外口号就没用了，所以要将这票布藏得秘密。（口号谨慎。）



却说林陶二人既将票布制定、分发，吩咐众兄弟将这双龙山尽力开垦，移植树木，播植五谷。一面打发兄弟下山，招到泥水木匠，大兴土木，建造高堂大厦。那大堂之上悬着金字匾额，叫做“忠义堂”。（直与宋公明大兴梁山泊一样气象。）每天聚集兄弟，在堂上议事。（不知议些什么。）

光阴迅速，转瞬半年。这双龙山一天发达一天，实足兄

弟三千余人，日在山中操练人马，整顿武备，独霸一方，谁也不敢正视觑他。那时洪、杨军的声势正是厉害，官兵抵敌洪、杨还来不及，自然顾不得双龙山的猖獗了。(当时情势如此，亦天助红帮之成也。)林钧看看帮势日盛，得意非凡。陶骏道："我们守在此山，抢劫勒赎，终不是久远之计。现在天下纷纷，正是大丈夫有为之时，将来一枪一剑立了功绩，红顶子黄马褂也不足为奇。人家说起来才不负'忠义堂'三字。不知哥哥意下如何?"(陶骏要想做官耶?)林钧道："我也如此想，一有机会便当出山，率领众弟兄另成一支劲旅。"(林钧亦想做官耶?)正说之间，哨防山务的帮徒前来报道："探得长发军首将范三麻子领兵五千，冲营突垒而下，距离李家堡不远，不日要在山下经过，特来报知。"(来得正好。)林钧闻言，哈哈大笑道："前番我被长发军杀得损兵折将，挫尽威风。今次他们在我这里经过，定要杀得片甲不留，才雪我昔日之愤。"(前日败尔之发军，非此处之发军也，抑何愦愦。)说罢，传令全山兄弟预备今夜厮杀。那班兄弟们正闲着没事，听得将要厮杀，个个磨拳擦掌。

待到二更时分，林钧登高眺望，见发军大队人马火把齐明，排山倒海而来。便令二千兄弟分为十队，暗伏大道两旁，但见流星号起，方可杀出。那二千兄弟领命去了。又派五百兄弟暗地抄至发军后队，如是如是。那五百兄弟也领命去了。林钧自己率领五百兄弟，直由大路下山，当面迎敌。(看他调兵遣将，颇有才略。)那时发军浩浩荡荡奔杀将来，各各手执灯球，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忽然一声炮响，山凹里冲出一彪人马，火光之中照见打着林氏旗号。(林钧先

出，笔法。）发军没有整备，已是惊慌。不意林氏军中流星号起，大道两旁又冲出十几队军马，打起灯火，刀光如雪片一般，一齐喊呐，杀将上来。（左右齐出，又是笔法。）那时发军三面都是敌人，又在昏夜，不知这十几队人马究有多少，全队不战自乱。不消片刻功夫，两军已经接触。那帮徒不问情由，乱砍乱杀。发军首将范三麻子见不是头，连忙发令，前队翻作后队，望后退却。谁知后面又是一彪军马杀出，强弓硬弩如飞蝗一般，猛射将来。（后队五百兄弟在此出现，又是一样笔法。）杀声又是震天而起。那时发军前后左右都是林钧兄弟，三千强盗有如千万兵马的声势。（林钧有用兵之才。）发军无心恋战，四散逃走。人马自相残杀，死伤不计其数。（林钧有才。）这一场恶战自二更时起，直杀到天明，林钧方才鸣金收队归山。检点人马，没甚损伤，获得刀杖马匹无算。林钧赏赐既毕，令各戒备，恐防发军再来报仇，不在话下。

却话发军范三麻子一队五千余众，自遭这次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又到处招募去了。那李家堡官军看见发兵大败而退，统带杨得胜大喜，申详上台，冒居大功。（得胜岂真得胜乎？）略谓发军五千余众，乘夜前来袭劫李家堡，被末将率领大队，亲冒矢石，奋力击退。上台信以为真，大加激赏，一面叫严密防范，勿令发军进得李家堡一步。

事隔半月，范三麻子又去招集亡命三千，整齐大队，要到李家堡来报仇。（来了。）乘着黑夜星月无光，人披软甲，马摘鸾铃，悄悄的进了李家堡。官军将士才从梦中惊醒，走出营门，打起火把一望，但见发军已是漫山遍野而来。急得那班官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杨得胜更是着急，披挂上马要

想出营逃走，却遇发军冲进营门，劈面迎着。发军大呼道："前天被你们杀得很辣，今夜也须让我们杀一个爽快了。"说着，可怜杨得胜的脑袋早已劈面两爿。(杨得胜冒功未得，性命先丧。)全营的兵卒那里有抵抗的能力，直被发军杀得似切菜一般，(果然爽快。)人头滚滚，血水滔滔，没有一兵一卒逃得性命。(前日之败范三麻子者，林钧之红帮也。范三麻子大杀官兵出气，官兵冤矣。)那夜范三麻子得了大胜，传令就在李家堡搭了营帐，解装安寝。众发军杀了半夜，本也困乏，便即沉沉睡去。谁知到了四更天气，睡兴正浓，忽然许多发军但觉头颈里一片冰凉，透过心窍。脑袋滚滚而下。(奇语，奇绝。)有些没有落下脑袋的惊醒过来，但见合营都是敌人，手挥白刃只管乱杀。可怜此时发军兵甲俱无，赤手空拳，如何抵敌。正是：

夜半劫营神莫测，直疑飞将自天来。欲知突然前来袭杀发军营帐的果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本书至此，红帮之第一帮正式成立矣。林钧本是青帮中人，一旦独树一帜便拟自立门户。复有村学究一派胡言为林钧张目，于是林钧结帮之志决，结帮之势顺矣。

陶骏为荒山命名双龙山，于是双龙山之名乃流传于世，而双龙山遂为红帮发祥之地矣。

红帮之十大帮规与青帮之十大帮规大同小异，如学子做文章，从老文章中脱胎而出者。

分派职司却大有经纶，老五专司全帮功过赏罚，权

力伟大，颇有司法独立思想。

青帮有尊卑长幼之分，礼节繁缛。此则一律兄弟称呼，平等待遇，好似专制政体与共和政体，可发一噱。

红帮根本都是强盗，阅者不可不知。

林钧迎敌发军，调兵遣将，颇有方法，确是一个有才略的英雄。可惜屈伏在草莽之中，可见一帮成立，创始人决非庸碌之徒。

范三麻子被林钧兄弟杀得创巨痛深，只当是官兵利害，真是浑蛋。等到打回复阵，杨得胜一支军遂遭毒手，可谓冤哉枉也。

范三麻子得胜安睡，不料飞将军从天而降，事奇文奇，可称双绝。



独角龙大败红羊军



四眼狗强抢黄花女

第十四回

独角龙大败红羊军
四眼狗强抢黄花女

话说范三麻子的长发军，被敌人前来劫营，睡梦之中惊醒转来，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走得快些的逃了性命，略为慢了一步，脑袋不保。这一夜的损丧，比前次还要厉害。范三麻子逃出营门，手中只剩十几个人，落荒而走。从此长发军不敢再到李家堡一带来尝试了。（了却长发军。）看官，你道前来劫杀范三麻子营帐的果是甚人？原来就是林钧大队人马。（特笔书之。）那夜范三麻子进了李家堡，杀了杨得胜，双龙山上便即得信。众兄弟都要下山救援，林钧道："不可。待他杀得畅快了，心满意足，然后前去劫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必获全胜。"众兄弟闻言大喜，暗暗出发。先将范三麻子前线哨兵杀死，使得他们不能回营报告，然后分为前后左右四队，衔枚疾走，杀进营门。所以范三麻子措手不及，败到如此地步。（补叙林钧战略。）

话说双龙山好汉自从两次大败发军，声名大振。其时彭玉麟统领大兵，力战洪、杨，正在用人之际。听得双龙山大盗林钧善于用兵，派心腹二人前来招安，劝其改邪归正，为皇家出力。(林钧为彭玉麟所赏，其才自是不小。)林钧招待来使，问明原委，说道："林某本是曾帅部下一员大将，只因几次损兵折将，见不得曾帅之面，所以到此落草。今若降了彭帅，设有疏失，岂非误了大事？败军之将，何足为重，敬请归告彭帅，林某镇守这座双龙山寨，决不扰害地方，并且一样可以帮助大帅出力。若要林某率领投降，不敢闻命。"(都是假话。)来使道："大王之言差矣。大王此时兵多将勇，远非前次可比。况且胜败之数，兵家常事。现在大帅听得威名，特嘱某等前来敦请。将来立了功绩，自当不次超擢。大王雄镇一山，虽然威武，只怎地能够发挥胸中才略。某等愚见，还请大王从大处设想，裁夺这个。"(来使说话。)陶骏等一班头领也劝林钧道："大哥雄材大略，彭玉麟大帅又非嫉贤害能之人，大哥去投顺了他，必然有个出身。我等也尽心竭力替大哥出力，尽可早决大计，不必犹豫。"(众兄弟说话。)林钧见众人都如此说，只得应允了。(林钧要做官了。)来使大喜，回报彭玉麟。彭氏派员前来迎接，(又是一番气象。)林钧率领全山兄弟投归彭氏部下。那时，林钧帮徒不下五千余人，编为数十营，驻扎要隘，听候调遣。

一日，林钧来见彭氏，彭氏道："现有溧阳一城，发军占据三年，根深蒂固。屡次出兵，未能打破。如有人能破得此城，便当奏明皇上，保举大官。"林钧便自告奋勇，愿去攻城。(真想做官。)彭氏大悦，多给他器械粮饷。林钧领了回营，

报告众兄弟道："现在我奉彭大帅将命，前往溧阳攻城。这溧阳贼寇实在厉害，不可轻敌。前次大帅几次出兵，都是大败归来。我们今天奉命出发，应该大家勇往直前，将溧阳城一鼓而下。不但立功受赏，并且也显得我们洪帮兄弟的利害。"（林钧能够鼓励军心。）说罢，营中呼声四起，都愿奋勇杀敌，大显洪帮兄弟手段。林钧大喜。当夜造饭，拔队起程，直向溧阳进发。

谁知道这次林军摇旗击鼓而来，溧阳城中发军早已探得详细，预先戒备。（溧阳有备，林钧如何！）等到林钧近城，不见发军旗帜，大是疑惑，飞派探子马去打听消息，不一时回来报道："发军大队已于今天早上，出东门走了。（何以走也？）又到城里去观看动静，但见各营房内土灶俱全，确是临时匆遽逃走的样子。（又何以逃也？）只不知他们逃到那里去了。"（岂有不知去向之理？）林钧听了，想了一回，（想些什么？）对众兄弟道："发军忽然他去，必有缘故。（见得是。）我们尽管进城，只不许解装而卧，一概露营，枕戈待旦。万一有甚动静，我便传命厮杀，不得有误。"（林钧的是有才。）众兄弟听了林钧吩咐，拔队入城，各处街坊逡逻，没有什么怪异。

到了三更时分，忽听得一声炮响，城内杀声四起。那时帮徒听了林钧命令，不敢安睡，一闻炮响，即便严阵迎敌。将近南门只见发军大队似潮水一般汹涌而至，人人手执鸟枪，拨动机括，弹丸如雨劈面打来。林钧连忙发令散开队伍，只管冲锋。命令方下，只听得一声大震，有如山崩海裂一般，两座民家高墙无故坍塌。那夹墙里头冲出一二百匹怒

马，（怒马何以在夹墙之中？）马头上都扎着两柄长刀，锋利无比，（奇极。）直冲林军阵中。刀锋到处，血肉横飞，或是被马冲倒，踏为肉泥。（奇极，此马何来？）这一来林军阵势大乱，折了不少人马。（也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原来那马便是发军预先伏在夹墙之中，等到林军到齐，马尾上结了灯油，燃烧起来。那马负着疼痛，舍命向前奔驰，这是田单火牛破齐［燕］之计，发军用来攻破林军。（原来如此。）

话说林军自被那马冲了一阵，已自乱了队伍，迎面又是发军杀来，只得向后退却。（林钧败了。）林钧一看大势不妙，发令道："发军人数不多，枪弹又少。兄弟们只管进攻，败逃者斩。"那班帮徒本来不知死活，（不知死活者，用得其当则足以杀敌。不得其当则为亡命、为暴徒。此则用得其当者也。）又被发军怒马冲杀一阵，更是痛恨切齿。一闻林钧命令，大家提起勇气，不再退却，手挥白刃又复向前冲杀。（林钧有才，其部下亦皆健儿。）个个奋不顾身，一以当十，酣战了一个时辰。发军杀得筋疲力尽，不能支持，纷纷退后。林军只管追赶，杀得发军尸横满地，血流成渠，逃出城门，四散去了。（林军转败为胜。）

这一夜恶战林军转败为胜，克复溧阳，出榜安民，（居然有些手面。）一面飞骑彭玉麟军中，报告大捷。彭氏得知信息，暗暗叹服这位独角龙果然厉害，不觉喜出望外。星夜飞奏朝廷，请奖得力将士，以资鼓励。朝廷准其所奏，擢升林钧为提督，其余有功将士，如徐亮、陶骏、钱琨、赵文等以及林钧旧部十八人，都得了官职，受了赏赐，全营兵卒赏发一月恩饷。（林军大胜，写得详细，引出后文。）

从此以后，林钧的洪帮军，不论发军官军都知道厉害，发军一见林氏旗号不敢作战，便即退去。(林军威风。)威名日震一日，人数日多一日，洪帮的势力也是一日大似一日。但是，林部军士战阵虽然甚勇，却时常不守军纪，做出非法的行为。俗语道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都是强盗出身，如今穿了军衣，领了军饷，或是翎顶辉煌当了千总、百总，都脱不了独霸称雄、杀人劫物的念头。(此之谓野性难驯。)

忽一日，徐亮、张春两人轻裘怒马，率领了十余个虎狼兵丁出城行猎，满载獐猫狐兔而归。一路上鞭敲金镫，人唱凯旋，好不快乐。缓辔行来，离溧阳城尚有二三十里远近，忽然半天里一朵乌云升起，霎时间雷电交作，降下一阵大雨。(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徐、张等大起恐慌，拍马疾驰，寻觅村庄暂避雨势。约行半里之路，即见茂林深处隐隐似有人烟，催骑前进，果然是一座很大的村落。进得村来，向一大户人家求个避雨之地。(打猎遇雨，见村避雨，写来如画。)那家主人高老太公见是官兵，不敢怠慢，立即应允，请入客堂，进汤送水，竭力周旋，一面叫人将马牵入后槽喂养。(高老太公真会待人。)徐、张等因见高老太公如此厚待，也很感激，坐在客堂之上，等待云散雨止便即进城。(本来没事。)

谁知天公偏不做美，倾盆大雨直落到黄昏时候，仍不住点，心中甚是焦灼。高老太公说："今夜雨势眼见不能住点，列位将军不便进城，就在敝宅权宿一宵也不妨事。(高老太公一番美意，却收恶果。)徐、张都道："雨势不止，不能行动，

太公盛情留宿，感激之至，后当重重相谢。”（谁知以怨报德。）高老太公道：“这个便当，何用相谢？”说罢，自去关照厨房预备众人饭食。徐、张也叫兵士取出猎得的野味，借他厨房里烹煮，端整大嚼。却说这个张春，绰号叫做四眼狗，本是洪帮中的老三。现在又因立功当了千总，很有体面，只他出身强盗，贪财好色。那夜闷坐无聊，踱到厨房里来观看兵士烹调。别转头来，忽见对面一间房内，一个绝色女子在那里摇纱。灯光之下，照出雪白粉嫩庞儿，着实令人可爱。张春一见，魄荡魂飞，站住脚跟，向里偷看，看得出神。（写急色儿，状态入神。）那女忽然抬起粉颈，见了张春丑态，羞着避到里面去了。（张春奈何。）张春神魂颠倒，仍如木鸡一般呆立不动。（态丑。）那时众兵士见张春如此，早已觉得，烧好野味，请张春出去大啖。张春只得怏怏而出，满台肴馔无心咀嚼，匆匆吃了几块，便去睡了。只翻来复去，如何睡得着！（张春急色如此，可笑可笑。）便有一个心腹兵丁走到张春床前，悄悄问道：“长官心绪不宁，饮食少进，莫非为了方才那个女子？”张春霍地坐了起来，道：“正是为了那个女子。你却怎地知道？”兵丁道：“实告长官，方才看见长官一派神情，便猜着了八九分。（难为你恁地聪明。）那女的情形我已探得明明白白。”张春大喜，道：“恁地时，你快告诉我听，我这时闷得要死。”兵丁道：“那女名叫金凤，便是高老太公之女，今年一十七岁。这高老太公并无他子，只此一女，爱如掌上明珠，已经招了东村李秀才入赘为婿，出月初一便是吉期。这是在他们厨司口中听得的，实实在在，并非谎言。”（偏是你探听得详细。）张春起初听了甚是乐意，及闻那女已经招婿，好似冷

水浇背，一团热气顿时冷了。长叹一声，倒转身躯，又自睡了。（急色儿，何苦如此！）那兵丁只得退却，也去端整睡觉了。

这一夜张春睡在榻上，胡思乱想，不曾合眼。等到天明，雨止日出，大家起身。高老太公又来请吃早饭，徐亮、张春等吃罢，谢了太公，告辞回城。太公又叫人到马槽里牵出那几匹马来，还了他们，送到庄门而别。

却说徐、张等进了城中，各自回营。只张春自回营中倒头就睡，饮食不进。亲兵当他病了，前来问候，张春便将心事说明，并道："那女已经招了夫婿，若去说亲，必定见拒，我想借重你们众位兄弟，今夜去把那女抢将回来，重重相谢。"（前欲重谢高老太公，而今反抢其女。）亲兵嗷然应道："长官吩咐，谁敢不从？今夜决定前去行事。"（强盗闻将抢劫，有何不乐。）张春道："你们肯去，再好没有，只事体应该秘密，莫被外人知了，反有许多不便。我已探得那村非常富足，你们只要将那女抢来，金银财宝任凭你们分派。"（直是强盗矣：此所以报高老太公留宿留饭之恩者也。）众兵丁听了此话一发起劲，巴不得立刻就夜。

挨到一更时分，四五十个兵勇直奔村中，呐喊一声，冲进高老太公宅基，吓得太公伏在门角里发抖。（可怜哉，太公也！）只见那些兵丁并不翻箱倒箧，搜括财物，只是东奔西走，象要寻觅什么仇人一般。又见昨夜在厨房中烹煮野味的兵丁也在其内，只是凶眉怪眼可怕煞人，不敢上前根问。（从太公眼中看出情形，妙笔入化。）隔不一回，但见一群兵丁，簇拥着他女儿自后堂而出，急得太公双泪直流，心酸骨痛，

奔上前来救护，被兵士一手推开，跌倒在地。(可怜哉，太公也!)那班如虎如狼的兵士既已得了女子，然后放出强盗伎俩，择了富有村家，大肆劫掠金银宝贝、子女玉帛，取了不计其数，捆载回营。正是：

人信官兵防盗匪，孰知盗匪即官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林钧计劫发军营帐，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颇知用兵之法，诚将才也。使其不生异心，一轨于正，后来功业宁在曾、胡、左、李之下？惜哉。虽然，语有之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林钧之结洪帮，为天下后世害，殆亦深知此意者欤？彭玉麟招安林钧，使之改邪归正，诚林钧等自新之机也。从此洗心革面，前途亦宁有限量。无如林部都是强盗出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乐为杀人放火的勾当，此洪帮所以终不能繁盛欤？

攻克溧阳，转败为胜，全在众兄弟不怕死，可知“不怕死”三字最是厉害。抱了不怕死的念头，天下事都可做得。忠臣殉国，烈妇殉夫，不怕死也；小人之无忌惮，匹夫之为非作歹，不怕死也。呜呼！不怕死，可以为小人，可以为君子，是在人之自择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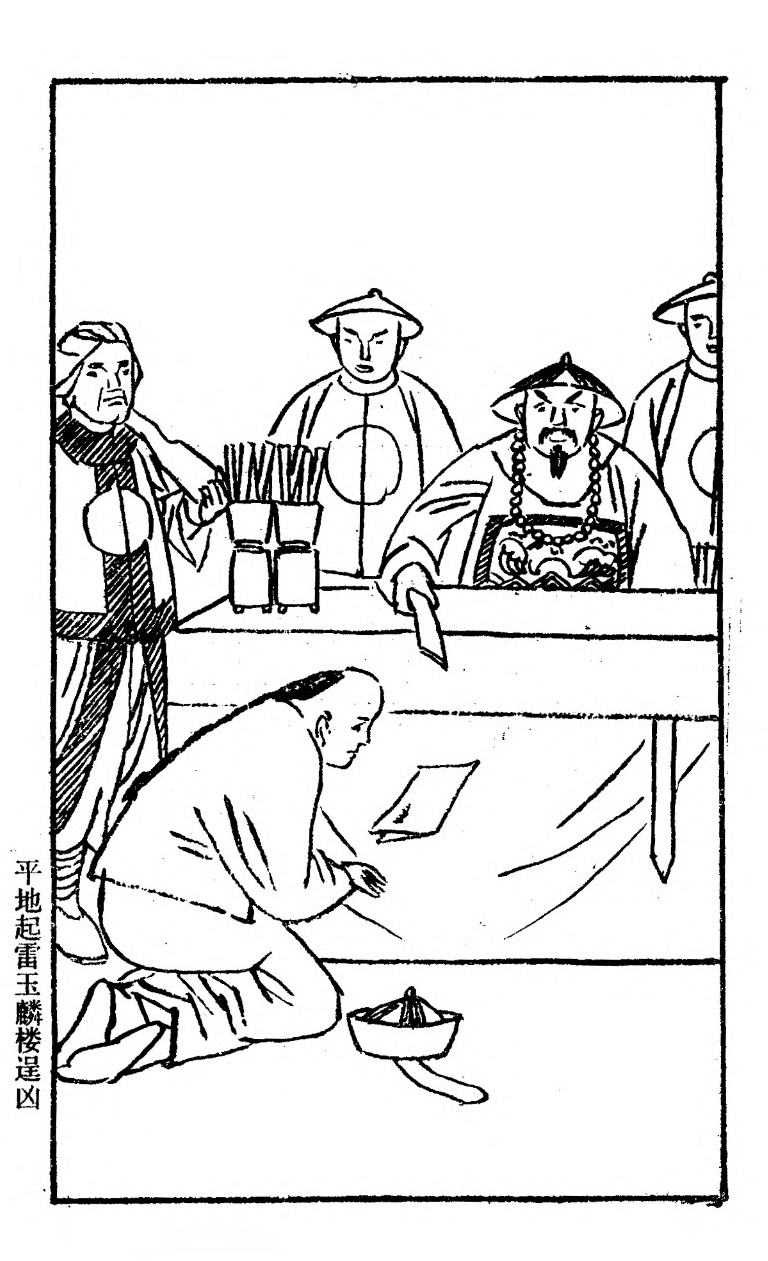
郊外行猎，骏马疾驰，诚大快事。乃乌云忽起，大雨骤至，天公直杀风景哉。而佳木葱茏，村庄在望，则又令人喜然以色。其情其景，如在画图，文章之倏忽变化，移动阅者目光，亦似此景。

世间最可怜最可冤者，莫如高老太公矣。招待徐、张留宿供膳，宾主之谊至矣，尽矣。而所食之报竟至爱女被抢，且波及全村焉。呜呼！冤哉！天下事诚不可以常情测度也。

兵即匪，匪即兵，卫民所以害民，保国竟以误国，自昔已然，于今为烈，可胜慨矣！

丑态毕露金凤姐受辱





平地起雷玉麟楼逞凶

第十五回

丑态毕露金凤姐受辱
平地起雷玉麟楼逞凶

话说那班虎狼兵丁抢了女子，劫了财物，捆载回营来见张春。张春一见那女，喜得心花怒开，自来携了那女入房。所有金银财宝，叫兵丁只管分用。那些兵丁自然欢喜，称谢去了。(果是强盗。)张春携女入房，意欲求欢。那女誓死不肯，啼啼哭哭，愿寻一死。张春无奈，只得好言相慰，说道："我现在做了千总，将来步步升高，要做将军、大帅。你若嫁我为妻，凤冠霞帔，就是一个大将夫人。(其语甚丑，令人闻之作恶。)况且我年尚少，也知惜玉怜香，你若顺从了我，我也一样可以温存体贴，使你开怀。(其语丑不可当。)你若想念老父，一样可以迎接将来这里，一同居住。"那女闻他一派语言，又羞又怒，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直流下来，骂道："狗奴才，(狗之奴才贱之至矣。正与将军大帅作对。)目无王法。我乃弱小女子，手无寸铁，被你们一班披毛戴角的畜

类强抢过来，你们将来一定死在万刀之下。今日若不送我回去，我就死在这里，做了厉鬼和你拼命。”（既做了鬼，又有何命可拼耶?）张春被他骂了，知道一时不能下手，只得退出，反扃了门，自去与众兄弟商议办法不提。

却说高老太公自从爱女被抢，全村富户也被抢掠一空，啼哭呼救之声喧成一片。等到兵丁去后，各集高老太公之门，纷纷说道:“这班兵丁定在溧阳城中，竟敢出来狂施劫掠，无法已极。”高老太公便将前天下雨，留宿兵官的事说了一遍。众人都道:“这些官兵都是洪帮军，本来凶悍，不守法纪，他们主将就是林钧，我们快到城中去告状。(告状有何用哉?)于是众人拥了高老太公进得城来，到林钧营中申诉被抢的事。这林钧虽然知道被抢是实，却要包庇同帮兄弟，不肯受理。说道:“你们没有指出证据，怎的可以妄告？现在发军余孽尚多，匪盗遍地皆是，你们不幸被抢，只能怪我防剿不力，如何却来诬蔑我们兄弟？快退出去！不要惹打。”(呜呼！良懦呼吁无门。)高老太公等见林钧包庇部下，只得退出营门。既是悲伤，又是愤怒，做了状词，备到彭玉麟大营告诉申冤。

也是合该林军解散，恰巧彭氏巡阅到来，行辕方定，升坐大帐。忽见中军递呈公禀一件，便是高老太公等全村人民告发林钧约束不严、纵兵淫掠的事。彭氏一看大发雷霆，(无论何人阅之皆欲震怒，固不仅彭刚直公也。)唤进村民，谕道:“尔等只管回去，本帅自当秉公办理。”

言尚未毕，又闻一片呼冤之声。正要派人查问，只见旗牌进来，报道:“现有一群百姓持香跪在营门之外，口呼冤

枉，敬禀大帅发落。”彭氏得报，命叫为首数人进来问话。未几，百姓叩见大帅，禀明原委。却又是说林军到城以来，四出骚扰，民间鸡犬不宁。半月以内，城厢内外，被林军劫掠大小五十余起，无法无天，比长发军还要厉害。（高老太公一段事节实写，此则虚写，作家笔法。）彭氏细问一过，怒发冲冠，斥退众多百姓，立传林钧进见（不愧刚直。）林钧不知为何，恭见既毕，肃立一旁。彭氏怒容满面，一言不发，便将乡民禀帖丢在地上，叫林钧自己拾来观看。林钧见此情形，心知不妙，战战兢兢拾将起来，略看一过，吓得汗如雨下，跪下叩头，请求宽恕。彭氏大怒道：“尔在双龙山做强盗，称雄称霸。本帅爱你勇悍善战，特地遣使招安，原望你效命疆场，立功报国。谁知你竟全无心肝，生成贱骨，不识抬举，率领一班亡命，穿了军衣，依旧做这强盗的行径。今日积案累累，死有余辜，更有何说？”（辞严义正。）林钧叩头道：“大帅明鉴。部下犯法，卑职一时失察，敢请大帅开恩，待卑职查明滋事兵丁，解交大帅发落。”（事已至此，岂可推托不知？）彭氏一发怒道：“你们洪帮兄弟订有帮规，出去抢劫，全帮皆知。你是帮魁，如何会得不知？军法俱在，休得分辩！”（数语诛心。）说罢，又发令道：“林钧纵军殃民，证据确凿，着即斩首示众，以整军纪。”（真是彭刚直，铁面无私。）这话一发，吓得林钧面如死灰，叩头不止，连呼大帅开恩，彭氏只做没有听见，眼光闪闪不定，向两旁将领身上注射，意欲阻止他们代为林钧求恕。

谁知两旁将领见此情形，若不出一言，林钧性命即在目前。即便大着胆子，齐齐跪下，同声禀请元帅暂缓典刑。彭

氏道："尔等敢代林钧求恕，有何情理？"众将道："林钧这次犯事，实由约束不严，敢请元帅念其汗马功劳，赦其一死。末将等愿保林钧以后决不纵容部下，扰害民间。如若有之，情愿代受其罪。"（众将何故代求，殆亦深知林钧之有才耳。）彭氏闻言，凝眉想道："林钧自从投顺以来，立功委实不少。这次犯案便即杀了，不免寒众将之心，阻后来之路。不如饶他性命，赶出营门，免得留在部下，坏了军纪。"（彭氏此念差矣，独不虑纵虎归山，贻患无穷乎？）当下谕道："林钧纵兵害民，本应依照军法处死。姑念众将请求，着即摘下顶戴，逐出营门。至其部下兵丁，万难再事姑容，任令殃民惹事。所有为首滋事之徒张春等一十余人，一律正法。其余即行解散，不准稍事逗留，但从宽酌给恩饷，遣回原籍，自谋生业，勉作良民。至于军装武器，迅行如数缴出，勿许贻误。溧阳驻防兵队应由本帅另派得力将校接充。切切！"谕罢，林钧及众谢恩而退。众将私下置酒与林钧压惊，林钧向众将一一道谢，酒散之后，告别而出。

那时张春一干人等依法斩讫，（了却张春。）高老太公之女护送还家，所有赃物通知失主具领。（了却百姓。）林军五千余人各发恩饷遣散。谁知那班兵丁名为领饷回籍，却悄悄地仍到双龙山上会合。（聚则为兵，散则为匪。）林钧丢了功名，无处容身，又不甘老死牖下，自然仍将双龙山为根据地，统领其众，重振帮声。（洪帮之重振，彭刚直公与有力也。）

这回林钧盘踞双龙山上，比较前次一发横行无忌。居然率领大队出去攻打县城，劫掠府库，富家大户更不必说。每

到一处，繁华富饶之地，顷刻变为瓦砾之场。(洪帮之残酷有如此耶?)那时发军势盛，清军正用全力抵御，对于双龙山贼寇委实无暇顾及。彭玉麟又是奉调荆襄，更属鞭长莫及，所以洪帮势力日益猖獗。(其如民生何?)两年之间，双龙山人马聚集一万余众，各处绿林豪客也都进了洪帮，遥为声援。直到咸丰末年，洪、杨平定，曾国藩闻得双龙山寇盗强盛，特派三万大兵前往痛剿，围攻二月有余，林钧力不能支，先自逃窜，余众因见首领已逃，也各四散流亡。双龙山的威风到了此时，才算告一结束。他们流落江湖，或是贩卖私盐，或是纠众劫夺，终不脱匪盗生涯。(从此盗匪盈天下矣，)但是他们帮规要做英雄好汉，什么鼠窃狗偷的行径，他们都不屑干。所以洪帮兄弟自从双龙山衰败下来，只有两种事业：一种是杀人放火，抢劫贩盐，他们叫做武差事；一种是开场聚赌，强凶霸道，他们叫做文差事。(好名目，好事业。)虽然散在四方，仍旧互通声气，隔了六七个年头，林钧病亡。(一代枭杰死了。)无甚大事，本书不必细表。

却说洪帮兄弟之中有蔡标、孙琪两人，(又是波澜。)枭勇无匹，在江都县西麻镇上称雄独霸，大贩私盐。手下帮徒众多，气焰甚炽，地方人士莫不侧目而视。蔡标开设玉麟楼茶肆，却是帮徒集聚的所在，名为茶肆，实在就是犯法作乱的秘密机关。那蔡标等一班帮徒每天早上都在茶肆聚会，帮外之人不敢擅入。(如此厉害。)

忽一日，一个凛凛大汉大踏步闯进茶肆，见上首座头空着，不管什么径自坐了。众帮徒看那大汉威风凛凛，怒气勃勃，疑他有意前来寻衅。那时蔡标犹尚未到，早有人一溜烟

前去报告。蔡标、孙琪得信大怒，立即带领羽党多人，各执朴刀杆棒扑奔而来。进门果见一彪形大汉居坐席上，蔡标更不打话，大喝一声，举棒便打。（何其蛮也。）那汉更是倔强，一脚踢翻茶桌，拿起板凳便来抵敌。二个好汉交手恶斗，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见人丛中走出一人，上前劝道："两位英雄且各住手，听我一言。"两人果然各住了手，争看来者何人。正是：

两虎尚未分胜负，旁观突出解围人。欲知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张春对女子一派丑语，读之令人作恶。世间登徒子的伎俩，往往如此，独怪一班杨花水性的妇女们，竟为所迷惑而不悟。然则高老太公之女，诚不得不谓之庸中佼佼者矣。

一帮之成立能历数十百年而不绝者，赖有团结力耳，此团结力为物，帮规是也。帮规例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故同帮兄弟犯法，林钧不得不曲法以包庇之，林钧赖此而结帮，洪帮赖此而垂久远，于是盈天下人受其毒矣。虽然，团结力者，美名词也。国民有团结力，可以成事，可以御侮，而洪帮则以为乱纪犯法之具。呜呼！此洪帮之所以为洪帮也欤？

彭玉麟铁面无私，欲斩林钧，不愧刚直二字。乃卒循众将之请，纵虎归山，失计甚矣。使当时斩了林钧，改编其众，则洪帮之为祸之烈，又宁有今日之甚耶？吾以是不得不责彭氏之失计也。

林钧重振双龙山，势力较前尤大，人数较前尤多，虽经曾军痛剿，卒至流散四方，贻害天下，而不可收拾矣。

是故洪帮未经剿除以前，犹仅仅双龙山一隅也。自经剿除以后，犹如堤防溃决，洪水横流，泛滥无极矣。复有桀黠者，出而利用之，鼓煽之，洪帮之势焰乃日进而无疆。



酒楼聚首畅话平生



湖海贩盐小试手段

第十六回

酒楼聚首畅话平生
湖海贩盐小试手段

话说蔡标与那大汉正斗得起劲，忽然一人上前劝阻。两人果然住手，争看来者。但见那人白面微须，笑容可掬，一派秀才模样。（大胆秀才，敢管闲事。）蔡标一见便认得那人姓盛，名春，表字春山。虽然秀才出身，却好交结江湖好汉。（秀才如此，必定造反。）那盛春山见两人住手，便上前各施一礼，微笑说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所以小弟特来劝解。"（绝妙口才。）说着，左手握着蔡标，右手握着那汉，拣了空的座头，一同坐下。笑着对蔡标道："老兄奈何不识英雄？这位好汉器宇不凡，定非俗子，幸各以礼相见，切莫伤了和气。"（一面说蔡标，却又暗暗挑动那汉。盛春山口才出色。）因又请问那汉姓名，那汉道："小弟姓陈，名保山。避罪出门，初到此地。只在茶肆坐地，并没有触犯了他，不知他为了何事突然打我。"盛春山哈哈大笑道："（只是会笑。）陈大

哥有所不知，这里茗泉茶肆便是这位蔡标蔡大哥所开，上首一个座头只有蔡大哥可坐，别的客人不准擅坐。大哥初来，不知就里，胡乱坐了。蔡大哥只当你有意前来寻衅，所以有此误会。”（盛春山会说。）蔡标听了陈保山之言，知他并无恶意，也便起身赔礼道：“方才实是误会，冲撞好汉，多多得罪。”保山也道：“既是误会，大家罢休，过去的事付之一笑罢了。”盛春山见二人解释嫌怨，得意非凡。说道：“两位都是英雄，既然各能见谅，兄弟今天聊备菲席，请两位喝一杯和气酒儿。如蒙不弃，便请即行。”（春山正会交结好汉。）蔡、陈二人同声应允，于是三人立起身来，径到大兴园菜馆，拣了一副座头，分宾主坐定。那边茶肆中孙琪等一班帮徒，回去的回去，喝茶的喝茶，书中不提。

却说盛春山等坐定之后，酒保拿上酒菜，开怀畅饮，各吐胸中志气。那蔡标自幼学得一身武艺，称雄独霸，贩卖私盐，不必多述。那陈保山本是竹工之子，生性粗豪，好弄拳棒，惯抱不平，每天混在茶坊酒肆，不务正业，与一班地痞无赖东闯西撞，生事惹祸，无所不为。他父教训不得，恐怕惹出祸来，连累家属，特到县衙立案驱逐劣子。保山从此无家可归，东眠西宿，一发不可收拾，（真是无赖出身。）和同里黄老卓气意相投，结为至友。

那老卓有个妻室，容貌妖艳，生性淫荡，被恶少张三公子诱惑，明来暗去已非一日，只瞒了黄老卓一个。一天，也是合该有事，保山来到老卓家里，老卓不在，恰巧撞着张三从那妇房中出来。保山见了大怒，寻觅老卓，告知其事。老卓又羞又恼，回家拷问妻室，尽得其详。匆匆出门，与保山

计议道："张三这厮引诱我妻，誓必杀死了他，才雪我心头之忿。"（淫是杀身之媒介，凛之凛之。）保山慨然应道："兄弟惯打不平，况且是你哥哥的事。今夜便去结果了他，取他心肝来交给哥哥，也见得我一腔义愤。"老卓当他戏言，不以为意。

谁知一到傍晚，张三行经一条小巷，（色鬼惯走私街小巷。）劈面遇着保山，被保山一把拉住，突出利刃，不消三刀两刀，只胸前一刀，张三已被杀死在地。（杀得爽快。）保山顺手挖出心肝，用破布包了，来见老卓。老卓闻说杀了张三，又见血淋淋一颗人心，不觉惊吓起来。取出五十银元，教保山快到别处去暂避几时，此间人多，必定破案。保山倒也无可无不可，（是好汉。）当下带了资斧，只身而行。直到西麻镇上，与盛春山、蔡标相遇。（这是陈保山小史。）

那盛春山的身世更与二人不同。春山五岁即丧父母，赖他舅父抚养长大。从小便有大志，天资聪慧，记忆广博。年方十六，得游泮水，从此负笈远方，孜孜求学，满想秋风得意，一举成名。无奈命运不济，屡试不售，真所谓青灯黄卷，辛苦年年，玉带紫袍，前程渺渺。因之灯前酒后不免黯然自伤，渐渐的牢骚郁勃，绝意进取。（科举时代怀抱不遇如盛春山者，不知有几千万辈也。）专一交结江湖好汉，绿林强盗、盐枭私贩，他都降心与之往来。人家只当他习于下流，谁得知他别有怀抱呢！（不得志于正途，则别辟蹊径以求一逞。是果孰使之然耶。）他舅见他如此行为，时常规戒，春山只是不改。隔了几年，舅父死了，他便一发放浪形骸，挥金如土广结宾朋，三教九流咸出门下。这天，本欲到东海访

友，路过西麻，无意中遇着二人交手。不觉心中一动，(只此一动，生得无限事来。)遂即上前排解。(这是盛春山小史。)

话说当时三人在酒楼上高谈阔论，甚是投合。蔡标道："兄弟不知轻重，拟请两位大哥屈留此地，以便朝夕领教。"盛春山笑道："鄙薄之夫，承蒙不弃，但是现欲前往东海访一好友，待等归来，同聚大义。保山兄弟既然并无一定去处，正好与蔡大哥等联为一气，权作私商。待我访了友人，再有计较。"保山闻说，应允入伙。蔡标大喜，三人又喝了几杯酒，尽欢而散。(强盗结伙，自是乐事。)

次日，蔡标、孙琪和一班兄弟特备盛筵饯送盛春山，兼贺保山入伙。筵席既罢，盛春山告辞起身，众人送了三里方回。蔡标、孙琪便替保山端整海船十艘，听凭保山调用。说明这次开差所有利益，保山一人独享，船上出力帮徒任意给赏。保山检点船只，率领兄弟预备出发，蔡标等燃放鞭炮送行，祝颂大发利市。(强盗出发有此盛典，宁非大奇?)

保山别了众人扬帆开船，那十只海船共有一百五十帮徒，都是开过几次差事，熟悉海道。到了徐海一带产盐之地，就在江中停泊。保山先叫一人登岸探听虚实，与缉私官兵通个风声。原来那时官兵也都入帮，所以贩私盐的帮徒一发胆壮。至于官兵入帮也有原因，他们缉捕私盐本是职分内事，但是私商充斥，势力雄厚，盐船之中都有枪弹，一经官兵到来狠命拒捕，鏖杀起来不顾生命，官兵非但缉不着私盐，反而大败一阵，甚至丧了性命。倒不如与私商连络起来，可以安安稳稳分润一些利益。若然，逢着为难之时，私商也顾情分，奉送一二船私盐与他，使他可以回报上官。这

种掩耳盗铃之事，使得官兵私商感情日厚，自然大家同入一帮了。(官兵入帮，原来为此。)

话休烦絮。却说保山派人上岸布置妥贴后，命令各船衔尾而进。那时缉私官船早已开到别处去暂避了。(缉私兵船反而引避，实不成其事体。)保山便与当地晒盐主户论定价格，银货两交，(倒也是公平交易。)连夜装运出口。保山便在船中与众议道："现在盐已办到，却运到何处销售?"众道："大约每一盐船销售一处，现有十船应该分至十处推销。若然聚集一处，一则容易惹人注目，二则百姓也用不着如许咸料。"(自有贩盐经验。)保山点首称是，叫各船自去见机行事，售完了盐仍在此处会合，不得有误。各船帮徒奉命去了，他们自有售盐熟路，将来贩盐完毕，会合原处，不再细表。

却说保山自率一船向崇明进发，将近到了，泊在南通县界。先叫帮徒三人登岸，与崇明县内缉私头目接洽，说道："我们兄弟现有一船私货，欲至贵县销售，定于明天晚上从东港而进，届时千万请你帮忙。"说罢，袖出白银百两，纳在头目怀里，道："区区礼物，聊表我们孝敬之意。"那缉私头目得了赃银，点头应允。(贩私盐却有这种手续，纳贿却又有这样情形，不知作者从何处看来。)到了次日晚上，便将东港巡船一气开往别处。(让开大道，请进私船。我不知国家设此巡船却作何用也。)保山盐船立即扬帆而进，泊近市镇，镇上居民看盐船已到，喜气扬扬，互相传言道："私盐来了，快去买罢。"原来，凡是私盐总比官盐价廉，所以人民格外欢迎。(注明一句。)不消片刻，保山满船私盐脱售一空，当夜开船与各船会合。那时各船也都到了，保山便即率领全体船只开回西

麻镇。盛春山已经先到，当与蔡、孙等一班兄弟杀猪宰羊迎贺保山，又是一番热闹，不必多说。

闲谈之间，盛春山乘兴说道："现在洪帮兄弟江湖上到处皆有，只是散漫不堪，毫无统属。假使听其自然，不加整顿，更历一二十年，恐怕洪帮二字就要消灭了。(秀才肚里曲折多，洪帮之大盛皆由于此。)我想择定吉日良辰开辟山头，邀请各处兄弟来襄盛会，那时重订帮规，再整旗鼓。不知众位意下如何?"保山首先赞成道："盛大哥之言正合我意，若能办到，便是好汉们扬眉吐气的日子。"(保山之意。)蔡标、孙琪自然也各欢喜，希望早早实现。盛春山见得众意皆同，便即着手进行。只因这一番，有分教众好汉：

口吞四海三江水，手执千年长寿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街市打架寻常事也，偏是盛春山多事，突出排解。既排解矣，又欲使二人联为一气。盛春山即欲交结好汉，奈何独加青眼于陈保山一面之缘，便知保山器宇不凡，定非俗子。尔后二人遂为红帮领袖，此中殆有天数，倘亦佛家所谓缘欤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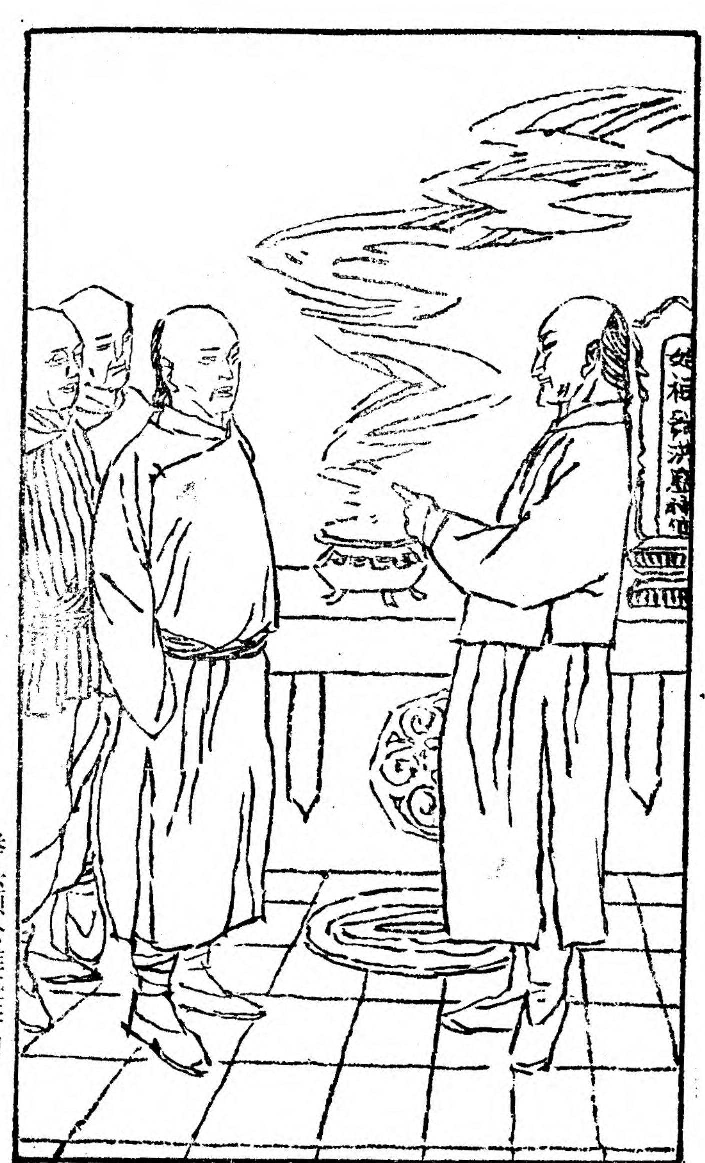
酒后谈话一段，插入两人小史，正是万里山脉两峰突出，使身入其境者耳目一新。抑二人为红帮重要人才，故用特笔书之也?

保山出身无赖，了无足道，而仗义刺杀张三一段，足见其人性格之一斑。自江湖上兄弟看起来，着实是个好汉也。

盛春山者，一困顿场屋、失意秋帏之落拓秀才耳。怀抱不遇，遂生异心。若使得志，亦洪秀全、杨秀清一流人物。彼杀人放火之英雄好汉，仅足供春山之驱遣而已。吾知失意书生读至此段，必拍案起曰：盛春山洵可儿也。然切不可以春山为法，苟不得当，不特无小喽罗资格，且恐丢了性命，凛之，凛之。

写保山贩盐一段特地详细，殆以其为初出茅庐第一功，故不得不用特笔书之耶？一笑。

缉私船职司捕盐，乃一得黄白物遂即置身事外，一任私贩之明目张胆，金钱之魔力大矣哉。或曰，否。官兵皆怕死，敌不过红帮，故不得不入帮以求援助。既入一帮，遂不得不遵守帮规，一任同帮兄弟之为非作恶矣。金钱关系，犹其次也。信如是也，红帮之权力伟矣。



举头领公推盛春山



说鼻祖溯源少林寺

第十七回

举头领公推盛春山
说鼻祖溯源少林寺

话说盛春山拟欲重订帮规，再整旗鼓，保山等个个赞成。当下散了酒席，春山便去拣定日期，修了一道檄文，叫保山等分派帮徒到各处邀请同志，前来会合共议大事。那檄文道：

盖闻世道衰微，正英雄建业之秋；官吏昏庸，乃豪杰立功之日。溯我洪帮兄弟，义声彰于东西，威名震于南北。或踞山冈以称雄，或据海疆而独霸。义旗所指，官兵望风而先飏；威力所加，百姓壶浆以逢迓。固天下之盛事，千古之美谈也。慨自双龙山瓦解以来，众兄弟流落异处，各自为谋，不相联络。盛春山、陈保山、孙琪、蔡标等恐洪帮之不振，正义之不伸，爰定本年三月上巳良辰，谨于小海地界，开辟山头，重订帮规，再整旗鼓。恭请四方义士，天下英雄，相将莅止，共襄盛举。

庶几豪杰同心，雷雨拟经纶之盛，英雄合志，光辉如璧月之圆。特此驰闻，鹄候大驾。

这道檄文传了开去，果然四方草莽英雄、绿林豪客都有回信到来，表明欢欣之意，准期齐集小海，同聚大义。（风虎云龙之胜会，我将拭目以观之。）盛春山等自是欢喜，先期来到小海布置一切，以备招待好汉。

看官，这小海地方本是一个市集，山东、直隶交界所在，地临东海，交通便利，盐枭帮匪聚集其间，地方官禁止不得。原来这小海形势四面环水，蜿蜒曲折，港湾纷歧，官兵不能前进。所以江洋大盗安然盘踞其中，简直似梁山泊的蓼儿洼、宛子城一般稳固。（正有这等去处，殆天授之欤。）其中英雄好汉都与盛春山往来，春山前次访友便是来到这里。（照应上文。）

话说春山等既到小海，吩咐兄弟们扎下几个极大彩棚，中间共可容得一二百桌酒席。（好大规模。）不多几天，彩棚扎好，台凳椅桌布置完善。看看三月已届，各处好汉陆续到来，就是没有接着春山等檄文的，闻知消息，也都赶到，跻跻跄跄，齐集小海，说不尽的人山人海，繁华热闹，约计人数足有四五千人以外。（果然热闹。）

到了上巳那日午牌时分，盛春山、陈保山、蔡标、孙琪和各地水陆好汉，衣服鲜明，大家雄纠纠气昂昂，一气走进彩棚，分位坐定。（跻跄情状，可以想见。）粗细乐器齐鸣，大小筵席具备。酒过三巡，春山捧出神位一个供在中央，对众说道："这是我们洪帮始祖殷洪盛的神位，众兄弟理应参拜。

(此话何来?)众人虽在洪帮，本不知始祖果是甚人，今见春山捧出始祖神位，自然个个起立。(表明众人不知始祖，盛春山乃得随意指挥之也。)春山便引着众人，齐向神位拜了九拜。(郑重之至。)礼毕，大众归位。

盛春山发言道："众位兄弟听者：近来四路英雄，各家寨主，屡因不知联络，彼此自相残杀。兄弟特发宏愿，重振洪帮。众位仁兄须知我们洪帮成立尚在康熙年间，(你何以知道?)始祖殷洪盛是甘肃省太平府大手县按香村乌龙江上一个富豪。(偏是知得如此详细。)当时草寇作乱，难以平定。康熙皇帝出榜招贤，山东少林寺内有一百二十八个大力和尚，殷洪盛率领和尚揭了榜文，平定草寇，得胜还朝，官封总兵。谁知奸臣王春美顿起歹心，出班奏道：少林寺僧英雄无敌，若然变起心来，我主江山恐将不保。皇帝听信其言，火烧少林寺，可怜一百二十八个僧人只剩十几个逃得性命。那时始祖殷洪盛已回甘肃，得了此信，誓灭满清鞑子、汉族奸臣，结为一帮，名曰鸿帮。内中有个和尚万云龙年纪最长，众人推为大哥，招集天下好汉。这是鸿帮成立的原始，后来钱保、张岳约同潘安、翁麟瑞等结为青帮，再后来林钧改为洪帮。(偏是你知道详细。按此话亦非无因，欲其详可阅《三合会演义》。)现在青、洪两帮江湖上一样发达，兄弟拟将洪帮的'洪'字改为'红'字，取大家赤心相待之义。"众人听到这里，拍手欢呼。(名定红帮。)

春山又道："我们取个山名，叫做'春保山'，取个堂名，叫做'正义堂'。"众人又是欢呼赞好。(定山名、堂名。)

春山又道："现在帮名、山名、堂名都已定好，便当推定

山主，点作龙头，恭行开山仪式。”众人便推春山为正龙头，春山也不辞让，就了龙头之位。说道：“兄弟既承众位好汉推为山主，一切帮规仪节始祖都有一定，后来相传错误，兄弟便当依据始祖规则，一一改定。”（不知始祖规则自何处得来，一派装腔作态，活是梁山泊吴用变相。）众人同声赞好。

春山道：“始祖制度有内八堂大爷，外八堂大爷之分：

内八堂大爷

正龙头	就是山主，或称总正龙头大爷；
副龙头	就是副山主，或称副龙头大爷；
坐　堂	或称坐堂左相大爷；
盟　证	或称盟证中堂大爷；
陪　堂	或称陪堂右相大爷；
理　堂	或称理堂东阁大爷；
刑　堂	或称刑堂西阁大爷；
执　堂	或称执堂尚书大爷；
香　长	香长与盟证大爷平时虚悬，举行开山仪式之际临时增添。

外八堂大爷

心　腹	或称京内军师，亦称老二；
圣　贤	或称京外军师，亦称老二；
当　家	或称京外总督粮饷，或称行帖三江总理粮饷军机，或称坐帖总理营务处，或称老三，或称当家三爷；

红　旗　或称红旗督营粮台，或称蓝旗传报山堂，
　　　　或称黑旗伺候山堂，又称老五，又称管事
　　　　五爷；

光　口　或称老六，又称光口六爷；

巡　风　或称巡风查哨，或称老八，又
　　　　称巡风八爷；

大　满　或称大满九爷；

么　满　或称么满大爷，或称老么。

内八堂大爷正龙头为主，统辖全权，其余为辅，助理全山内务。外八堂大爷心腹、圣贤为长，兼任正龙头的军师。次为老三，有金旗老三、银銮老三之别，金旗老三专管粮饷银钱出纳等事，银銮老三专管入帮发布用印等事。次为老五，统管内外一切事务。次为老六，专司通风报信，为全帮耳目，故名光口。次为老八，严防敌兵奸细，保护山头。次为老九，新入帮的都是，专做文武差事，听候调遣，立了功劳再有升任。至于么满大爷，须是历著功勋之人，或是因公受伤已成残废，才得享受此位，终身坐食，不再做事，好比官员退老林泉，只吃恩俸。”（编制得井井有条，处处想到，盛春山真英雄也。）那时众人得见红帮编制完善，不觉同声叫好。（有众人叫好之声，文章便不寂寞。）

春山又道：“列位听者：今日开山，始祖先有《镇山令》一道。那令道：

山遥遥，水遥遥，两座明山搭座桥。位台兄弟来到

此，八洞神仙把扇摇。选择黄道吉日，齐进山头点人。人人要到，个个要来。上四牌哥子不到，红旗去吊。下四排哥子不到，红旗逮吊。吊进山堂，罚银五两做粮台。九满两排不到，黑旗去吊。吊进山堂，四十红棍不饶。”

春山读罢《镇山令》，说道：“这是对于已经进帮的兄弟命令，以后有事召集，兄弟不到，都有此令。始祖尚有《接客安位总诗》道：

山东才子山西来，鸟为食来人为财。蝴蝶只为采花死，赵老只为灯光来。管理登台不登台，位台仁兄且落台。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云贵两省，四川五霸，五湖四海三码头，四镇五岳，水关二口，上河下河，金厂银厂，四十八厂。儒释道九流三教，回汉两教，僧道两教。金皮吏册，四大江湖。火雀跃门，才马利骑，四大豪杰。文官有法堂，武官有教场，咱们兄弟有公忠正义堂。正义堂上有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条银板凳，龙归龙位，虎归虎位。有位归位，无位分排，么满两排，看茶伺候。”

春山又道：“今日承蒙同帮兄弟、四海英雄齐齐来到，成此盛会，便当传令开山。始祖也有《开山令》道：

开山今日午时开，众家兄弟听开怀，旗到月宫齐挑

起，正义堂前把话谈。九道安了生死路，那个敢进咱香门？不是能人他莫进，不是知他他莫来。身家不清早早走，底子不足早回头。冒充光棍人人有，查了出来要人头。不是愚兄言语陡，今日传令不容情。上四排哥子犯了令，自己挖坑自埋下。下四排哥子犯了令，四十红棍定不饶。五堂大爷请升帐，我今把令望下传。”

春山令罢，说道：“什么叫做‘五堂’？便是坐堂左相大爷，陪堂右相大爷，理堂东阁大爷，刑堂西阁大爷，执堂尚书大爷，合为五堂大爷。（还有这样分别。）什么叫做‘身家不清’？原来始祖定下规条，兄弟进帮，叫做‘在玄’，（奇名。）又叫‘进圈子’。（奇名。）若然有人要进圈子，须有四个在帮兄弟保举，称这四个兄弟叫做‘成兄’。（奇名。）新在玄的身家如何，成兄须要调查清楚，不许妄行保举。譬如剃头的人，叫做‘扫青生’；（奇名。）抬肩舆的，叫做天平生；（奇名。）戏子，叫做跳板生。（奇名。）都是行为卑贱，身家不清，一概不准进这圈子。（不许剃头者入帮，殆以其服从满清剃头易服制度欤？）现在众位兄弟都是英雄好汉，决无身家不清的人。但始祖定例，不可不知。”说着，众人齐声应道：“大哥说得是。”那声音洪大直似万雷齐鸣一般。（足见人数之众。此语甚新。）正是：

四海英雄来聚会，三山豪杰得相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红帮自有盛春山出，规模始得大备，看他布置井井，调度有方，确非庸碌之辈。可见，有才

者无论做何事业，都能出色。回顾潘安、林钧等辈，尤较此胜于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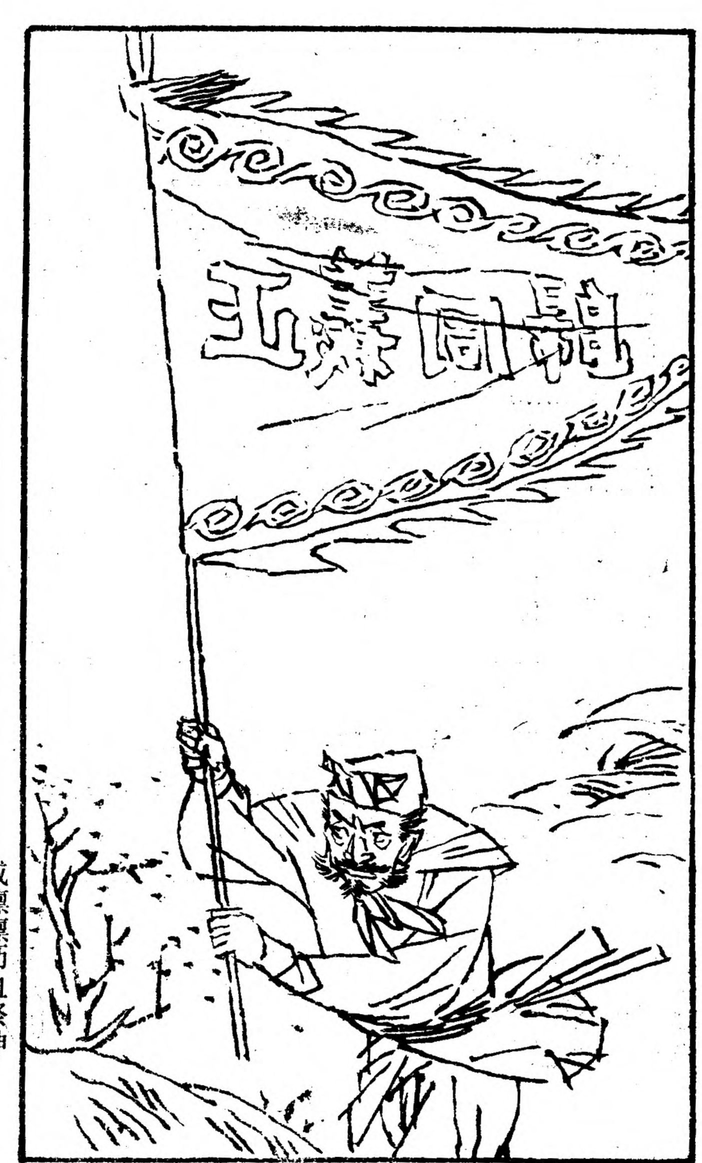
檄文一道，说得红帮正大光明，好似仁义之师，万众欢迎。文人笔墨，真足以颠倒是非也。

小海地方形势稳固，官军统治不得，几等化外，阅之令人愤慨。写红帮之势盛正以表清朝官吏之糊涂也。犹忆台湾变乱，日本请求中国办理，清廷答以并非属地，一概不管，于是日本遂生并吞台湾之心。呜呼！清廷如此糊涂，小海帮徒安得不盛哉？

盛春山所言红帮始祖一事，并非毫无根据，相传天地会、三合会创始原由，大率类此。总之，此种秘密党会之结合，均由桀黠之徒如盛春山辈利用无识者迷信根性，创为神怪之说，以固其信仰心。本来无足考据，信口乱道，付之一笑可也。

盛春山订定帮制，并许多命令，似歌非歌，似谣非谣，口口声声只说是始祖定就。殆自知尚不足以餍众望，故托始祖二字以压服众人欤？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所不知者，一班帮徒耳。竟得流传至今，永为红帮定制，亦春山始料所不及也。

红帮不许剃发匠等入帮，至今仍然，而优伶则亦许入帮矣。



威凛凛沥血祭神



閙哄哄散票搗鬼

第十八回

威凛凛沥血祭神
闹哄哄散票捣鬼

话说当时众多好汉听了春山之言，齐声称是。春山又道：“开山令后始祖又有《三纲令》，那令道：

三纲大令展摇摇，威风凛凛四海飘，位台兄弟来到此，听我兄弟说根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三纲。西岐出了一贤臣，保定纣王锦乾坤，纣王不识贤臣体，保定周朝长坐八百春。这是君为臣纲。临潼斗宝是伍员，平王倒杀他满门，吴国借兵把仇报，后来幼主坐龙廷。这是父为子纲。东吴贤德女裙钗，配合刘备是帝王，孙权空用美人计，夫妻和合一同归。这是夫为妻纲。”

《三纲令》罢，便当祭旗。春山传令竖起一面大旗。那旗早

已备就，旗上绣着“正义同归”四个大字，黑字白地，颜色清白。大旗竖好，春山便传《祭旗令》道：

一祭东方甲乙木，好比桃园兄弟们，三人同心来结义，犹如同心一母生。二祭南方丙丁火，三十九人同一伙，结拜兄弟上瓦冈，后来三八保唐王，急得雄信舍身亡。三祭西方庚辛金，胜如梁山兄弟们，一百单八结仁义，万古千秋远传名。四祭北方壬癸水，昔日匡胤未得志，酒后有德结兄弟，同心协力定邦家，地久与天长。

春山传罢《祭旗令》，陈保山出座道：“始祖定制，白旗祭罢再祭红旗。”（保山出马了。）说着，手拈红旗在手，朗诵《祭红旗令》道：

红旗展展进香堂，众家兄弟听端详，今日龙山开大会，手拈金旗进香堂。龙头大爷要我把旗祭，我将此旗说根苗。若问此旗何人造，轩辕传造此红旗。大哥传令香堂坐，惊动四海众豪强。人人都把香堂进，跪在圣前把香焚。今日结拜如手足，赛过同胞一母生。

保山祭罢红旗，退回原座。春山手捧香烛，对众说道：“这几把香都有来历，始祖说得明白，听我道来：

头把香，在周朝，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结成生死交。角哀受爵于秦国，旌请义表祭伯桃。塔边葬有恶王

墓，角哀自缢报故交。生死之交真难得，名驰天下万古标。

二把香，在汉朝，桃园义气高。乌牛白马祭天地，剿灭黄巾功劳标。关公千里保皇嫂，张爷叫断灞陵桥，曹瞒闻声吓破胆，子龙长坂坡前杀得高。后保大哥坐守西川地，卧龙先生平不毛。果是英雄第一高。

水泊梁山三把香，有仁有义是宋江。高俅奸贼弄朝纲，因此聚集在山冈，高扯'替天行道'旗一面，一百八将等招安。乃是天上诸神降，天罡地煞结拜香。

此香不是香，兄弟结拜上瓦冈。混世魔王三年座，气数皆终各一方。众位兄弟投唐王，唯有雄信保刘王。唐王已把刘王灭，雄信舍死不降唐。七擒七劝心坚硬，又有罗成乱箭亡。只说瓦冈威风大，天下扬名半把香。"

春山道："这个叫做三把半香，始祖定下制度，后人焚香祭告天地都该诵此。还有《酒赞》喝酒时所用，《茶赞》喝茶时所用，《刀赞》开刀时所用，《宝赞》兄弟解送宝簿所用。待我一一道来：

《酒赞》一：此酒非凡酒，玉皇赐我寿仙酒。一杯酒，敬上天，天长地久。二杯酒，敬下地，地久天长。三杯酒，敬圣贤，心同日月。后来各霸一方，开山立堂。招集天下英雄豪杰，劫富济贫。

《酒赞》二：此酒非凡酒，玉皇赐我寿仙酒。一杯酒，

敬上天，天长地久。二杯酒，敬下地，地久天长。三杯酒，敬圣贤，心同日月。四杯酒，敬拜兄，仁同义，义同仁，仁心同和会，称英雄。五杯酒，敬当家，大叫一声断灞桥，官封威镇五虎将，保定大哥坐西川。六杯酒，敬管事，调度胜定伯约姜将军，忠孝在身。七八九杯酒，敬家兄，满堂和气，结义同心。么满敬双杯，为有劳功苦功。余酒与客来敬奉。

《奉敬清茶赞》：此茶却是非凡茶，皇母娘娘赐来茶。兄弟得人来敬奉，转敬大哥掌帅印。

《答辞》：迎来迎去一朵花，五方人马不怕他。紫云台上多义气，三八廿一共一家。

《刀赞》：此刀却是非凡刀，老君炉内炼宝刀，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炼成三把刀。一把刀，关公偃月刀。二把刀，杨戬救母刀。三把刀，赐与咱们兄弟。一不斩猪，二不斩羊，赐与兄弟斩凤凰。有仁有义刀下过，无仁无义刀下亡。

《宝赞》：东边一朵祥云起，西边一朵紫云开。祥云起，紫云开，乃是龙山开大会。大哥传令把堂坐，特命兄弟解宝来。此宝却是非凡宝，众家兄弟众家宝。用不了，吃不了，赛过当年秦叔宝。要学羊角哀、左伯桃，义好义气高，桃园与古交。请宝入库，金银满库。发富发贵，禄位高升，高升禄位。”

春山诵罢赞词，又发言道："现在时辰已到，陪堂蔡标速速传令关山。"蔡标出座传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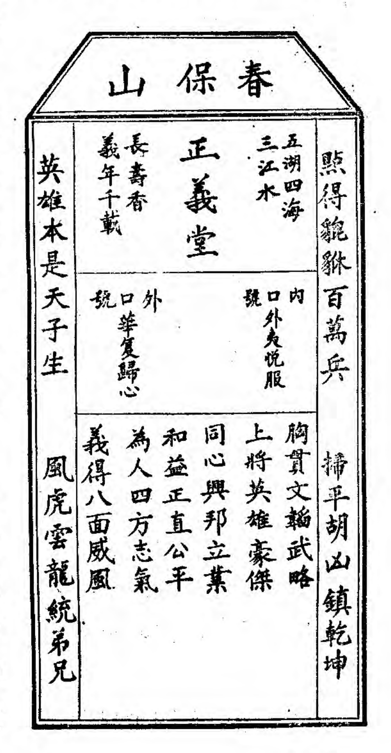
"正义堂上把令传，位台兄弟听我言。龙头大爷把令下，要我兄弟把令传。山前山后紧紧闭，莫等马子进山来。（未入帮者，谓之'马子'。）若还不听我的令，山门之外问斩刑。盟证、香长请进帐，快把将令往下传。"

蔡标令罢，退回原座。春山便派几个兄弟当了盟证、香长、管事等职，说道："今已深闭山门，迟到的兄弟不准入内。就我们众兄弟中有已进红帮的，未进红帮的，不管已进未进，都该行过进帮仪节，发换春保山正义堂票布为证。（所谓重整帮规也。）那进帮仪节究竟怎样，兄弟当叫知道的人做个榜样。"说着，便令红旗安位。陈保山得令，拈着红旗就中间坐，盟证、香长、管事分坐两边。保山宣告《红旗安位令》道：

"天皇皇，地皇皇，此处立的正义堂。上面坐的刘皇叔，下面坐的关云长。左边坐的张千岁，右边坐的赵将军。关平、周仓提刀现，站立两旁不离身。坐堂大爷当头坐，陪堂、盟证在两边，礼堂、执堂坐二位，位台明兄入三堂。少时大哥把令下，提兵调将正义堂。"

令罢，便有四个兄弟作为引见，引进一人，作为新入帮

的，跪在神前。管事上前问那新入帮的道："你来做什么事？"那人道："来归红门。"管事道："你来归红，何人引进？"那人道："保举人某某。"管事听了，回头问四个兄弟道："此人是你们引进的么？"四人齐声道："正是我们引进。"管事道："此人身家是否清白，你知道没有？"四人道："我们调查详细，此人身家清白，故敢保举。"管事问毕，点了点头。又问那人道："你入洪门知道礼数没有？"那人道："全仗戒摩。"（就是指教的意思，又叫"夹摩"。）管事道："你何故进帮？"那人道："为忠，为义。"管事道："你若进了红帮，被满清鞑子知道了要杀，你若犯了帮规也要杀，你情愿么？"那人道："事机不密被鞑子得知，那是一身做事一身当，决不连累兄弟。若然犯了红门条款，愿受三刀五斧，决无后悔。"管事道："恁地时却好，你可行个抖海式。"（就是发誓的意思。）那人便对神誓道："我既归洪，若有三心二意，或是勾通马勾，或是私卖梁山，日后甘心死在剑刀之下。"（或言死在枪炮之下。各人自择言之。）管事等他誓毕，走到神位左侧，右手执着利刃，左



手取了一只白色雄鸡。只一刀，鲜血淋漓，鸡头落地。说道："发誓言者有如此鸡！"（按神位之前常供三牲，三牲之中必有白鸡，其作用如此。近来帮中因陋就简，仅供以五色丝束线香一股，至发誓毕，截香为二，曰"有如此香"，即以代宰鸡之用也。）然后叫那新入帮的立起身来，行抖腕式。抖腕便是行礼。）那人便向众兄弟各行一礼。礼毕，管事便将那人姓名填在宝簿之上，（宝簿内有许多切口，《开山令》等都载其中。）交给成兄。成兄双手捧宝，口诵《宝赞》，（宝赞已见前。）然后转给那人。那人受宝，口中说道："多谢大哥解宝。"说着，取出一百零八文作为入帮之费。管事又将票布给他，那人更向众兄弟请安，彼此互相道喜，于是入帮仪节，才算完备了。票布之下写着《帮规》十条，《赏罚》十六条。《帮规》与双龙山相同。

《赏罚》十六条：

一泄漏机密者斩；　　一抗令不遵者斩；
一临阵脱逃者斩；　　一私通奸细者斩；
一引水带线者斩；　　一吞没水头者斩；
一欺侮同帮者斩；　　一调戏同帮妇女者斩。

一忠心帮务者赏；　　一拒敌官兵者赏；
一出马最多者赏；　　一扩张帮势者赏；
一刺探敌情者赏；　　一领人最伙者赏；
一奋勇争先者赏；　　一同心协力者赏。

话说春保山中既将入帮仪节演试一过，春山发言道："这是始祖定下制度，后人不得更改，将来你们自辟山头，招集兄弟，也应照此仪节，不得稍有简略。"众人都道："敬遵大哥吩咐。"春山又道："今日在山兄弟共有五千，一一依照仪节太觉麻烦，不如五千兄弟一同行礼，觉得省快。"（你先更改了。）众一闻此言，欢声如雷。于是春山发令红旗安位，保山仍旧拈了红旗当中坐了。春山自做管事，蔡标、孙琪作为成兄，引进这五千兄弟入帮。当时人头拥挤，人声鼎沸，闹得乌飞鹊乱，只是捣鬼。（与儿戏何以异哉？）等到解送宝簿，分发票布，一发闹得不成模样，几乎把个大彩棚挤倒。直闹到残日西沉，明月东上，还没有平静，那春山预备的宝簿、票布却发完了。有些没有拿到的，更是大闹起来。（真是儿戏。）正是：

眼前虎面狼腰客，尽是翻江搅海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此回令辞居多，红帮至此规模大备，其词略似诗句，有押韵，有不押韵。我人试设身处地朗声读之，便活是强盗口吻，未有不失笑者。盛春山落拓秀才，想是八股文、赋得诗做得不耐烦，穷檐之下，预拟此种词句，以一吐其气。彼言始祖定制，殆伪言也。

我人立身社会，常厌礼节繁缛，太失天趣。因想强盗贼爷爷不在四民之列，必然无拘无束，率性而行，及观此回事节，始知大谬。强盗之仪节更有甚于吾侪者。喝茶饮酒且有赞语，遑论其他。因恍然曰：人而不知礼

仪，虽强盗不许为也。或曰否。人类本有天趣，自有酸儒辈出，制为种种礼法以拘束之，于是天真泯没矣。强盗率性而行，大得自在，自盛春山捏造令辞仪节以桎梏之，于是本性变换矣。其托词始祖制度，犹儒家之托言先王，倡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率天下之人，胥为傀儡矣！核其实际，与盛春山辈如出一辙耳。由是言之，礼法亦何足贵？斯言颇隽，备志于此。



走湖海八大爷受惊



劫法场三麻子脱险

第十九回

走湖海八大爷受惊
劫法场三麻子脱险

话说春保山中行了开山大典，解送宝簿，分发票布。因为兄弟众多，不够分发，闹得鸟飞鹊噪。春山发言禁阻道："兄弟们休得胡闹。现在时候不早，大家散场。如有未曾领着宝簿票布的，明天前来领取。自今盼望众兄弟休忘了桃园的义气、梁山的威风。（从此二语成为帮徒口头禅，莫不脱口而出，且定为帮语矣。）患难相扶，富贵相同，不论尊卑长幼，一律如兄若弟。"春山说到这里，众人都便静了。（果有此事？）春山又道："现有《议戒十条》，望各兄弟牢牢记着：

一、不准欺兄灭弟；　二、不准咒骂爷娘；
三、不准挑灯拷火；　四、不准以小压大；
五、不准瞒天过海；　六、不准扰油别汤；
七、不准不仁不义；　八、不准抽红采蘸；

九、不准先路争先；　十、不准坐席要让[吆嚷]。”

春山说罢，吩咐明日午时众兄弟依旧一律聚会。为欲补发票布、宝簿，正式推派内外八堂大爷，休得叫应一声。春山又叫五牌高升开放山门，好让众位兄弟陆续散去。那时陈保山连忙出座，喝诵《五牌高升令》道：

“喜高升，贺高升，恭喜众位大哥步步高升。纱帽加元，八景靴子踏金。金字单，银字单，日后龙山开大会，又将哥子加高升。三级连升，连升三级。”

《高升令》毕，众好汉一阵呼啸，就这呼啸声中，都似鸟兽散。(活画强盗行径。)

当夜无话，各自歇息。次日午刻大众仍集彩棚，龙归龙位，虎归虎位，各各分坐已定。但见中间放着十六把交椅，盛春山缓步而出，就第一把交椅坐了。(儒雅之极，正秀才得意之秋也。)吩咐补发了票布、宝簿，然后发令道：“昨今两日大会，风虎云龙，千古盛事。便该推派内外八堂大爷，职习帮务，整顿山头。我今拟定蔡标为副龙头大爷，王通为坐堂左相大爷，江雄为陪堂右相大爷，范声为盟证中堂大爷，孙阶为理堂东阁大爷，陈保山为刑堂西阁大爷，(以其能杀张三公子，故命之作刑堂耶？一笑。)徐桢为执堂尚书大爷，以上七位大爷和正龙头，共为内八堂大爷。(内八堂中惟盛春山、蔡标、陈保山三人书中表过，余皆从略。)孙瑶为心腹京内军师，孙琪为圣贤京外军师，高发为当家京外总督粮台，陈保

山兼任红旗京内总督粮台，俞四为光口大爷，周策为巡风查哨，共为外八堂大爷。(外八堂中惟孙琪、陈保山二个熟人。)其余兄弟都是大满，么满暂缺，有功升补。这几位内外八堂大爷都是四海三江好汉，三山五岳能人。不知众位兄弟有何意见?”春山说罢，众人齐声叫好，并无半点异言。春山大喜，吩咐端整酒筵，与众人大啖一顿而散。自此春保山正义堂名字，江湖上的人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进了红帮，便算好汉。因之帮势繁盛，一日千里，不必细表。

却说一天，盛春山招孙琪议事，说道:“你是外八堂大爷之首，理应下山立功，招集四方英雄同聚大义。今有公事一角在此，速速带领兄弟数人下山行事。(又辟蹊径。)孙琪领命，背了公事下山。(按:现在他们专司招人入伙的，叫做“背公事”。)逢州过府，一路无话。

忽一日行至太湖边境一座县城，进得城来，在县衙前观看。但见万头挤动，人声嘈杂。心知必有事故，探问旁人，说是数日之前，本县拿获江洋大盗三名，现在坐堂审问。孙琪闻讯吃了一惊，问道:“这江洋大盗叫做什么名字?”(是要探问。)旁人道:“只知一个叫做顾三麻子，其余两个却没有知道。”(错落有致，行文妙法。)孙琪听了颇露焦灼不耐之色，旁人不以为意。只做公差的如何眼明手快!又在县衙之前，公人进出甚多，瞥见孙琪形迹可疑，早已注意，及见探问旁人，面色不正，一发疑心，暗地去报告捕头前来逮捕。(写得入情入理。)却说孙琪正在县前踌躇，冷不防背后来了一人，向他肩上猛的一拍，喝道:“本来要想寻你，你却送上门来，省得老爷少走一趟，也算知趣。”(公人拿人口吻，写来如画。)

孙琪见事不妙，欲待走时，已被三四个做公的一拥上前，拿出铁链向他头颈里一套，拉了便走。(急煞!)走过十家门面，到一个乌烟铺里，做公的叫孙琪坐在一边，听候捕头到来发落，说着将铁链锁在台脚之下，然后横身榻上，只管吸烟。(前清公人模样，写来如画。)孙琪自肚里寻思，他们不便把我送进衙门，却拉到我这里，莫非要我好处？待我多出几两银子，得能脱身再作道理。姑且把言语来挑拨挑拨看。(是老强盗的心思，如画。)正欲开言，只见一个做公的已烧好一个烟泡，躺在榻上，口中言道：(其情如画。)

周郎设计用火攻，孔明台上借东风，子龙惯使长枪计，关公得令见华容。兄弟非是见识浅，如何阳关路不通？

孙琪一听大喜，连忙回答道：

兄弟相逢在此中，双手接过一条龙。子龙使长枪，使开大路破曹兵。

孙琪说罢，众公人大惊，(大惊，大喜，相映成趣。)丢开烟枪，坐了起来。一个问孙琪道："敢问老哥贵姓？"(孙琪本想挑动他们，却是他们先来问讯。文笔变幻。)孙琪道："不敢。兄弟姓孙名琪。"公人道："老哥由那一条码头开来？"孙琪道："旱路也来，水路也来。"公人道："老哥统率那一路山头？"孙琪道："兄弟虚占春保山。"公人道："敢问孙老大，叙坐在那一

堂？”孙琪道：“兄弟虚坐在正义堂。”公人道：“敢问老大呷那一路水？”孙琪道：“兄弟呷的五湖四海三江水。”公人道：“烧那一炉香？”孙琪道：“烧的万年千载长寿香。”公人道：“敢问老大，现坐那一把交椅？”孙琪道：“兄弟承蒙众多兄弟抬举，现为圣贤京外军师，坐的外公堂第一把交椅。因奉盛春山哥哥之命，背领公事下山，招集天下好汉。”说着，便将所背公事交与公人观看。(你有公事，公人也有公事，究竟谁是公事，谁是私事？)公人接到手里，但见先是一面绫罗做的黄色令旗，那式样如右。再看那公事，那是一张姜黄纸儿，上面写着道：

奉天承運 春保山一等彪彪公

下雙金花雙金珠黃令坐堂盛為

令

右仰聖賢京外軍孫琪收執

“春保山主盛为通告事：照得本山主求贤若渴，广纳雄豪，特饬外八堂大爷孙琪背领公事下山，招罗豪杰。如有八方同道，四海英雄，愿隶本山者，即可随同圣贤大爷带领前来，或既坐驻原地，遥相策应。仰诸同道一心一德，建立奇勋，本山主有厚望焉，此饬。

公人看罢，慌忙开了孙琪的铁链，行了一个抖腕式。(行礼也。)说道：“原来是八大爷，兄弟不知高低，多多冒犯，万望

饶恕则个。”孙琪道：“好说，好说。”遂又问道：“只你们如何也进洪门？方才问我现在那一个山头，只天下祗有一个春保山，难道还有别个山头不成？”（我也要问。）公人道：“哥哥有所不知，现在浙江省何步鸿哥哥统领的终南山十分发达，也有二三千兄弟聚在一起。现在招兵买马，端整造反。”孙琪瞿然惊道：“当真不成？”公人道：“当真。谁来说谎？有诗一首，有句一联为证。”孙琪道：“诵来我听。”公人便诵那诗联道：

[诗]

会集终南山，同登万寿堂，

同心灭涓水，协力复明香。（这也算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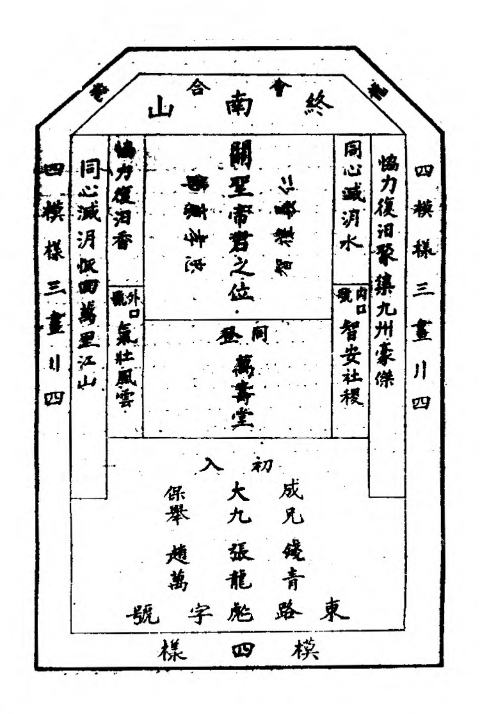
[联]

协力复汩聚集九州豪杰，

同心灭涓恢回万里江山。

孙琪听了诗联犹自不信，问道：“你们既进红门，可有票布？”公人道：“有。”一人便向怀中取出票布，给孙琪看。孙琪看了票布方才相信。

看官，原来这终南山正龙头何步鸿早进洪帮，手中已有兄弟不少。等到盛春山开辟山头，他也到会，得了宝簿，径回终南山，仿照春保山上仪节，重开山头，发给票布，传授宝簿。那吸鸦片烟时两段小令，簿中也有，所以公人唱令，孙琪回答，便大家知道是洪门兄弟了。这何步鸿抱着扫清复明的念头，票布上的“涓”字是“清”字变形，票布上的“汩”字便是“明”字变形。（将上述各节补叙详细，一笔不



漏。)

话休烦絮，却说孙琪既知四个公人都是自家兄弟，便问姓名。那四个叫做张龙、赵虎、王三、李四，(做公的名字无非张三、李四，不求其详。)方才唱吸烟令的就是张龙。当下张龙等便请孙琪同吸鸦片，孙琪也不推辞，把公事令旗收执好了，(细。)躺到榻上抽吸乌烟。(其状可想。)张龙道："大哥背领公事下山，不知立下多少功劳？"孙琪道："自春保山一径到此，便遇着你们兄弟，却被铁链锁了一回，发个利市。"说得众人都笑起来。张龙道："太湖里头有个好汉，名叫蒋六子。

英雄无敌，与我们兄弟交好，有心归洪，未得其便。只今兄弟便写信，交给哥哥带去，说他投入春保山。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公人交结强盗，自供罪状。)孙琪道："大哥肯帮兄弟的忙，再好没有。只我明天便行。"张龙道："恁地时最好，这里做公的耳目众多，惹出事来，很不稳当，不是兄弟不留哥哥。但今天略备酒菜，要请哥哥赏光。"说着，大家立了起来，走出烟铺。张龙回头对铺主人道："鸦片烟钱隔几天却来还你。"(不知要隔几天，活画公人声口。)这话尚没说完，但见街坊上三三两两的百姓，互相传述道："前天本县捕得的顾三麻子等三个强人，现被江洋大盗伙劫去了。"(奇峰突起。)张龙、赵虎等听知消息，叫声不妙，不顾孙琪，一直奔到衙门里去。正是：

登山涉水招同志，吐雾吞云认弟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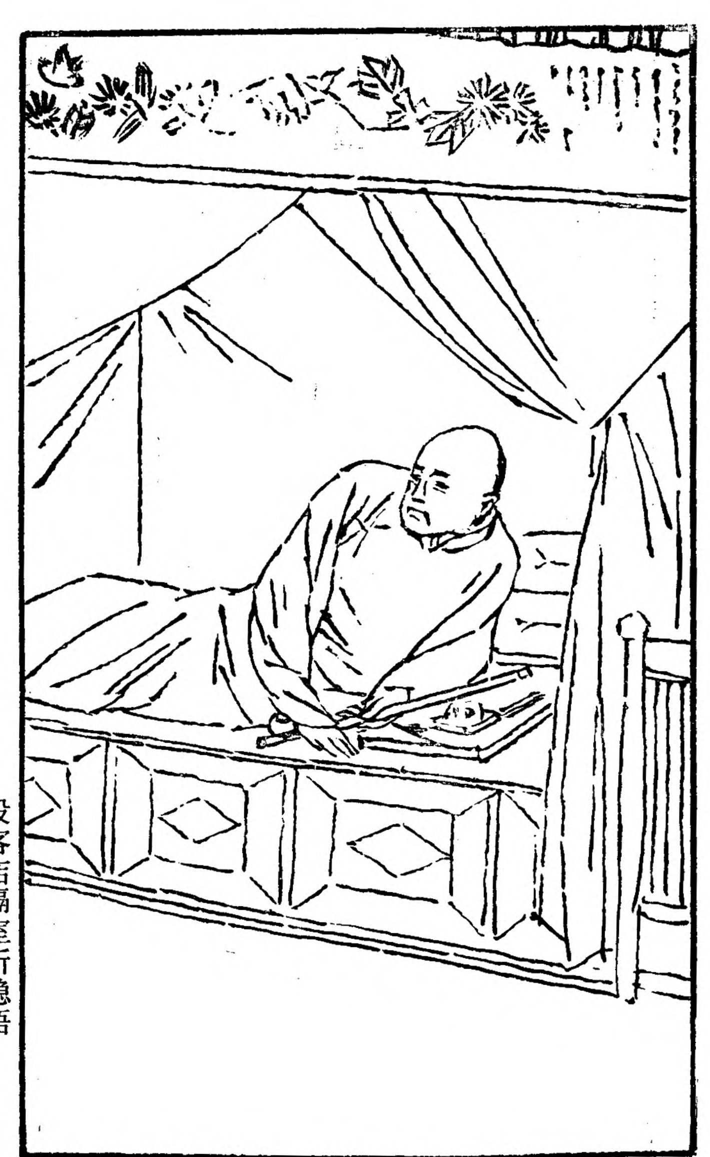
铁樵山人曰：《十大帮规》之外，更益以《议戒十条》，盛春山亦太会舞文弄墨。我常谓中国各项条例订得极好，而不敢实行，反不如红帮规例却能条条实行。是红帮规例虽多无害，而民国条例徒炫外人耳目耳。

孙琪背领公事下山看审大盗一节，写得极细，写被捕以后情形，更似活现纸上，文笔出色。

此回数千言文字，有顺叙法、逆叙法、补叙法、草蛇灰线法、一鸣惊人法。如春山命令孙琪下山，顺叙法也。令旗公事由公人眼中看出，逆叙法也。终南山原由，特笔书之，补叙法也。孙琪看审大盗，似为闲笔，

而不知其极关重要，延至回来，复露出伙劫去了一语，草蛇灰线法也。孙琪突然被捕，及张龙、赵虎等闻信，叫声不好等等，皆一鸣惊人法也。只此寥寥数千字中，已有如许笔法，作者之才诚无限量。

张龙等之得识孙琪，孙琪之得免解送县衙，全赖张龙之唱破洪门令辞，始知为一家人。由是观之，令辞之效用大矣哉。



投客店隔室听隐语



拜码头当面说来由

第二十回

投客店隔室听隐语
拜码头当面说来由

话说张龙、赵虎等闻知大盗被劫，口呼不妙，径奔县里去了。只剩孙琪一人，立在烟铺门前东张西望。(张龙、赵虎突然而来，忽然而去，文笔跳脱之极。)忽然心中一想："我今立在此间，易启人疑，(吃得一次亏，学了一会乖。)不如让我走罢"。想定主意，拔步便走。出了城门，在小市镇上一个客寓内安歇。吃过酒饭，躺在床上开灯吸烟。忽听间壁房内两个汉子谈话，那两个房间只隔了一层板，谈话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只听得一个道："三爷被摘，(强盗切口，被捉谓之'被摘'。)坐了三天书房，(牢狱谓之'书'房。)今天在威武窑子(衙门。)里闲话。(审问。)吾们兄弟便去请他回山，丝毫没有费力。"一个道："何不顺手采荷？(抢劫谓之'采荷'。)带些饼子(银洋。)回来，让兄弟们开开花。"(分赃谓之'开花'。)一个道："我们三十个兄弟，大家带的片子，(刀也，单刀谓之'大片子'，刺

刀谓之'小片子'。)没有预备喷筒。(洋枪谓之'喷筒'。)恐怕蛤蜢前来,(官兵谓之'蛤蜢'。)难以抵扑。(抵敌官兵谓之'扑蛤蜢'。)若然失风,(被捕谓之'失风'。)也要去坐书房了。"(入狱也。)一个笑着说道:"坐书房到也写意,只怕还要请你望城圈哩!"(杀头谓之'望城圈'。)一个道:"休得胡说!我们何不到跳窑(妓院。)里去寻寻快活?"

孙琪听了他们几句谈话,便知也是一个道路。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用熏杆子(烟枪谓之'熏杆子'。)轻轻的打了三计板壁,说道:"兄弟,莫到跳窑里去,来这里受熏。"(吸烟谓之'受熏'。)那边二个果然走了过来,一见孙琪,不相认识,呆了一呆。孙琪叫他们坐了,大家盘问了几句强盗切口,那二个才知孙琪果是自家人,一同躺下吸烟。(一见如故。)问了孙琪姓名,然后自已通名,一个叫做张飞,一个叫做赵云。(两个古人。)孙琪听了,笑道:"两位兄弟名字取得真好,但是古时的张飞、赵云扶助刘备,你们的刘备现在哪里?"(问得妙。)张飞道:"我们的刘备便是蒋六子,现在太湖里行道。"(行什么道?)孙琪听了,喜道:"我正要想去寻他,得遇你们两位,烦为引见。"赵云道:"大哥欲见我们六爷,有何事故?"孙琪道:"我奉盛春山哥哥之命,背领公事下山,招集四方英雄,同入红门,共聚大义。"张飞、赵云都大喜道:"原来哥哥是红门中的好汉,欲请我们六爷上山,可否挈带我们一同去?"(欢迎之极。)我们六爷常常说道,要做江湖上好汉,怎可不进洪门?只因没有前辈保举,所以迁延至今。大哥若然前去,六爷一定欢喜。"(顺手带叙蒋六子。)孙琪道:"六爷现在何处?"张飞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孙琪道:"怎地

说？”张飞道：“此地叫做东流镇，镇上有两个客寓，一个叫招商客寓，是顾三爷所开，只此便是。一个叫安商客寓，是蒋六爷所开，在东市梢，去此不远。今天蒋六爷率领我们，到县里去劫出顾三爷，现今都住在安商客寓之内。”（来得凑巧。）孙琪道：“这个顾三爷莫非叫做顾三麻子？”赵云道：“正是，顾三爷、蒋六爷是把兄弟。”孙琪道：“蒋六爷与县里公人张龙、赵虎认识，顾三爷被捉，何以不叫张龙、赵虎设法，却自去劫狱？”张飞道：“大哥，这便是不进洪门不好。那张龙、赵虎因为顾三爷不进洪门，所以不肯出力。”（自县衙观审，至此始将大意揭穿。文笔蜿蜒有势。）孙琪道：“原来如此。我想今夜便去拜见顾、蒋二人，你肯同我去么？”张飞、赵云都道：“愿去，愿去。”说着，便即起身。孙琪也即丢了烟枪，拽上房门，走出客寓，随着二人一径到东市梢安商客寓之内，果然得见顾、蒋二人，（前有张龙、赵虎，后有张飞、赵云，又由张、赵二人引出顾、蒋二人，文笔相映成趣。）晤谈之下，甚是投合，当下顾、蒋、张、赵都进了帮。一宿无话。

次日，孙琪便引四人回山，见过盛春山、陈保山和众位好汉，不在话下。再说孙琪将何步鸿大兴终南山的话告诉春山，春山道：“既然如此，仍要烦你走一遭，拜他码头，联络情分，将来好一同起义。”孙琪应命，仍复出山。（仆仆风尘，大有外交大员模样。）

不一日到了浙江绍兴府。看官，原来这何步鸿的终南山便设在绍兴府中，并非真有此山，不过虚立山名，与春保山一般办法。那日孙琪探知何步鸿所在，便去拜访。见得这何步鸿年约三十余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表非俗。（只是

一个帮魁。）孙琪便向他行了一个抖腕式，然后立着诵那宝簿中的《拜码头令辞》道：

“我兄弟来的鲁莽，望你哥哥高抬一膀。（即高抬贵手之意。）我闻你哥哥有仁有义，有能有志，在此拈旗挂旆，招聚天下英雄豪杰，栽下桃李树，结下万年红，特来与你哥哥随班护卫。初到贵地宝码头，理当用草字单片，到你哥哥龙虎宝帐请安投到，禀安挂号。兄弟交结不到，礼仪不周，子评（路子。）不熟，钳子（口也）不快，衣帽不正，过门不清，长腿不到，短腿不齐，跑腿不称。所有金堂银堂，卫是门堂，上四排哥子，下四排兄弟，上下满园哥弟，兄弟请安不到，拜会不周，伏称哥子金阶银阶，金副银副，与我兄弟出个满堂上副。”

这拜码头令辞是很尊敬的礼数，孙琪因为何步鸿是终南山的正龙头，所以如此郑重，那何步鸿听他诵到这里，答道：

“不知你哥哥到此来，未曾收拾少安排，未曾接驾休见怪。你哥哥仁义胜过刘皇叔，威风胜过瓦冈寨，交结胜过及时雨，讲经上过批法台。好比千年开花、万年结果老贤才，满园桃花共树开，早知道你哥哥驾到，应当三十里铺毡，四十里接你，五里排茶亭，十里摆香案，派三十六大满，七十二小满，摆队迎接你哥，才是我兄弟的道理。”

孙琪答道："好说，好说。"何步鸿又道："不知你哥哥旱路来，水路来？"孙琪道："兄弟旱路也来，水路也来。"何步鸿道："旱路有多少弯，水路有多少滩？"孙琪道："雾气腾腾不见弯，大水茫茫不见滩。"何步鸿道："请问有何为证？"孙琪道："有凭为证。"何步鸿道："拿凭过来。"孙琪道："大哥赐我一凭文，牢牢稳记在心中。各位哥哥要凭看，普通天下一般同。"何步鸿道："别有什么诗句？"孙琪道："有诗一首。"何道："何诗？"孙琪道："领凭，领凭。八月中秋桂花开，会合天下众英才。咱们兄弟蟠桃会，六部公议挂金牌。得罪，得罪。"何步鸿道："三天不问名，四天不回信。请问哥哥高姓大名？"孙琪道："兄弟姓孙名琪。"何步鸿道：

"请问你哥金山银山，哪座名山？金堂银堂，那座名堂？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道挂金牌，你哥哥高升哪一牌？不对式不成内，是你哥哥指式，我兄弟才好请你哥哥教弟。"

孙琪道："好说，好说。

兄弟有义兄、仁兄、恩兄、拜兄，喜劝提拔，放在八宝会中，多受老大哥栽培，少受老大哥夹磨。(即指示也。)春保山蒙盛大哥栽培圣贤京外军师。"

何步鸿听了，接着说道：

“久闻哥哥大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果不虚传。九岭十三坡，久闻老哥站得高，望得远，站得峨眉山，望得洞庭湖。高山打鼓名声大，海内栽花根本深。金盆栽花，有名之家。千层佛，万层佛，好比万层台上一尊佛。我兄弟多在家，少在外，三纲五常全不晓，五岳三山并不知，兄弟不知不识，望哥哥指式夹磨。”

孙琪答道：

“东风西风，难比你哥哥威风。砍柴遇的沉香木，挑水遇的海龙君。官到尚书吏到督，文官拜相武封侯。我兄弟交结不到，你哥哥海涵海涵。”

何步鸿答道：

“你哥哥上走广东广西，下走三江四码头，飘五海游四海，无处不到，兄弟走过的路，哪里及到哥哥过的桥多？你哥哥威镇中华，名驰各国。兄弟特与你哥哥打起金字旗，银字旗，威风八卦旗，龙凤帅字旗，望你哥哥与我兄弟，画个好字旗。”

孙琪答道：

“你哥哥金字旗，银字旗，威风八卦旗，龙凤帅字旗，兄弟难以打起，一个好字旗，逢州打州，逢省打

省，逢府打府，逢县打县，省省打到，处处打高，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咱们兄弟打红不打黑，一个好字旗，我兄弟可以打得起。

“连香凯连香，都是梁山一柱香，不共山来也共堂，不共爷来也共娘。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只有金盆栽花，那有梁山分家？只有一个梁山，那有两个水浒？你老哥果有天才地才，文武全才，三十六本天书，本本看到，七十二本地书，页页看清。我兄弟三十六条全不晓，七十二款并不知。你哥哥威风过界，仁义过天，真正肚大量宽。老哥开龙山，设贵堂，龙兄虎弟会合一堂。”

二人问答到这里，才将《拜码头令辞》念诵完毕。何步鸿便请孙琪坐了客位，问道：“大哥千里到此，有何贵干？”孙琪道：

“日出东方一点红，秦琼打马过山东。跨下一匹黄骠马，五湖四海望仁兄。秦通六国访伊尹，文王渭水访太公。张良背剑访韩信，刘备、关、张访孔明。敬德曾把白袍访，孙权自出访周郎。天下英雄访英雄，地下豪杰访豪杰，惟有兄弟无处访，今日幸得遇仁兄。”

这个叫做《出山访友令辞》。何步鸿听了，连忙作揖，谢道：“承蒙哥哥厚爱，远道相访，不知有何见教？”孙琪道：“盛大哥闻得你哥哥招聚天下英雄，会合终南山，同登万寿堂，齐心灭满，协力复明，甚是爱慕，特嘱兄弟下山，来与哥哥贺喜。”何步鸿道：“敬谢盛意。兄弟虽然自立山头，一切仪节都

照春保山式样，将来如有作为，仍该听候盛大哥调遣。”(春山派遣孙琪之意，只要如此一句。)孙琪道：“如此最好，以后两个山头应该时常通报消息，那就容易扩张声势了。”何步鸿很以为然。当晚盛筵相待，坚留孙琪，一连住了五日，孙琪推托事故告辞回山。何步鸿便写了一封问候的信，托交盛春山，孙琪才得告辞而别。

却说孙琪出得绍兴府城，一路行来，忽闻背后有人唤道：“孙大哥，如何来到这里？”(此何人耶？)孙琪回头一看，不觉大吃一惊。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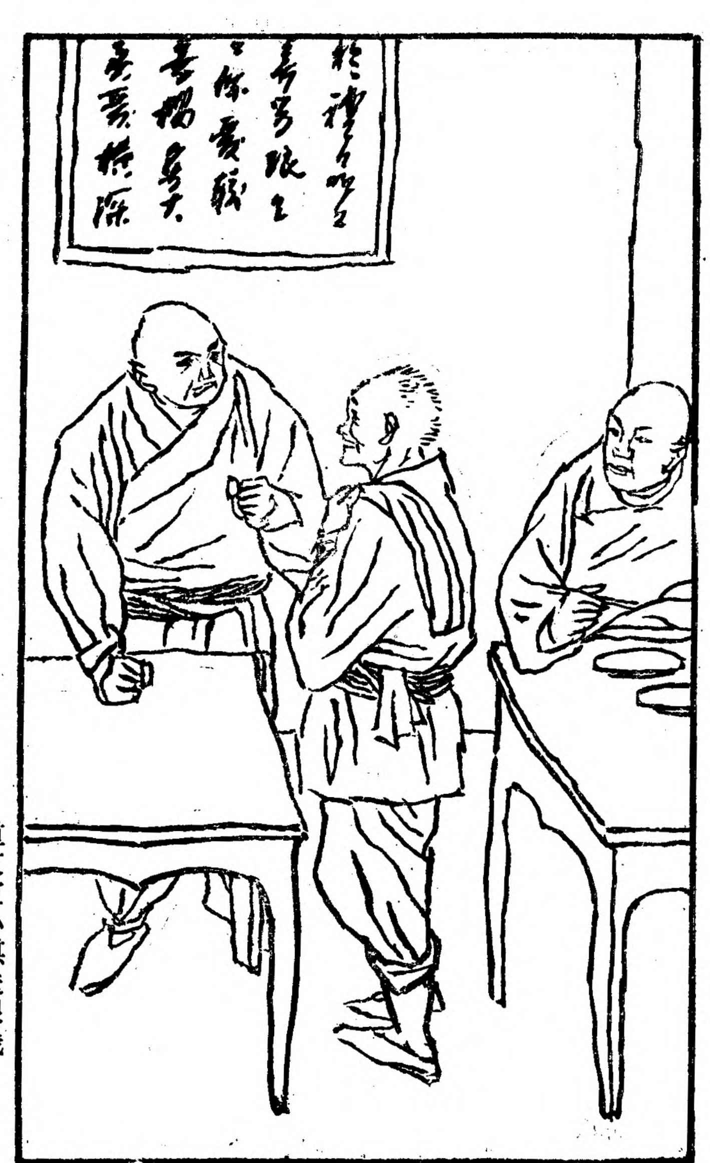
告辞头领归山去，背后何人唤姓名？欲知那人是谁，孙琪何故吃惊，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文字有极省法，有极不省法，各视其缓急先后而任择之也。孙琪得识顾三麻子，自在县衙探问旁人以后，至今历时已久，始得晤面，此极不省法也。孙琪欲识蒋六子，张龙作书介绍，不果，又似极不省法矣。而客店投宿，欣闻隐语，晤谈顷刻，得识四人，此真极省法也。而文笔之变幻，直似夏日之云，令人不可测度也。

上回孙琪与张龙等烟铺相会，描写详细，亦极不省也。及出铺门，倏忽四散，斯又极省法，尽文章之能事矣。

孙琪得识顾、蒋二人，中经许多故事，亦极不省法。及至引上山头，更不提及，则又极省法。以留后文余地也。

本回书中有强盗隐语及《拜码头令辞》，皆为红帮中人秘不肯示人者，一经作者借孙琪、何步鸿之口说破，今人阅之，如身入洪门，听彼等谈话也。



重友谊孙琪送银钱



依帮规李寅致封赠

第廿一回

重友谊孙琪送银钱
依帮规李寅致封赠

说话孙琪出了绍兴府城，忽然背后有人叫唤，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张龙、赵虎两个，衣衫褴褛，形似乞丐。（何以至此？）孙琪不觉暗暗纳罕，慌忙问道："两位兄弟别后没多时候，怎样弄得这般地步？"张龙道："说来话长，请到酒店里去细谈。"说着，便指出前面一片小小酒店。三人进得店门坐定后，筛了酒，喝了几杯。张龙道："如今我们的差使已被知县老爷撤除了。原来那天，我和哥哥走出烟铺子，听得大盗劫狱，我们就惊慌得不顾哥哥，只管奔到衙里探问消息。（照应前文，笔势矫健。）得知大盗顾三麻子果被他的把兄弟蒋六子等一班好汉混进城里，当场劫夺去了。最可恨的，那蒋六子劫狱的时候，吩咐兄弟们高声叫道：'我们江洋大盗现有三五千人马到此，与此间公差张龙、赵虎等里应外合，只要劫出兄弟，不伤良民一个。'（此段补前文所无，笔势变幻。）等到

他们劫了同党呼啸而去，知县老爷听了此言，顿时大怒，飞签传拿我们。恰巧我们奔进衙里，就吃知县喝令钉镣收监。(此段亦补前文所无。)晚堂审问，我们辩道：'这顾三麻子便是我们去拿来，如何反与大盗勾串劫狱？这定是该盗挟嫌陷害，造下这种谰言。求大人明察。'那知县不问是非，将我们各打皮鞭一百，仍旧收监。等待申详上宪，再行发落。(此段亦补前文无，偏写得详细。)我们受冤不过，乘着黑夜，串通狱卒一齐逃走。逃到这里，那狱卒先是客死了，只我们两人要去求见何步鸿。奔走几天，没有探得他的去处，只在此间勾留。如今盘川用尽，只得在街头行乞，聊存性命。今日得见哥哥，真似乳孩遇着生身父母一般，喜出望外。”(这一席话有无限情节。)孙琪听罢，不禁唏嘘了一回，说道：“蒋六子因为你们不肯援救顾三麻子，所以劫狱的时候造此谣言，谁知害得你们如此地步。现在你们无处安身，何不随我到春保山去，共聚大义？”(说出本意。)张龙、赵虎都道：“大哥肯收留我们，十分感激。但听得顾、蒋二人同在贵山，将来我们和他相见，必然不肯罢休，弄出笑话来，在哥哥面上须不好看。我们只求哥哥引去见了何步鸿，就在何大哥那边当个差使，就感恩不尽了。哥哥若有差遣，我们自该出力，不敢偷懒。”孙琪道：“这也使得，兄弟定然引见你们。但是何步鸿举动诡秘，所做的事常不使春保山得知，这是我们最可虑的。你们若然到了终南山，能将他们一切行动时常报告我们，功劳不小。”(孙琪能。)张龙、赵虎各各应允。当下三人吃了几斤酒、几碗菜。孙琪回了酒菜钱，又将五十两一锭银子赠给两人，一同出了店门，再进绍兴府城来见何步鸿，备说张

龙、赵虎无处安身，愿受差遣的话。何步鸿一则见张龙、赵虎是自己兄弟，二则又是孙琪引来，自然一诺无话。从此张龙、赵虎归入终南山中，时常把消息传达春保山里，不在话下。（了却张龙、赵虎。）

却说孙琪荐引了张、赵，拜别了何步鸿，一路晓行夜宿，已到江苏省淮安府地界。夕照衔山，倦鸟归林，看看天色已晚。走进一个饭店，叫店家先打二斤酒来，独自喝着。（又是换出一个境界。）忽见一个大汉，粗眉巨眼，直闯进来，拣着一个空座头坐了，抡起双拳在桌子上似擂鼓一般的击着。店小二忙来问讯，那汉道："只叫你们主人家出来说话，便知端的。你这厮只会低声下气，看你也不是好汉，如何懂得我的话说"？（那汉来得突兀，话得突兀。）店小二不敢多言，诺诺连声，去招呼店主了。

孙琪见他来得奇突，冷眼旁观究竟是个什么道路。（写孙琪。）却说隔不一会，里面店主出来，见了那汉不敢待慢，上前问道："请问贵客高姓大名，叫唤小的有何吩咐？"那汉道："兄弟初到贵地，人情生疏，一时盘川用尽，特来向你哥哥借些盘川。（此是普通话。）我兄弟来得鲁莽，望你哥哥高抬一膀。（此是帮中密语。见前。）店主道："请问贵客，跻线子来，写来？"那汉道："轿树上烟子足，驾风来。"店主道："哥哥，卷子有多少重？"那汉道："有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九厘三毫。"店主道："如何这样重。"那汉道：

"南北二京都走过，一十三省省省高名。五都地界多热闹，四大码头有英雄。九流三教人知晓，义兄何必盘

问根。提起九流领凭学见，一流主子，二流金，三流皮，四流医，五琴棋，六书画，七僧，八道，九衩仔，十道三教。”

那店主听到这里便道："哥哥既是一家人，便请先用几杯酒，有话再讲。”说着，请那汉坐定了。又叫店小二道："快拿手巾来，给好汉洗面。”那店小二连忙拧上一把手巾，递给那汉，口里说道：

“初三初四蛾眉月，十五十六团圆月，月亮团圆随天好，世上只有水为先。手捧白玉响叮当，仁兄命我破海中，亮开水浪光明现，四方八面放毫光。”

那汉洗好了面，对那店小二道："原来你也是洪家兄弟，方才错怪了你。”小二道声“不敢”，便自退了出去。（小二自去，再有人来。）这时，店主人自去取了两壶好酒、几碟鱼肉，与那汉对饮起来。

这时却引动了旁座的孙琪，不由的立起身来，向二人作了一揖道："两位哥哥请了。方才的话兄弟都已听得明白，不知两位哥哥统率那一座山头？”那汉道："兄弟虚占飞虎山，山主刘家福令我背领公事下山，招集好汉入伙。这里店主人叫做王春发，同在一个山头。只因没有会过一面，所以相见之时说了几句口号。（偏是他说的明白。）只兄弟姓李，表字道生，单名一个寅字。敢问哥哥高姓大名？既然前来问讯，必然也是洪门兄弟，不知统率那一座名山？”（李寅偏要反问。）当下

孙琪便将姓名等项一一详细告了。店主人便请孙琪一同入席饮酒，孙琪也不辞让，只管坐下。三人谈谈说说，无非是帮中文武差使的勾当。(不足记述。)

孙琪问道："敢问贵山主刘家福几时开辟山头？如何我们春保山中没有知晓？"李寅道："敝山开辟了不多几时，只在余杭一带招领好汉，一切办法都照春保山成例。现在浙江一省，刘家福、何步鸿对峙，所以兄弟众多，各州府、各码头都有自家兄弟。"(红帮又立分帮，自李寅口中说出。)孙琪听了不则一声，自肚里寻思道："春保山成立不满一年，那浙江一省已经成立了两个分帮，若然春保山不思发展，只怕各处分帮的势力反要比春保山来得浩大了。"(孙琪有心人，不似李寅粗鲁。)孙琪心里虽如此想，却不说出来。但对李寅道："今日哥哥既与兄弟相会，也是天缘凑合，兄弟便拟回山，欲请哥哥一同回见盛春山、陈保山两位。从此我们两个山头联为一气，岂非甚好？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孙琪之意如此。)李寅道："哥哥说得有理，兄弟愿随哥哥拜见贵山主。"(李寅直心直肚肠。)孙琪大喜。那时店主人因见两个都是好汉，只管将出好酒好菜款待二人。等到天色昏黑，店小二掌上灯来，三人直饮到二更方散。(写店主人之厚待二人，正以写红帮中人之看重同门兄弟也。)当下孙琪、李寅都在店中宿夜，一宵无话。到了次日，两人别了店主上道，于路夜宿晓行，无话可说。

一天，已到春保山，孙琪先进正义堂，报道："现在飞虎山的外八堂大爷李寅，由兄弟引进山来，拜进众位。"盛春山一闻此言，即便约集内外八堂大爷，齐齐走出正义堂，迎接

李寅，邀入堂中，分宾主坐定。(以礼迎之，以礼待之。)寒暄甫毕，香茗款待。李寅见众人如此诚意，便依红帮宝簿所载各种套语起立致词。先对盛春山等内八堂大爷道：

“久闻老大哥明月高照，义气万丈，胜过当年关圣人。见不平，斩雄虎，蒙圣母，赐青泉，将容貌改换。在桃园，拜结刘张兄弟，誓同生死。起义兵，破黄巾，其功不小。酒未冷，斩华雄，血染宝刀。过五关，斩六将，擂鼓三通斩蔡阳。义释奸曹，名扬万古，威震华夏，永立千秋。你哥哥仁义可比关公兄弟，将来学见领凭。兄弟交结不到，过门不清，钳子不快，礼义不周，烦你哥哥海涵。”(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内八堂大爷语。)

李寅说罢，又对高发道：

“久闻老三哥威风世界，仁义过天。自古道，当家当家，管尽天下，掌理东仓西仓，怀抱一百零八。讲三纲，好比叔夜、叔夏；讲五常，可比伯达、伯适。你哥子果有天才，有地才，文武全才。文可提笔安天下，武可提刀定太平。真乃是五岳三山之豪杰，五湖四海之能人。上与五祖出力，下与兄弟分忧。我兄弟少读圣贤之书，不知周公之礼，兄弟礼义不周，少来随驾。望三哥海涵海涵。”(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当家语。)

李寅又对陈保山道：

“久闻老五哥大名，如雷贯耳。红旗红半边，义气胜桃园。上与五祖出力，下与兄弟分忧。怀抱七星剑、杏黄旗，左手捧的七十二本天罡书，右手拿的三十六本地煞律。果然本本看到，页页看清。真是红袍大都督，海外天子，海内英雄。我兄弟不知不识，无能无智，交结不到，过门不清，烦望哥哥海涵海涵。”（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老五语。）

李寅又对周策等道：

“素闻老六哥的大名，未见其人，今日得见，果然仁义双全。真是三山之豪杰，四海之能人。访三江，查六镇，俱已巡到。飘五湖，游四海，到处巡高。倘然冒称光棍，捆绑打送不容。兄弟特来与你哥哥打起金字旗，银字旗，威风八卦旗，龙凤帅字旗，全仗哥子与我兄弟出个好字旗。兄弟不周不全，不方不圆，烦望哥子海涵海涵。”（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老六语。）

李寅又对众位兄弟道：

“久闻久闻真久闻，久闻你哥子好威风。久走江湖长在外，游遍天涯显奇能。三教九流皆知晓，五阴六阳分得清。猛虎蛟龙初出洞，自古英雄出在少年人。你哥子有能有志，有仁有义，三级连升，我兄弟再来请安道

喜。”（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老九语。）

李寅又对一班年纪大的兄弟道：

“久闻满大爷有仁有义，好似红光提火，月照满天。论机谋智谋广远，论武艺文武双全。有名秀才燕青之志，水旱码头多走过，高人贵客伴同游。真是三山九岭之豪杰，五湖四海之能人。常与拜兄背卷子，提携走东走西，说南说北。有功劳，有苦劳，功苦勤劳。恭喜你哥哥开过码头，换过镇市。俟盟堂大爷开金山，立银山，扯旗挂帅，栽培龙兄虎弟。我兄弟连保三保，连奏三奏，三级连升，连升三级，再来道喜。”（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满爷语。）

李寅又对一班年纪少的兄弟道：

“侄贤台，侄贤台，你起来。不必讲理，且听愚叔说开怀。双膝跪地，买田治地。有功劳，有苦劳，功苦勤劳。马前之功，马后之苦。随是那位明叔大伯，开山立堂，扯旗挂帅，栽培龙兄虎弟。我为不才的连保三本，连奏三奏。那时节那位龙伯虎叔开笼放鸟，鱼龙变化，改换袍带。久日之后，记名四字，提升公满十牌，为不才的愚叔再来道喜。”（按此系红帮兄弟封赠少侄语。）

李寅依着红帮规例，照读罢了各等封赠词句，然后坐下，与

盛春山、陈保山谈谈江湖上的行径，极为投合。正说得起劲，忽然保山手下兄弟解到三人，听候发落。保山便在正义堂上当中坐了，(当中坐了便算问官。)剔起两只怪眼，对着解到的三人看了一会。吓得这三人汗流浃背，瑟瑟的抖个不住。李寅在旁看了，也是莫名其妙。正是：

堂前方庆群英会，阶下何来待鞫囚？欲知保山审问这三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张龙、赵虎等之别孙琪而去也，倏然不见，及其晤面也，乃又突然而来。一来一去直是生龙活虎一般。非张龙、赵虎之生龙活虎也，文笔之变化生动，如生龙活虎耳。

孙琪酒店赠银，足以收服张龙之心，荐入终南山，使为耳目，其手段可谓巧矣，其用心可谓深矣。真似外交官中一位能员，宜盛春山派之为外八堂大爷之长也。

李寅突然闯进酒店，举动粗暴，令人读之想念《水浒传》中李大哥、鲁智深等一班好汉。刘家福开辟飞虎山，又在李寅口中说出，不用正笔写之者，省文也。

各等封赠词句，为红帮兄弟相会时一种套语，若然零零碎碎演述之，徒乱阅者目光。不如使春保山中内外八堂大爷聚在一处，使李寅一一封赠之较为省笔也。若谓同帮相会未必如此复杂，其人即属笨伯。



磔尸身申红帮纪律



惩淫恶逞绿林威风

第廿二回

磔尸身申红帮纪律
惩淫恶逞绿林威风

话说陈保山正坐堂前，审问三人。那三人是谁？待做书的交代明白。（又是一样笔法。）原来那三人叫做赵大、钱二、孙三，（假定之姓名。）都是帮中老九。（最小之职司。）奉了盛春山之命令，分赴各处去贩卖私盐。谁料他们时运不佳，临阵失风，统率私盐三五船，没有与官兵通过关节，当面迎着，两方开火对敌。赵、钱、孙抵敌不住，弃了盐船，仅仅逃得性命。他们明知失风逃走有犯帮规，回转山头，必然得罪。当下三人计议，不再回山，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偷偷摸摸的事。（鼠窃狗偷行为素来红帮兄弟所贱视。）

时春保山中因为赵、钱、孙等奉了差使好久不回，有些疑心，特派巡风出去侦察消息，尽得其详，回报山主。春山、保山大为震怒，传令捉拿赵、钱、孙回山讯办。（法令森严。）一日，赵、钱、孙等正在长江轮中做事，却被同帮巡风

撞见，欲待走时，只见那巡风打出暗号，一霎时聚集三五十人。赵等料不能脱身，只得随着巡风回山。那时陈保山身为红旗老五，兼理刑堂，所以钱等三人归陈保山审理。(一段补叙赵等背犯帮规原由。)

却说保山坐在堂前，看着三人，问道:“帮规第三条你们忘怀了吗?”赵等战栗答道:“第三条说的临阵脱逃者斩。兄弟不敢忘。”(不敢忘。)保山听了，冷笑一声道:“帮规第六条你们也忘怀了吗?”赵等一发抖着答道:“第六条说的是吞没水头者斩。兄弟也不敢忘。”(也不敢忘。)保山道:“这样说来，你们也没有忘了帮规。如何遇了官兵临阵脱逃，在长江轮中私做差使，吞没水头?如今已被拿来，更有何说?”(没有说话。)赵等尚没有回答，保山便吩咐下手道:“快把他们拉出去，一个个放掉便了。”(杀却谓之“放掉”。)下手兄弟得命，走上一步，扭翻赵等三人，两个扶侍一个，拉到场上，斩下头颅。再将尸体分为数段，用破芦席卷了，拿出去投在大海之中。(按红帮放人例无全尸。其法先断头，次断两臂、两腿，又次将中躯截分为二，然后以芦席卷成一束，抛诸江，投诸渊。土葬者殊无几也。)保山又将这事通告全帮兄弟，以为儆戒，不在话下。

却说李寅眼见陈保山执法严厉，心中十分佩服。即在山中住了几日，便与孙琪各背公事下山，招领同党，书中暂且不提。(暂搁一边。)

列位看官，须知红帮中刑堂一职手操生死大权，最是厉害。后来有个好汉，叫做颜鼎章，在四川省开山立堂，叫做“蛾眉山大义堂”。他自己做了正龙头，(又是一个山头，又是

一样笔法写出。）有个叫做金鹫大王的做了刑堂大爷，也与陈保山一样厉害。后人撰了一段笔记，专载其事，说道：（用笔记体，别开生面。）

蜀中某岭之阴，箐篁葱郁，繁草缘径，日光射之作深绿色，与山翠空濛相掩映。径既曲邃，麋鹿绝踪，猎人亦不复至，幽茜欲绝。顾疾风吟啸而外，时有人语马嘶出诸穷谷。阳乌西坠之顷，更必有汤汤金革之声。伊为谁？盖峨眉山金鹫大王之帝居也。

大王为峨眉山之红旗老五兼刑堂，年富矣。虬髯绕颊，黑白参半，双瞳翳若无光，长日无事，嘿不作语，顾步履绝迅，无趑趄不进状，其两臂坚若纯钢，遇者无幸免，第勿审何以名金鹫。人之骤接之者，恂恂若众人类，勿能知其为勇夫，更勿能知其为盗魁。

岭有薮，垂数十稔矣。其始魁之者为施某，施伟硕，弗类金鹫。双眉浓黑，隐隐有杀气，尤足令人目之而怖。顾遇群下特优容，任其喧豗，都不之禁，众亦德之，出令未尝忤。时或有羽翼为官吏所执，咸怡然不为援。金鹫者，初不审其为何产。某岁夏月，一日薄暮，手衣裹及短刃，匆匆过岭。适有喽罗倚山壁闲望，见金鹫，突出执之。曰："若真懵人！乃勿审是处为大王帝居？苟能献若物者，可贷一死。"金鹫佯勿之闻，径前行。喽罗意其为老而聋，追捕之。金鹫突反顾，以臂格其胸，喽罗大声呼，殒矣。

喽罗既呼，群众在山内闻之，咸骇诧。亦有展颜笑

者，意为行客乞命之声耳。迨出山睹状，乃始大震。时金鹫行犹迩在数十步以外。众知其俦侣之死，必是人所为，竞出白刃，飞步逐之。光晔晔然逐人影而乱，为状为奇丽无匹。少焉追及，金乃回其首，语众曰："若曹何不惜鼠命至是。果苦苦躡人者，当如适间之鼠。"语次，遂止其步，凝睇斜视，以待众之报命。众哗然曰："以吾辈光泽之刃膏若之血，殊为不值。特若大言，不自衡虑，非小试锋镝者，不足以审吾辈之辣手。"言既，竞以刃奔金鹫。金鹫无语，挥其两臂，众之颠蹶丈外者可十数。更余数辈，咸惶恐不知所为。其一特黠，笑语金鹫曰："壮士若果有勇力者，盍少待，一与大王角？"金鹫曰："可，固吾愿也。"

无何，金革大振，黄尘翳空。施某衣锦服，手巨斧，率众百人，整队而出。金鹫猝睹色，洋洋如平时，出其短刃，努目以待。施某既至，大声曰："若曷为伤我俦侣？陌路相逢，乃凶残至是，我苟不有以惩若者，誓不再王此众。"金鹫曰："若言佳。第吾以一人，无能敌汝辈数百之众，若果有勇者，其屏若众，孤身与某角。不者，若纵死某，亦不足为勇也。"施某曰："可。"遂遣众远立，戒不许援。且语金鹫曰："若志之，若固强于我者，其代我统此众，不者必磔若尸。若其无悔！"言既，遂纵斧奔金鹫。金鹫急以利刃格之，铛然一声，巨斧已折。施方震骇，金鹫突以刃进逼施胸，大吼一声，血下若雨，而负技自矜，杀人若草之施某，竟于是时毙矣。

施既毙，群众震慑，且益神金鹫之技。盖渠辈畴昔

心目中以为，天下雄勇迨无逾我王，初不料尚有更勇于其王者，顷刻而毙之。于是相与泥首于金鹫之前，恳渠继王之任。金鹫慨然曰："我乃红帮领袖金鹫是也。我友颜鼎章才艺胜我十倍，当邀之来，为尔等开山立堂，共扶大义。"众皆欣忭。于是金鹫遂邀颜至，立峨眉山，推颜为正龙头，而金鹫任刑堂。众以其大权在握，私谥之曰"金鹫大王"。

金鹫宣告帮规既毕，且曰："天下罪恶之至大者，无逾于污吏。礼在上若神明，藐下民若土芥，凭凌纵肆，匪所不为，凡尔群众，其欲有获，即取诸若辈。至贫稚衰朽，当有以援之，毋妄为也。"又曰："凡尔群众，其各相助。遇有危难，毋得奔逸。其有左余律者，畀诸豺虎。"令既出，群众大怖，相与横眉咋舌，若有所失。盖渠辈畴昔，恣所欲为，未尝有所诫饬。所劫之财，非过客之资斧，即平民之什具。徒以白刃及涂面作神鬼状，为骇人之具，未尝真有膂力。至是大恐，悔前日之推金鹫进洪门，适以自苦也。

秋风飒飒，拂树梢而过，无数败叶辞树翩飞，尤有群雁翱翔云表，以欲与败叶竞其飞行之技。少焉启喙一鸣，而败叶已纷纷而下，为状实至惨栗。时则深林之底，有数十人各据石凳而坐，拊髀微语者，金鹫部下之兄弟也。其一倚于枫林之次，语左侧坐者曰："李大哥，吾人往日本以蹈刃扬拳为能，兹乃散居，粮食且尽，长是以往，不几奄奄同毙于槁梧之侧耶?"李某闻言，应声而曰："老赵，若言良然。吾侪生涯固不类文弱书生寂寂

居家中者。"二人方语，众杂声曰："若二人言然也。然今夕尚有些些兽脯，既醉之后，然后商议未为晚也。"呼啸同去。

石径窈窕，阴气袭人。金鹫方独坐室中，倦而欲睡。突有一短悍之人迅步而入，睹金鹫，点首为礼。金鹫猝睹，亟离椅起。语曰："老黄，若岂有所得耶?"老黄曰："然。大王亦知省中俞某，方服官于边塞耶？兹且解职而归，囊其剥削之资，挈其妻孥，跋涉已非一日。计明日之午当过兹岭之南，大王诚能率我侪侣，截其途径，则所有不难尽得。某得此息，实由贿其左右而来，不者，不能详稔至是也。"金鹫曰："善！若当有赏。"

日已逾午，太阳殷然射岭阳，昭丽作异彩。时有短褐执械者百辈，据于途隅，若有所迟，即金鹫之侪侣也。少焉，百武以外黄尘起，笑语声自遥而近。金鹫时方策骥立群侍中，闻声曰："至矣。然彼辈僮仆匪寡，征此长途，当亦有备。老赵，若其悉召兄弟来，悉合歼此巨蠹。"老赵闻言立奔去，转瞬间百数人继至。而俞某群众已易道望西而驰。金鹫曰："噫！蠹行远。老赵，若其速袭山之西，截其行道。李五，若其率五十人伏丛菁中，勿为所睹，余兄弟其各返洞，某当孑身待于此。"言既，众咸遵命而去。

无何，俞某车果已抵山之西矣。老赵亟出，鸣铓助威，竞以白刃奔俞。俞果聘有善技击者数辈随行，闻声而去，奋拳力格。尤有一人，名曰刘虎，其勇倍于他人。老赵同侪虽众，僮仆累累，不获取胜。幸途窄，俞犹未

得脱。丛菁间，群从继至，呐喊以助。时金鹫方踯躅山阳，闻声知有异，亟趋至。则见刘虎方掣道周巨柏之干，用以格刃，干槎枒身遇者，悉无幸免。死亡相藉，日光惨淡。俞某固犹在车中，拥家人共语。金鹫大怒，突出攫巨柏之干，掷之地，声砰然震岩谷。刘虎大虢，方欲详察。金鹫急以臂挥其背，虎叫然，背骨尽裂而毙。众各奋力，共劫车从。少须，俞某屈从，遂尽劫以入洞，而山中群喽亦翕然嗟金鹫之有异能矣。

俞既入洞，金鹫检其家人，失一稚妾。俞亦痛哭告金鹫曰："某此行携银十万，令诸姬各掌之。钞票千纸，存于稚妾，今既失矣。某亦甚愿以所有尽献，惟愿大王贷一死。数十稔辛勤，一旦付之他人，亦复无憾。特我稚妾待我有礼意，遽尔舍去，良所不忍耳。"金鹫闻言，振喉大声曰："若毋多语！"遂促群盗挟之出。黄白累累则置之坐侧，检阅名薄，一一行赏。死者共二十余辈，遗骸俱在，顾独失一老赵。

宁远城中，通衢三侧，有旅馆焉。外观轮奂，缘饰巨丽，门首有鲜旗二，似主人特简以招客之任。迎风招展，若谒行人。顾渠虽劬劳终日，作意俯仰，而行人之知其意者绝鲜，类皆掉头之不顾。一日薄暮，有客被服纨绮，偕一靓妆少妇，联臂而入。主人见贵客之贲临也，展颜而喜，似喜其旗之善招客。

客年四十许，肤作红色，意积岁累曝日光中，始克有此。举止粗戾，雅与其被服弗称。犹有双髯，茎若麻丝，作深黑色。映以红肤，大足使人兴怖。顾主人第求

旅资，他非所计，故于客之美丑，未尝留以深意。而足致主人萦怀者，反为少妇。妇盛服，逾于髯髯客，而芳容之倩丽，尤足颠倒一切人世而有余，双眸曼转，娇艳欲绝。主人遂于款客之暇，偷目少妇，颇欲迎前，询其起居，侍服一切。犹恐髯髯客之怒，则暗默而罢。

一夕，为客至旅馆之第五日。室中灯火辉煌，列席整楚。客方与少妇据案共饭，侍者叉手拱立而待，为状至恭，亦至可鄙。久不得诏，则逡巡退去。少妇睹室中无他人，始语客曰："果踪迹得之者，君将何以处之？"客面似微愠，亦无所答。少妇复曰："侬甚念渠家。"言未既，客震怒，以箸叩桌曰："若胡言，某不尝于昨日告若以利害祸福耶？后此更言者，当无幸免。"言次，门外有步履声，客乃顿止其语。既而声远，似已入他室，则复语曰："阿俞贪酷，死人以万数，兹必不贷。若果系念，其将从之黄泉之下耶？"语时拈须微笑，不复作语。而少妇则突起，面窗而坐，似不欲睹客。微闻声息，又大类作哭，客方啖，未之知也。

少须，门外哗声顿起，革囊登登之响，自遐而至。客方冥想，乃绝无闻，历刻许而复寂。时侍者亦入，少妇曰："适者喧豗曷故？"侍者曰："夫人未之知耶？适者来者为检旅之军士，缘今日侦报，暮间有数十匪至是。故军官遂饬若辈，检视旅社，辨其留匪与否。兹已去，与夫人无与也。"言已，微笑睨少妇，旋携饭具去，而髯髯客之面急惨若有丧。

翌日之晨，客方酣睡未起。侍者忽偕数人入，客惊

醒，睹其人，颜色顿异，神志大瞀，举止尽失其常。少妇坐其旁，亦泫然不得语。一人谓客曰："若曷为犯规例，拥物潜逸？兹我实奉大王命，偕数十人，行且挈汝及此女去。"言既，客欲答无从，但有雪泪。其人勿之理，挥侍者召主人。既至，谓之曰："若为旅东，亦良贸贸，乃未尝辨客之美恶，然此亦无庸多语。我今问若，若客旅食资若干，我将速客去，资即出诸我可也。"主人知其人不易为，即柔声曰："某不须资，听客去可也。"其人曰："善。"众遂偕客及少妇扬长而去。

读者至是，其于棼鬅客之即为老赵，当不难寻绎而得。而少妇为谁？则俞某之稚妾也。初俞某行蜀时，诸妾分车而行。老赵力夺，乃得稚妾。既艳其色，复多其财，奇计忽生，遂相偕遁。行至宁远，计程已遐，冥冥鸿飞，当不复中弋人三弹，乃小憩旅中。初拟小住数旬，即挟资游苏省。不料行踪甫定，逐者继至，而老赵遂入网罗。其至旅之一人即李五也。我书以上均为追述，今当叙其后事矣。

老赵既随李五而行，骤步数里，颇觉颠顿。少须，出宁远之西郭。风柳青寥，景绝幽嫩，芦屋数椽，临治而筑，为贫贱者之逆旅。李五十数人即旅于此。老赵既至，气喘如牛，俞妾犹疲顿弗能兴。李五曰："老赵，若犹忆往日林际共酌、崖畔寻秋之情景耶？"语未既，老赵之泪已不期下坠。李五曰："老赵，若迩日乐事如何？"老赵曰："李五，大王果已至耶？且又何为欲得我？"李五曰："若良愦愦，大王往日不尝以怜恤衰稚告众耶？兹大王知

俞某不过为黠吏爪牙，已纵之逸。若又谒为拥其妾，显背大王旨？且若艳其多金，秘不与兄弟共，既犯帮规，又失和气。”言未既，老赵忽泣下，而俞妾亦泣。

二人语顷，内室傍桌之扉呀焉辟，一短悍之人骤步出。老赵一见，惊悸几于忘魂。砰然一声，而此无情之躯干遂离椅而坠于地，盖其人即金鹫也。金鹫睹状，亦不作语，第以目遍视室间。视既，入内，而老赵此时犹悠悠然梦在旅社中，与少妇作密语。风木兰然，薄醺已落，宁远西郊，寂如丘墓。少焉，忽有呻吟之声遥度芦屋而出，盖老赵乞命之声也。老赵时方跽于广桌之侧，举桌而赫赫坐者，即为金鹫，冥坐无言，大类荒龛之中神像。而老赵则觳觫有似瘦羔面宰人而乞生。其言曰：“大王，适间李哥语，我已自审其罪。钞千纸，所耗不及百之二，兹已俱呈大王。俞氏之妇亦已来兹，幸大王鉴其愚，肉其白骨。”言次，李五亦欲有言，为老赵乞贷罪。金鹫倏离座起，暴声曰：“混奴！毋絮絮作哀语。明日行挈汝至危崖之上，向波神一掷耳。”言已径入。老赵及李五咸失色。

日逾午矣，峻岭为太阳所曝，灿然如被金缕之衣。山花作意，艳诸谷隅，浅碧杂黄，各矜繁彩。于时突有数十人拥一人而来，既至，缚之道周巨柏之底。缚方既，一人策骥随后而至，众争前取进止。策骥者曰：“速枪之！不则，无以为侪辈惕。”众闻言，遂以刃投系柏之人。曾不几何，浓液喷涌，巨吼而尽。策骥者作惨笑曰：“若辈志之，老赵今以好货眩色死矣！”

列位看了这段笔记，便知红帮刑堂的厉害。其中也不止陈保山、金鹫大王如此，凡是刑堂大爷，没有一个不是铁面无情，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更无一些商量的余地。所以红帮兄弟个个能守帮规，不敢轻易尝试。(一段大文之后，不可无此数语总结之。)再说孙琪、李寅二人一同下山，各背公事招领同志。两人各为其主，行至半途分别。孙琪独一个行至山东地界，(调转笔头，复记孙琪。玲珑之极。)时已薄暮，正想寻个宿头，忽然树林里走出两个强人，阻住去路。只因这一番，有分教：

双雄毕竟难相并，遂使萧墙起祸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此回插入笔记一则，突兀之极，诚演义小说中别开生面者。譬如万里汪洋，波涛汹涌，而奇丽之岛突现眼帘，其中景物幽茜，尤非人世所有。舟行至是，有不叹为奇观者乎？

此回主要之点在于说明红帮纪律之严明。写陈保山寸磔钱大等尸身以后，犹嫌未足，复写金鹫大王之追杀老赵以渲染之。顾同一笔法恐为阅者所厌，于是著者运其妙想，以笔记体出之，为演义小说特出一格。文体变换本无一定，文家知此法，下笔无穷尽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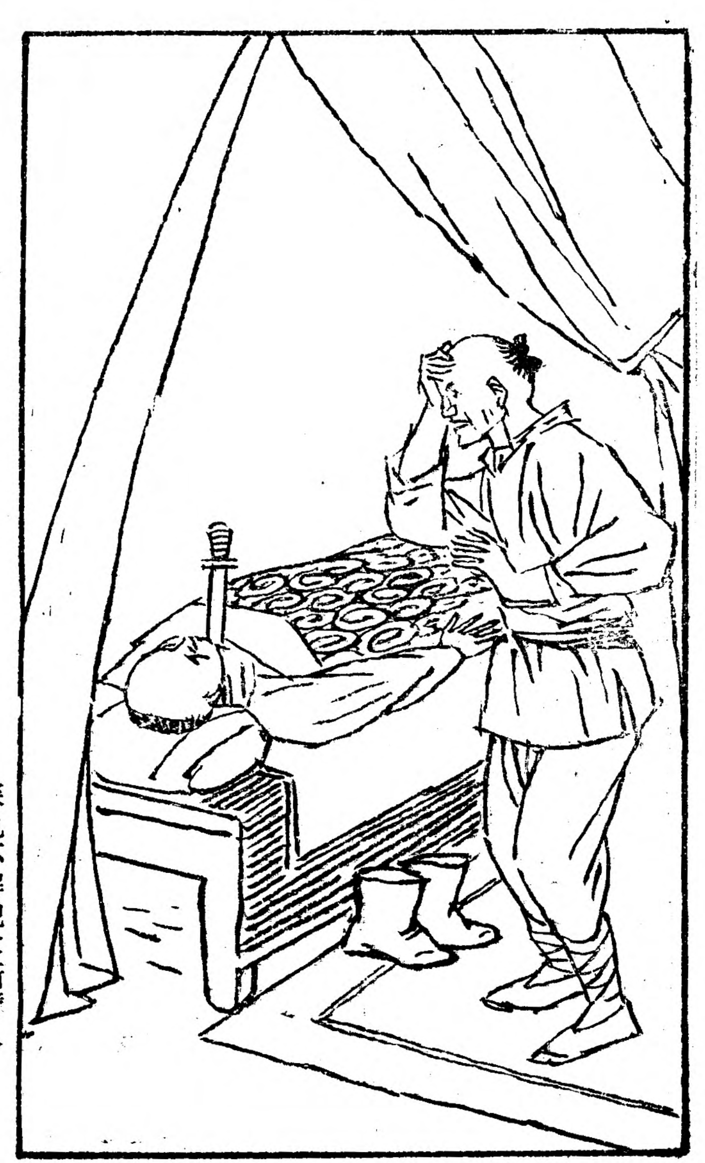
嗟呼！叔世俶扰，国无常型。转不若山林草泽之旌旗鲜举，斧钺森森，读者至此，作何感想耶？

记金鹫大王事毕，顺手便记孙琪，又顺手便撇开李

寅，文笔灵活，要如何便如何，更无一些呆滞气，不愧斲轮老手。若令初学者为此一篇笔记以后，不知更有多少闲文以伸引之也。



同类相残巧施苦肉计



深仇不解兜拿断臂人

第廿三回

同类相残巧施苦肉计
深仇不解兜拿断臂人

话说孙琪独白一人行至山东地界，被两个强人阻住去路。孙琪不慌不忙，打起强盗切口道："我又不是马子，（官差吏役等人，谓之'马子'。）身边并没活龙、（现银也。）篷索，（衣饰也。）你们休要认错了人。兄弟不是别人，正是春保山上好汉，特来拜见你们大王。你们快去通报一声。"（自通姓名，自称好汉。）那两个强人本是强盗中的小喽罗，一听孙琪之言，早知是一个道路。即便向孙琪作了一揖，引进盗窟。

那盗窟设在一个土冈之上，地势盘旋曲折，极可容纳兵马，俗名葵花冈。中有盗匪一千余人，渠魁王得标勇悍善战，声名很大，专劫来往客商，放马巡风，掳人勒赎，无所不为。京津一带保镖局里，知道得标利害，预先和他通了声气，每月都有金银报效，反而求他保护。至于达官显宦，虽知盗势强盛，更是一筹莫展。眼见葵花冈附近县治，一起一起的报

告盗案，只索搁置不理，所以王得标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独霸山东境上，官兵不敢正眼相觑。（达官显宦雇用镖师保护，而镖师复求大盗保护。我读至此，废书三叹。）

却说小喽罗将孙琪引进盗窟，见了得标。但见他生的躯干肥硕，面白无须，年约四十余岁。孙琪向得标行了一礼，得标请他坐了，问过姓名来历。得标道："多听得现在春保山上十分发达，正头领盛春山又是秀才出身，定然文武全才。"孙琪道："不敢。敝山主不但是个文经武纬的好汉，并且礼贤下士，爱好交结天下英雄。（孙琪会说。）听得大王雄名，时刻思念，只缘没有机会，未曾见面。特派兄弟到此，侍候大王起居。若蒙不弃，恳请一同归入春保山中，共叙大义。"（孙琪会说。）得标听了，一时没有回答，只吩咐小喽罗将出酒食，与孙琪同桌而饮。你一杯，我一杯，谈谈说说。孙琪知道得标利害，有心要交结他，时把语言来挑动，一席酒罢，果然把个王得标说得心动了，（孙琪才能。）当时进了红帮。孙琪便请得标到春保山去，得标既然进了洪门，自然要想去拜见龙头，即便应允。

歇宿一宵，次日便同孙琪二人，引了十几个小喽罗径投春保山来。不多几日，已到山头。见了盛春山、陈保山等众多头领，大家欢喜，开筵相待，自不必说。原来那时春保山中江洋大盗居多，陆路虽有几个喽罗，却都没有多大本事，不能独当一面。（带叙春保山中大势。）那王得标却是陆路大盗，天下闻名。山东地方百姓把他姓名颠倒读起来，唤做标得王，这也可见他的威名利害了。（又写王得标。）

话说盛春山因为孙琪屡次下山，招领好汉入伙，先后有

顾三麻子、蒋六子、王得标等水陆大盗，小喽罗不计其数，为帮出力，其功不少。吩咐陈保山立将孙琪注册记功，推为开山首将，一面恳请王得标将手中兄弟一同招领山来，扩充帮势。得标因见春山义气深重，诚意相待，便去率领五百喽罗归入春保山中，听候盛春山调拨应用，不在话下。(孙琪能招人，盛春山能用人，两人不愧盗魁。)

却说陈保山身任红旗大爷，兼理刑堂职务，权力甚是伟大。有时正、副龙头也奈何他不得。他自以为职掌刑堂，手执生死大权，敢谁违我命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横行。人情大抵如斯，况陈保山为何等人耶?)所以，同帮兄弟无大无小，没一个不怕惧保山。保山看见众情贴服，不由的野心勃勃起来。(得寸进尺。)正、副龙头盛春山,蔡标等一班老兄弟，他却并不顾忌，只对于许多新立的山头很是嫉妒，时常对盛春山道:“当初，你拟定帮规的时候，错了主意，准许他们设立分帮。如今分帮多了，春保山的势力不要被他们渐渐的掩盖了么?”盛春山虽善其言，却没有方法禁止他人再设分帮。陈保山道:“现在时势紧急，再迟几年，春保山的威名恐怕不能保守了。目前之计，惟有以帮并帮，把些心怀不良的龙头逐渐消灭,才能保得春保山的威名。”(奸雄心肠。)盛春山道:“此话虽然不差，但是自相残害，恐怕误了大事。须要谨慎为是。”(春山并无主张，只嘱谨慎。此话大误。)保山点了点头，并无言语，以后便也没有谈及。(故缓一笔。)

只陈保山知道王得标是葵花冈上大盗，声名浩大，自从他到山以后，便有顾忌之心，时时刻刻防备得标有无自私自利的事情，常常暗派心腹刺探得标行事，虽然一举一动，都

被保山探得详细。得标自知住在山上，保山起了疑心，难与同事，(得标见机。)暗约手下兄弟，不别而行。到了次日，保山方才得知，派人前去追赶，那里追赶得上？只得回山复命。那王得标仍回葵花冈上，自行开山立堂，取名东龙山忠义堂。外表虽名红帮，实际与春保山不相联属。(王得标又立分帮，帮势愈大。)

那时陈保山听得王得标也已立了分帮，心头火起，只恨得标势力浩大，不能依帮规从事，左思右想，定要杀害得标。(何不能容物如此。)一天，保山招呼手下一个心腹兄弟，说道："今有一件重要的事嘱你去干，你愿意么？"那心腹道："大哥提拔，如何不愿？"保山道："好。如今先赏你五百金，将来得手回山，再赏你千金。你有劳功苦功，保你做个么满。"说着，便叫那心腹走进一步，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那心腹听了笑道："些小的事，大哥放心。兄弟明天便当实行，决不误事。"保山大喜。

次日，保山升坐刑堂，叫人绑缚那个心腹到来，拍案大骂道："你这不识抬举的猪狗，屡次误我大事，今日更有何说？"(是何玄妙？)"那心腹道："兄弟一时粗心，误了哥哥大事，请大哥赏赐罪责。"保山道："好。"叫左右将那心腹的左手斩了一半，斩得鲜血淋淋，逐出山门。(是何玄妙？按红帮刑罚非常惨酷，除犯大过劈膛碎尸外，尚有种种刑典。断臂、断足，更属常有之事，不足为奇。)那保山的心腹断了手臂，走出山门，包扎好了，直奔葵花冈来，晋谒得标。说道："兄弟与保山同处患难，共已六载有余。今因些小事故，他便不顾情分，将我左手斩断。此仇不报，非为人也。兄弟特奔山

主，请念旧日情义，收容部下，后日必当图报。”说着，便将左手断臂解开，给王得标观看。得标道：“保山不顾情义，斩断老弟手臂，实是可恶。但是我与保山并没丝毫仇隙，你要与保山作对，此间如何容得？即请转马他山，免碍了老弟的前程。”（得标回答得体。）那保山的心腹一听得标说得落落大方，无隙可乘，便又改换口气，说道：“兄弟自从春保山到此，路已走了不少，一心投奔山主，如今山主不肯收纳，兄弟其实没处安身，万望山主顾念同门义气，收留门下，感恩不尽。”（按青帮同一山头者，谓之同参兄弟。红帮同一山头者，谓之同门兄弟，即同在洪门之意。）得标性格本来爽直，见他这样苦求，便允他留在东龙山中，听候调用。那保山的心腹又时常把春保山的情形告诉得标，得标便不疑他有别的心思。

一天，东龙山上兄弟齐集忠义堂前，等候得标到来，筹议大事。谁知等了半日，得标依旧不到，众兄弟有些作怪，直到得标帐中侍候，但见得标直挺挺的躺在板床之上，喉间白刃一柄，晶莹耀目。大众惊呼起来，将得标尸身细细观察，那胸腹两部，还有两柄插刺直戳其中，流血成渠，全身冰冷。遍查兄弟，那春保山新来的一个断臂的人早已不知去向。（原来如此。）大家到了此时，恍然大悟道：“这个断臂的人，定是陈保山差遣过来刺我山主。他那斩断手臂，正是黄盖的苦肉计。使我们山主不去疑心，他便可以乘机行事了。（原来如此。）好一个毒心辣手的陈保山！既然刺我山主，我们兄弟如何不替山主报仇？有天撞在我们手里，也要给他一个三刀六洞。（从此冤冤相报，靡有已时。）

书中不说东龙山中兄弟愤恨，以及料理得标丧事等情。却说那保山的心腹杀了得标，连夜出奔，回归春保山中，见了保山，备说详细。保山大为得意，当下取出现银千元，赏了心腹。那心腹得了赏银，满心欢喜，别了保山，要想出外化用寻乐。(直是寻死。)谁知行到半路，迎面突来一人，扭住那心腹的胸脯连戳三刀，顿时血流如注而亡。正是：

乌尽弓藏古有训，功成身死复何尤。欲知戳死那心腹的果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吾读至此，因叹小人之终不以与成大事也。春保山之成立，盛春山之功居多，其后逐渐发达，则孙琪领人之功亦不可设也。然当时春保山之势究无十分浩大，如梁山泊宋江、吴用之屡败官军也。则为之山主者，果有大志，宜如何团结同志，俾勿生异心，以谋帮务之日盛。乃陈保山心胸狭窄，嫉妒能者，致演自相残杀之惨剧。噫，春保山之事业亦幸而从此止耳。适能更进一步，如陈涉辈之揭竿而起，割据地方，则同类相残之惨剧，更不知演至若何程度。甚矣！小人之不足与谋也。

陈保山谋刺王得标，大似青帮中潘安伎俩。青红两帮，遥遥相对。潘安嫉妒，不得善终，保山惨酷，亦得恶果。天下奸人，其以此为鉴哉！

王得标称雄山东境上，官吏无如之何。京津镖师且在彼保护之下。非写得标之声势，直骂当时官场之昏愦，

兵士之腐败耳。虽然，环顾当世，岂无王得标其人哉？而官场之昏愦如故，兵士之腐败如故，吾民其为俎上之肉、釜中之鱼而已。噫！



众叛亲离春保山失势



开山传檄李云龙称雄

第廿四回

众叛亲离春保山失势
开山传檄李云龙称雄

话说陈保山的心腹得了赏银，要想出山寻乐，行至半途，被人连戳三刀，流血而亡。那行凶的果是甚人？原来也是陈保山一个心腹。（奇极。）保山出了千五百金，叫他心腹行了苦肉计，谋刺得标。成功之后，转念一想，我今出了千五百金，他便不顾利害为我出力，刺杀得标。假使有人肯出三千金，叫他前来杀我，他也定然首肯。这么看来，他的存心不好，他又常常在我左右侍候，我如何防得许多？不如一发杀死了他，以绝后患。（奸雄心肠，残酷乃尔。）想定主意，便叫另一心腹兄弟将那人半途杀害。即此一端，也足见陈保山为人的一斑了。（判断一句。）

却说保山自从杀了得标，好似胸前除了一块石头，以为心腹大害业已伏诛，逐渐剿灭别个山头，易如反掌了。谁知天下事情不能尽如人意，《左传》上说的好："尽敌而返，敌可

尽乎？”大凡凭你有作有为的英雄好汉，除了一敌，必定再有敌人出来和你对抗。（忽然加一段议论，奇绝妙绝。）这保山除了得标，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不料本部兄弟看见他居心叵测，大家生了异心，就是盛春山、蔡标、孙琪等一班老兄弟，也以为保山不应如此做法，善言相劝。保山那里肯听？（刚愎自用，取败之道。）

话休烦絮，保山不肯听不打紧，却恼动了新进山头的一班兄弟。顾三麻子、蒋六子二人眼见王得标无端被保山杀害，不禁起了一个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念头。大家有些栗栗危惧起来，暗约旧部二三百人，秘密下山，到山西省去自立山头，取名伏虎山，（又是一个分帮。）共举蒋六子做了正龙头，顾三麻子做了副龙头，其余内外八堂大爷也都分派定当。春保山上得知消息，盛春山只叫得苦，与蔡标、孙琪等只管埋怨保山。只保山不肯认错，一发大怒，主张亲率兄弟前去剿灭伏虎山。（一味刚愎自用，必败之道。）春山等怎肯依他？保山只索罢了，仍是抱定宗旨，翦除异己。谁知保山越是翦除，背叛的越多。（众叛亲离，其能久乎？）盛春山到了此时，竟是无法可想。（秀才本是不过尔尔。）

看官，那时春保山的势头虽然日渐改削，各省各县的分帮却是日多一日。详细调查起来，应有一百多个山头。就当时最著名的，除了春保山以外，还有：

湖南省：金龙山，正龙头，杨鸿钧；

湖南省：泰华山，正龙头，萧松山；

湖南省：锦华山，正龙头，刘传福；

湖南省：楚金山，正龙头，陈　尧；
湖南省：金凤山，正龙头，胡佐臣；
湖南省：天台山，正龙头，胡　云；
甘肃省：虎形山，正龙头，杨鸿钧；
山东省：东龙山，正龙头，王得标；
山海关：宝华山，正龙头，萧松山；
甘肃省：西凉山，正龙头，何桂林；
浙江省：终南山，正龙头，何步鸿；
浙江省：飞虎山，正龙头，刘家福；
浙江省：万云山，正龙头，王金宝；
四川省：峨眉山，正龙头，颜鼎章；
广东省：天宝山，正龙头，萧朝举；
江苏省：东梁山，正龙头，李云龙；
山西省：伏虎山，正龙头，蒋六子。

话说当时既有如许山头，红帮势力实已蔓延全国，盛春山还没知道许细，便派孙琪出去调查一回。孙琪领命下山，行至江苏镇江地界，正逢东梁山开山大典，香堂设在西城外鹤林寺里。（记得详细。）孙琪便到西城，要想入内，躬逢其盛。走进寺院，但见人头拥挤，热闹异常，不由的想起春保山开辟山头的景象。（有无限感慨。）一壁想着，早已到了寺院门首，见有六七个兄弟把守大门，不许进内。孙琪行了一个抖腕礼，说道："列位哥哥请了，容兄弟进去观看则个。"那把门的道："若要进去，须是自家兄弟。你且读一首梁山泊大典诗句，给我们听了，然后放你进去。"孙琪便诵那诗

道：

“梁山寨上好威风，千军万马逞英雄。
宋江仁义高天下，才得招安成大功。”

那把门的道：“请问你哥哥从那里而来？”孙琪道：“兄弟从梁山而来。”那把门的道：

“梁山有好高好宽？周围好多里？设立几堂、几门、几关、几卡、几酒店？设于何处？有多少景致？有多少仁义弟兄？如何这么大的威风？”

孙琪答道：

“若问梁山根本，有三十六丈高，周围八百里，上山有四门、四关、四卡，山下有四酒店，前有金沙滩，后有鸭嘴滩，左有明月洞，右有沙罗树，聚集一百八位英雄豪杰，所以威风甚大。”

那把门的又问道：“请问四门通哪里？关卡酒店何人镇守？”孙琪答道：

“东通广东、福建，南通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西通云贵、四川，北通济南、北京。四关八将镇守，头关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二关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

明，三关小李广花荣、白面郎君郑天寿，四关金枪手徐宁、铁叫子乐和；又有四卡，头卡杜迁，二卡宋万，三卡杨春，四卡徐达。山下镇守酒店英雄，东方酒店母夜叉孙二娘，南方酒店一丈青扈三娘，西方酒店双尾蝎解珍、单尾蝎解宝，北方酒店汗地忽律朱富、小英雄朱贵。山顶有五堂，头堂忠义堂，及时雨宋江、托塔天王晁盖牌位；二堂公义堂，玉麒麟卢俊义；三堂仁义堂，智多星吴用先生；四堂忠孝堂，呼风唤雨公孙胜先生；五堂天柱堂，大刀关胜。山上立五色旗号，二面镇山大旗，一面'替天行道'，一面'水泊梁山'。堂前有点将台，堂后有擂鼓台，左有花木树，右有金鱼缸。所有英雄豪杰一概归宛子城宋大爷管理，前人兴，后人兴，一至兴得到于今。"

那把门的听孙琪背诵梁山泊诗句一些不错，连忙问了姓名，引到里面。其时山王李云龙正立在场中，朗诵开山檄文，音吐嘹亮，的非凡器，孙琪暗暗称叹。那天聚在寺中归入洪门的兄弟共有一千余位，一番热闹，自不必说。

大典既毕，孙琪钞得李云龙的开山檄文，拿回山中给盛春山观看。那文道：

窃思时衰道微，正英雄建业之秋；水秀山清，本豪杰立功之地。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而三分鼎足。继起者，或据瓦冈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之崛起，不一而足。迨康熙间，我祖招募

英雄，平西出力，功不加赏，劳不擢爵。我祖乃独霸山东，建旗出师，登坛拜将，兴起虎龙之兄弟，栽成仁义之英豪。此当时之俊杰，乃我辈之渊源。本而行之，未敢改易前章，用谨稍参末议。云龙少读诗书，粗知礼义，飘零山岳，寄迹江湖，鲜受仁兄之指教，多蒙前辈之栽培。睹此世变时艰，焉敢不一动念？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知世道者不愧英雄。云龙虽不敢自居，但既承冒昧，点作龙头，亦聊以仰慕前贤，追随骥足。爰览东山之盛，兴怀西水之清。名山曰东梁山者，因山势挺峙，卓尔不群故也。名水曰西江水者，因水势活泼，清澄且涟故也。得山之厚，得水之深，兼有人文之蔚起，故名其堂曰北汉堂。祝我祖威灵，馨香勿替，山岳禋祀，千秋永存，故名其香曰南岳香，取其大德之旺也。兹当天气朗清，惠风和畅，谨选吉日，诹良辰，设五祖之神灵，虔伸祭奠，当三光之照耀，共矢至诚。伏愿当道俊彦，执事仁兄，踊跃急公，指挥美举。俾豪杰同心，雷雨拟经纶之盛，英雄合志，光辉如璧月之圆。聊志芜词，用伸小引。

戊戌年十月十五日，在镇江府西城外鹤林寺，坐北朝南设立，齐集关帝五祖殿前。各踊跃进山，英雄聚会，豪杰同心。义声振河岳，仁德扇夏区。所厚望焉。

此处有古七十二庵、一百八殿，前有张玄庙，后有松竹林，左有朱夫子，右有放生池，寺内有一佛、两菩萨。十五日酉时进香，十七日卯时圆香。

戊戌年十月十五日申时进山，十七日辰时出山。此

告。

盛春山看罢檄文，呆呆不语。倏忽之间，咯血不止，顿时晕了过去。吓得孙琪等一班兄弟，连连叫唤山主，春山只是不醒。正是：

万卉只愁秋意至，英雄最怕病相侵。欲知盛春山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大兴红帮者为春保山，春保山失势，而各山头遍天下。是故，由外表观之，春保山诚为衰败，而按其实际，则春保山愈衰败，分帮愈多，而洪门兄弟亦愈盛。此又红帮大势之变迁也，阅者不可不察。

我尝叹天下最愚之事，嫉妒是也。匹妇妒其夫之有外好，终日诟谇，复设为种种计策，以侦其夫之隐，借为要挟之具。卒之夫妇之间感情益恶，而其夫之外好且益多矣。彼盖不知待夫之道，舍嫉妒外尚有恩爱两字也。陈保山严防异己，而叛者益众，盖匹妇之量，乌足以成大事？

我又尝叹世间最愚之事，助奸是也。某甲为保山心腹，为之刺杀得标，而保山不能容，遂丧其身。世之助奸济恶者，观于此事，其亦有所警惕乎！



丧龙头香堂哭英雄



执牛耳酒店会豪客

第廿五回

丧龙头香堂哭英雄
执牛耳酒店会豪客

话说盛春山忽患咯血不止，晕了过去。众兄弟叫唤多时，才渐渐的醒了转来，扶到床上安睡。那时春山甚为萎顿，叹息道："我们兄弟自从开辟山头以来，一路兴盛。近年兄弟涣散，自去设立分帮，不相统属。多因我无才无学，所以弄到这般地步。(自责。)但是保山性格暴躁，不能容人，也是一个极大弊病。(责人。)假使现在即便改换方法，联络各山兄弟，春保山究是洪门前辈，终还可以横行天下。(秀才究有何能?)但我年虽未老，精力已衰，今又骤患咯血甚重，恐怕不久人世。我看李云龙一篇檄文，其才亦足惊人，将来也许做一番事业，自愧及不来他。只春保山成立到今，已经几个年头。我死之后，你们千万同心协力，扶助山头。不可互相水火，损了自家威风，伤了兄弟和气。我在泉下，也可瞑目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罢，气喘不止。隔不多时，

两足一伸，双目仰视，从此一命呜呼了。（秀才死矣。）陈保山、蔡标、孙琪等大为悲悼，发丧祭奠。众兄弟不免大哭一场，厚礼葬了春山，复请僧尼羽士诵经礼忏，超度亡魂，不在话下。（秀才死后如此，亦足豪矣。）

却说春山死后，众推陈保山接任正龙头，执全山的牛耳。那五面⿸虍比、⿸虍叉、⿸虍兆、⿸虍留、⿸虍遣的令旗，也各重行分派。列位，原来洪门制度，凡是坐堂、陪堂、理堂、刑堂、执堂，叫做五堂。这五堂的次序拿彪、⿸虍遠、⿸虍炮、⿸虍合、⿸虍鬼五字和⿸虍比、⿸虍叉、⿸虍兆、⿸虍留、⿸虍遣五字，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造字奇极。）这五堂如有命令，都用令旗，用绫罗做成，叫做“黄令”，又叫“黄罗宝帐”。（出色。）当家的令旗，叫做“将令”，又叫“龙虎宝帐”。（出色。）管事的令旗，叫做“红令”，又叫“中军宝帐”。（出色。）其他的令旗，单叫“宝帐”。（出色。）第一位彪⿸虍比公，第二位⿸虍遠⿸虍叉侯，第三位⿸虍炮⿸虍兆伯，第四位⿸虍合⿸虍留子，第五位⿸虍鬼⿸虍遣男。

这公、侯、伯、子、男五堂令旗之上，都用双金花、双金珠。当家的令旗，单用金花、金珠。管事的令旗，单用金花，或是单用金珠。（出色，好看。）

话说陈保山既将各兄弟重派职司，意欲大兴山头，亲自出山，招领兄弟。一天行至东台县界，腹中饥饿，拣了一个饭店，进得店门，只见上首第一个座头上坐着一个粗黑汉子，第二个座头上坐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保山便就第三个座头坐了。店小二拿上酒饭，保山慢慢的独酌起来。见那粗黑汉子狼吞虎咽了一回，立起身来便走。店小二追上去，一把拉住，说道：“客官饭金没有算过，如何便走？”那汉道：“我与

你家主人是同门兄弟，如何要我饭金？”店小二道：“如今主人不在这里，我也是洪门兄弟，却不认得你。”那汉笑道：“你也与我是一家人？那更好了，请我吃顿酒饭，算得甚么？”（好自在。）店小二道：“看你这想图赖饭金，冒充洪门，当心吃了三刀六洞。”那汉怒道：（一笑，一怒。）“你说我冒充洪门，看我将始祖殷洪盛出身诗句诵给你听。”店小二道：“如此便好，你且说来。”那汉便诵道：

“今住甘肃太平府，大手县内按香村。乌龙江上一富豪，仁义礼智信部人。棋盘石上有四字，白云连天写当中。水城县，去北路，草寇作乱显威风。康王下出招贤榜，招集天下众英雄。山东有个少林寺，内有一百二十八个和尚逞英雄。众位今来揭了榜，官封总兵把贼征。临行铁印赐一颗，剿贼得胜返朝廷。康王御赐功劳宴，王春美在旁起歹心。奸臣上殿巧奏本，反言少林寺内众老僧，倘若日后把心变，我主江山属他人。康王一听心中畏，依归所奏任你行。奸臣急买干柴草，想净烧死不留根。火烈勇猛风又大，前无出路无救兵。众僧跪在尘埃地，祝告诸神救难人。喜得生路来逃走，跳出火坑把数清。可怜烧死一百十一个，只得逃出十七人。号啕痛哭把神敬，保佑存者得安身。觅寻海山燕峰木阳城，高州府有白狗洞，望心岩中且安身。又被奸臣追到此，人人奋力挡追兵。不幸阵亡十个将，只救四位有能人。急急逃走四方去，高溪庙内把足停。内有和尚本姓万，名叫云龙是英雄。问起四人因何事，急得云龙气冲天。金

钟玉磬本早设，白石香炉摆当中，焚香方把四人请，同跪神前结拜盟。八拜结交如手足，云龙年长是大哥。各霸一方访英豪，招集天下众英雄。洪门家有如此者，请各位台听分明。”

那汉说罢要想脱身，店小二依旧不放，说道：“这还不能算数，还有四十八句总诗，你且一气说来。否则，须要算了饭金，才放你去。”那汉无奈，只得说道：

“手提算盘重几斤，推算木阳城内几十宗。高溪庙内三层佛，招军旗下五堆烟。旗竿之上红光现，桃李乾坤一统归。三关六将保九佛，内有洪家兄弟拱圣君。燕盘广积仙人板，白石香炉有缘因。溪汰洪花，白云连天，赐少林寺，又有万云龙。七星八卦不非轻，四九三台五本同。披发当头坐，头戴方巾一点红。身披袈裟铁罗汉，双龙宝剑在其身。始祖本是洪盛殷，祖母金丹有名声。高溪庙内观音佛，外有关公显威灵。花亭之中逢手段，五祖命令坐当中。复转仁义礼智信，重新日月立乾坤。外号江洪内附塔，印信彪⿺虎逵⿺虎丕⿺虎佥⿺虎囱。韩龙、韩虎、李昌国，头门披守万云龙。七盏明灯分左右，五阴六阳定分明。江花绵棍量天尺，戥称算盘立青天。梅花镜子金交椅，太平毯子一色新。铜铁桥上兄弟过，抬头一望木阳城。松柏堂前分大小，桃李树上共一宗。千年仇恨虽要报，扭转乾坤归一统。福得寺内把愿许，公义堂上起英雄。兵饷根源真悟事，原来一百零八层。若问

木阳城内根源事，四十八句逢对清。可算一位好英雄？”

店小二听到这里，说道：“果然对得清楚，不愧一位英雄。（能诵此种似通非通之诗句便算英雄，红帮中的英雄如此，如此。）饭金不必计较，哥哥自去便了。”那汉并不道谢，转身要走。只陈保山在旁目睹情形，知道那汉也是一门兄弟，不禁赶出店门，执了那汉之手，说道：“哥哥慢行，且待兄弟奉敬几杯。”那汉本要动身，突然被保山拉住了，好不耐烦，答道：“方才不肯替我回了饭金，如今店小二算了，你却来邀我喝酒，不是戏弄我么？（到也说得爽快。）同门兄弟相会也有诗句，你且说了，我却来喝你的酒。”（应客人之招如此，奇极。）保山便道：

“龙头龙尾正相连，南过八达定乾坤。看看红云遮日月，九州万国齐起升。有人知道江湖事，处处江湖路路通。”

那汉听了，道：“这是相会合同，还有相会皮盼，（按‘皮盼’，音读似‘皮盘’，即盘语。洪门底细之意。）你且一并道来。”保山并不答话，便道：

“五祖分开一首诗，洪家真主无人知。兄弟相逢团圆会，此谕传晓众人知。兄是洪，弟是洪，吴用先生陈近南。义兄若还不肯信，二人挽手进华山。兄弟本是洪家后，高溪庙内结手足。天下英逢风云会，甲子开天至

今岁。三山连山两三连，血满谷来血满山。南征北扫，南北一齐开。开竹花，有两枝，不知其名，并在那一山。三山二九秋，十人明月闹中秋。八节中原开洪树，枝叶虽知明月凡，在金山进了香一支。三十六到，月宫任你行，一百另八任，凡在东门打头行。九共桥上我走过，初入香堂拜佛僧。竹子生在桥边上，七皮竹叶对桥中。竹子生来交结清，紫云台上称英雄。梁山一根竹，三节共九同。左边插起三十六根大线香，右边插起七十二根小线香，玉皇赐我一把枪。有仁有义全家福，无仁无义照律行。

那汉等到保山说罢，便道："哥哥果是洪门兄弟。不知高姓大名，统率那一座山头？"保山道："兄弟姓陈，名唤保山。多蒙兄弟们不弃，推为春保山山主。"那汉听了，连忙行了一个抖腕式，道："原来便是四海闻名的陈大哥，失敬，失敬。"（何前倨而后恭也？）说着，便随保山重进饭店。不提防坐在店中第二个座头上的那个军官，迎面而来，一把拉住保山，喝道："官厅现有海捕公文，捉拿大盗陈保山。原来便在这里！"这一来，把个保山吓做一团。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盛春山秋帏失意，落拓秀才，愤而绝意功名，费了许多心机，结识不少好汉，开山立堂，志不在下。若使春保山一路兴盛，盖洪、杨第二也。然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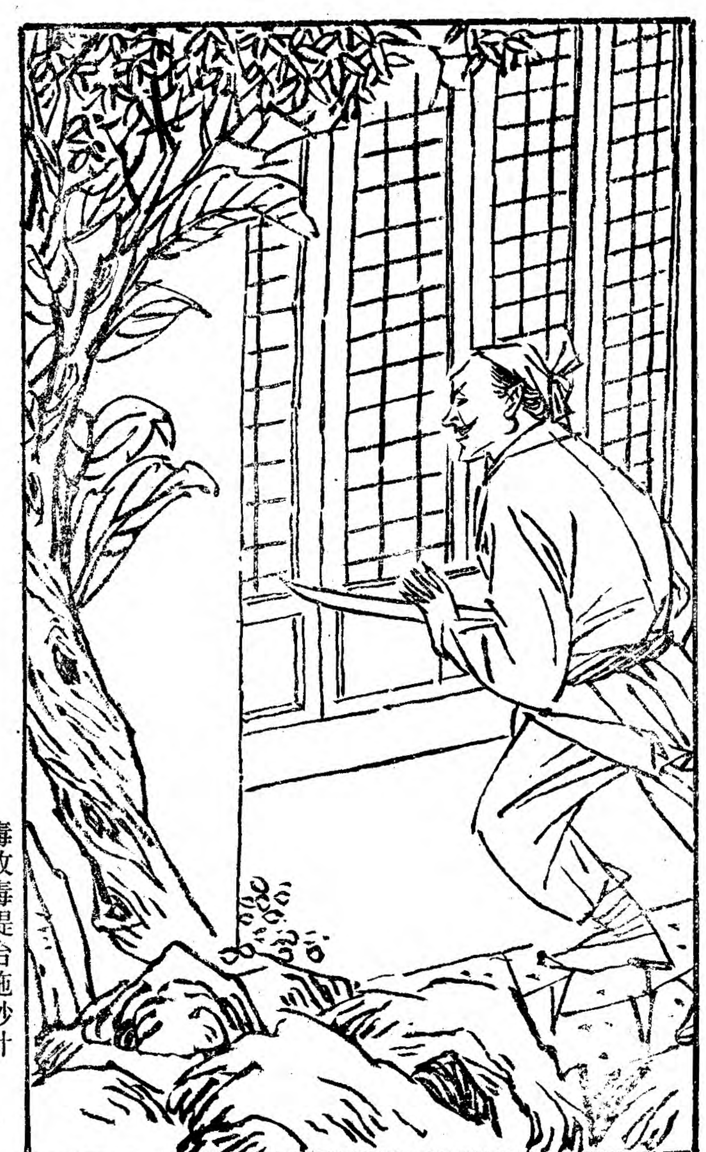
天不永年，白费一番心血，殊不值得。

假使盛春山不死，春保山兴盛，竟演出一出秀才造反的怪剧，然而洪、杨末路，殷鉴不远，亦不值得。以是思之，还是早死为妙也。虽然，春山死矣，红帮兄弟则已密布天下，永为社会之蠹，其罪可尚恕乎？

同帮兄弟相会，每有各种诗句，以便不相识者对核，俨然军中口号，不得不佩春山计虑之周密。诗句有不可解者，或春山别有用意，著者未为改易，以存其真。阅者意会之可耳。



帮并帮山主起野心



毒攻毒提台施妙计

第廿六回

帮并帮山主起野心
毒攻毒提台施妙计

话说保山与那汉入得店门，即被一个军官一把拉住，口称捉拿大盗陈保山。保山吓做一团，正没有是处，忽见那汉笑着对那军官道："哥哥休要取笑，吓了好汉。"（好自在。）一面又对保山道："哥哥放心，这位也是一门兄弟。虽然当了官兵，却与我们一路，不要吃他吓了。"（原来官兵强盗是一路的。）这话还没说完，那个军官早已释手，向着保山连连作揖，道："这间冒昧作耍，哥哥恕罪。"便请合席饮酒。（又是你来请客。）保山笑了一笑，于是三人都在第一个座头上坐了。店小二重整杯盘，搬出上好酒菜，三人开怀畅饮。保山便问二人姓名来历，原来那汉姓唐名松，在这东台县城里面开设赌场烟铺，一味强凶霸道，谁也不敢惹他。那军官姓石名勋，在镇江聂提台手下当个差弁。（预伏一笔。）他那二人都是东梁山李云龙手下兄弟，这天与陈保山相会，谈得投机，结

为好友。(预伏一笔。)酒席既罢，保山嘱托他们引领兄弟，归入春保山中，扩充帮势，二人各自应允。保山因欲再到别个码头，便与二人分别，一路招领兄弟，不必细表。

却说春保山中，自经陈保山亲自出马招领兄弟以后，果然日盛一日。但是别个山头，似伏虎山、东龙山等，也都竭力进行，不肯落在春保山之后。陈保山见此情形，恐怕自己势力不能充分发达，他的素愿要想使得全国分帮都听他一人的号令。今见东龙山等不肯相让，着实担忧。况且他自刺杀王得标后，东龙山兄弟都要与得标报仇，所以保山加倍恐慌起来。(表明保山心胸。)千思万想，采取以帮并帮的办法。怎样叫做以帮并帮呢？就是他见势力弱小的山头，前去说动他们兄弟归入春保山中。如若不从，便用强硬手段，或是刺杀山主，或是率众攻打，定得手以后才肯罢手。(此是总说。)数年之间，果然被他收服了十几个山头，声势甚壮。保山见得一路顺便，野心越发厉害，渐渐的兼并大山，要想一统红帮。只伏虎山、东龙山等和他有了嫌隙，如何肯受他的节制？自然不愿投顺。保山怒不可遏，便与他们打了几仗，不分胜负。(也是虚写。)后来金龙山的杨鸿钧、金凤山的胡佐臣、天台山的胡云、楚金山的陈尧、西凉山的贺桂林、峨眉山的颜鼎章，因见保山兼并同帮，野心勃勃，大为不然，便也结合起来，与保山对抗。(也是虚写。)这一来，陈保山的敌人一发多了。

那伏虎山中蒋六子颇有主见，与东龙山兄弟说明白了，遣派心腹兄弟投降春保山，叫他们说动保山兄弟，使得上下离心。那保山虽有勇谋，一个人也将无能为力了。(的是好

计。)这种计划，两个山头兄弟都极赞成，当下即派三五十个兄弟，投入春保山中。保山不知他们自从东龙、伏虎两山而来，一齐收留了他们。三五十人即在春保山中讲说保山的不是，一传十，十传百，合山兄弟差不多有半数以上被他们煽惑，不知不觉与保山生了恶感。(虚实互写。)这保山是个性如烈火的人，容不得人家过恶，若然违了他的意旨，或是犯了帮规，他便杀却。(好杀者不得善果。)同帮兄弟为了保山如此，甚为怕惧，只是不敢说他坏话。一旦被人说破了，大家心里对于保山就不很愿意服从了。(如堤防决然，其孰能御之?)因之保山所出命令有时不能立刻办到。保山性格暴躁，如今令出不行,那里忍耐得住?性发起来,就把部下兄弟乱打乱杀，于是众人一发不服。那时保山的地位好似大疽将发，正在作脓作血时候，症象虽然没有发现，然而病根已经种得甚深了。等到暴发起来，简直无可救药。(譬得亲切。大凡手握大权者往往如此。)

闲言慢表。且说有一天保山自行巡察山头，忽然拾得楚金山、锦华山的票布两纸(见图)，一看之下，可吃惊不小。便自己思量道："这楚金山与锦华山两个山头都是与我为敌，他们兄弟万万不到我的山头。这两方票布如何会到这里?好不奇怪!"(确是奇怪。)一边想，一边走，回到堂中，将票布给蔡标、孙琪观看。蔡标道："发现这种票布，定有敌人在山。哥哥须要仔细。"

保山恍然大悟道："这定是前来行刺的人，天幸被我撞破秘密。(以己度人，一猜便着。)既然如此，我须严密查究，将新进山头的人一个个询问。"说着，便传令道："众位兄弟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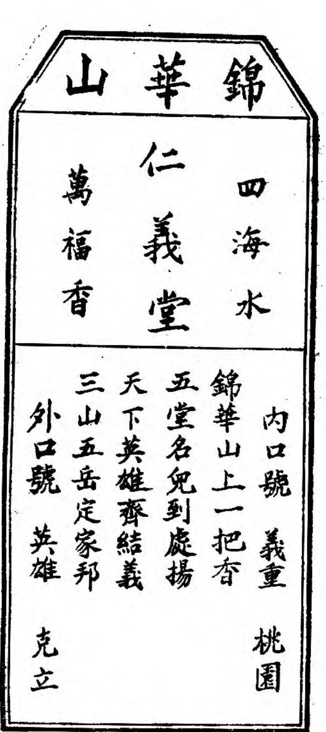
楚金山

慈悲 甘露水
護國堂
福主 通天香

陳堯來聚義 會合把山開
楚金行天下 仰伏位主台

內口號 興基 興業
楚金山上把香燒
護國堂前結同胞
甘露水中飄好漢
通天各寨訪英豪
外口號 得志 得能

洪運元年一月一日



錦華山

四海水
仁義堂
萬福香

內口號 義重 桃園
錦華山上一把香
五堂名兒到處揚
天下英雄齊結義
三山五岳定家邦
外口號 英雄 克立

今天新进山头的兄弟齐集堂前，听候命令。”此令一出，新兄弟自然不敢违拗。保山便将新兄弟挨次查问来历。共计问过二三百人，其中有半数说得来历不清。保山心疑，留在堂中，其他即得释放。那些被留堂中的人不知保山用意，呆呆的立着。等到近晚，忽保山手下亲信兄弟四五百个各执短刀绳索，不问情由，将那些来历未曾说明的人个个捆翻，绑到场中，各斩一刀，尽皆死了。列位，原来保山起了疑心，恐怕我不杀他，他要杀我。故将他们一一杀了，以防后患。（后患从此生矣。）

谁知天下敌人那里杀戮得尽？他那手下兄弟见得保山残害同门，大为不平。还加东龙、伏虎各山兄弟从中鼓吹，主张杀了保山，另推龙头，那时便有许多兄弟情愿动手暗杀。至于楚金山、锦华山的兄弟，早已陆续混进春保山中，保山拾得两张票布就是他们遗失。他们自从失了票布，又见保山一天杀了百数十个新兄弟，料道机谋泄露，不敢迁延时日，各人胸怀利刃，要想遇着保山便刺。（其事甚急。）只保山也很乖觉，自经大杀兄弟以后，知道谋者甚众，不敢独自行走，终日叫心腹兄弟环立左右，以防不测。那班谋刺的人见日间不能下手，商议夜间行事。

一天，保山上床安睡，尚没有入梦，忽听得窗外有轻轻的脚步声音，隔了一会又听得拨动窗钮的声音。保山心知事情不妙，急急披衣起身，伏在床脚之下。那时房中并无灯光，但听得一人已将窗钮拨动，开了窗门，但见一团黑影跳了进来。

话说这个刺客手执雪白利刃，既进窗门，直奔保山床上，举刀便刺。觉刺了一个空，不觉一吓，便用刀在床中乱舞了一回，才知是张空床，便即轻轻的退了出去。（写行刺一段极细。）保山等那刺客去了，惊魂稍定，从床下爬了出来，再也不敢睡觉，开了后房门，到别个室里去了。次日，保山不将夜间的事宣布，只叫心腹兄弟十余人轮流守夜，不稍疏懈。此时保山外有敌党，内有刺客，直是十分难过。

半月以后，忽有东台县遇着的军官石勋前来拜访。（何事来耶？）保山请他饮酒，席间，石勋道："哥哥，今有一事奉告，敬祝前程无量。"保山道："兄弟并无事故，哥哥何故祝

颂?”石勋道:“现在镇江聂提台奏准朝廷，招安大哥，剿灭群盗。哥哥如肯率领亲信兄弟降了清朝，将来红顶子黄马褂不足为奇。”(来作说客。)保山初听此言，恐怕石勋假意说词，答道:“我们兄弟聚义山头，安肯轻易便降清朝?”(保山只如此说，与盛春山之意大背了。)石勋道:“不然。哥哥岂不闻梁山泊宋公明的‘替天行道’吗?他虽身居梁山泊中，却时时刻刻等待宋朝招安，哥哥义气与宋公明相似，如何不学宋公明的样呢?”保山闻言，知道石勋来的真意。又想:“身为春保山的正龙头，内外都有谋我的人，实在不可安居。还是降了清朝，借了官兵威力，抄杀异党，也可出得我一口怨气。”想到这里，便答道:“既蒙聂提台的厚意，哥哥一番热心，兄弟情愿投降清朝。但是我们都是洪门兄弟，虽然做了清朝的官员，却不可忘了始祖的威德。”(此是假话。)石勋听了，满口答应。

看官须知，原来那时红帮势力漫延全国，各山头分派出去的兄弟，所做文武差事，弄得闾阎不宁。每逢重大的命案、盗案，官厅审问结果，都与红帮有关。各省督抚查得春保山一帮颇为厉害，主张先剿春保山，然后剿灭各处山头。那时镇江聂提台颇知谨慎，提出一个计划，请准朝廷将春山帮徒招安，然后便叫他们去剿灭其他山头。这种办法于官家并无耗费钱财、劳师动众，却叫他们自相并吞。此计提出以后，各大臣甚为赞许，便派聂提台去招安春保山。但是聂提台与春保山中并无熟人，四面托人探听有无与春保山山主认识的人。不料他的亲身差弁石勋正是洪门中人，与陈保山有一面之雅。(事有凑巧，所谓无巧不成书。)当下石勋只是一个

差弁，未曾有功劳，闻得此事，便去拜见提台，说道："大人意欲招安春保山的正龙头，小的可以前去说动。"聂提台摇摇头，捻须笑道："看你一个小小差弁，如何敢去说动大盗？"（谁知越是小的，越是厉害。）石勋冷笑一声，道："大人在上，小的并非夸口，保管前去一说便能成功。"聂提台一听大喜，委派石勋前去招安，实行他以匪治匪的计划。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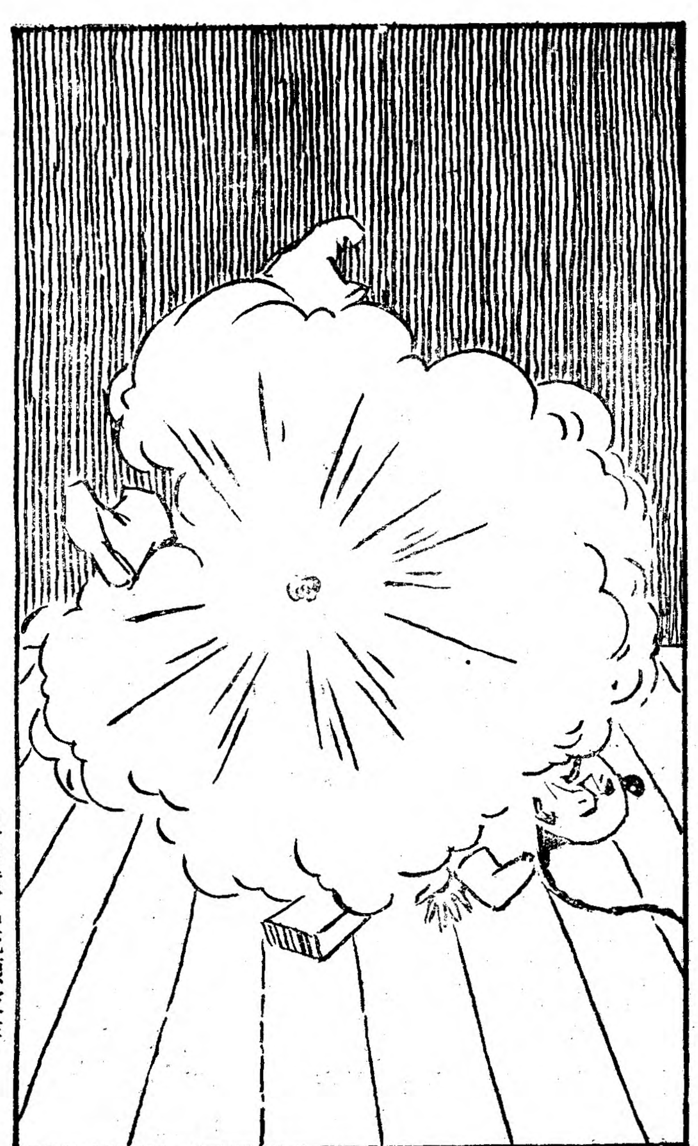
同室从此操干戈，妙计居然奏异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陈保山亲自出马招领兄弟入帮，其人办事能力确也厉害。但是用心太狠，专想并吞同党，因之众叛亲离，弄得不能安枕，此皆野心之所致也。使其诚意与同帮相见，实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旨，亦何至于此耶？呜呼！余读至此，不禁有感于今之军阀也。方其得意之时，气焰逼人，举国大事，操诸一人之手。冲冠一怒，血流千里，诚普天下人莫敢稍撄其锋也。然其心腹之患即在左右，一旦暴发，性命难保。奈何今之军阀犹急急以扩充势力为要务，曾未一虑其变生肘腋耶？噫！愚矣。

陈保山虽为龙头，然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欲不降清朝而不可得。但保山突然降清，其势甚难，忽有石勋前来劝降，宁非奇巧？著者行文至此，突然跳出一个石勋来，太觉奇突。于是先在酒店里头会过一面，此是著者用笔细巧处。



身首异处圣人受刑



血肉横飞统领被炸

第廿七回

身首异处圣人受刑
血肉横飞统领被炸

话说石勋奉了聂提台的命令劝降保山，保山应允的事，书中表过不提。却说保山率领心腹兄弟五百余人，(也有如许众多。)来见聂提台。提台抚慰了几句，请准上宪，特委保山当个缉私统领，专司剿灭帮匪。(所谓以匪治匪。)保山受命以后，果然连破巨案。原来保山抱的报怨宗旨，凡是与他不睦的山头兄弟所做案件，他便去捉拿。若是与他和好的山头兄弟出来做事，保山不但不去捉拿，还要代为通风报信。盗匪得了赃物，自己不敢分肥，先要孝敬保山。所以保山自做缉私统领以后，盗案虽然破获不少，但都是保山异党。若是保山兄弟所为，依旧能够逍遥法外。(以匪治匪之成绩如此。)

话不烦絮。却说一日，也是保山命运该绝，获得大盗一名，叫做齐天大圣袁文青，乃是东龙山的外八堂大爷。(来历不小，保山仇人。)保山心想："东龙山与我为仇，如今他们大

爷被我捕获，我可迫他供出山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年貌，不难逐个擒获，也可泄得我心头忿恨。”想定主意，便唤小卒将齐天大圣绑到面前，问道：“你们兄弟共有多少？你自小至今，共开了几次差事？共杀了多少人民？共劫了多少钱财？你是好汉，便当照直供来，不要畏首畏尾，做出没出息的样子。”齐天大圣圆睁怪眼，大声道：“看你是个背叛红帮的小人，借了官兵威力报你私怨，直是人面兽心，算不得好汉。我自十八岁为盗，今年二十六岁，共做了一百多件案子，手下兄弟不计其数。若是抢了五万、十万，每人只得喝口薄粥。其他也不必说了。”（好大口气。）保山听了，笑道：“供得好。但你们好汉共有几个？快快说来。”齐天大圣冷笑道：“好汉做事，一人承当，如何肯连累了同志？我既被捕，由你要杀便杀，要剐便剐。若要我供出兄弟，你休妄想！”（不弱。）保山道：“好汉说得好，但是红花桥、鹞子翻身的刑罚，你可能忍受得住吗？”（奇语。）齐天大圣道：“什么叫做红花桥？什么叫做鹞子翻身？”保山哈哈大笑道：“亏你是个好汉，这种刑名也不知道。待我说给你听：把两根细铁链条烧得通红，离地一尺余高，搬得似一座铁桥，那时叫他跣了脚，在这桥上行走，这便叫做红花桥。（奇名。）再把你反仰，用细麻绳缚了你的大拇指，挂在庭中，这便叫做鹞子翻身。（奇名。）这两种刑罚你若忍受得来，可以不必招认。若然受不来时，还是早早招认，免受痛苦。”齐天大圣冷笑一声道：“（一味冷笑，目中无保山也。）这种刑罚算得什么！我若呼了半个饶字，也不是江湖上做事的好汉。”保山见他当真不肯招认，便令用刑。齐天大圣走了一次红花桥，两只脚上皮肉已焦烂，只是口口声声

的大骂保山叛帮，兄弟姓名一个不肯吐出。保山无可奈何，将齐天大圣连用了半月刑具，眼见不能取他真供，只得申详上宪，将齐天大圣依法斩决。（齐天大圣休矣。陈保山祸事作矣。）

事过之后，保山不以为意。一天保山率领小卒一百人，在镇江海口踩缉私商。忽有一个汉子手捧木箱一只，送与保山，反身便走。保山不知箱中藏些什么，急忙开出一看，但见圆滚滚的铁球有碗口来大。附有梅红名片一纸，上刊"徐宝山"三字。保山不知徐宝山是谁，询问随行的道："这徐宝山我没有认识，如何遣人送此物品？"随行的道："听说江湖上新出一个好汉，叫做徐老虎，天知是他不是？"（疑真，疑假。）保山想了一回道："这个徐宝山一定就是徐老虎。"随行的道："何以见得？"保山道："都分他知道我查拿私商厉害，特送这种礼物来，是要与我通声气的表示。"（请勿妄想。）随行的不敢多辩。但见保山拿了铁球，拔出佩刀，要想将铁球剖开来观看。一霎时，但闻轰然一声，火光四射，烟雾迷漫，有似放了一个大炮一般。可怜陈保山就这火光烟雾之中，一身骨肉化为灰烬了。（如此结局。）

看官，你道这个铁球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炸弹。当时炸弹新近发明，保山没有见过，所以不晓，遂致伤了性命。至于徐宝山是怎样人物呢？也当略说几句。那徐宝山也是洪门兄弟，在东龙山中充当红旗老五，同帮兄弟因他厉害，都呼老五为老虎。几年之间，在洪门兄弟中立功不小，江浙湖鄂各省都知道徐老虎的大名。小儿夜啼，父母恐吓他道："徐老虎来了。"小儿便不敢再啼了。只此一端，也可见他威名的厉

害了。他与齐天大圣同一山头，自见大圣被捕，便想劫牢，谁知事体没有办就，大圣已被保山杀了，因之访得保山所在，送去炸弹一枚，替大圣报仇。宝山此时虽在江湖上做好汉，却已与革命党合成一气，他的炸弹就是革命党供给。他后来在革命党中很做一番事业。此是后话，本书暂且不表。

却说保山自被徐老虎炸杀以后，部下小卒有逃得回营的，备说保山遇害原因。官厅四面探听，知道徐宝山就是徐老虎，密令各州各府严密查缉。那时宝山正住镇江城中，聂提台探知他的住宅，暗派得力军队改变民装，将他住宅围得水泄不通。宝山在家一见路道不对，心生一计，与家人说明白了，便去躺在床上，一霎时间忽病身亡。（死得蹊跷。）当下家人便唤木匠到家做了棺椁，为宝山发丧。（蹊跷之极。）当夜便将宝山尸身运到葬所。（蹊跷之极。）那时围在宝山门外的军士因为他死得奇怪，前去探听，果见宝山直挺挺的躺在板门之上。又见他那姬妾却是围住尸身，号啕痛哭，当即信以为真，直等到宝山尸棺出门，方渐次的回营报告聂提台。聂提台道："徐老虎死得蹊跷，必是保山冤魂作祟。但他既经死了，我也不必追究，放他做个太平鬼罢。"谁知隔了三日，探子报道："徐老虎的家属现已不知去向，都分是回归本地去了。"聂提台听了不以为异。隔不多日，忽接一信，聂提台拆开一看，大大吃惊。那信道：

义士徐宝山致书聂提台麾下：闻顺天者生，逆天者亡。陈保山身为洪门领袖，遽变初衷，倚仗官威，残害同类。宝山为义愤所迫，炸之于海口，为天下伸公义

为友朋报私仇。麾下不察，指小卒前来捕拿，宝山略施小计，不为麾下所算。虽云人力，而冥冥之中殆有天意也。今者，宝山约束旧部，竭力与麾下相周旋，维麾下熟计其利害焉。余不白。

聂提台阅毕，面色如土。派人出去探听，方知宝山眼见官兵围住宅门，不能脱身，假作忽病身死。所做棺木用的活络底，佣人将棺木抬至荒野，即将棺底抽出，宝山便得乘间逃走了。(原来宝山如此妙计。)

却说宝山走脱之后，半途遇着马老胡子，备说其事，且道："现在山东省西山一个山头，地方险要，有一班不入洪门的兄弟占着。我们去夺了下来，也可屯积得一二万人马。"(有此一个好去处。)宝山大喜，便与马老胡子去占领西山。只因这一番，有分教：

海口复仇伸大义，西山占领振威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尝闻人言，红帮兄弟最为烈性，若逢破案被逮，决不连累他人，虽至赴汤蹈火，不变初志也。齐天大圣备尝诸刑，卒不吐实，其表率也。而保山依仗官威，欺灭同门，尤何足以语此。

又曰：红帮兄弟尤重义气，兄弟有难，莫不互相援助。宝山因大圣之死，奋然代为报仇，其特征也。世人交友，但知重金钱，一遇患难，袖手不顾，虽士君子乎，不如红帮远矣。徐老虎即徐宝山，世人知之者众。纠合

同志，谋革清鼎，其功殊不可没。本书略述梗概，以其虽为红帮中人，而其所作所为与革命党有关者甚多。故其一生行事，另详《革命党演义》。



娇啼宛转小王妃遭擒



倦眼朦朧老胡子就逮

第廿八回

娇啼宛转小王妃遭擒
倦眼朦胧老胡子就逮

话说马老胡子既领了徒党占领西山，便将徒党分布各处要害，侦探的侦探，防守的防守，抢劫的抢劫，布置得井井有条，头头是路，自己便居然安安稳稳做起草头王来。从此，西山一带的来往客商，就有蜀道难行之势。若不从此过便罢，若从此过，简直没有一个能够侥幸漏网。就是近山居民，也不能高枕而卧。所以到了后来，几家富户移家避去。一般没有家产、游手好闲的人，也就随声附和，入伙的入伙，引线的引线，弄得四方百里内的居民，个个做了马老胡子的部喽罗。(先写马老胡子占领西山，写客商受害，写富户移家。到此，又写居民入伙。笔法灵活，写来有条不紊。)那时，马老胡子一发猖獗，非但明火执仗，竟然也打起旗帜，(写旗。)如同军旅一般，白日也要抢劫。

列位，你道那时官府为何不去剿灭他？只因为一来是马

老胡子势大，有些害怕；二来是官府畏事，诈聋作哑；三来是那时正是光绪末年大水成灾的时候，就是素来平安的地方，也还盗贼蜂起，莫说这山东本是强梁的渊薮，盗贼出没的所在，自然不比他处了。官府既是诈聋作哑，盗贼自然无法无天。马老胡子手下徒党既多，势力也渐扩充，山东省里各山的寨主大家都奉他做首领，听他的指挥。马老胡子欢喜的了不得，竟备了盛筵，请各家寨主大筵三日。（上文写得极紧，到此忽故宕一笔，真有柳暗花明之妙。）自从这一天起，马老胡子便自称起西山王来。（写西山王。）

西山王自即了王位，居然也摆出些王的架子，出来不似从前的滥抢滥劫，颁布了几条命令，大概是不准私行劫夺，不准奸淫杀戮几条官样文章。（盗也有道。）部下的喽罗也就阳奉阴违，到底是强盗的脾气，那里改得尽？各山寨主每年还要供奉些粮草，西山王俨然做了一省的强盗皇帝了。

这且按下不表。再说这年正是光绪三十二年，北方水灾波连了许多省分，山东、安徽是受灾最重。田舍房屋都被水冲得干干净净，淹死的人不计其数。一般灾民都向着高阜的地方没命的逃生，老年的人走不动路，淹死的也有，饿死的也有，真是伤心惨目，可怜得很呢！当时各省大臣因各地灾情重大，专折入朝奏明，请发放急赈。光绪皇帝就派亲王载沣拨了几十万银子出来放赈。这种有关民命的事，载沣那敢疏忽？便即日请训起行，兼程赶往山东，先须到济南和各大臣相商一下，方可着手。（叙灾情、叙放赈，都是后文伏线。）

不想要到济南，必须从西山经过。载沣虽有护从兵将，不过人数极少，而且都没准备，起初本不想有什么变故。这

一行人护着车辆银箱，一直向西山进发。载澧和薛王妃同坐一车，看沿途风景，口讲指画，一路行来到也不觉疲倦。未牌时候，从人报已抵西山脚下，须过山三十里，才有客店可以安身。载澧便命火速赶程，不要停顿。从人就向山套里来。

行不多时，未及十里，忽然树林里一棒锣声，拥出百十个彪形大汉。(突如其来，令人胆战。)护从兵士一见来了强盗便个个有些害怕，(写兵士无用。)碍着王爷在旁，不得不虚张声势，(妙，妙。)上前喝道："何处强徒，敢来惊王爷的驾，还不过来请罪！"(请罪二字妙极。)大汉听了暗暗的好笑，大声喝道："狗党敢在你爷爷地方上来放肆，甚么满口的叽哩咕噜，爷爷是不懂的。若不早早将金银献出来，我可将你们这般狗头杀个尽绝。(写得有趣，毕是强盗口气。)官兵听了，个个目顿口呆。(没用。)还是一个侍卫有些能耐，喝道："狗强盗，快快过来受死。"说罢，便挥刀出马。兵士不敢动手，只在旁边呐喊。(没用。)强盗看了，便一拥而上，你想，侍卫一个人那里是他们的对手，不上八九合，早已被他们杀死。(不得了了。)兵士见侍卫被杀，也早哄然而散，但留着车辆和载澧、薛妃二人。强盗们见官兵逃走，亟将银箱等物件搬运上山。末后一人来到车前，正欲取物，无意之间，一眼瞥见薛妃似乎年纪很轻，美丽罕匹。再仔细一看，果然千娇百美，生得动人。那人便上前，一手抓出车厢，(险极。)认了一会，哈哈大笑，(何笑之有?)说道："我们大王后寨夫人已自不少，然从没见过似你般的美貌。今天得了你，正可献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说罢，便来抓着薛王妃。王妃宛转娇啼，吓的面色如土，禁不起众人你推我挽，已经向山中去了。那时，载澧眼

巴巴望着这伙强盗将金帛爱妃一起抢去，(伤心之极。)心中恨不得提千万羽林扫平群寇。(颇属费事。)无如护从侍卫，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一坐空车，一个王爷，一个马儿，伫立在树林。(可怜。)

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忽然那面又拥出一队人来。(又是何人?)载澧见了，还疑是强盗，吓得晕了过去。(惊弓之鸟，毋怪其然。)等到醒来，已经在济南府衙门里了。及忙叫人来问，才知道自己后来所遇的不是强盗，是济南府接驾的官役人等。此时府太爷还立在旁边，见王爷醒来，便请安谢罪。载澧便将方才所遇的事一一告诉出来，并且请府尊限令捕盗，势在必得。知府自然雷厉风行。无如这般强盗都是不怕死的，且是深居穷山之中，哪里要想捉得着他们的影儿?虽出通缉示海捕文，终究是一些儿效果都没有。后来载澧先筹了巨款，放了赈，一面严向官府要西山王，并且密电来往的抚属。那时候适荫昌做江北提督，接了王爷的令，便谕令心腹人员出去访捉，并有二千块钱的赏格。于是人人要想捉西山王，得一种极大的赏赐，西山王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清江有个丁二的，也是西山王的徒弟，和西山王很是要好，西山王每到清江，必定住在他家里。这回子西山王又住在他那里，不想丁二利欲熏心，竟用了蒙汗酒将西山王醉倒，自己去便领了官兵，将西山王解到江北提督衙门来。

荫昌连夜升堂，(那敢待慢。)敲问一切。西山王睁开眼来，知道自己受愚，又看两旁兵士森严，要想逃走又是不可，回想过来，人生总有死的日子，又何必逃走?又何必乞怜?(好汉爽快之至。)上面一件一件案问下来，他便一件一件的

承认，(不愧好汉。)总共有二百多件案子，他通通认了。及问他薛王妃的事，尽你如何，他总是个不答。(何故?)弄到后来，他才说道："其中另有原因，你们一问王爷便知道了。"(又是何故?)于是就择明天在西关斩首，西山王一世英雄便从此结果了。这正是：

强暴终难逃大辟，美人岂合属沙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此章似写西山王，而实则写载澧。然尚非写载澧，是完全写薛妃。薛妃其人，前此曾未提及，今突如其来，其中必有缘故。否则，何至在放赈万忙之中而出之？其关系显然也。

读此章者，必曰作者于此回，其注意者，惟西山王耳。其余若水灾，若放赈，皆点缀而已。若能从反面观之，则用意全在薛妃。

载澧与妃亲爱之情，作者曾渲染及之，真欤，伪欤？读者试闭目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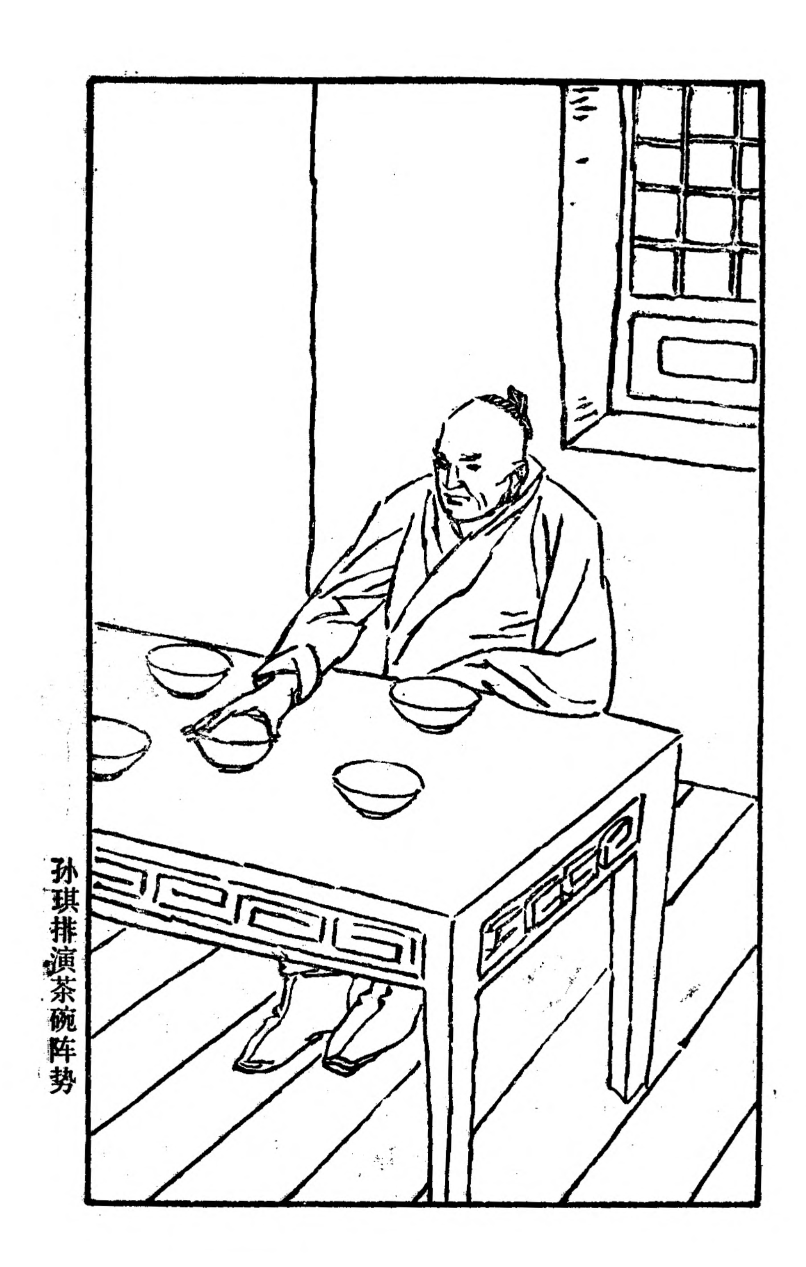
西山王被捕之后，他事皆直陈不讳，而惟薛妃事默不一语，其中又何故哉？

今西山王伏诛矣，群盗依然在。一人可杀，万人不可胜杀也。予谓杀之晚矣，此皆官吏之不能弥患于无形也。

西山王死矣，薛妃踪迹不知何在。存欤，亡欤？是皆疑问。其中果有何关系，读者试猜之，然后请读下文。



蔡标制定带子招牌



孙琪排演茶碗阵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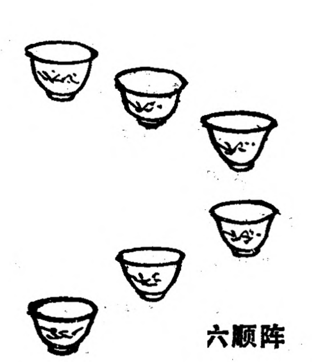
第廿九回

蔡标制定带子招牌
孙琪排演茶碗阵势

话说西山王伏诛以后，徐宝山代领其众，将来民军独立，他那一班兄弟便即变为师旅，与清廷见过几仗。此是后话，暂且不提。却说春保山中自从陈保山走了之后，益形涣散，蔡标、孙琪都已灰心。大家主张出外开码头，落得掳掠一些财物。(其用心更不如保山矣。)当下二人商议道："我们出去开码头，同帮兄弟未能个个认得清楚。宝传之中虽然载着诗句，可为同帮会合之证，但是句句说来，甚觉烦碎，并且容易惹人注目。须要做个表帜，使同帮一见，不用口头问答便能知晓。蔡标当即拟定带子招牌，吩咐兄弟依法试用。如在轮船，将带扣在行李之上。凡为山主者，扣作[illegible]；老五扣作[illegible]；老公扣作[illegible]；此外，自老九起，至老大止，他那带子下垂的度数依次增高，使同帮一见，不但能知是兄弟，并可辨明身分的大小了。(其法一也。)若是不扣式样，就带上打结为记。譬如老

大一结，老二两结，以下类推。若是没有带子，可用手巾代替。连手巾没有，又可将辫线打结代用。其法盘辫于头，将辫须垂在左耳之旁，与耳根相齐。他们阶级也拿辫须来分别，如老大将须之一缕打一结，老九则将辫子九缕打九结。这种挂牌法子蔡标制定以后，通知各兄弟出去开码头后，都将依法招牌，不可疏忽，众兄弟自然欢然答应。孙琪见蔡标编定带子挂牌法，他也拟排茶碗阵势，以便兄弟相遇不必问询，看了置放茶碗的式样就可知道意思。他那茶碗阵势如下：





六顺阵



七星阵



一龙阵

一朵莲花在盆中，
端记莲花洗牙唇，
一口吞下大清国，
吐出青烟万丈虹。



双龙阵

双龙戏水喜洋洋，
好比韩信防张良，
今日兄弟来相会，
暂把此茶作商量。



桃园阵

三仙原来明望家，
英雄到处好逍遥，
昔日桃园三结义，
乌牛白马祭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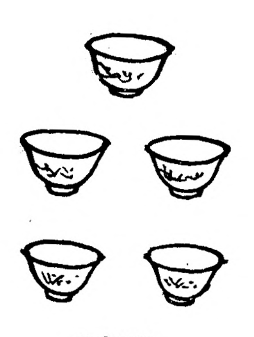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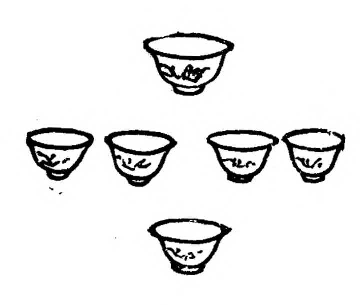
龙宫阵

四海澄清不扬波，
只因中国圣人多，
哪吒太子去闹海，
戏得龙王受须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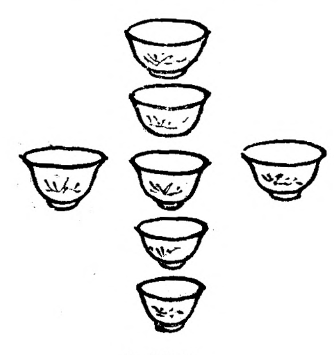
生尅阵

金木水火土五行，
法力如来五行真，
位台能知天下事，
可算湖海一高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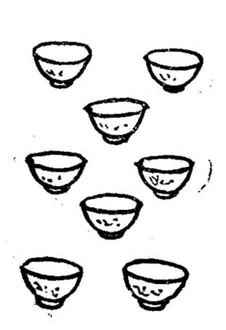
六国阵

说合六国是苏秦，
六国封相天下闻，
位台江湖都游到，
尔我洪家会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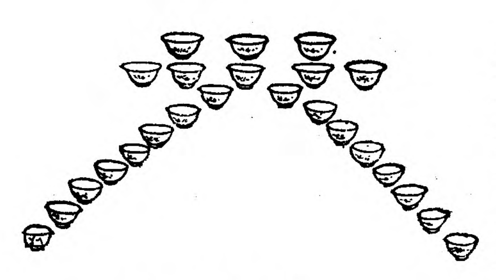
宝剑阵

七星宝剑摆当中，
铁面无私逞英雄，
传斩英雄千千万，
不妨洪家半毫分。



梅花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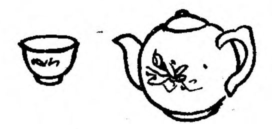
梅花朵朵重重开，
古人传来二度梅，
昔日良玉重台别，
拜相登台观奇才。



←梁山阵

头顶梁山忠根本，
才捆木杨是豪强，
三八二十四分得清，
可算湖海一能人，
脚踏瓦岗充英雄，
仁义大哥振威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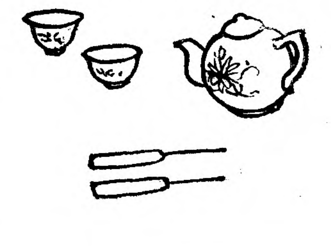
单鞭阵　若茶壶茶碗排如图者，即为救命于他同志之意。能救者→可径饮其茶，不能救者，弃其茶，再倾茶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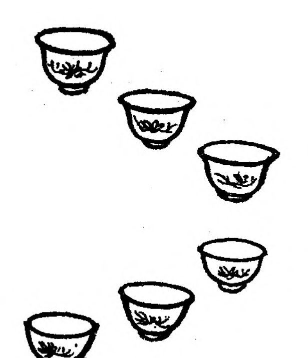
←顺逆阵　图中满碗之茶为孙膑，半碗之茶为庞涓，当将两碗之茶同注壶内，再倾而饮之。

双龙争玉阵　先须置烛别处，将两碗茶置之整齐，然后→方可饮之。





上下阵　图同前。须将下边茶碗移置上方，令两碗并列，或置于稍远之处，然后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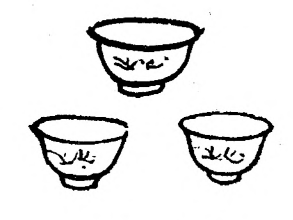
←**忠义党阵** 两种排列方式。当取其居中一碗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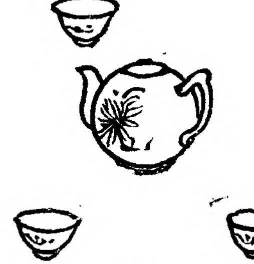
争斗阵 若壶口对茶碗，即献茶人欲请与争斗。其人如→不应，则取中央一杯饮之可也。





←**品字阵** 如此图者，须将下二碗移于上方，便与上方之碗齐，然后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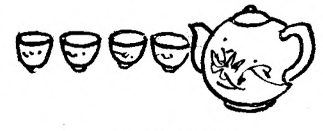
山字阵 法同上。

关公守荆州阵 须将壶上之茶碗取下，与余二杯作品字形，然后可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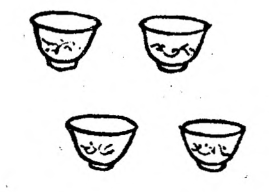
刘秀过关阵

受茶之人宜执最近已身之杯，将余茶杯整列之。口呼刘关张血盟，不可不作一列。若原置本为一列者，即求救之意。无以应而拒之，即按前法而饮尽其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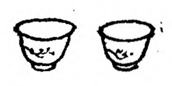
四忠臣阵

此阵惟求缓时布之。若为寄托妻子而允诺之，即取左方一茶饮之。若为借钱而允其请，则取次一茶饮之。若为允救兄弟之生命，则取第三茶饮之。若为救兄弟之危难，则取第四茶饮之。设不能应其求，则变更茶碗之位置而饮之。



←英雄入栅阵

移近身之二茶碗饮之，若对面之人移之，则已即置之后方。若对面之人置之后方，则已即移而饮之。



四隅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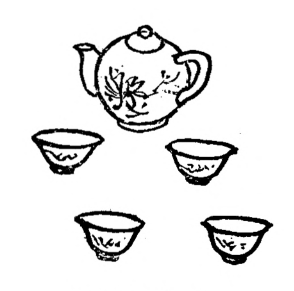
将上下茶碗移置一列，立而饮之。





赵云加盟阵

取下方一茶碗，齐置于上三茶碗，然后饮之。



贫困篮篕阵

若能扶兄弟使脱患难，则移去茶壶，任执一碗饮之。



孔明上台令诸将阵

将壶上茶碗取下，置于他碗同排列饮之。

关公护送二嫂阵

取下壶上之碗，置于左方，然后饮之。






复明阵

此阵当举中央一碗，倾茶饮之。







反清阵

此阵惟中央有茶，余皆空杯。当弃中央碗中之茶，任取一碗，倾茶饮之。



←赵云救阿斗阵

先将盘中茶壶茶杯取出，然后饮茶五杯。

患难相扶阵→

取盘外茶碗，置于四碗之中央，然后饮之。






五虎将军阵

将茶还入壶中，再倾茶中央杯内饮之。





古人阵

取两端茶碗，一置于中央之上，一置于中央之下，作中字形，然后饮之。

苏秦相六国阵

取去茶壶，将两端茶碗移置上下，作中字形，然后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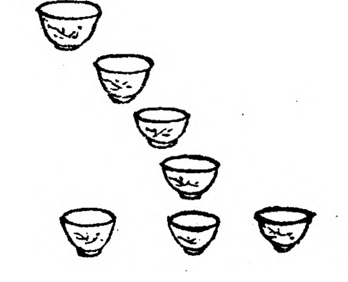
←六子守三关阵

取上列之中央茶碗置于上，取下列之中央茶碗置于下，作斜中字形，而后饮之。

七神女降下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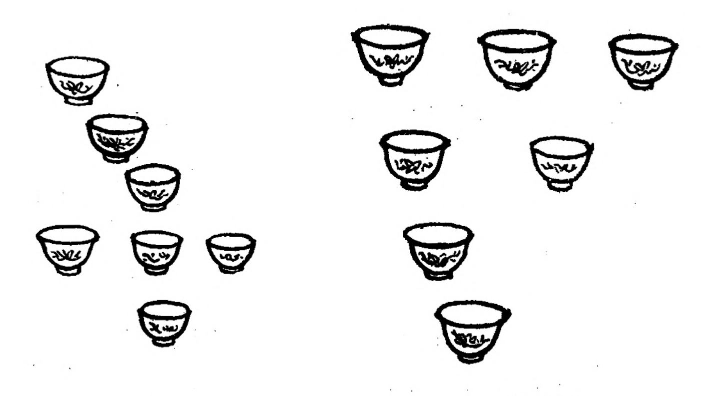
左端之茶碗所以表利已之意，不可饮。余各碗可任饮之。





七星剑阵

此为第一阵。左右两端之茶碗不可取，惟尖端二碗可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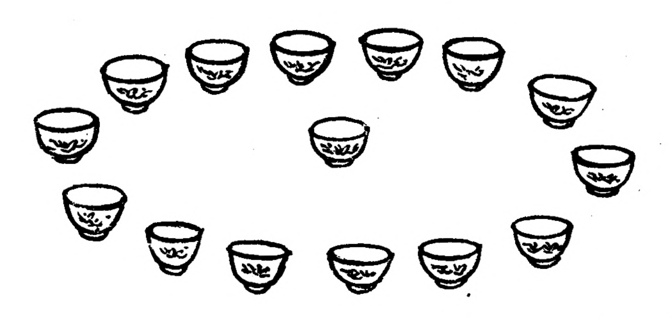


太阴阵

此为第二阵。左右两端之茶碗不可取，宜将尖端一碗置于横列三碗之一线上，然后取两尖端之茶饮之。

下字阵

宜取下方尖出之一碗饮之。



太阳阵

圈上之茶不可饮，惟中央一碗可饮之。

话说孙琪、蔡标各制定一种招牌，教会众兄弟，即便分布到各码头去做文武差使，扰害闾阎自不必说。一天，孙、蔡二人同在湖南长沙结识了一个日本人，名叫平山周的，劝他们加入革命党中，推倒清朝，重兴汉族。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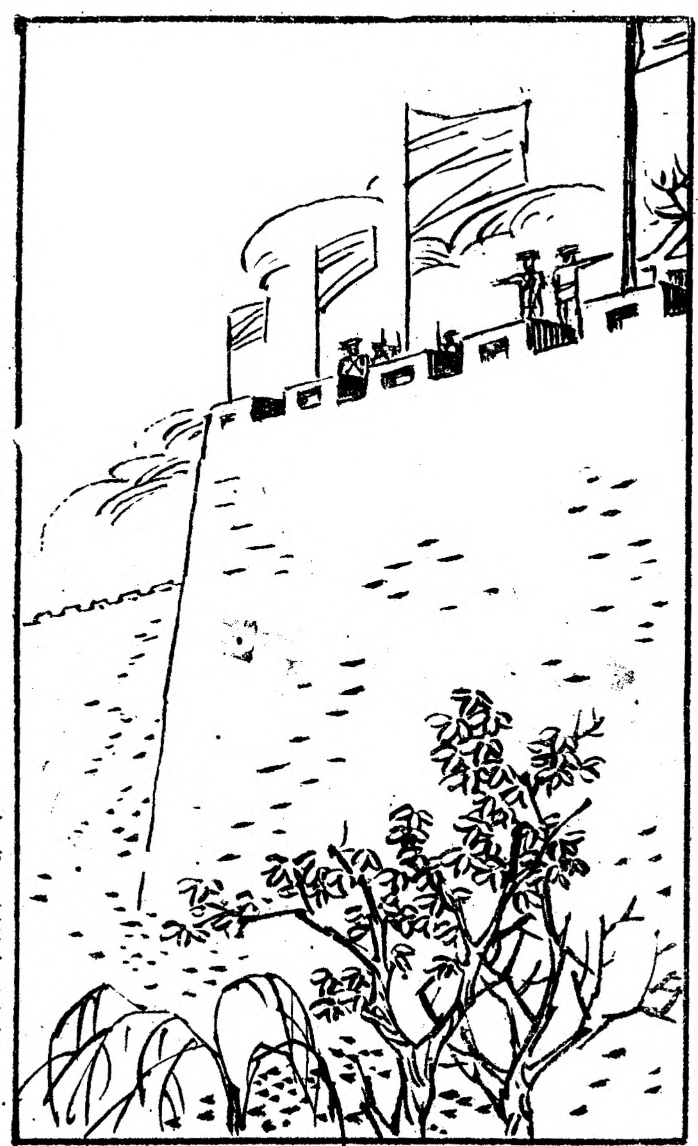
英雄都自知忠义，战斗何尝费甲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铁樵山人曰：春保山自盛春山死后，势力大衰，及保山任为正龙头，戮杀异己，帮势尚未恢复即树敌已多，其势不能久矣。蔡、孙等皆次等脚色，又何能领率部众？卒至分散，势实为之。

蔡、孙制定两种开码头招牌，至今红帮中人奉为圭臬。是以于红帮史中，颇占重要地位也。



合青红两帮缔密约



分黑白全书下定评

第三十回

合青红两帮缔密约
分黑白全书下定评

话说孙琪、蔡标自与平山周相遇，平山周便介绍孙逸仙与二人相识。那孙逸仙是广东人，少有大志，年十七，在广东做医生，后来组织兴中会，以推翻满清光复汉土为职志。日本平山周对他甚表同情，极力援助。各省青红帮中兄弟，都是平山周给孙逸仙介绍相识。原来平山周有志调查中国社会情形，青红两帮都在内。（不愧社会学家，所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也。）所以孙逸仙得能联络青红帮徒，平山周的力量居多。孙逸仙既与青红帮徒联络，极力宣传他的主义，果然甚有效果。不过一年，杭州终南山的副龙头姚成章，便与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各山头的兄弟会合起来，在杭州集议，推崇孙逸仙的主义，打成一个龙华会。（好盛会。）他那檄文章程，以及一切办法，详细分别开列于后：

第一　檄文

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问我："革命就是造反"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这"革命"两字，古人有得说过么？我答应道：有的。《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又有人问我：革命既是顺人应天，为什么中国古老话儿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我答应道：列位，这"大逆不道"四个字，并不是我古时苍颉圣人造字的时候，就把来作"造反"二字注脚用的。要晓得，这是后来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恐怕别个学他的样，就同着开国军师、文武百官，造出四个字来，硬派做造反的罪名。又用着粟米芝麻大的官职，又冷又臭将要腐烂的猪羊肉，骗骗那些不识羞耻、认强盗作祖宗、略识几个字的人。他说道：咄！你们听着，把"大逆不道"四个字做了那"造反"的注脚，说我做皇帝的是天上所传授，别个不容妄想的。我便生前把个官你做，你死了，我便写一尺二寸长、四五寸阔、猪血苏木汁染红的一块小小的木头，上写着"先儒"两个字的封号，送你到孔夫子庙里去，摆在东西两廊。春秋二祭，杀猪宰羊的祭祀。那些不爱脸的听了这句话，便巴结到死，同狗舔屁股一样，趋奉着他。他这独夫位便可传子传孙，安稳不过了。有人要想造反，就便帮着他吠。

列位要晓得，孔夫子庙里正中供的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吗？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都愿意

听的。他两位老先生说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话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孔夫子因为春秋时代百姓苦极了，故而教着七十二个贤人、三千徒弟子，天天商议办法。其中他第一个徒弟，叫做颜渊的来问为邦，孔夫子就说着唐虞三代的制度，说我们做了皇帝，是要用这样制度的。还有个徒弟叫仲弓，夫子就说也可“使南面”。请看一个“使”字，孔夫子岂不比皇帝还大？至于异种乱入中国，他老先生便恨到万分。所以说到齐国的管仲，他不过帮着桓公伐过山戎，便把他不死子纠一节大事轻轻放过了。还再三说，管仲是个“仁者”，又恐怕后世的人解不出这个“仁”字，便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老先生如今坐在大成殿上，看看这些戴红缨帽、穿马蹄袖、拖猪尾巴的，三跪九叩首的来拜他，两廊还立着元朝、清朝的走狗，不知怎样伤心呢！至于孟夫子说话更多了，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到武王、汤王，便说道“汤放桀，武王伐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这种说话在下一时没有功夫细说，好在《四书》并不是世间什么少有的书本，列位可以自己去看。但不要相信宋朝那个混账东西姓朱的《四书集注》便好了。

又有一个说，汤王、武王本是个诸侯，所以有力量革命。我们强煞是个百姓，那有这种力量？所以孔夫子、孟夫子也只好嘴里说说，到底做不成皇帝。咳，这又是不懂时的话头了。春秋战国是封建时代，所以平民做不成皇帝。到了秦汉以来，那局面就变了。列位请看

看那秦始老皇，吞灭了六国，统一天下。说起他的兵力，真比后代强得多了。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来一把火销毁掉了。这个心思狠不狠呢？哪晓得他还没有死，韩国有个张良，拿着一个千斤重的铁椎，在博浪沙中，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虽然打他不着，到处搜了十日，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后来，百姓晓得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陈涉一把锄头，刘邦的三尺宝剑，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就都起来了。那陈涉虽然没有做到皇帝，然中国平民头一个造反就是他，而且一个种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那汉高祖刘邦的出身不是一个亭长么？这秦时的亭长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保。你道他的力量岂不比秦始皇还大么？三国时的刘备，他虽自己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其实这种说话不过拿来摆摆场面。我们大家不都是轩辕黄帝的后代么？若说起刘备的出身，是个织草履卖的。至于宋朝那个赵禅郎，是列位看过戏文，就没有一个不晓得是个光棍出身。咳，可怜可怜！他的子孙不争气，到了后来被那杂种的四太子金兀术杀得无地可奔，两个老皇帝是虏到五国城去了。单只剩着一个小康王，泥马渡江，做了一个小朝廷的皇帝。当时，虽有个岳爷爷惊天动地的出来，替他报仇，恨只恨岳爷爷是个宋朝的臣子，被那奸臣秦桧害死了。这个时候岳爷爷自己肯做皇帝，怕不把江山一统打平？那元朝也不至乘势进来，做中国的皇帝了。列位啊，自从盘古以来，虽有那五胡乱华，一统中国的就头一个是元

朝。不到百年，又出一个朱洪武做皇帝，这朱洪武的出身列位也都晓得，岂不是替人家看牛小厮，到着没奈何的时候，还在皇觉寺做个和尚呢！万料不到，后来金朝的后裔又乘着我们年岁饥荒，有了内乱，崇祯皇帝死在煤山的时节，几个做奸细的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引贼开门，他又进了山海关，强占着北京城来，做我们的皇帝了。那时我们南边都立着明朝的亲王，论理我们汉人就是让了北方，他也就不当抢到南边来了。不料他得一想十，又带着许多丑类，把我们南边的亲王一个个灭了。那南来的凶恶，到一处屠一处的城，不知死了多少忠臣义士。剩下来的因为逼我们改他们的打扮，又不晓得杀了多少。当时他有两句口号，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今剃头担上竖着的那根旗杆，就是当时因为不肯剃头，拿来杀了，把头挂在旗杆斗上做榜样的。你道可惨不可惨！他既削平了南北，就想出种种不平暴虐的制度。我一支笔，那里写得尽？单只为防止汉人造反，更各处要紧的省分驻扎旗兵，监守着我们，还要我们辛苦种出粮来，养活他们。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各省的田地，凡是好的，都想归给他们。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啊哟，你这班满洲人，北边近京的田地二百年前已被你们圈占去了，难道我们南边的几亩荒田，你不肯舍免了么？再说我们当时的老辈，那一个不切齿痛恨他。独可惜各处所起的义兵，都被那班大逆不道的邪说所误，独立无助，终究没有成功。直到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本来我们汉

人可以再见天日了，却被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混账王八羔子，猪狗不吃的东西，练着汉兵，反帮鞑子杀我汉人。咳，这也是满洲气数未尽，我再该多吃几十年的苦。若象今日的人心，个个都晓得鞑子是应该灭的，就再出几个曾、左、李也不相干了。诸位要晓得，今日的人心为什么比从前几十年明白的多呢？这都是各国交通的好处。原来，外洋各国从没有异种人做皇帝的，就是同种的人暴虐百姓，也就要起来革命。我们如今与外国人来往的渐渐的多了，再把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印证起来，这个道理就明白了。将来我们革命成功，外国人那个不称赞我国？然而也有一种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州立宪。列位要晓得"立宪"二字怎么样解法，外面看看象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都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无论各国立宪，是因为离着封建时代不远，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就把这立宪做个上下过渡的用法。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余年，那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革命，况且我们又添着一个异种的政府来替我们立宪，哪里立得好呢？所以，我们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还要再起革命，虽然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

定，然而不能传子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然而必须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列位有大本领的出来，替大家办事。余外百姓也便万万不致于象今日的样子，苦的苦到万分，穷的穷到万分，他们做皇帝大官的依旧快活到一万二千分。到那时候，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要造反革命了，这才是我国的万岁。或者难曰：皇帝传子传孙是我中国的老例，中国没有无皇帝的国家。唉！列位要晓得，我们中国古时皇帝也不是世袭的。昔者唐尧的父亲高辛皇帝死了，大儿子名唤挚，坐了皇帝九年，因为无道，经大众公议革了他的皇位，立了他的兄弟唐尧做了皇帝。尧之儿子不肖，尧请于大众，寻了一位在历山耕田的农夫，名叫做舜，遂传了皇位于他。后来舜的儿子又入下流，舜请于大众，因为当其时有一罕犯鲧之子名叫大禹，着实贤能，遂又传了皇帝位于他，那就是夏朝头代祖宗大禹皇帝了。夏禹皇帝因为治了洪水，有大功劳，他的儿子又好，大家公许了承袭，遂变为传子传孙的皇帝位了。后来孔子知道此事又有点不妙了，于是将尧、舜的事迹载在《书经》第一编上头，叫大家看看，庶几或者有能照此办理。又在《礼记》上面，内有《礼运》一篇，其中亦有孔夫子的说话，言明皇位当由大众公举。其言说：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人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云云。从此看来，皇帝位置岂是可以世袭的么？现今时势又变了，皇帝位置又当传贤不传子。至于我们动手革命的时候，外国人不来帮扶满洲，我们一概客礼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无论他是传教的、做商人的、来中国游历的，都要好好保护，或者不愿在我们交战的地方久居，我们就送他出境。等我们平定满洲，立格外优待条约，无论何国，都是利益均占。若是有人帮助满洲，不要说是外国人，越是汉人的奸细，越要杀他尽绝，外国是不要说了。但我们所杀的是令我们打仗的外国人。譬如在我国境内外国人生命财产，即使与某国失和，也万万不肯违背公理，杀戮无辜的。所以就是革命的时节，就立定了两个主意：满洲是我仇人，各国是我朋友，万万不会误会的。至于现在所定章程，与一切所行的官制、军制，等到革命成功，另外由大家议定。若是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这个章程、官制、军制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约。有人来侵犯我们的条约，或者是我们兄弟们自己违背条约做事，那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公敌，决定不肯放过的。我们是亲爱的朋友啊，兄弟姊妹啊，快快前来帮助啊！

天运岁次甲辰正月朔日　新中国军政省檄。

第二　会规十则

第一条　宗旨

什么叫宗旨呢？就是打定主意。我们兄弟打定什么

主意呢？就是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暴虐待我们的新仇，赶去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

第二条　命名

什么叫做命名呢？就是定所做事体的名目。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业，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还要众兄弟们同心协力。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

第三条　职官

什么叫做职官呢？就是定的职位官衔是了。现在我们最要紧的事情，第一件就是练兵了，所以我们所设立的官职，第一个部分就是军政省，军政省分作内、外二府。内府呢？就是叫做枢密府。所管的事件就是筹画军饷，购买枪炮等大事。但因为内府职官与外府不同，凭票另给，所以详细的职衔不载在这的上面。外府呢？就是叫做都督府。都督府有五个：第一叫做中军都督府，第二叫做前军都督府，第三叫做后军都督府，第四叫做左军都督府，第五叫右军都督府。这五个都督府中，每一府设立一个大都督，又有一个左都督，一个右都督。都督以下，还有统制使、军正使。军正使有三等，第一等叫做正军正使，第二等叫做副军正使，第三等叫做协军正使。军正使以下的官呢？还有巡察使。巡察使有正巡察

使、副巡察使二等。还有正、副介士，到了副介士为止。从统制使到副介士，随多随少，无一定的额。五个都督府正缺以外的大都督、左右都督等，都加“寄衔”两个字于上面，权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样的。以上新设立的官职乃是取法于大明、大唐的，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所授的什么官什么职，将来就是什么官什么职了。

第四条　对照

什么叫做对照？就是拿新官职与旧官职比一比就是了。因为现在所设的官职，同洪家、潘家的旧官是一式一样的。现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统制使呢，就是以前的当家。正军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红旗正管事。副军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红旗副管事。协军正使呢，就是以前的不管事的红旗。正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巡风。副巡察使，就是以前的蓝旗管事。正介士呢，就是以前的大九。副介士呢，亦是大九。圣贤、总公满并大满、小满、大么、小八牌等一统裁去不设，所以口号、暗号、各家名号一切者仍其旧。内中单有黄令改作帅令，红令改作将令，蓝令改军令。

第五条　权限

什么叫做权限呢？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是了。譬如大都督权柄是最大的，所以自己手下的兄弟都听他命令。但是欲举义旗的时候，必定要同枢密府商量妥当，然后可以行。若自己妄为了，枢密府是不答应的，并且不帮助他的军火，不做他的军师了。左右都督相帮大都督行

事，若左右都督的上面没有大都督的时候呢，他的权柄是同大都督一样的。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都听都督、左右都督的命令，受了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委任状，(委任状就是上司的札子。)然后各办各的事。正介士副介士都听统制使、军正使的命令。

第六条　黜陟

什么叫做黜陟呢？黜就是革，陟就是升，黜陟两个字就是革官升官是了。我们兄弟中有功劳者升官，若本是副介士，一升就是正介士了，从此一级一级升了上去，就升到大都督了。大都督又有功劳，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将来等新政府廷成立之后，还要大大的封着呢。若我们兄弟中犯了罪，就要革官，若本来是大都督，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从此一级一级革了下去，就是副介士了。副介士又有罪，则受罚或跪或杖等不一，若不从命则革出会，重罪劈。若犯了十条戒约，无论大都督及正副介士，一体治罪。十条戒约附载在凭要上面，不载在此。但是升官革官必定要有一个凭据，因他功劳的大小，罪过的轻重，听枢密府议定，然后升的升革的革。若正副介士或杖、或跪、或劈等刑罚，概由大都督、左右都督为之，枢密府概不管掌。行刑之时，亦由大都督、左右都督差军政司为之，枢密府也不过问。

第七条　追恤

什么叫做追恤呢？譬如我们众兄弟中有为了会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无辜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内又非凡的穷，妻子不能存活的时候，本

会都有抚恤的费用。如子女三个人以下者，每月给洋三元，如五人以上者，每月给洋五元，等他的长子到了十八岁为止。如无子有女，给至嫁人家为止。此费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给之，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无钱时，可告诉枢密府，由枢密府给与。但是要切实查明，不得滥领滥给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劳，枢密府簿上记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后，论他功劳的大小，还要封他的祖宗，荫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食禄做官呢。并且还要铸他一个铜像，宣扬他忠义的名誉哩。另外若超度等事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

第八条　追罚

什么叫做追罚呢?譬如我们兄弟中有坏了良心，出首会中秘密的事件，我们是一定要劈死他的。然而或者被他逃去了，或者另有不方便的地方，一时一刻不能劈死他，亦是有的。我们必定将他的罪恶登在枢密府罪人簿子上，等到鞑子皇帝赶去以后，各省各府各县严拿，务必拿到，处以极刑而后已。并且还要罪及妻子呢。重者满门诛戮，轻者妻女为娼，儿子为奴，世世代代受罚无穷。还要铸他的石像一个，跪在人人往来的大路上，使人人得撒尿溺其上，同西湖上的秦桧一样。并且还要行文阴间，告诉岳爷爷，沦入地狱，万劫不超身哩。岳爷爷乃是忠义贯天的人，是最恶这等样人的。做奸细等人实在比鞑子可恶十倍，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治他。列位，要晓得鞑子皇帝的命运已要完了，大家务要勉为忠义，不作恶人才好呢。

第九条　入会

凡入我们这个革命协会的时候，大都督、左右都督均写愿书一张交给介绍的人，从介绍的人交给军政省收藏，然后军政省枢密府发下委任状给与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均写愿书一张交给自己的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然后大都督或左右都督发下委任状给与统制使、军政使、巡察使。正介士、副介士呢，写愿书一张交给自己的统制使或军政使，然因为不管事，所以委任状是没有的。至于各五个都督府招兄弟入会的礼式呢，各家教各会一切都照旧。如本来不是会友、教友，则从以下所载新定的礼式。大都督、左右都督入会的时候，也且照这个样子的办法。

第十条　称呼

正副介士称大都督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叫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叫二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都呼老三。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也叫大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均称老二，称正副介士叫三弟。左右都督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均称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叫二弟，称正副介士叫三弟。大都督对自己并辈兄弟都叫老人，称左右都督叫老弟台，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都叫二弟，称正副介士都叫三弟。大都督、左右都督对枢密府管事都叫老哥，枢密府管事人对大都督、左右都督也都称老哥。另外见对面的礼节，各会各教任其旧，内中单有枢密府内的人同大都督、左右都督相见

彼此拱手，拱手时左手掌在外，右手掌在内，右手是平等的，所以要行平等的礼节，拱手到胸乳止，不必过高，也不必过低。书信往来称呼，也都照上边所说的。

第三　约章五条

第一条　凡在枢密府的人，如大指挥、左指挥、右指挥，懂得内地情形的，可以带领都督府座堂的职衔。又在都督府的人，如大都督、左右都督懂得外边情形的，可以带领枢密府座堂的职衔。枢密府座堂就是大指挥及左右指挥，都督府的座堂就是大都督及左右都督。

第二条　凡在枢密府各部的司员，得都督府座堂差委者，也可以做得统制使、巡察使等职。又在都督府属下的司员，得枢密府座堂的差委者，亦可以做得枢密府联络部长副部长、侦探部部长副部长及交通司大使副使、报信使大副使等职。

第三条　凡在都督府的人员，带有枢密府的职衔者，然后可以直接写信于枢密府商量事情。若尚没有枢密府兼衔的，必定是要由枢密府人员介绍书为凭。枢密府这一边，也照这个样子的办法。

第四条　凡枢密府人员都督府人员信件往来，彼此都以图章为记号。图章一处一处是不同的。这图章从枢密府发出。如若信中没有图章呢，这个信是不中用的。如图章失去了呢，必定要告诉枢密府，枢密府再另给一个图章，以前的图章就是再寻见了，也是不再用的。如若差人往来，用铜牌为记号，与图章是一样的办法。

第五条　枢密府所做的所办的件件完备，以后看定一处最要的地方，先举了义旗，立刻派人通知各处，大家都起来接应，使得鞑子皇家防不胜防，大事自然而然一举就成功了。先接应为头功，所以不先约定日期、同日起事的缘故呢？因为怕传了出去，鞑子官家知道了，提防起来，也是不好的。所以约定同日起事的旧方法不用，用现在的新法子。这个法子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了。

第四　入会礼式

凡进我们这个协会的规矩，最好是在岳庙里，若无岳庙，或不便的地方，就在家里摆一个干净的地方也可以的。行规矩的时候，设立公案，写“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的神位一个，位置中央，左前列一个“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一个“牛将军皋之神位”，杨将军下列一“王将军佐之神位”，右将军下列一“施义士全之神位”。用鸡鹅并肉一方，如没有鹅用鸭或羊肉一方都可以的，只要三牲就好。又用酒一大壶，杯五个，都盛半杯酒，供在神前。又另用生鸡一只，缚在神桌下，香炉一个，烛一对，安置神位前。主盟人呢，向神前四跪四拜，拜完了起来，拿针刺臂上血一点，滴入岳爷爷神位前酒杯内。事毕，位于神座之左。然后入会人也向神前四跪四拜，拜完了立起来，拿针刺臂上血一点，也滴入岳爷爷前酒杯内。事毕，立于神位之右。然后证盟人（就是香堂）进跪神前，四跪四拜，立起来，炷香于神位之

前，宣读进会祭文。（用黄纸写的。）

第五　祭文

千载有公，继武羲轩。气吞胡虏，威彼八埏。觉罗不灭，公目不眠。黄农神胄，都四亿千。凭借公灵，逐彼腥膻。国命可复，配公配天。尚飨。

读毕，将祭文向香烛上烧了，然后行刑执法者进跪神前，四跪四拜，拜完了立起来，取案下的雄鸡，立在案前叫一声主盟人的姓氏，主盟人答曰：有。又叫一声新入会者姓名，也答曰：有。又叫一声证盟人姓名，也答曰：有。入会人走到神前，跪下发誓：

第一誓　诚心入会，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诛地灭。

第二誓　入会之后，协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烧。

第三誓　会中秘密，不敢走泄。如有走泄，身受千刀。

第四誓　祭旗起义，闻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尽五殇。

第五誓　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

誓毕，执法行刑者左手持鸡，右手握刀，叫曰："岳

爷爷英灵鉴者，我等协力同心，誓杀鞑子，报我们祖宗的大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若有不照这句话的，难逃天殛。如若不信，请看此鸡。”说到将完的时候，将右手的刀向左手鸡头上一劈，鸡头落地，即将鸡血滴入神前五个酒杯中。于是主盟人、证盟人及执法行刑人，并到神前跪下，再行四跪四拜之礼。礼毕，将滴血的酒四人分饮之，中间一杯主盟人及入会人分饮之。饮毕，将神位焚化。送神散祚后，将前执法行刑之鸡，烹而共食之。

行入会礼式的计开

主盟人（即写愿书介绍的人）

入会人（新进会的人）

盟证人（执香的人，做盟证者即是香堂）

执法行刑人（就是洪家中红旗刑堂一样的人）

以上均要会中兄弟才可以做得的。

第六　入会规矩之次序

第一　先写愿书一纸，交与介绍人。

第二　愿书写后，择一吉日，行入会式礼。

第三　行过入会礼后，隔一日，或二日、三日后发委任状。

第四　发下委任状后，知会军政省本部或支部。

第五　军政省得介绍人知会后，发下图章及铜牌。

第六　本会入会的式礼种种，内府的人均照此规矩。外府的人止及于大都督及左右都督。大都督、左右都

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各照各会各教各当的老规矩。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本不是会党或教党中人呢，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也照本会的新规。如介士以上统制使以下的兄弟，本非会党教党中人呢，来入的时候也照本会新规。

第七　附录

以上所载的官名职衔，恐列位尚有不懂的地方，所以再为列位做一个表看看，内府职衔略示一班，外府皆载入之。

新中国军政省

一、总司令官

二、司令副理

三、司令协理

内府　枢密府

一、大指挥

二、左指挥

三、右指挥

甲、参谋部　乙、运输部　丙、侦探部　丁、交通司　戊、报信司

外府　都督府

凡分中、左、右、前、后五部，每部中都有下列官衔：

一、大都督

二、左都督

三、右都督

甲、统制司　设有总制使，无一定的额，随多随少。每统制司上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字为区别，次序虽分，大小一样。

乙、军政司

一、军政使　二、副军政使　三、协军政使

以上都无一定的额，亦都以第一至第九为区分，大小平等。

丙、巡察使

一、正巡察使　二、副巡察使

以上亦无定额，亦以一至九为区别，大小平等。

丁、介士曹

一、正介士　二、副介士

以上亦无定额，但无第一第二等区别。

现在我们的人，凡二十一行省内及新疆、西藏、蒙古、满洲等地方都是有的。然因中国的地方太大，所以不能分头办事。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为一大部，然这五省的地方也不为小，所以又要分开来办理各事。现在，我们将这五省的地方分为十路，每省二路。

第一，江苏省：江南路，江北路；

第二，安徽省：皖南路，皖北路；

第三，江西省：江左路，江右路；

第四，浙江省：浙东路，浙西路；

第五，福建省：八闽上路，八闽下路。

看官，我们看了龙华会檄文章程，可知他们的会员众多，但是青红帮中兄弟实据大半。后来黄鹤楼头白旗飘荡，不满二月，民国便告成立，却不可不归些功劳于青红帮呢。至于其他匪类，靠了青红帮的势头，在外为非作恶，确是不少。但是做书的无暇去详细叙述了。放笔到此，暂且搁笔。有分教：

彼此河山归汉室，还将血泪洒黄花。

铁樵山人曰：洋洋二十万言大文，至此告一结束矣。适以龙华会章程作一煞尾，文巧事巧。

青红帮中数千万帮徒，经陶成章打作一会。而《青红帮演义》二十万文字，亦因姚成章而告一段落。诚能斐然成章，天衣无缝矣。

绘图青红帮演义

吴 公 雄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0.25印张　209,000字　印数：1—10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707　定价：2.00元

ISBN7-202-00012-1/I·2

绘图青红帮演义



统一书号：10086·707
ISBN 7-202-00012-1
I·2 定价：2.00元